

第三十三章 埋忧居士

出得大雪山后，夏天翔向“万梅老农”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你是否要回转罗浮向冰心神尼告知与‘八莫妖王’轩辕烈等约期决斗之事？”

秦乐圃笑道：“约期是在后年中秋，目前何必匆忙？我陪老弟同往终南山太白峰顶投书以后再回罗浮不迟！”

夏天翔微感意外，目注秦乐圃问道：“老前辈要陪我前往终南山太白峰顶投书？”

秦乐圃笑道：“老弟放心，我只是想先见识见识‘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及一干域外凶邪，决不会对老弟有任何牵制！”

夏天翔俊脸一红，赶紧移转话题说道：“终南投书一举，要等明年元宵，如今我们去往何处，老前辈可有高见？”

秦乐圃笑道：“老弟不是要寻找鹿玉如姑娘么？我们自然照那‘寂寞和尚’所说，走趟怒山问天峰埋忧谷，去找‘埋忧居士’！”

夏天翔剑眉微蹙说道：“我总觉得这‘寂灭之宫’中的人物，个个怪僻异常，鹿玉如不知为何偏偏跑到这鬼地方去，做了什么‘寂寞公主’？”

秦乐圃失笑说道：“老弟意气凌云，一身是胆，难道会对‘寂寞之宫’有些忌惮？”

夏天翔摇头说道：“我不是对‘寂寞之宫’忌惮，只是觉得异常别扭，就拿‘埋忧居士’的外号来说，既有忧烦，埋它则甚，为何不设法排泄排泄？譬如说拔剑诛仇，狂歌当哭，抽刀断水，举杯消愁……”

秦乐圃笑道：“老弟所说的是积极手段，他们用的则是消极手段，李太白此诗的最后两句，不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么？”

夏天翔嘴角一撇，晒然说道：“他们真若消极无为，倒也罢了，既然甘心匿恨、蓄意埋忧地归诸寂灭，为什么还有宫中人物经常在江湖走动？”

秦乐圃听到此处，点头说道：“夏老弟猜疑得对，‘寂灭之宫’中的人物既以寂灭为念，为何又经常在江湖出现？”

夏天翔道：“我猜这‘寂灭之宫’的主持人定有难测的雄心，不过借着寂寞之名，便于吸引满腹伤心、难于排遣的武林好手，加强实力而已！”

秦乐圃微笑说道：“照夏老弟这种想法，‘寂灭之宫’的主持人，定然不是‘寂寞公主’！”

夏天翔摇头答道：“鹿玉如哪有资格主持‘寂灭之宫’，她最多不过是位形如傀儡的‘寂寞公主’而已。”

秦乐圃笑道：“我们能有机会进入‘寂灭之宫’，看看宫中究竟藏有多少怪人，也是妙事！”

夏天翔苦笑道：“我们想进‘寂灭之宫’，只怕尚非容易！”

秦乐圃笑道：“终南死谷之前所遇的‘寂寞和尚’不是对我们说过，只要找到‘埋忧居士’，便可进入‘寂灭之宫’了么？”

夏天翔摇头说道：“老前辈忘了一件事儿，我们见了‘埋忧居士’以后，必须先说明自己的伤心恨事，由他决定是否可以指引我们进入‘寂灭之宫’！”

秦乐圃点头笑道：“我确实忘了此事，这样说来，我们去见

‘埋忧居士’之前，还要各自编造一段伤心经过！”

夏天翔笑道：“老前辈对此无妨仔细加以设想，因为我们平素不擅说谎，如今却不得不被逼使然，信口胡言，事前若不妥为筹思，难免被人听出破绽。”

两人计议既定，遂于东返途中，直奔怒山问天峰埋忧谷而去。

到了问天峰前，夏天翔目光一扫，向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这座山峰不仅高峻无比，顶端并似人口大张，‘问天’两字，起得倒颇名副其实。”

秦乐圃笑道：“这些地名，确实与‘寂灭之宫’极有关连，老弟想得通么？”

夏天翔向秦乐圃含笑说道：“郁怒问天天不语，埋忧饮恨入黄泉！”

秦乐圃点头说道：“老弟请想，照这名称看来，‘寂灭之宫’离此不会太远，定然就在问天峰左近。”

夏天翔问道：“老前辈既然如此判断，我们是自己寻找？还是仍去请那‘埋忧居士’指点？”

秦乐圃想了一想说道：“我们不必费力，还是去找‘埋忧居士’，由他指引，比较妥当！”

夏天翔闻言，遂向问天峰下的一条峡谷之中，缓步走去。

刚到谷口，便看见一片摩天峭壁之上，镌有几行字迹，写的是：“花不香，鸟不语，泉不流，泪不止，心未全灰，不必至此！”

夏天翔指着这几行字迹，向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你看，我们大概业已进入了怪人之国？”

秦乐圃微笑说道：“老弟的腹稿打好了么？”

夏天翔苦笑说道：“我似乎不必编造，只要把平生际遇略加改动，应该便可合格！”

秦乐圃闻言，长叹一声道：“老弟既欲叙述本身故事，我也把昔年一段伤心经过说将出来，作为进入‘寂灭之宫’的理由便了。”

夏天翔剑眉微蹙，忽然又吟道：“郁怒问天天不语，埋忧饮恨入黄泉！”

秦乐圃手指左边的峭壁说道：“夏老弟，这边还有一副对联，你大概尚未看见。”

夏天翔闪目看去，果见左边壁上，有副对联，字迹半为碧藓苍苔所掩，但凝神注视之下，仍然可辨出是：“泄怒无方天寂寂，埋忧有谷路漫漫！”

夏天翔看完，咦了一声说道：“秦老前辈，照这‘埋忧有谷路漫漫’一语看来，难道这条山谷还深得很么？”

秦乐圃笑道：“我们既已到此，还管他什么天寂寂，路漫漫？反正这条山谷不论如何深邃，也必有谷底！”

夏天翔点头一笑，与秦乐圃并肩漫步，缓缓前行，准备欣赏欣赏这埋忧谷内的景色。

进谷不久，便看见峭壁之间，倒垂着几株兰花，开得极盛。

秦乐圃奇道：“这种季节，哪有兰花？……”

话犹未了，夏天翔便即接口笑道：“老前辈不必诧异，怪谷之内自有怪花，但兰花素称‘王者之香’，我倒要嗅它一嗅，看看谷口所镌‘花不香，鸟不语，泉不流，泪不止……’等语，是否确实？”

说完以后，飘身纵上峭壁，凑近那些看来极为美好的空谷幽兰，用鼻一嗅。

谁知不嗅还好，一嗅之下，夏天翔居然双足发软，自峭壁间凌空跌下。

原来那些形如空谷幽兰的奇花，不仅毫无香味，更有一种辛辣的恶臭，嗅入鼻中，令人神思立昏，全身绵软乏力。

“万梅老农”秦乐圃见夏天翔忽有此变，不禁大吃一惊，赶紧纵起身形，

在空中接住夏天翔，一同轻轻落地。

夏天翔连连摇头，驱散那种昏然欲睡的神思以后，方自苦笑说道：“想不到这样漂亮的花儿，竟是如此恶臭！”说话之间，惊动了栖止在小树中的几只鸟儿，悄无声息地展翼飞去。

秦乐圃失笑说道：“想不到埋忧谷中，果然是‘花不香，鸟不语’！”

夏天翔剑眉双挑，哼了一声说道：“花不香，鸟不语，算得什么？若是花无味，鸟不飞，才是槁木死灰的寂灭境界。”二人一面说话，一面继续前行，回环曲折地走了好久，仍未见有任何人物出现。

夏天翔忽然想起“寂寞和尚”所告之语，遂微凝真气，施展“传音入密”功力，向幽谷深处，叫了三声“埋忧居士”。第三声“埋忧居士”叫过不久，谷深处便有歌声传来，夏天翔与秦乐圃倾耳细听之下，听出的唱是：

“天寂寞，愁云莽莽乾坤浊！
地寂寞，多少草原成大漠！
日寂寞，扶桑刚起西山落！
月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
星寂寞，牛郎织女难相合！
人寂寞，交情势利情何薄？……”

夏天翔听清歌声，向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这是‘寂寞之歌’，作歌之人，定是‘埋忧居士’！”

秦乐圃笑道：“我记得‘寂寞和尚’在终南死谷之外唱这‘寂寞之歌’时，‘大力天尊常胜佛’曾经和他‘山寂寞，冷淡云烟迷五岳！水寂寞，鱼龙匿迹风波恶！既是万缘皆寂寞，何如随我归真觉’等几句，夏老弟如今是否也要照样施为？”夏天翔笑道：“虽可和歌，不必照样，我只借用他起头两句便

了！”说完，便自和声唱道：

“山寂寞，冷淡云烟迷五岳！
水寂寞，鱼龙匿迹风波恶！
你寂寞，埋忧谷内成偷活！
我寂寞，满怀雄恨凭谁说？
踏遍千山泪不干，四海难寻寂寞国！”

夏天翔和歌才住，谷深处便已出现一位涕泗交流的黑衣老人，仿佛闻歌兴感，悲伤不已。

秦乐圃微一抱拳，含笑问道：“这位老人家可是‘埋忧居士’？怎的如此伤感？”

黑衣老人尚未答言，夏天翔已先说道：“秦老前辈难道忘了谷口石壁上的‘泉不流，泪不止’么？”

黑衣老人泪眼模糊地发话答道：“老朽正是‘埋忧居士’，不知二位尊名上姓，来意如何？”

夏天翔听对方询问自己姓名，竟毫未考虑地照实直说道：“我叫夏天翔，那位老人家姓秦，双名乐圃，至于来意如何，似乎不问可知，既进埋忧谷，自然是意图埋忧而已！”

“埋忧居士”举起黑衣大袖，微拭双颊泪痕，目光在夏天翔、秦乐圃身上来回一扫，缓缓问道：“你们来此埋忧，是受谁指点？”

夏天翔答道：“我们在终南死谷遇见一位‘寂寞和尚’，是承他指点来

此。”

“埋忧居士”目注夏天翔说道：“刚才夏老弟和歌之中最后两句唱的是‘踏遍千山泪不干，四海难寻寂寞国’！倘若真有‘寂寞之国’，两位是否愿去？”

秦乐圃微吟答道：“本意便为求寂寞，尚祈居士指途！”

“埋忧居士”问道：“想进‘寂寞之国’不难，但必须具备两项条件，你们可知道么？”

夏天翔摇头说道：“什么条件？尚请居士指点！”

“埋忧居士”说道：“第一项条件是非有重大伤心之人，不得进入‘寂寞之国’。”

秦乐圃应声说道：“这第一项条件我们全够资格，第二项又是什么？”

“埋忧居士”说道：“第二项条件是寻常人不得进入‘寂寞之国’，必须在文武两途怀有一技之长。”

夏天翔闻言，越发证实了自己心头所想，认为“寂灭之宫”的主持人，定系借此号召怀有奇材异能之士，加以控制，培养实力，暗蓄雄图大略。

想到此处，剑眉双扬，目注“埋忧居士”问道：“常人与非常人及是否怀有一技之长，是怎样加以区别的呢？”

“埋忧居士”答道：“由我略加考试，倘若认为合格，便即飞函荐贤，但等‘寂寞公主’的诏书一到，来人便可进入‘寂寞之国’。”

夏天翔微吃一惊问道：“这‘寂寞之国’是由‘寂寞公主’主持统率么？”

“埋忧居士”点头答道：“这‘寂寞之国’又名‘寂灭之宫’，是由‘寂寞公主’统御一切。”

秦乐圃在一旁问道：“这‘寂灭之宫’有何好处，致不令人轻易进入？”

“埋忧居士”说道：“凡属伤心透顶、寂寞不堪之人，进入‘寂灭之宫’以后，便会渐渐嗜爱‘寂寞’，把以前所感到的极大痛苦，化成莫大兴趣！”

夏天翔哦了一声，说道：“既有这等好处，我们都愿意接受考试！”

“埋忧居士”闻言，遂向秦乐圃问道：“秦朋友请先略叙你的伤心恨事。”

秦乐圃长叹一声，凄声吟道：

“破国将军发浩歌，孤臣难保旧山河，滔天祸变心胸冷，匝地胡尘泪迹多！”

妻子俱因离乱死，鬢丝空在醉中皤，欲从寂寞埋雄恨……”

“埋忧居士”听到此处，便即接口说道：“原来秦朋友是先明大将，孤臣血泪，绝顶伤心，你已经适合了第一项条件，但不知夏老弟的伤心之事又是什么？”

夏天翔觉得秦乐圃以诗示意之举，颇为有趣，遂也应声吟道：“一觉回头绮梦灰……”

“埋忧居士”点头说道：“我早就猜出像夏老弟这等年轻英俊，若有伤心事，必是儿女情事！”

夏天翔往下吟道：“相思满腹向谁推……”

“埋忧居士”说道：“老朽生平专门听人诉说伤心恨事，夏老弟尽管把你那满腹的相思，向我推来便是了！”

夏天翔看了“埋忧居士”两眼，剑眉深蹙，又自吟道：“蔷薇有愿人何在？流水无情去不回！”

惹恨难禁歌半阕，消愁只仗酒千杯，欲将寂寞英雄骨，埋向穷边寂寞堆！”

“埋忧居士”听完点头道，“你们两位的第一项条件均已合格，如今我要考试你们两位的第二项条件。”

夏天翔问道：“你要试文？还是试武？”

“埋忧居士”答道：“适才随口成吟，以诗寄意之中，已可看出两位的文才，如今只请二位表现一下武功便了。”夏天翔看了“万梅老农”秦乐圃一眼，发话说道：“秦老前辈的罗浮绝学‘般禅掌力’，火候业已练到十成左右，先请一试，夏

天翔随后献丑！”

秦乐圃见夏天翔明知自己对于“般禅掌力”已有十一成以上火候，却故意说只有十成左右，便猜出他是以此示意，要自己略为保留功力，使对方难揣深浅。

遂微一点头，扬起右掌，向三四尺外的一块巨石，凌空虚按，把石上按出一个浅浅掌印。

掌印虽浅，功力已颇惊人，“埋忧居士”看得情不自禁地从满面愁苦神情之中，显露出一丝笑意。

夏天翔看在眼里，暗暗点头，右掌疾翻，劈出一股凌厉掌风，把那印有掌印的巨石，击得裂成大小不一的五六碎块。

“埋忧居士”看得连连抚掌赞好。

夏天翔问道：“老人家，秦乐圃印石甚浅，夏天翔碎石不匀，不知是否通得过你的考试？”

“埋忧居士”点头说道：“通得过，通得过，我这就为两位向‘寂寞公主’飞书请示！”

夏天翔闻言，遂默然不语，静看对方如何飞书，及“寂灭之宫”的方向何在。

“埋忧居士”撮唇一啸，啸声听来极为清远，然后自怀中取出预带的纸笔，写了秦乐圃、夏天翔姓名及他们的简略来意。

等“埋忧居士”写完，便见一只形似鸚鵡而不是鸚鵡的五彩小鸟，自问天峰飞降谷内。

“埋忧居士”手夹信笺，向上一甩，那只五彩小鸟便灵巧已极地凌空衔去，又复飞上问天峰顶。

夏天翔见状，暗想原来所谓极为隐秘难寻的“寂灭之宫”，就在这问天峰的峰顶之上。

“埋忧居士”说道：“两位不要性急，但等‘寂寞公主’的诏书一到，老朽便亲送你们进入‘寂灭之宫’，从此即可享受寂寞至乐！”

夏天翔问道：“那位‘寂寞公主’会不会不准许我们进入‘寂灭之宫’？”

“埋忧居士”摇头答道：“大概不会，凡经我飞书推荐之人，从未受过‘寂寞公主’批驳！”

夏天翔试探性地故意问道：“这样说来，你的权力岂不在‘寂寞公主’之上？”

“埋忧居士”略微一愣，慌忙摇手说道：“‘寂寞公主’握有‘寂灭之宫’的无上威权，我则只是被人使唤的一名小卒，如何能与公主相比？”

秦乐圃乘机问道：“‘寂寞公主’既然握有无上威权，大概这座‘寂灭

之宫’便是她亲手创设？”

“埋忧居士”异常狡猾，丝毫不露口风，摇头答道：“‘寂灭之宫’的一切事物均是极大秘密，丝毫不容外宣，但两位进宫以后，便会完全明白！”

说话之间，那只五色小鸟又在峰顶出现，向下飞降。

“埋忧居士”说道：“‘寂寞公主’的诏书来了！”

夏天翔、秦乐圃抬头望去，果见那只五色小鸟口中衔着一张黄色信笺，飞落“埋忧居士”的肩头之上。

“埋忧居士”取过信笺观看，那五色小鸟竟又飞返峰顶。

夏天翔见“埋忧居士”看了信笺以后，神色有些异样，不禁问道：“是不是被我猜中，‘寂寞公主’不许我们进入她的‘寂灭之宫’？”

“埋忧居士”满面惊奇，一扬手中的黄色信笺道：“两位请看，老朽尚是第一次奉到‘寂寞公主’的这等诏书！”

夏天翔与秦乐圃闪目一看，只见那张黄色信笺上写着：“秦乐圃准入‘寂灭之宫’，夏天翔逐出埋忧谷外。”

笺未并盖着一方鲜红玉玺，显得颇为郑重其事。

夏天翔见笺上字迹虽颇娟秀，却非鹿玉如所书，遂又复问道：“这道诏书是不是‘寂寞公主’亲笔？”

“埋忧居士”摇头答道：“公主向来只传口诏，这是‘寂寞女官’奉谕代书！”

夏天翔剑眉一挑，继续问道：“诏书既下，定难更改，你是否打算遵谕办事？”

“埋忧居士”想了一想说道：“除去秦朋友即请随我晋谒公主以外，因夏老弟远来不易，老朽斗胆略违旨意，‘逐出’二字不谈，只请出埋忧谷便了！”

秦乐圃笑道：“夏老弟既然未被奉准进入‘寂灭之宫’，我也不想去了。”

“埋忧居士”闻言似出意外，目闪精芒说道：“你们不能这等想来便来，想走便走！”

夏天翔轩眉狂笑说道：“天下名山谁有主？五湖四海任遨游！难道你们这些伤心寂寞之人，竟成了霸占山林之辈？”

“埋忧居士”听到夏天翔语意不逊，遂也怫然变色，冷冷说道：“天下名山虽无主，埋忧谷内不由人！秦乐圃来得去不得，夏天翔却去得来不得！”

夏天翔哼了一声问道：“你凭些什么赶得走我，留得住他？”

“埋忧居士”冷笑答道：“凭的是我一生武学及满腹机谋！”

夏天翔闻言，越发仰天狂笑说道：“论机谋，你未必胜得过秦乐圃；论武学，你亦未必强得过我夏天翔！”

“埋忧居士”晒然说道：“照你们适才所表现的功力看来，决非老夫对手，还是乖乖听命的好！”

“万梅老农”秦乐圃眉头微挑，目注“埋忧居士”问道：“依你的看法，能在多少招数之内胜过我们？”

“埋忧居士”目光微扫二人，向秦乐圃傲然笑道：“胜你要三十招，胜他则十招即可！”

这两句话儿，听得秦乐圃与夏天翔同自深吃一惊，对于“埋忧居士”不禁略怀戒意。

因为适才两人在表现功力时虽然均有保留，但已是上乘绝艺，“埋忧居

士”目睹之后，居然敢出如此狂言，可能真有出奇武学。

夏天翔略收狂态，目光一注“埋忧居士”，发话问道：“你既说大话，可敢和我们打赌？”

“埋忧居士”点头说道：“怎样赌法？”

“万梅老农”秦乐圃笑道：“各赌各的，你若真能在三十招内胜我，我便留居‘寂灭之宫’，不再随夏天翔老弟同去。”

“埋忧居士”说道：“我若三十招胜不了你，便由你自决行止！”

秦乐圃大笑说道：“你若胜不了我，当然由我自决行止，这哪里能算赌注？”

“埋忧居士”问道：“依你之见，又便如何？”

秦乐圃笑道：“你若三十招内胜不了我，便诚实地答复我一个问题。”

“埋忧居士”想了一想，点头说道：“我们之间的赌约，就如此决定便了！”

夏天翔在一旁笑向秦乐圃说道：“秦老前辈，你的生意既已谈完，且让我谈谈生意。”

“埋忧居士”意似不屑地看他一眼，晒然说道：“我劝你最好不必参加打赌，因为我觉得十招之数，业已说得太多。”

夏天翔笑道：“你不要管窥豹斑，蠡测大海，照我看来你这两场打赌，全难免输得惨呢！”

“埋忧居士”哼了一声说道：“你既然不知天高地厚，便让你见识见识也好！你若输了……”

夏天翔接口说道：“我若在十招以内败在你手，便遵从‘寂寞公主’的旨意，退出埋忧谷外。”

“埋忧居士”冷笑说道：“败了你自然要走，怎能算是赌注？”夏天翔是故意呕他，遂学着“埋忧居士”适才所说问道：“依你之见，又便如何？”

“埋忧居士”说道：“我要你立誓永世不再进入这埋忧谷口半步。”

夏天翔点头笑道：“我同意你所提议的这项赌注，但你若在十招以内不能胜我，我也与秦老前辈一样，要你诚实地答复我一个问题！”

“埋忧居士”目光一转说道：“你们想要问的问题倒还不少。”夏天翔轩眉说道：“区区一项问题，难道你都不敢……”“埋忧居士”叫道：“谁说我不敢应承？两桩赌约，均照这样决定，你们谁先与我动手？”

“万梅老农”秦乐圃笑道：“我先领教领教！”

“埋忧居士”冷冷看他一眼，双手一垂，全身笔直，宛如一具尸体般的僵立不动。

秦乐圃大吃一惊，暗想这是什么宗派的开门立式？怎的竟有些像是已久绝江湖的“僵尸五毒爪”？

但“僵尸五毒爪”的征象是全身僵直，肤色雪白，两手则自肘以下隐呈乌黑。如今“埋忧居士”却手既不黑，肤也不白，只是全身僵直，不知究系何种路数？

武林高手过招，不明敌情以前，决不轻动，秦乐圃遂双掌交护胸前，巍如山岳，卓立当地。

夏天翔也看出“埋忧居士”的武学诡异，在一旁凝神注目。“埋忧居士”自那死板板的脸容之上，微现晒笑不屑的神情，冷然问道：“秦乐圃，你是不是不认识我的武功路数而不敢动手？”

秦乐圃笑道：“常言道得好，‘强宾不压主’，又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秦乐圃等你先行进手之故，不过根据江湖规矩，略示礼让而已！至于尊驾这种身法，除了肤不白、手不黑以外，倒与昔年‘五毒飞尸’莫子京的‘僵尸五毒爪’的路数有些相似。”

“埋忧居士”怪笑说道：“你能知道‘僵尸五毒爪’之名，已算见识不浅！”

夏天翔叫道：“莫非你就是‘五毒飞尸’莫子京的徒子徒孙？”

“埋忧居士”叱道：“‘五毒飞尸’莫子京算什么东西？我这‘七巧僵尸手’的威力，不知要比他那‘僵尸五毒爪’高明多少！”

夏天翔冷笑着说道：“都是些僵尸手段，鬼怪名称，据我看来，恐怕高明不到哪里去。”

“埋忧居士”怒道：“究竟高明不高明，我先让他尝尝滋味。”

话音方了，身形立飘，右手五指疾伸，指尖锐甲森森地便向秦乐圃的心窝戳到！

秦乐圃因深知“五毒飞尸”莫子京的“僵尸毒爪”中人立死，剧毒无伦。而这“埋忧居士”的“七巧僵尸手”好似也是同一路数，遂不肯硬接，一式“巧拨连环”，身形微闪，转到侧方，骈起右手食中二指，向“埋忧居士”的脉门点去。

“埋忧居士”一声怪笑，右掌疾缩，左掌疾伸，尖锐如刀的五指锐甲，反向秦乐圃的腕间划下。

秦乐圃见对方全身僵直，但动作却疾如电掣，灵活无比，不由暗暗惊心，幸喜自己这招“巧拨连环”，预留退步，未曾用老，遂右掌一沉，左掌当胸微推，施展出罗浮派镇派绝学“般禅掌”，凌空击向“埋忧居士”，并因不敢小觑对方，用足了十二成功力。

“埋忧居士”蓦觉如山劲气排向当胸，遂也双掌齐收，迎着来势，猛力推出。

两种武林神功凌空相合，劲风四散，沙石群飞，“埋忧居士”

与秦乐圃也各自退了半步。

夏天翔大吃一惊，秦乐圃面色微变。

原来这一记硬碰硬互相合掌，表面看来，虽是半斤八两，秋色平分，但实际上“万梅老农”却是业已输了半着。

因为秦乐圃是十二成力发掌，“埋忧居士”却是仓卒变式，未出全力，两者相形之下，显然“埋忧居士”果怀绝学，真气内力方面，比誉满武林的罗浮“般禅掌”还强过少许。

“埋忧居士”也是略微一怔，目注“万梅老农”秦乐圃，点头说道：“秦乐圃，想不到你颇有深心，方才在考验武学之时，居然有所保留，藏了一手？”

秦乐圃方自微微一笑，“埋忧居士”忽又轩眉说道：“任凭你怎样藏私，便算再有什么绝学未露，也逃不出我的三十招外！”

秦乐圃试出对方厉害，心中戒意益深，点头说道，“可能如此，但尊驾要想在三十招中胜过我秦乐圃，恐怕还要拿出一些绝世武学来。”

“埋忧居士”傲然摇头说道：“不要别的，就凭我这‘七巧僵尸手’，便足可在三十招中把你打发！”

语音了处，双手齐抓，一连三式诡异无伦、从来罕见的狠辣招术过后，便把秦乐圃圈入一片寒风人影之内。

夏天翔旁观者清，看出“埋忧居士”的“七巧僵尸手”出奇高明，秦乐圃已尽一身所学，勉与周旋，但险象横生，危机四伏，极可能逃不出对方的三十招外。

万一这场赌斗被人赢去，难道真令这位秦老前辈独自留在这“寂灭之宫”内？

夏天翔一面皱眉，一面暗忖秦乐圃不输最好，倘在三十招内失手，则自己只有设法与“埋忧居士”加强赌注，赢回这场失败。

忖念未毕，人影已分，“万梅老农”秦乐圃双眉紧皱，满脸惭愧之色。

“埋忧居士”则手中拈着秦乐圃的一角衣襟，得意笑道：“三十招之数，才及一半，胜负便分，秦乐圃，你大概可以如诺留在这‘寂灭之宫’了吧！”

秦乐圃老目略瞥夏天翔，长叹一声道：“丈夫一言，快马一鞭，我自然只有遵守赌约，留在你‘寂灭之宫’内！”

语音方毕，夏天翔忽然狂笑叫道：“秦老前辈且慢，你虽然输了一场赌约，也许我还会赢。”

“埋忧居士”闻言，晒然说道：“我十五招便将他击败，难道十招之中还胜不了你？”

夏天翔笑道：“不但你胜不了我，也许我还要胜你！”

“埋忧居士”叱道：“你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一派胡言！”

夏天翔一剔双眉，傲然叫道：“你敢不敢和我加些赌注？”

“埋忧居士”点头说道：“加注无妨，但不知你加什么？又要我加什么？”

夏天翔因适才看出“埋忧居士”武学颇高，又极奇诡，心中确无十分把握，但要想解救秦乐圃目前所处的僵局，除了冒险一试以外，别无他法，遂只好扬眉说道：“我若能在十招以内胜得了你，你便需放弃刚才所赢得的赌注，听凭我秦老前辈自作主张，或留或去。”

“埋忧居士”始终认为夏天翔年龄火候相差悬殊，功力绝比不上秦乐圃，但如今见他目睹自己“七巧僵尸手”的厉害以后，依然豪情万丈，口出狂言，不禁微觉诧异，细细打量对方几眼，点头说道：“好，我输了便取消第一场赌约，让秦乐圃恢复自由，但你若胜不了呢？”

夏天翔伸手入怀，取出那叠妙用无方的“红云蛛丝网”来，抛在石上说道：“我若胜不了你，便把这叠‘红云蛛丝网’双手奉送！”

“埋忧居士”目光一注“红云蛛丝网”，微现惊容问道：“这就是‘天外情魔’仲孙圣的‘红云蛛丝网’么？”

夏天翔点头说道：“正是此网，这网儿妙用无方，是我身边最为珍贵之物，不知你是否同意以之作为赌注？”

“埋忧居士”笑道：“我当然同意，但你何必以卵击石，螳臂当车，白白把这一件武林异宝送我则甚？”

夏天翔晒道：“井蛙不识乾坤广，燕雀安知鸿鹄志？我秦老前辈适才只是大意失手，你如今遇见我夏天翔，却需特别留心，也许仅需三五个照面，就使你的一团高兴，化成烟雾呢！”

“埋忧居士”冷笑一声，双手一垂，又摆出了他那副僵尸架式。

夏天翔早已成竹在胸，暗忖自己“蔷薇三式”之中，有一招“文君濯锦”可以攻敌，“度世三招”则招招威力无边，倘若四招绝技连发，仍不能胜得“埋忧居士”，便只有施展新近参悟、尚未用过的“天羽大师”唐一梦所传

的“天禽七巧招术”及师门绝学“乾天一指”，与其拼命一搏。

主意既已打定，又见“埋忧居士”摆出那副僵尸功架，遂毫不客气地先发制人，一招“蔷薇使者”临终秘传、专门强攻的“文君濯锦”，便自凝足功力出手。

这招“文君濯锦”穷极奥妙，当初震天大会之上，强如“白骨天君”，也几乎为之受窘，威力之大，可想而知，自然使“埋忧居士”惊奇地咦了一声，不敢轻易招惹，双足蹬处，一蹦三丈，脱出夏天翔掌风掌影的威力圈外。

夏天翔狂笑道：“你不要跑，我说错了，还是你说错了，究竟是‘以卵击石，螳臂当车’？还是‘井蛙不识乾坤广，燕雀安知鸿鹄志’？”

话音之中，追踪猛扑，竟把“度世三招”，以极快的手法连环并发，“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三式震慑武林的奇

幻绝学，一式比一式妙，一式比一式强，化作漫天掌影，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更在其中加上了“北溟神婆”皇甫翠临成道前秘授心传的“乾天一指”。

“埋忧居士”本因夏天翔起手一招便威猛神妙无比，令自己莫测高深，才暂时闪避，想看清来历以后再行还手，免得万一真在这年轻娃儿手下受了挫折。

但身形刚刚落地，夏天翔那几句颇为刻薄的嘲笑之语，业已随风送入耳中，“埋忧居士”心头一阵难堪，脸上微烧，遂不想再继续躲避，意欲发出自己的独门煞手，逆袭胜敌。

谁知就这一转念间，身形已被罩入夏天翔所发的玄妙难测的漫天掌影之下。

这“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及“普度众生”等“度世三招”，是昔年打遍武林无敌手的“天羽大师”的武学结晶，夏天翔近来功力又复精进不少，故而威势之强及变化之妙，简直无与伦比。

一招已自难当，何况三招连发？“埋忧居士”目眩神摇，心惊胆战，暗想对方哪来这多绝世手法，竟使自己莫测高深，无从抗拒？

既然无从抗拒，只有施展一招“僵尸拜月”，化作一缕轻烟，冲天飞起，脱出漫天掌影之外。

半空中便听得秦乐圃一声冷哼，以及夏天翔的震天狂笑。

“埋忧居士”轻轻落地，猛一转身，发出一记阴寒无比的强烈掌风，防范夏天翔再度追击。

但掌风过处，空自扫得草摧树折，砂石纷飞，却不见对方丝毫人影。

“埋忧居士”脸上又是一阵发烧，目注正卓立原处，满面得意笑容的夏天翔，沉声叫道：“夏天翔，你这几招手法虽然不俗，却

其奈我何？还自得意什么？”

夏天翔哼了一声，晒笑道：“我已经手下留情，难道你如此厚颜，还不认败？”

“埋忧居士”怒道：“老夫不过让你四招，未曾还手而已，我却败在何处？”

“万梅老农”秦乐圃在一旁失笑说道：“夏天翔老弟曾得绝世真传，手法之妙，旷代无双，你怎不伸手摸摸你后背笑腰重穴？”

“埋忧居士”回手一摸，不禁脸色大变，原来笑腰穴部位的外衣，已被夏天翔暗藏在“度世三招”中施为的“乾天指力”点破了一个圆圆的小洞。

夏天翔见对方脸色剧变，遂含笑问道：“你如今大概总明白这只破衣裳、不伤穴道之举，是否我指尖缩力、手下留情了吧？”

“埋忧居士”无法抵赖，只得面寒如水地缓缓说道：“好，我承认大意失手，让秦乐圃恢复自由，我第一场的胜利，作为罢论！”

夏天翔摇头笑道：“不够，不够，这秦老前辈恢复自由一举，只是附加赌注，我还要请你如约履行我们之间的本来赌注。”

“埋忧居士”哦了一声说道：“你是不是想要我答复你一项问题？”

夏天翔笑道：“我赌了半天，所为何事？”

“埋忧居士”无可奈何地点头说道：“你要问就问，但我只能就我所知答复！”

夏天翔微笑问道：“请你放心，我这项问题，极为简单，但却须诚诚实实相答，不可……”

“埋忧居士”接口冷笑说道：“你不要因为侥幸获小胜，便看轻了人，我还不值得向你这等人物虚言谎语！”

夏天翔一面收回抛在石上的“红云蛛丝网”，一面笑道：“能不谎言最好，我要问你的问题是：“‘寂灭之宫’中的‘寂寞公主’叫做什么名字？”

“埋忧居士”双眉一蹙，默然不语！

夏天翔见对方不答，好生不悦说道：“你不要忘了，这是赌约！”

“埋忧居士”听了“赌约”二字，只得皱眉说道：“她叫鹿玉如！”

夏天翔早就猜想到鹿玉如身上，故而闻言之下，并未十分惊讶，只与“万梅老农”秦乐圃对看一眼，又向埋忧居士发话问道：“寂灭之宫是否就在这问天峰顶？”

“埋忧居士”目注夏天翔，发出一阵声冷如刀的森森怪笑。

夏天翔问道：“你对我这样冷笑则甚？”

埋忧居士说道：“我已经履行赌约，答复了你一项重要问题，你却还要再问，岂非得陇望蜀，无理取闹。”

夏天翔是随口发问，不料却被“埋忧居士”讥讽一顿，遂剑眉双扬，傲然微笑说道：“问不问在我，答不答在你，你何必这样神气？我就不信除了你指点以外，我们就找不到‘寂灭之宫’？”

“埋忧居士”冷笑说道：“有缘之人进了‘寂灭之宫’，宛若人间仙境，但无缘之人进了‘寂灭之宫’，却无异‘地狱之门’！念在我们相识一场，老夫奉劝你们切莫枉费心机，自寻险厄！”

夏天翔笑道：“夏天翔生平最爱寻幽探秘，人间仙境固应一游，即令是‘地狱之门’，也无妨前去观赏观赏！”

“埋忧居士”合掌低眉，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九界无边，众生难度！你们既然如此执拗，我就在这埋忧谷中替你们预先念上几遍往生咒文，以全今日之谊便了。”

话完，便即冷然转身，向埋忧谷深处，缓步走去。

夏天翔因心中另有打算，遂未曾再向“埋忧居士”探询，也与“万梅老农”秦乐圃，走出埋忧谷外。

秦乐圃缓步之间，愧然笑道：“想不到这‘埋忧居士’居然身

怀绝世武功，尤其他那‘七巧僵尸手’，更属诡异无俦，若非老弟之力……”

夏天翔知道秦乐圃身为罗浮前辈，无论襟怀如何畅达，因在十五招中失手落败，心头总不免有些难过，遂赶紧接口笑道：“老前辈不要这样说法，我是倚仗‘蔷薇使者’及‘天羽大师’唐一梦所传的几招绝学才侥幸获胜，倘若‘埋忧居士’能逃出这四招以外，我便无技可施，只怕比老前辈还要输得惨呢？”

秦乐圃微微一笑，摇头说道：“江山代有人才出，自是英雄属少年。老弟是当世中极为罕见的武林奇葩，不必自谦，也莫要以为我失招落败，心中难过，而欲加安慰，对方手法颇高，秦乐圃败得心服，我只是怀疑‘埋忧居士’身怀如此武功，究竟是何来历？”

夏天翔点头说道：“老前辈怀疑得对，‘埋忧居士’既有绝学，必不甘屈居下人，他为什么肯听鹿玉如的指挥？”

秦乐圃想了一想，摇头说道：“我不相信鹿玉如姑娘初进‘寂灭之宫’，便作了‘寂寞公主’，并能号令一切！”

夏天翔忽然笑道：“秦老前辈，你敢不敢闯闯鬼门关，走走黄泉路？”

秦乐圃见夏天翔邀他同闯“寂灭之宫”，话语中含有激将之意，不由手捻银须微笑说道：“我这一把年纪本就距离鬼门关、黄泉路不远，有何不敢？老弟莫非意欲一探‘寂灭之宫’？”

夏天翔笑道：“我们若不设法闯一闯‘埋忧居士’所说的‘地狱之门’，他那往生咒儿，不等于是白念了么？”

秦乐圃抬头向那高拔干云的问天峰顶看了几眼，蹙眉说道：“探探‘寂灭之宫’倒是无妨，但不知是否便在这问天峰顶？”

夏天翔笑道：“那只传书的小鸟，来去都是经由峰顶，‘寂灭之宫’大概不会再在别处。”

秦乐圃问道：“我们是此刻上峰，还是等到夜来再去？”

夏天翔道：“既欲暗探，自以夜间较妥，但此峰颇高，我们等到红日衔山，便即动身，上到峰顶，正好是深夜时分。”

秦乐圃点头同意，两人遂在附近景色美好之处，略微徘徊，等到日坠西山，方各自展轻功，直扑问天峰顶。

上到峰顶以后，只见沉沉暗黑，四顾空空，除了满地都是些突兀林立的狰狞怪石以外，哪里有“寂灭之宫”的丝毫踪影？

夏天翔剑眉深蹙，苦笑道：“这班东西真是鬼头鬼脑……”语音未毕，怪啸惊魂，一片车轮大的黑影，忽向夏天翔的头顶之上凌空掠到。

夏天翔以为有人暗算，又正在愤怒之下，遂暗凝“乾天指力”，觑准空中黑影弹出一股奇劲罡气。

黑影应声惨啼，落向山谷，原来是只大蝙蝠！

夏天翔方自哑然失笑，第二片黑影，又向他身前疾飞而至。

秦乐圃的江湖经验究较老到，脱口急声叫道：“夏老弟留神，这次不是蝙蝠！”

夏天翔果然一时大意，毫未提防，等被秦乐圃语音惊觉之时，那片黑影业已急旋到他的咽喉切近。

若换旁人，几乎已无法避免，但夏天翔却因轻功极好，身法甚为灵妙，一式“仰观天星”，身躯猛往后扬，再复右肩着地，接连两个“龙门翻浪”，便自向右侧方翻出数尺。

危机躲过，怒上心头，夏天翔刚欲发作，忽然又有四五片黑影，向他联

翩飞袭。

夏天翔剑眉剔处，照准当先飞来的一片黑影，扬掌聚力，凌空劈出。

那强的劈空真力，只把这片黑影劈得“嗡嗡”微响，向左上方略微偏飞，但立即俨如具有灵性的活物一般，一偏一斜，“刷”

然作啸，仍对夏天翔的左肩头处，划空疾落，并因这一耽延，其余四片黑影，也歪歪斜斜地，由四面飞来，硬把夏天翔圈在其内。

秦乐圃对这种情势，无法插手，眼见夏天翔身形已被圈住，或轻或重，必将受伤，不由失声一叹。

谁知就在他叹息声中，有条人影，矫若神龙地凌空飞起，跟着便是一片金铁交鸣，满眼火星乱射。

原来夏天翔在极端危急之中，施展了“蔷薇使者”所传、临难脱身的那式“蔷薇飞”，轻妙无比地飞出一丈七八。

人影一飞，黑影四合，有的凌空互撞，发出“呛琅琅”的金铁交鸣，有的打在突兀的怪石之上，满眼火星乱射。

夏天翔与秦乐圃先因夜色太为沉黑，致未看清，如今才知道这些歪歪斜斜，漫空乱飞的暗器，竟是几只锋利的飞钹。

金铁交鸣之声袅若游丝，满眼火星早已熄灭，这问天峰顶，又复成了一片沉黑静寂。

夏天翔不敢再复大意，一面把“乾天罡气”凝聚护身，一面朗声叫道：“无耻鼠辈，怎不出头？这等偷偷摸摸地暗箭伤人，算是什么人物？”

地处高峰，时在静夜，夏天翔朗声发话，所得到的只是远山近壑的隐约回音，别无丝毫反响。

夏天翔气得眉腾杀气，目射神光，向四周仔细打量。

这问天峰顶，地势虽然不小，但除了高低不一的无数嵯峨怪石之外，慢说屋宇毫无，几乎连树木也不多见。

夏天翔心中盘算，适才飞袭自己的几只飞钹，应该是从左前方两丈来外的一块高大巨石之后发的。

遂一面暗把“乾天真力”凝聚右掌，一面拉着秦乐圃，向左前方缓步走去，故意发话说道：“秦老前辈，那位‘埋忧居士’把这问天峰顶形容成地狱一般，倒是丝毫不错，我们目前便好像遇

见鬼了！”

语音落处，人已走到距离那块意料中藏得有人大的大石约莫一丈左右。

夏天翔身形电闪，一式“龙游凤舞”，迅疾无俦地闪到了大石右侧。

果然瞥见石后藏着一条白衣人影。

夏天翔见所料不差，得意地喝道：“朋友，你便真是鬼魅，如今恐怕也回不了阴曹地府。”

掌随身发，一股“乾天罡气”便自照准石后人影劈空击出。

石后人影，对这凌厉无比的骤然袭击，居然并不畏怯，毫无任何闪躲抗拒的动作。

夏天翔见状，又知有异！

果然劲风到处，白影四飞，石后哪是什么白衣人影，只是一具陈年枯骨！

更可异的是这具枯骨刚被夏天翔劈空劲风击散，耳边连声“吱吱”鬼啸，又自三四丈外，一南一北地出现了两具人立的白骨。

这两具白骨出现以后，一面不停的舞蹈，一面对夏天翔、秦乐圃连连

发出那种难听已极、令人入耳摄魂、毛发森然的惨厉鬼哭！

夏天翔上次在洱海古庙遇难，虽曾与死尸同睡棺中，但系身受重伤，人已昏迷，毫无知觉，如今清醒之下，目睹怪异，却不禁有点悚然之感。

秦乐圃的江湖经验毕竟老到，对两具白骨略一注目，便向夏天翔低声说道：“夏老弟，这是江湖人物利用峰顶黑暗，穿了特制的‘骷髅衣’在戏耍我们，不是真有什么鬼魅。”

夏天翔哼了一声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只要抓到一个，事情就好办。”

秦乐圃点头笑道：“我们一人一个，我抓北面那个，老弟请去南面，但需手下留情，切勿杀死，要留活口问话。”语音了后，身形闪处，便即扑向北面那具正在又哭又舞的人立白骨。

夏天翔如言扑奔南面，但一到近前，居然又出意料。原来他身形才动，鬼哭便收，但白骨却仍舞蹈不止。夏天翔身临切进，看出并非如秦乐圃所料，是江湖人物穿了什么特制的“骷髅衣”，竟真是一具血肉早干的陈年白骨，站在地上，手足微动，摇摇摆摆。

这种情形，不禁又把夏天翔看得有点头皮发炸，肌肤起栗，试探着略凝功力，向前轻推一掌。

那具白骨应掌而倒，并跌得四分五裂，寂然不动。夏天翔弄得一头玄雾，莫名其妙之下，只好求教高明，遂叫了一声：“秦老前辈！”

连叫两声，却听不到“万梅老农”秦乐圃的丝毫回音。夏天翔愕然转身，只见眼前空空，哪里还有秦乐圃的半丝踪影！

虽说一南一北，各自分头，但以自己的耳力之聪，分明不曾听到任何声息，秦老前辈怎会宛如羽化登仙般的平白失去踪迹？夏天翔自闯江湖，虽也经历了不少奇险万分的大风大浪，却未遇上过如此怪异之事。

惊愕莫名之下，自然首先扑向方才北面那具白骨出现之处。到达地头，注目细察，除了林立怪石以外，连那具白骨也一并蓦然消失。

夏天翔怎肯甘心，让自己这位秦老前辈生死不明地就此失去踪迹，身形电闪，把问天峰头完全搜遍。

但空白费了一番心力，依然勘查不出半点迹象。

是鬼？是魅？是……

夏天翔脑中一片迷惘，心中一片悲愤！

武林人物不怕刀头浴血，剑底飞魂，常言道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万梅老农”秦乐圃尚于义助雪山派、恶战玄冰原之时死在“白骨羽士”掌下，倒并不是什么意外之事，反足流誉江湖，传为佳话。

但如今这等糊里糊涂地奇异失踪，却叫自己怎样向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及“凌波玉女”柴无垢等交代？

夏天翔迷惘无以，悲愤万分，真想寻出对方，来场拼死恶斗。

但问天峰顶毫无人影，所有的只是那些林立四周、宛若人形的狰狞怪石。就在这一片沉沉死寂之中，蓦然间鬼哭之声，凄凄四起。

夏天翔精神一振，“乾天指力”凝聚，钢牙紧咬，注视着一切变化。

只闻鬼哭，不见鬼形，并越哭越悲，越哭越惨！

夏天翔简直被那些凄迷鬼哭哭得心烦无比，提足内家真气，施展“传音入密”功力叫道：“你们只在暗中弄鬼，不敢明面出头，简直毫无骨气，令人齿冷！”

这一骂，果然被他骂出名堂，只见从那些狰狞怪石之间，一点一点的，

出现了无数绿荧荧的磷火。

磷火一现，问天峰顶越发充满了森森鬼气！

夏天翔皱眉苦思，但始终猜不出对方藏身所在，只得又复提气叫道：“夏天翔敢闯‘地狱门’，敢闹‘森罗殿’，怎会被这些不值一笑的伎俩吓倒，你们倘若尚有三分骨气，便速现身形，决一死战！”

话音了后，只见那些到处游走磷火，居然渐渐向中集结。

夏天翔知道必有变化，遂深深吸了一口长气，强自镇定心神，静观究竟。

说也奇怪，那漫天磷火遂渐集中以后，居然变成了十六个绿光荧荧的字迹。

夏天翔注目看去，只见字迹是：“寂灭宫已收秦乐圃，地狱门不纳夏天翔！”

绿火不停闪烁明灭，仿佛那些字迹也在对夏天翔揶揄耍笑。

夏天翔愤然纵身，照准那片磷光字迹，又是一掌击出！

磷光一击即灭，静寂寂，暗沉沉，问天峰顶，成了一片死域，但遥远的东方天边，却透出了极谈极淡的些微曙色。

夏天翔木然呆立，直等晓日光芒照遍峰头，才咬牙顿足地透出了一口长气。

他透出了一口长气之故，是因从那两句“寂灭宫已收秦乐圃，地狱门不纳夏天翔”中，得知“万梅老农”秦乐圃并未遇害，仅仅失陷在“寂灭之宫”内。

至于咬牙顿足之故，则是鹿玉如既然当真做了“寂寞公主”，统御“寂灭之宫”，为何不但吝见自己一面，并用尽手段地加以揶揄耍笑？

红日满山，晴光万里，夏天翔颇不服气地，再把这问天峰顶，细细搜索一遍！

搜来搜去，依然发现不了半丝异处。

“寂灭之宫”仿佛是在虚无飘渺之中。

昨宵那些不可思议之事，回想起来，宛如梦境。

夏天翔的灵智才力，解答不了这些神秘问题，精神上也承受不了这羞惭、愤怒、疑惑、沉闷等情绪的千钧重压。

一声龙吟长啸，蕴含着满腔愤气，散布四山，夏天翔的身形，便在这啸声之中，离却问天峰顶，展足脚程的疾驰而去。

第三十四章 巫山作客

无论何人，到了最伤心困厄之时，总会想起最最亲切之人，夏天翔因恩师“北溟神婆”皇甫翠业已成道，鹿玉如行为乖僻，霍秀芸生死不明，他如今心中的最最亲切之人，自然只有他的仲孙姊姊。

夏天翔既然想念他的仲孙姊姊，行程自系奔往长江巫峡。

因为他与仲孙飞琼分袂之时曾经约定，彼此再出江湖之际，均应先到巫山朝云峰头一钵神僧及“巫山仙子”花如雪清修之处，留告行踪，便于寻访。

刚下北溟神山之际，夏天翔便拟扑奔朝云峰头，但因突闻武当噩耗，急于报警罗浮，只好略微变计。如今“万梅老农”秦乐圃失陷“寂灭之宫”，形单影只之下，距离明年元宵又尚有相当时日，加上经川入陕，又是顺路，夏天翔自然怀着满腹相思，由滇入川，奔往巫峡。

到了夔门，也无心观赏白帝黄牛之胜，便自买舟东下。

轻舟如箭，夹岸猿声，夏天翔卓立船头，纵目展眺之余，心中忽然生了两桩感慨。

第一桩感慨是这夔门绝顶，即系霍秀芸遇难之地，照“三手鲁班”尉迟巧所述当时经过，霍秀芸是先受重伤，把那“寂寞女郎”挥剑飞头以后，双双自百丈崖头坠下，这种情形即令伤不致

死，也当在巉崖怪石之间碎骨粉身，或是葬身滔滔江水，顺流而逝。

霍秀芸既然毫无生理，“寂寞女郎”更已事先飞头，怎会又有位身佩“柳叶绵丝剑”的黑衣女郎死在终南死谷内？

这确实是桩极为奇异之事，使得夏天翔心中悲疑交集、感慨不已。

第二桩感慨是夏天翔想起自己去岷山蔷薇坟祈求蔷薇愿力以后，在白帝城下江边所遇的白发渔人南宫浩。

那南宫浩本是洞庭大侠，改名“宫楠”，隐居川边，显有伤心恨事，自己当时虽加盘问，但南宫浩终未明言，如今旧地重经，不知这位老人家是否仍在？

江流湍急，一泻千里，不知不觉之中便到了朝云峰下。夏天翔想起初遇“巫山仙子”花如雪时，她所唱的歌词正与自己怀念霍秀芸的心情暗合，遂也悲声歌道：

“巫山一段云，阆苑一堆雪，瑶台一枝花，峨眉一轮月，呜呼！

云散，雪消，花残，月缺！”

歌声刚了，一线极长的金光凌空飞到，“夺”的一声，一根带有倒刺尖钉的奇形金链钉在船头之上。

船家方自惊骇欲绝，夏天翔业已认出这条奇形金链正是“巫山仙子”花如雪的“金蛟长索”，遂一面向船家含笑摇手，示意莫惊，一面提气叫道：“花姊姊，小弟夏天翔在此！”

江边一片苍松之后，转出了花如雪俏生生的身形，手挽“金蛟长索”，把夏天翔所乘的小舟慢慢带往岸边泊下。

夏天翔见到地头，遂开发船资，命船家自行离去。

花如雪道：“我一听江上放歌之声，便知是你，但你由北溟神山赶来，应该是溯江而上，怎会反往下行？”

夏天翔剑眉一动，尚未答话，花如雪又复问道：“还有你对你仲孙妹妹定然满腹相思，你应该唱的是：‘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等语，为什么

满嘴的云散雪消、花残月缺呢？”

夏天翔苦笑说道：“小弟花残月缺之语，是为霍秀芸遭祸夔门而发，不是指的我仲孙姊姊，我仲孙姊姊应该是似月长圆，似花长好，似雪长洁，似云长高！”

花如雪一面与夏天翔同往朝云宫中走去，一面点头微笑说道：“你仲孙姊姊，确实当得起月圆花好、雪洁云高的比喻！但霍秀芸似也不会夭折，我认为你那云散雪消、花残月缺之语，应该改作云散月明，雪消花发才对！他日机缘一到，劫后重逢，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夏天翔叹道：“能够劫后重逢，自然是人生一大快事，但这种想法的可能太少，小弟与霍秀芸只怕是人间天上，此恨绵绵的了！”

花如雪也想不出什么适当言语安慰夏天翔，只好与他指顾烟岚，设法转移话头，消除愁闷。

直等快到朝云宫前，夏天翔的心情才渐渐平静，向花如雪含笑问道：“花姊姊，一钵神僧可好？你今日怎的独在江边……”

话犹未了，花如雪便举着手中一串活鱼笑道：“多谢夏老弟挂念，一钵神僧颇为安好，如今正在宫中参禅，我因功课早完，遂独自去往江边，弄来几尾鲜鱼，为他蒸炸下酒！”

夏天翔失笑说道：“一钵神僧是当世武林中的佛门高人，难道还不忌荤腥，并嗜杯中之物么？”

花如雪微微一笑，尚未答言，朝云宫中业已响起一钵神僧的清朗口音说道：“常言说得好：‘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夏天翔如此风流人物，难道还有这等迂腐观念，要强迫做和尚的吃斋禁酒么？”

夏天翔闪目看去，只见那位丰神秀朗的一钵神僧，正自朝云宫中缓步走出。

夏天翔恭身一礼，含笑叫道：“我不是要大师禁酒，而是想讨一些好酒喝喝！”

一钵神僧点头笑道：“好酒倒是现成，且让你花姊姊为我们整治一些美味酒菜，然后再选择一个良好所在，放怀畅饮！”

花如雪也向夏天翔略微招呼以后，便亲自携鱼入厨，但才行数步，却又转身笑道：“夏老弟，你们最好去那绝壁之前饮酒，我已命婢女安排一切桌椅等物，因为那正是你上次跳崖试情之处！”

夏天翔想起上次所经，不禁脸上一红，向一钵神僧含笑问道：“请问大师，仲孙老前辈与我仲孙姊姊的清修所在究在何处，还需多少功行火候，大师可知道么？”

一钵神僧摇头笑道：“仲孙老前辈父女的行踪诡秘异常，有人说在北岳恒山，有人说在岷山蔷薇坟旧址，究竟以何者较为正确，连我也不得而知！”

夏天翔又复颇为关切地继续问道：“然则根据大师的看法，我仲孙姊姊何时才能功行完满，来这朝云峰头？”

一钵神僧笑道：“你仲孙姊姊的资质悟性，似比老弟更好，我料她在今年年底左右，定然会来此找你的！”

夏天翔闻言颇为欣喜，说道：“今年年底以前能来最好，否则便赶不及了。”

一钵神僧讶然问道：“老弟有何急事，要盼望你仲孙姊姊在今年年底以前赶到此处？”

夏天翔轩眉笑道：“因为我想约我仲孙姊姊去赶一场‘牛鬼蛇神大会’！”

一钵神僧越发惊奇道：“震天大会刚完，又有什么‘牛鬼蛇神大会’？”

夏天翔遂把海内外群邪定于明年元宵在终南山太白峰头，为“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庆贺百旬寿诞之事，对一钵神僧细说一遍。

一钵神僧闻言，想了一想说道：“海内外群邪麇集，终南山太白峰头定然人手极众，声势极强，老弟与仲孙飞琼姑娘虽是当代武林中出类拔萃的奇葩，但两人前去，未免涉险！”

夏天翔摇头笑道：“大师有所不知，我非去不可，纵然等不到我仲孙姊姊，也要单独前去。”

一钵神僧笑道：“老弟还是这等好事！”

夏天翔苦笑说道：“这倒并非我好事，是有一封关系极为重要的书信，非要面交给‘八莫妖王’轩辕烈不可！”

这时“巫山仙子”花如雪已自姗姗走来，一面侧身入座，一面含笑问道：“夏老弟，你所说关系极为重要的是封什么书信？”

夏天翔遂把那封战书取出，递与一钵神僧及花如雪过目，并把武当遭劫，峨嵋被袭，雪山恶战暨“万梅老农”秦乐圃在怒山问天峰顶神秘失踪等事，详加叙述。

一钵神僧看完书信，并听完夏天翔所述，目注花如雪笑道：“听夏老弟这等说法，武林大劫业已无法避免，迫在眉睫，我们不应再于世外逍遥，似乎也该竭尽所能，为降魔卫道大业略效绵薄！”

花如雪笑向夏天翔道：“夏老弟，你真是一位惹祸的魔头，才上朝云峰，便引得我这位和尚丈夫尘心大动！”

夏天翔含笑说道：“花姊姊与一钵大师若能参与卫道降魔之举，正是武林洪福，小弟的这番功德还不浅呢。”

花如雪笑道：“距离明年元宵海内外群邪在终南山太白峰头为‘八莫妖王’轩辕烈夫妇祝贺百岁诞辰之期，尚有一段时日，翔弟打算怎样排遣？”

夏天翔剑眉深蹙答道：“小弟不敢再复多事，因我自下北溟神

山，先在终南死谷遇险失去‘乾天霹雳’，又在大雪山玄冰原被‘白骨羽士’震伤，深感所学浅薄，来日大难！想请花姊姊在这朝云宫中暂借尺寸之地，俾一面潜心研参几件虽通未精的武林绝艺，一面等待我仲孙姊姊。”

花如雪听得住不住点头，含笑说道：“仅从翔弟这一番话儿之中，我已听出你无论在武学修为抑或江湖经验之上，均有极大进步。朝云峰清幽无比，景色绝佳，我欢迎你在此研参所学，借求上进。”

一钵神僧笑道：“夏老弟，你在此清修，我却要下山去办一件大事。”

夏天翔问道：“大师去办什么事？”

一钵神僧含笑说道：“老弟聪明绝顶，不妨试猜一猜，当前以何事最为急要？”

夏天翔略一沉吟说道：“海内外群邪声势太众，故而若论当前急务，似在设法加强正派人物的实力方面。”

一钵神僧点头笑道：“老弟猜得不错，但加强实力，颇不简单，最低限度，我们绝不应再减弱原有力量。”

夏天翔恍然说道：“大师莫非想把‘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三位前辈请出？”

一钵神僧点头微笑说道：“论公义方面，武林重劫将临，不允许他们怀

着绝世身手高蹈自隐；论私情方面，他们的两个女儿，鹿玉如行止诡秘，霍秀芸生死未卜，也不应该置之不闻不问！”

夏天翔皱眉说道：“若能见着这三位前辈，我也能动以公义私情，但莫愁石室已封，咫尺天涯，难通音讯……”

一钵神僧接口笑道：“夏老弟不必担心，我有办法！”

夏天翔诧异道：“难道大师已有‘叱石开山’的神通修为？”

花如雪在一旁笑道：“他虽无‘叱石开山’的神通，但‘天龙禅唱’、‘佛门心语’等绝学，却远比一般‘传音入密’功力高明，可以用来与‘风尘狂客’厉清狂等隔山对话。”

夏天翔闻言，大喜说道：“大师既有这种功力最好，我正愁无法把鹿玉如、霍秀芸的消息通知厉、凌、董三位前辈！”

花如雪忽然柳眉微动，向一钵神僧笑道：“你既要下山前往莫愁石室，不如索性走趟怒山问天峰埋忧谷，探探那位‘埋忧居士’是何来历？”

一钵神僧点头笑道：“高黎贡山与怒山相隔不远，我自然顺便一行，但不要被那‘埋忧居士’把我留在‘寂灭之宫’，作了‘寂寞和尚’才好。”

花如雪笑道：“你若作了‘寂寞和尚’，我少不得也要自投‘寂灭之宫’，去作一名‘寂寞尼姑’罢了。”

夏天翔听得花如雪说得有趣，也不禁为之哑然失笑。

一钵神僧起身走进朝云宫，取来一只白玉小杯，斟满一杯美酒，递向夏天翔笑道：“夏老弟，我即日下山，走趟滇西，在未动身之前，先敬你一杯美酒！”

夏天翔弄不懂一钵神僧为何要换杯敬酒，不由微微一愣。

一钵神僧笑道：“老弟不必猜疑，你饮干以后，我再说明其中的缘故。”

夏天翔接过玉杯一倾而尽，忽然觉得杯中酒味，比适才所饮，更为香冽不少。

一钵神僧“哈哈”笑道：“老弟难道忘了我在震天大会之上所许的心愿？”

夏天翔想起一钵神僧在震天大会之上曾经当众声称，要把他钵中剩余的两叶千年芝草赠与自己及仲孙飞琼服食，以增强功力，降魔卫道！不禁又惊又喜地问道：“大师莫非在这玉杯之中，加上了千年芝液？”

一钵神僧点头说道：“这酒中渗有一叶芝草所榨的芝汁，还有一叶，留待你仲孙姊姊来此服用。”

夏天翔惊喜万分，方待称谢，蓦然觉得腹中一热，周身奇暖。

一钵神僧含笑叫道：“夏老弟调匀气息，静守天君，对于一切异状均置诸度外便了！”

夏天翔知道一钵神僧要以绝世功力，为自己加强所服芝液的灵效，遂如言含笑端坐，垂帘内视。

双目刚一阖拢，便觉一钵神僧的一只手掌贴上自己的天灵，温和异常地自顶心绵绵传进热力。

“巫山仙子”花如雪也伸出玉手抵住夏天翔后心，协力施为，使灵药神效得能充分发挥。

夏天翔起初觉得舒泰异常，但那股川流的热力竟然越来越强，使人有些难于禁受，全身骨节胀痛欲裂。

他内家定力本极坚强，何况事前又经一钵神僧点醒，自然无甚困难地把这一切苦痛置诸度外。

胀痛渐减，舒泰随生，等到夏天翔感到遍体栩栩之际，业已进入了神与天合、无人无我无相的最高境界。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以后，夏天翔方自神归紫府，气纳丹田，眼皮微微一动，欲睁目而未睁目之间，忽然听得花如雪笑着叫道：“恭喜翔弟，经这一来，你研参‘乾天一指’、‘天禽七巧招术’等神奇绝艺之时，必可事半功倍了。”

夏天翔觉得气机流畅，周身舒泰已极，知道自己受益颇大，忙自睁目笑道：“大师与花姊姊加惠小弟太多……”

话犹未了，便即愕然住口，因为身前只有花如雪一人，却不见一钵神僧的踪迹。

花如雪笑道：“翔弟惊愕什么？”

夏天翔问道：“一钵大师何在？”

花如雪含笑说道：“翔弟气机调匀，百脉畅通，进入内家妙境以后，他便下山前往滇西，如今大概已在千里之外。”

夏天翔骇然说道：“我入定才只片刻，一钵大师难道竟有缩地神通，不然怎会走得这么快？”

花如雪摇头笑道：“不精小乘术，何来缩地功？翔弟以为你仅入定片刻，其实你那一口内家真气不知游遍几次九宫雷府，通过几次十二重楼，才这等宝相莹莹，精神奕奕！”

夏天翔脸上微红，忽然问道：“照花姊姊这等讲法，莫非我已入定甚久？”

花如雪指着西坠的残阳，嫣然笑道：“自翔弟入定开始，这西坠的斜日，业已第三度衔山了呢！”

夏天翔听说就这栩栩片刻之间，已过了三日光阴，不禁深叹驹光流逝之速，百岁人生，展眼即过，委实应该好好作番事业，才能名垂后世，不与草木同朽。

潜心绝学，岁月如飞，展眼间一年将尽，不仅仲孙飞琼未曾到来，连去往滇西的一钵神僧也未回转。

夏天翔因距离元宵之期已不在远，无法再复等待，遂向“巫山仙子”花如雪称谢告别。

花如雪笑道：“翔弟尽管放心前去，你仲孙姊姊若来，我必命她赶到终南山太白峰头和你相见！”

夏天翔含笑问道：“一钵大师久出未归，雪姊怎么放心得下？你不走趟滇西找找他么？”

花如雪摇头笑道：“他向以‘慈悲’为本，虽有一身绝艺，从不炫露，两手未曾沾过丝毫血腥，我怎会放心不下？至于他久久不归之故，必系有甚要事，莽莽江湖，要找也无从找起！”

夏天翔听“巫山仙子”花如雪这等说法，遂含笑起身，施礼道别。

他们这段盘桓期间，感情投契得宛如亲生姊弟，花如雪一面亲身相送，一面含笑说道：“翔弟服食千年芝叶所榨芝汁以后，又复潜心静虑地在我朝云峰上痛下苦功，不仅你师传皇甫神婆秘传的‘乾天一指’神功已有相当成就，连‘蔷薇三式’、‘度世三招’及那根‘天禽五色羽毛’，也连带增强了不少威力。”

夏天翔笑道：“这都是雪姊对我朝夕督促之功！”

花如雪笑道：“翔弟虽然功力大进，却千万不可自满，尤其切忌‘骄矜

浮躁’四字，此去终南太白峰顶……”

夏天翔接口笑道：“我懂得雪姊的心意，雪姊是不是要我尽量韬光养晦，深藏若虚，并对‘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特别小心，不可逞强斗狠、冒冒失失？”

花如雪笑道：“翔弟，你只猜对了一半。”

夏天翔目注花如雪，微笑说道：“雪姊请讲，小弟愿闻明教。”

花如雪面色一正，缓缓说道：“‘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既被海内外群邪如此推重，必具绝世奇学，翔弟固然不宜轻易招惹，即他手下诸人，亦不应加以忽视，须知蜂蚕微毒，足可伤身…”

夏天翔点头接口说道：“雪姊教训得是，武林正邪人物总决战之期即在后年中秋，目前我决不会轻启衅端，让群邪预先测知我们的实力。”

花如雪点头笑道：“翔弟能够听话最好，我不仅要你韬光养晦，深藏若虚，并要你深体‘九界无边悟是边，众生难度诚能度’之义！”

夏天翔哦了一声说道：“雪姊是要我对那些凶邪人物手下留情，予以自新之路？”

花如雪点头笑道：“若问前生事，今生受者是；若问来生事，今生做者是。腥膻险恶的莽莽江湖之中，固然镇日刀头舔血，剑

底惊魂，是无边孽累之场，但也是容易修积阴功之地，我望翔弟在降魔卫道、为武林扶持正气之际，事事能够缩手三分，稍留余地，便替自己养德不少。”

夏天翔点头笑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雪姊当年与小弟初见面时，眉黛之中尚有三分霸气，与一钵大师同参妙道以来，不仅把那三分霸气消除得干干净净，言语中并含蕴无限禅机，心头也充满了一片慈悲意念，小弟受益良多，谨遵法旨便了。”

花如雪叹道：“处世之道，律己须严，对人当恕！翔弟无论心性资质，均属上上之材，就是在‘仁恕’二字方面，比你仲孙姊姊还稍逊一筹，务必对此多多努力，我做姊姊的言尽于此，望你好自为之，我不再远送你了！”

谈话之间，已到朝云峰脚，夏天翔与花如雪久聚之下，蓦然远别，眉梢眼角不禁充满离愁，黯然伤神，缓缓说道：“小弟与雪姊如今一别，恐怕要到后年中秋，在终南山太白峰头，正邪双方总决斗时再相见了！”

花如雪摇头笑道：“不见得要到那时，我等你仲孙姊姊来此，向她告知你的行踪以后，或许亦将流转江湖，为扶持武林正义之事，略尽绵力。”

夏天翔闻言，含笑拜别“巫山仙子”花如雪，便往陕西终南山太白峰赶去。

由川入陕，可走之路甚多，夏天翔倚仗一身上好轻功，乃采取沿着大巴山脉直奔广元，经城固转往东北便到太白峰的最近捷径。

虽说捷径，但漫漫长途，也费了相当时日。

夏天翔到了太白峰左近，已是正月十三，距离“八莫妖王”轩辕烈的百岁生日之期，仅有两日。

盛会之期，虽仍未到，但太白峰周围，业已到处皆是牛鬼蛇神般的武林人物。

夏天翔略一打听，才知要想上到太白峰顶向“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当面祝贺，并不简单，需要经过三重关口。

第一重关口是太白峰脚的收礼站，倘若来人所送寿礼不是罕世珍奇之

物，根本不准登峰祝寿，只能在峰脚饮上三杯寿酒。

第二重关口，是一片峭立二三十丈、满布肥滑苔藓的陡峭绝壁，来客必须身具绝顶轻功，才可登临，否则只能望壁兴叹。

第三重关口更为特别，是来人礼物既极珍奇，功力又极高明，上得那片峭壁以后，必须向守候在峭壁顶端的知客人物通报姓名来历，由其转禀“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愿见，则请自登峰顶列席盛筵，若不愿见，则仍请退回峰脚之下，参与普通寿宴。

夏天翔打听出这种规定以后，不由暗觉皱眉，因为第二道关口二三十丈的峭滑绝壁虽难不住自己，但通过第一道关口所需的珍奇礼物，却是如何备办？

自己身畔虽有“天禽五色羽毛”、“红云蛛丝网”等武林异宝，但怎肯用来送与“八莫妖王”轩辕烈作为寿礼？

夏天翔为难之下，苦思无策，只好决定到时见机行事。

两日光阴，转瞬即过，夏天翔在正月十五的辰牌时分过后，便自缓步走往太白峰脚。

这时，各方武林人物蜂拥而来，但所赠礼物多半庸俗，能被允许上峰之人，简直百不见一。

夏天翔冷眼旁观，发现前来祝寿的多半都是黑道中人，正派群侠却无一与会。

他心中微一盘算，面露得意微笑，有心炫弄轻功，蓦然一式“龙飞九天”，自人丛中一纵七丈，飘落在收礼站前，傲笑卓立。

这一手绝世轻功，震慑住满场群豪，乱嘈嘈的声息，一齐静肃下来，无数道炯炯目光，均向夏天翔集中注视。

负责收礼的“八莫妖王”轩辕烈手下，被夏天翔的轩昂器宇所镇，颇为恭敬地抱拳问道：“朋友是否来祝‘轩辕法王’夫妇的百岁生辰？”

夏天翔冷然不答，摇头示意。

“八莫妖王”轩辕烈手下见夏天翔摇头示意，不禁愕然问道：“朋友既非向‘轩辕法王’夫妇祝寿，却这般凑巧地赶来太白峰前则甚？”

夏天翔微笑答道：“我有两桩比向‘轩辕法王’祝寿更为重大的要事，非去太白峰顶不可。”

“八莫妖王”轩辕烈的手下蹙眉问道：“朋友有何要事，能否一告？”

夏天翔笑道：“第一桩要事是我与震天派护法‘白骨羽士’曾有今日在这太白峰顶较技之约。”

在场群豪无不久闻“白骨羽士”大名，闻言之下，均对夏天翔投以一种骇然不信的怀疑眼色。

夏天翔双目之中精芒电闪，又自怀中取出“冰魄神妃”茅玉清所写的那封战书，向“八莫妖王”轩辕烈手下扬了一扬，狂笑说道：“第二桩要事是我奉了少林、武当、罗浮、雪山、峨嵋五派掌门及‘风尘狂客’厉清狂老前辈之命，来向‘八莫妖王’轩辕烈投送约战战书，你们敢不敢拦住去路，不让我登上峰顶？”

话音刚了，龙吟长啸起处，一式“平步青云”，高拔五丈有奇，再复接连几个纵身，便自到了十七八丈之上。

“八莫妖王”轩辕烈的那班手下，对夏天翔是既不敢拦，又不及拦，只好向峰顶赶紧放起三只带有紫烟的锐啸响箭。

夏天翔在大雪山玄冰原与“白骨羽士”对掌，略受震伤以后，曾服食一粒“冰魄神君”申屠亥以朱红雪莲所练的灵丹，巫峡朝

云峰头，又服食了一钵神僧的千年芝草，再加上朝夕不辍地刻苦用功，真气内力方面已有大进，平时尚不自觉，如今这一大展轻功，方知进境神速，不禁有点沾沾自喜。

二三十丈陡滑的峭壁，转瞬飞登，壁上站着两位黄衣僧人，目注夏天翔，满面惊奇之色！

夏天翔一看对方服饰，便猜出来历，微抱双拳，含笑问道：“两位大师是否‘奇林湖四天宫’中的第一天尊与第四天尊？”

两位黄衣僧人见夏天翔一口便叫破自己来历，不禁更觉惊诧，由左面一人合什答道：“贫僧元静，外号人称‘铁指天尊冷面佛’，那是我四师弟元德，外号人称‘三绝天尊无敌佛’，但不知小施主怎样称谓？”

夏天翔淡然一笑，朗声说道：“我叫夏天翔，是北溟皇甫神婆门下，此次奉‘天外情魔’仲孙圣、‘风尘狂客’厉清狂等几位老前辈之命，特来拜谒‘轩辕法王’！”

“铁指天尊冷面佛”元静大师，不知夏天翔暗用“传音入密”神功发话，语音业已上达峰顶，遂合掌说道：“夏老弟既奉仲孙圣等中原武林高手之命而来，‘轩辕法王’可能延见，待贫僧替你通禀……”

话犹未了，一片清朗的语音已自峰顶传下说道：“夏老弟名师高徒，为中原武林小一辈人物之中秀拔群伦的出奇好手，慢说衔命而来，即是自行至此，老夫也愿一见！有请元静大师，代我肃客上峰！”

“铁指天尊冷面佛”元静大师闻言，目光一注夏天翔，冷冷说道：“夏老弟好高的‘传音入密’功力，‘轩辕法王’业已有请，命贫僧代为肃客！”

夏天翔看出这位“西域四天尊”中为首僧人的神色之间，似对自己暗用“传音入密”功力一事略感不满，意图借着肃客上峰，

一较轻功，遂傲然长啸起处，一式“鹏抟九霄”，高拔数丈，往太白峰顶扑去。

“铁指天尊冷面佛”元静大师不防夏天翔说走便走，行动如此敏捷，生恐落后难堪，慌忙也自展足轻功，随后追去。

夏天翔如今的功力确已超过这位“铁指天尊冷面佛”元静大师，但因巫山临别之时，曾受了“巫山仙子”花如雪的一番告诫，故而不欲过露锋芒，足下暗暗收敛，与元静大师保持了个并肩而行，同登峰顶。

就这样已使“铁指天尊冷面佛”元静大师大吃一惊，因“奇林湖四天宫”为藏中武林圣地，而“四天尊中”的武功强弱顺序为“四一三二”，自己身为第二高手，居然在轻身登峰一举之上，胜不过一位年轻后辈，可见中原武林未可小视，海阔渊深，藏龙卧虎，不知有多少绝顶人物！

太白峰顶陈设着数桌盛筵，震天群邪全数在场，连“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白骨双魔，也坐在正中主筵席上。

正中主筵除了“白骨双魔”、“九首飞鹏”戚大招、铁冠道长以外，还有一个黑肤怪汉、一个矮身怪客，以及一位手扶竹杖的白发婆婆，一个面貌清癯、神态飘逸出尘的银袍老叟。

夏天翔心中明白黑肤怪汉是“身毒双怪”之一，矮身怪客是“东瀛三矮”中人，这班域外凶邪，果然群集太白峰头，但在震天大会上曾经见过的赫尼甘鲁及金刀津二郎，却未在座。

至于那位手扶竹杖的白发婆婆及神态飘逸出尘的银袍老叟，难道就是被域内外一班凶邪奉为魁首的“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

夏天翔转念之间，蓦然发现有六道凶恶的目光正狞视自己。这六道狠恶的目光，是来自侍立银袍老叟身后的“独角飞龙”龙在天、“虬须神龙”龙在渊、“长尾毒龙”龙在田等弟兄的

三对凶睛之内。

夏天翔从这“龙氏三凶”侍立银袍老叟身后一事之上，确定此人就是名惊寰宇的群邪魁首“八莫妖王”轩辕烈，遂走前两步，向银袍老叟及手扶竹杖的白发婆婆恭身一礼，朗声说道：“北溟门下，武林末学夏天翔，参见‘轩辕法王’、‘金花圣母’两位前辈，并恭祝两位前辈的期颐上寿！”

“金花圣母”默然不语，目光微扫夏天翔，脸上看不出丝毫喜怒的神色。

“八莫妖王”轩辕烈倒是颇为和蔼，摇手笑道：“祝寿不敢当，我倒真想一见老弟这等中原武林后起之秀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尊师皇甫神婆可好？”

夏天翔听“八莫妖王”轩辕烈提到恩师，赶紧肃立恭身，黯然答道：“家师业已道成！”

“八莫妖王”轩辕烈闻言一惊，失声叹道，“皇甫神婆又告成道，则举世中哪里还寻得出能与者夫互相颉颃之人？”

这两句话儿说得太傲，其他人物因为向把“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奉若神明，尚不觉得怎样，但座中的“白骨羽士”及“白骨仙子”却互相对看一眼，脸上神色微变。

夏天翔冷眼旁观，看得极清楚，剑眉微挑，朗声发话说道：“老前辈虽然岳负海涵，举世望重，但武林中高人辈出，卧虎藏龙，据我所知，便有不少奇客在功力方面能与老前辈分庭抗礼，各擅胜场。”

“八莫妖王”轩辕烈哦了一声说道：“夏老弟请讲，轩辕烈夫妇愿闻高论，以开茅塞。”

夏天翔静等对方语毕，忽然仰首云天，发出一阵纵声狂笑！

这一阵狂笑，着实把这位身为群邪魁首的“八莫妖王”轩辕烈笑得有些莫测高深，讶然问道：“夏老弟为何如此狂笑？”

夏天翔轩眉答道：“我笑的是老前辈过于狂傲！”

“八莫妖王”轩辕烈平日受惯群邪尊奉，想不到夏天翔竟敢当面斥责自己，不由微觉一愣，蹙眉问道：“老弟认为老夫狂在何处？”

夏天翔旁若无人地微笑答道：“我们既无宗派渊源，则夏天翔称你一声老前辈，只是本着武林叙齿、长辈为尊之意……”

“八莫妖王”轩辕烈点头说道：“老弟说得不错！”

夏天翔继续说道：“既然彼此不过是主客关系，老前辈应予夏天翔一席坐位，并赐美酒佳肴，略润喉舌，我才好与老前辈畅论天下英雄人物。”

“八莫妖王”轩辕烈委实为夏天翔的英风豪气所折，脸上颜色立霁，一面伸手请夏天翔入席就坐，一面“哈哈”笑道：“老弟教训得是，轩辕烈老悖昏庸，自承失礼，来来来，我先敬老弟一杯美酒，作为……”

夏天翔不等“八莫妖王”轩辕烈说完，便自擎杯起立，含笑说道：“老前辈休得过谦，这杯酒应该是我来敬老前辈，以谢夏天翔失礼之罪！”

“八莫妖王”轩辕烈诧然问道：“夏老弟有何失礼之处？”

夏天翔笑道：“太白峰脚所设的收礼站上曾有规定，若无出色寿礼，不

准登峰，夏天翔子然一身，愧无长物……”

话犹未了，“八莫妖王”轩辕烈便已满面通红，向“九首飞鹏”戚大招蹙眉说道：“戚掌门人，请赶紧传令取消这种陋规，否则轩辕烈便不敢承情，叨扰盛宴的了。”

“九首飞鹏”戚大招无话可答，只得如言传令，但“金花圣母”却冷然看了夏天翔一眼，眼光中满含厌恶恨毒之意。

“八莫妖王”轩辕烈等戚大招传令以后，向夏天翔含笑问道：“夏老弟还有什么可指责之处？”

夏天翔大笑说道：“老前辈过于言重，这太白峰头高人无数，奇士如云，夏天翔得能与会，叨光盛宴，业已荣幸无比！”

“八莫妖王”轩辕烈叹道：“虽说高人无数，奇士如云，但中原各大武林门派，除震天派外，俱都未屑一顾……”

夏天翔接口说道：“少林、武当、雪山、罗浮，峨眉等派掌门，均有书信托夏天翔带呈老前辈，少时即当奉上！”

“八莫妖王”轩辕烈笑道：“夏老弟如今人已入席，酒已入喉，似乎可以谈谈你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了吧。”

夏天翔点头说道：“子不言父，徒不评师，夏天翔事先声明，我在谈论当今武林英雄人物时，不把我恩师皇甫神婆包括在内。”

“八莫妖王”轩辕烈闻言赞道：“老弟年岁轻轻，处事倒是面面俱到！”

夏天翔微微一笑，举杯饮了半杯美酒，目光略瞥“白骨羽士”、“白骨仙子”，向“八莫妖王”轩辕烈说道：“老前辈适才目无余子，认为我恩师成道以后，举世中便难寻能与你互相颉颃之人，可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又道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这太白峰头，便有身怀罕世绝艺的惊天动地的人物。”

“八莫妖王”轩辕烈确实不知“白骨羽士”及“白骨仙子”等白骨双魔的深浅，故仍茫然无觉，含笑问道：“老弟所说，莫非指你自己？认为和当年曹孟德青梅煮酒的故事相同，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么？”

夏天翔摇头大笑道：“老前辈猜得完全错了，你虽当得起是曹操一流，但夏天翔这等武林末学，却哪里敢望刘使君的项背。”

这几句话儿，骨子里虽然连损带骂，表面上却又毫无锋棱，听得“八莫妖王”轩辕烈简直哭笑不得！

夏天翔指着“白骨羽士”及“白骨仙子”，含笑缓缓说道：“这两位前辈，学究天人，胸罗万相，威名久震中原，据夏天翔看

来，纵令老前辈功力再高，亦无法再出其右。”

“白骨羽士”及“白骨仙子”听完夏天翔的话后，不禁均觉心中一喜，眉梢一蹙。

心中一喜，是夏天翔在太白峰顶的无数好手之内，单单推重自己。

眉梢一蹙，是听出夏天翔似在推重自己之中，另含有对“八莫妖王”轩辕烈挑拨激刺的意味。

“八莫妖王”轩辕烈哦了一声，转面向“白骨羽士”、“白骨仙子”举杯笑道：“轩辕烈适才狂傲失言，尚请两位道友原谅！”

“白骨羽士”及“白骨仙子”闻言之下，同觉心神剧震，知道“八莫妖王”轩辕烈果然已被夏天翔激动，正用内家极高功力、可以择人而发的“震耳天声”对自己加以试探。

遂对看了一眼，微摄心神，也同自施展“震耳天声”功力向“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举杯笑道：“‘轩辕法王’贤梁孟绝学无双，万流景仰，我们是同道知交，决不会因此小事有所介介。”

“八莫妖王”轩辕烈见对方居然也会“震耳天声”功力，便知夏天翔不是信口虚言，遂又向夏天翔问道：“除了我这两位道友以外，你心目中还有什么绝世高人？”

夏天翔大笑说道：“五岳三山、八荒四海之间，能手如云，高人无数，除了尽人皆知的各大门派掌门以外，譬如‘天外情魔’仲孙圣、‘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

“八莫妖王”轩辕烈一面倾听，一面却现出傲然不屑的神色，不住摇头冷笑。

夏天翔被他笑得心头火起，剑眉双剔，冷笑说道：“你不要这等骄傲，须知不但我方才所说的这些高人，个个均足与你分庭抗礼，另外还有一位奇绝的人物，功力定然在你之上！”

“八莫妖王”轩辕烈听得大吃一惊，傲色顿收，向夏天翔急急问道：“夏老弟请讲，此人是谁？”

夏天翔笑道：“此人名叫夏侯巽，他生平有一憾事，就是寻遍武林，无人能有资格作他对手！”

“八莫妖王”轩辕烈听得兴趣盎然，含笑说道：“夏侯巽住在哪里？我去寻他斗上三千回合，也好活动活动筋骨，免得有髀肉复生之叹！”

夏天翔摇头叹道：“这位夏侯巽老人家功力高深得不可思议，但踪迹却更诡秘难寻，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话完，遂把黄衣老人夏侯巽漫游天下，难逢对手，好容易才找到“天羽大师”唐一梦及“三绝真人”，偏巧这两位盖代奇客又复双双坐化之事，向“八莫妖王”轩辕烈细说一遍。

“八莫妖王”轩辕烈不识夏侯巽，却久闻“三绝真人”及“天羽大师”唐一梦之名，遂知此人必甚高明，遂颇为高兴地笑道：“只要夏侯巽果然是位高明人物，我便可以找得到他！”

夏天翔问道：“你打算怎样找法？”

“八莫妖王”轩辕烈笑道：“老夫手下豢有不少异兽灵兽，可以特制标牌数十面，上书‘轩辕烈约会夏侯巽’，命它们携往各处名山大川及人迹罕到之处，飞翔周旋，夏侯巽倘若真是一位高明人物，他见字以后，就该前来找我。”

夏天翔点头说道：“你这个法儿倒是不错。”

“八莫妖王”轩辕烈含笑问道：“夏老弟今日独上太白峰，除了祝贺老夫与拙荆的百岁生辰之外……”

夏天翔接口笑道：“除此以外，我还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中原武林一班老前辈们有封书信命夏天翔代呈左右！”

说完，遂将“冰魄神妃”茅玉清以各派掌门及仲孙圣、厉清

狂、凌妙妙、董双双等名义所写的那封战书取出，递与“八莫妖王”轩辕烈。

“八莫妖王”轩辕烈看完战书，递向“金花圣母”笑道：“中原武林各大高手，约我们于明年中秋在这太白峰顶一会！”

那位自从夏天翔上峰以来便未曾开过口的“金花圣母”，在看完战书以

后，冷冷哼了一声道：“这样倒省得我们多费手脚，但如今距离明年中秋，为时尚一年有半，似乎太长，令人等得好不耐烦！”

“八莫妖王”轩辕烈笑道：“我们夫妇初与中原武林人物交手，怎能不让他们从从容容地准备一番？”

说到这里，转向夏天翔说道：“烦老弟转告这封书信之上列名的诸位，就说轩辕烈夫妇与一千同道好友，如期赴约！”

夏天翔含笑点头，目光微瞥“白骨羽士”，又复说道：“我第二件事儿，便是特来太白峰头向‘白骨羽士’老前辈践约。”

“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闻言，不禁微觉诧异，想不透“白骨羽士”与夏天翔订有什么约会？

“白骨羽士”此时心中好生为难，因为经过玄冰原头的两次对掌，知道夏天翔天生异禀，奇遇更多，功力之高，出人意料，除去双方放手拼斗以外，要想在一掌之下使其有甚重大伤损，似乎不太可能，自己名震中原，倘若对一武林后辈出手而告无功，岂非恰在“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之前丢人现眼？

他心头好不为难之下，毕竟因久历江湖，经验老到，终于想出了一条应付之策，向夏天翔含笑说道：“既然双方业已约定明年中秋在这太白峰一会，则我们的一掌之约，也改到该时便了。何况今日又是‘轩辕法王’、‘金花圣母’贤梁孟的百岁生辰，吉庆祥和之中，不宜妄生凶戾之气！”

夏天翔颇为佩服对方的心机狡猾及设解之巧，遂点头笑道：

“老前辈真好慈悲，但夏天翔虽然年轻学浅，钝质庸才，却还未必在勉接老前辈一掌之下，便自有所不幸。”

“白骨羽士”被他顶撞得由窘生怒，说道：“我完全是为了在‘轩辕法王’、‘金花圣母’的寿筵之上，不愿有争斗动作，你倘若真要找死，我们便下峰一……”

夏天翔不等“白骨羽士”话完，便自摇手笑道：“不必，不必，老前辈既已出口改期，夏天翔哪好意思不允，我们就把这一掌之约留到明年中秋，仍在此处履行便了。”

“白骨羽士”又气又怒，却无法还得出口。

谁知他这番话儿，业已帮了对方大忙，替夏天翔消弭了一场杀身之祸。

原来“独角飞龙”龙在天、“虬须神龙”龙在渊、“长尾毒龙”龙在田等龙氏三凶，自玄冰原败退以后，便曾在“金花圣母”之前屡进谗言，故而“金花圣母”今日一见夏天翔，即想施展袖中所藏歹毒无比的九朵“夺命金花”，把他置于死地。

但“白骨羽士”一再声言，不愿在“轩辕法王”、“金花圣母”的寿筵之上有所争斗，遂使得“金花圣母”袖中九朵“夺命金花”几度欲发还休，否则夏天翔猝不及防之下，早已身遭劫数。

夏天翔窘倒“白骨羽士”以后，自行举杯饮了一口酒，向“八莫妖王”轩辕烈含笑问道：“请问轩辕老前辈，‘身毒双怪’中的赫尼甘鲁及‘东瀛三矮’中的金刀津二郎，为何不见？”

“八莫妖王”轩辕烈笑道：“他们另有要事，来此祝贺我夫妇百岁生辰，并合送了一件珍奇礼物以后，业已先行离去。”

夏天翔灵机一动，轩眉问道：“赫尼甘鲁与金刀津二郎合送老前辈的珍奇寿礼，是不是一件由三十片‘护穴龙鳞’所织成的小小软甲？”

“八莫妖王”轩辕烈咦了一声说道：“夏老弟怎的猜得这般准法？那‘护穴龙鳞’乃中原前代奇侠‘大别散人’所遗至宝，常人一片也难求得，今以三十片之多织成一身软甲，应该是当得起‘罕世珍奇’这四字了！”

夏天翔静静听完，仰望空中舒卷的白云，发出一阵满含讽刺意味的纵声狂笑。

“八莫妖王”轩辕烈被他笑得一愣，目注夏天翔问道：“夏老弟为何这等发笑？难道老夫有甚话儿讲错了么？”

夏天翔微哂答道：“老前辈认为赫尼甘鲁与金刀津二郎所送的‘护穴龙鳞软甲’是件罕世珍奇的寿礼，但我却认为他们对老前辈大大不敬！”

“八莫妖王”轩辕烈讶然问道：“此话从何说起？”

夏天翔笑道：“老前辈只知织甲所用的‘护穴龙鳞’是‘大别散人’遗留的至宝，但是定然不知道那件软甲的来历！”

“八莫妖王”轩辕烈摇头说道：“老夫确实不知，倒要向夏老弟请教。”

这时，同席所坐的震天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脸上微微发红，欲言又止。

夏天翔遂把震天大会之上双猿恶斗，赫尼甘鲁与金刀津二郎忝颜无耻地抢走灵猿小白的“护穴龙鳞金甲”之事，向“八莫妖王”轩辕烈详细叙述一遍，说完，哂然笑道：“老前辈请想，这件‘护穴龙鳞软甲’的来历既是如此，而赫尼甘鲁与金刀津二郎却将它作为寿礼，岂非对老前辈大大不敬，把你比成一只猴子？”

“八莫妖王”轩辕烈简直被夏天翔连损带骂得有点啼笑皆非，双眉深蹙，侧顾戚大招问道：“戚掌门人，你是震天大会的主持人物，应该知道夏天翔老弟所说是否实在？”

“九首飞鹏”戚大招无法否认，只好默然点头！

“八莫妖王”轩辕烈见戚大招点头承认，不禁脸上微红，双眉一挑，向夏天翔说道：

“老夫所练的内家功力尚具火候，本已用不着这件‘护穴龙鳞软甲’，既然事实如此，我把它交还老弟就是！”

夏天翔闻言，暗赞“八莫妖王”轩辕烈不愧是群魔魁首，气派胸襟，果然异于一般魑魅魍魉！

但席上那位矮身怪客却在“八莫妖王”轩辕烈话完以后，摇手示意，并说了几句“钩钩^{姊姊}”的异域言语！

“八莫妖王”轩辕烈略一沉吟，向夏天翔说道：

“这位是‘东瀛三矮’中的猪本英机，他认为‘护穴龙鳞软甲’既系仲孙飞琼所豢白猿之物，应该由仲孙飞琼或是那只白猿来取，不必交与老弟。”

夏天翔向“八莫妖王”轩辕烈点头说道：“他说得不无道理，但能否彼此约个时地？我可以代我仲孙姊姊及灵猿小白订约。”

“八莫妖王”轩辕烈笑道：“我如今不收这件寿礼，把‘护穴龙鳞软甲’退还‘东瀛三矮’、‘身毒双怪’弟兄，并代你们双方订定这场约会就是。”

说完，与猪本英机略一商议以后，又向夏天翔笑道：“他们想请夏老弟与仲孙飞琼以及那只白猿，于今年四月初一在六诏山飞魔壁下一会。”

夏天翔点头笑道：“时间地点我都完全同意，但有唯一要求，就是请赫尼甘鲁与金刀津二郎也要到场。”

“八莫妖王”轩辕烈笑道：“夏老弟放心，他们如今便在六诏山飞魔壁下，但老弟不妨趁着这段时间多约几位中原高手，因为‘东瀛三矮’、‘身毒双怪’共有五人，何况老夫也许会派上几只所豢的禽兽到场，见识见识仲孙飞琼那只灵猿有多厉害？”

夏天翔点头笑道：“这样倒好，六诏山飞魔壁之约，正可使域外群豪与中原人物于明年中秋大会之前，先作一次切磋所学的小小接触。”

“九首飞鹏”戚大招听到此处，忽然笑说道：“夏老弟不要过于高兴，望你多加保重，不要活不到四月初一才好！”

夏天翔听出戚大招所说话儿的弦外之音，剑眉双剔，俊目闪光，傲然问道：“戚掌门人莫非想把夏天翔留在此地？”

“九首飞鹏”戚大招冷笑连声，却未作答。

夏天翔霍然起立，目光环扫这太白峰顶的济济群豪，并特别向“龙氏三凶”盯了几眼，发话说道：“夏天翔游侠天下，凭借微末技能及一腔热血，济民救物，管尽不平，自然难免在剑底刀头结怨树敌，今日这太白峰顶若有江湖相识欲寻旧隙，请即下场，夏天翔一一奉陪就是！”

此语一出，群雄默然，倒是那一向不大开口的“金花圣母”冷哼一声，阴沉沉地说道：“今日是我夫妇百岁生辰，承蒙各位高朋在此设筵为祝，怎会与你一般见识？你只管放心饮啖，包管在今日之间及太白峰百里以内，定可安然无事！”

夏天翔听“金花圣母”如此说法，遂轩眉狂笑道：“夏天翔已然叨扰寿酒，这就告辞，倘若哪位有兴，我今夜三更，在东南方百里以外候教！”

“八莫妖王”轩辕烈“哈哈”大笑，离席起身，拍着夏天翔的肩头说道：“夏老弟，像你这等胆识英勇的俊美少年，老夫委实生平仅见，可惜道不同不相为谋，否则……”

夏天翔也觉得群邪之中，确数这位“八莫妖王”轩辕烈神采出尘，不同凡俗，给人的印象并不太坏，遂也恭身笑道：“轩辕老前辈过奖，夏天翔对于老前辈的威望神仪亦颇心折！”

“八莫妖王”轩辕烈大笑道：“你这等眼高于顶、目空四海之人，居然还看得起我，轩辕烈委实颇感意外，老夫一向少入中原，今日相逢，也算缘份，似乎不能不留点纪念。”

夏天翔误会了“八莫妖王”轩辕烈的语意，心内一惊，神功暗聚，足下退了半步，扬眉问道：“轩辕老前辈莫非要想赐教？”

“八莫妖王”轩辕烈目光微注夏天翔，摇头笑道：“夏老弟不要过份逞强，你虽然奇遇极多，一身绝艺，但火候悬殊，仍不是老夫掌下的三合之将。”

夏天翔闻言，不禁又激发豪情，毫不畏惧地朗声抱拳说道：“萤火之光，虽难比中天皓月，但夏天翔尚有自信，能接老前辈百招之数。”

“八莫妖王”轩辕烈微微一笑说道：“我说你非我掌下三合之将，你却说能接百招之数，究竟如何？且待他日印证，老夫最喜爱你这等胆大的少年，适才老夫所说留点纪念之意，并非仗此过手，是想相赠！”

夏天翔脸上一红，恭身笑道：“虽然古礼有云长者赐，不敢辞，但……”

“八莫妖王”轩辕烈摇头笑道：“我不是送你东西，只是向你声明一句话儿！”

夏天翔福至心灵，居然不再傲慢，含笑问道：“老前辈请讲，要赐告夏

天翔一句什么话儿？”

“八莫妖王”轩辕烈笑道：“这句话儿你未必爱听，就是你若犯在老夫手内，我饶你一次不死！”

夏天翔听得有点啼笑皆非，略一沉吟，抱拳称谢说道：“老前辈见爱盛情，夏天翔不敢有拂，但投之桃李，报之琼瑶，我也要向老前辈声明一句话儿！”

“八莫妖王”轩辕烈失笑说道：“你确实倔强得令人既觉可恨，又觉可笑，有话请讲，轩辕烈洗耳恭听！”

夏天翔正色朗声说道：“老前辈日后若有灾难，只要夏天翔在场，我必尽力助你逃出劫数，以报今日见爱之德！”

“金花圣母”与席上群凶听得都自面带冷笑，但“八莫妖王”轩辕烈却注目夏天翔，点头笑道：“轩辕烈谢过夏老弟盛意，今日太白峰之宴已近尾声，我们明岁中秋再于此地相见便了。”

夏天翔闻言，恭身告别，并向“金花圣母”及其余群豪微一抱拳，便自施展轻功，下峰而去。

他一面下峰，一面心中暗忖怎的仲孙飞琼还见不到？自己业已代她与“身毒双怪”、“东瀛三矮”等人定下四月初一之约，万一到时仍未相逢，难道叫自己单独前往六诏山飞魔壁赴约不成。

太白峰下群豪早得“九首飞鹏”戚大招指示，对夏天翔毫无阻拦，任凭他自由自在地向东南方疾驰而去。

第三十五章 百毒美人

夏天翔未到巫山朝云宫前，心中大半以鹿玉如、霍秀芸及“万梅老农”秦乐圃的安危为念，但自到朝云宫，苦候仲孙飞琼不至以后，却满心中都是对于仲孙姊姊的相思情愁。

如今又代仲孙飞琼与“身毒双怪”、“东瀛三矮”订下约会，约期更不甚远，就在四月初一，自然益发苦念仲孙飞琼，神思惆怅。

夏天翔相思无那，心神惘然地飞驰了不知多久以后，忽被几滴冷露惊醒过来，发现满天星月，时已二更有余，距离也超过了太白峰的东南百里。

自己在太白峰顶曾有“今夜三更于东南百里候教”之语，不管对方有无人来，也应如言略候，不能贻笑群邪，留了话柄。

夏天翔想到此事，立即驻足回身，赶回约莫距离太白峰东南百里之处。

到了地头，夜色恰好三更，当地右面是片高峻峭壁，左面是片茂密森林，中间有块不太大也不太小的较为平坦的石地，倒正是一个约会打斗的良好所在。

月明如水，万里无云，除了风摇万叶的天籁之声以外，不见丝毫人迹。

夏天翔暗想自己自服千年芝叶，并在朝云宫朝夕苦练以后，各种功力显然大增，但却无机缘一试，最好群邪之内能有人来，才

不致空等扫兴，并可以借以测量自己的几桩绝学到底精进到什么地步。

念犹未了，峭壁顶端厉啸忽起！

两条人影也如殒电流星般的在峭壁间几个起落，便自卓立在夏天翔身前的七八尺外。

夏天翔目光微注，见来人一个相识，一个陌生。

相识之人，是曾在大雪山玄冰原广寒洞府之前，挨了自己一记“乾天指”的“虬须神龙”龙在渊。

陌生之人，则是一位年约二十四五岁，美艳异常，但眉目之间满含荡意的彩衣女子。

夏天翔剑眉微蹙，冷笑一声说道：“想不到竟是龙朋友赶来，‘身毒双怪’以及‘东瀛三矮’中的人物为何不到？”

龙在渊道：“‘身毒双怪’及‘东瀛三矮’等人业已与你订下了四月初一的六诏山飞魔壁之约，此时何必再来？龙在渊则因在大雪山玄冰原曾受夏朋友一指之赐……”

夏天翔不等对方说完，便即哦了一声说道：“原来龙朋友此来，是存心找场！”

龙在渊道：“找场倒谈不上，只是龙在渊有件兵刃，想在夏朋友台前领教！”

夏天翔含笑点头答道：“好说，好说，夏天翔一定奉陪，但这位姑娘素昧平生，龙朋友还未替我引见引见。”

“虬须神龙”龙在渊浓眉一挑，满面得意神色，指着那位颇为美艳的彩衣女子，狂笑道：“这位班碧玉姑娘是‘轩辕法王’、‘金花圣母’座下最红的人物，外号人称‘百毒美人奴’，法王所养的一切珍奇禽兽、罕世虫蛇，均由班姑娘饲养调教！”

夏天翔何等聪明？一听便知道这位号称“百毒美人奴”的班碧玉姑娘，定然是极为扎手的难缠人物。

遂微一抱拳，含笑问道：“班姑娘与夏天翔素昧平生，远道赶来，莫非也要赐教？”

夏天翔那副宛如玉树临风般的英挺风姿，委实令任何女子均为之心折爱好，“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也不例外，媚笑几声，嫣然答道：“我因事羁延，赶到太白峰头，夏朋友业已离去，只听得‘轩辕法王’向一班贺客大赞你的根骨胆识，才引起兴趣，追随‘虬须神龙’龙二哥同来瞻仰瞻仰！”

夏天翔闻言失笑说道：“夏天翔胆识平庸，根骨拙劣，班姑娘误听轩辕前辈的谬赞之言，跑了冤枉路了。”

班碧玉妙目流波，摇头笑道：“我这趟来回两百里的路儿，跑得一点都不冤枉，‘轩辕法王’法眼无差，你果然是位胆识超群、根骨灵秀、武林罕见的美男子，俏英雄！”

夏天翔被这“百毒美人”捧得有点禁受不住，俊脸微红，讶然问道：“班姑娘莫非精于麻衣相法？否则怎能一见便知夏天翔胆识超群，根骨灵秀？”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又抛过一瞥美媚的眼风，“咯咯”笑道：“凭你这副长像，谁都看得出你根骨灵秀，是武林中罕世难见的上上之材，至于赞你胆识超群方面，则是因为你听了我的‘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之名，仍然这样不慌不惧，谈笑自若！”

夏天翔委实不知这位“百毒美人奴”的厉害，闻言讶然含笑说道：“你长得风神艳绝，是极好的美人胎子，有何可怕？至于外号‘百毒美人奴’中的‘百毒’二字，虽然略微难听，似也不会令人一闻便惧啊！”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娇声笑道：“这是你对我们南荒人物陌生之故，须知朱波、身毒以及康藏滇桂边这一带的武林豪雄，一闻‘百毒美人奴’五字，无不心惊胆战，他们有两句话儿编得颇为有趣，叫做‘宁遇美人蟒，莫见美人奴’！”

夏天翔哦了一声，说道：“美人蟒是蟒中之妖，绝世罕见，厉害无比，你居然比美人蟒更能使南荒豪雄畏惧，厉害之处，却在哪儿？”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银牙微咬下唇，目注夏天翔，嫣然笑道：“我的厉害之处，委实不大忍心向你施展，但若有机缘，也许可以让你略尝滋味！”

夏天翔哪里知道这位“百毒美人奴”不仅一身武艺奇诡绝伦，已入化境，更精内视采补，凡属曾与她肌肤相亲之人，无不欲仙欲死，尽泄元阳，化作风流冤鬼，竟然含笑说道：“班姑娘，他们怕你厉害，我却不怕，何必另等机缘，你如今便让我尝尝滋味好了？”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目光微瞥龙在渊，玉颊微红，摇头笑道：“你想尝尝我的滋味，必须秘密进行，不能有外人在场，如今当着我龙二哥，怎么可以？何况今天也不太凑巧……”

夏天翔直到如今方听出了几分端倪，俊脸上不由一阵发烧，知道双方会错了意，正待轩眉发话之际，“虬须神龙”龙在渊已微含不悦神色，向“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叫道：“班姑娘何必再与对方多话？法王夫妇等日出之后便将回转八莫，时间已然不多，你若不肯下手，我要先下手了。”

原来“龙氏三凶”俱是色中饿鬼，对“百毒美人奴”久已垂涎，但班碧玉天生艳质，自视绝高，虽性情淫荡，却也不肯对他兄弟轻假辞色，谁知如今初见夏天翔之下，竟然脉脉传情起来，怎不使龙在渊妒火仇火一齐中烧起来，发出了微含醋意的催促之语。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何等精灵，一听便知龙在渊的心意，眼珠微转，

含笑说道：“龙二哥，我早就说过，我此来只为瞻仰瞻仰夏朋友的风采，何况今日身体不适，意兴阑珊，委实懒得动作，你既想报仇，便清单独下手便了。”

“虬须神龙”龙在渊见班碧玉不肯帮助自己动手，显然已对夏天翔生情，不禁越发妒恨，冷哼一声，轩眉说道：“想不到杀人不眨眼的‘百毒美人奴’，今日也会大发慈悲……”

话犹未了，“百毒美人奴”的一双妙目业已炯炯生威，射出冷电似的精光，凝注在龙在渊的脸上。

龙在渊深知“百毒美人奴”班碧玉极得“八莫妖王”轩辕烈及“金花圣母”宠爱，性情高傲无比，翻脸不肯认人，武功又非自己能敌，不禁被她看得心中一惊，赶紧改口含笑说道：“班姑娘既然身体不适，便在旁为我助威，看看热闹也好，反正我料对方逃不出我这根‘七煞追魂杖’下！”

话完，伸手腰间，撒出一节黝黑短棍，但经“虬须神龙”龙在渊双手微分，一阵“铮铮”脆响起处，却变成了长约四尺五六的一根铁杖。

夏天翔不由觉得奇怪，暗忖这样一根铁杖，除了可以伸缩之外，有何足奇？龙在渊为甚敢发狂言，能用此杖湔雪前耻？

念犹未尽，“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业已先行目光微注夏天翔，然后向龙在渊“咯咯”娇笑道：“龙二哥，你这才说得对了，凭你‘七煞追魂杖’中所藏的七种厉害暗器，哪一种也能使对方难于防范，见血封喉，何况又向圣母求借了一朵‘夺命金花’作为最后煞手，确已稳操必胜之权，哪里还会用得着我呢？”

“虬须神龙”龙在渊听班碧玉竟借这番话儿，把自己“七煞追魂杖”中的奥妙，及身有“金花圣母”的“夺命金花”之事，完全向夏天翔泄漏，不由气得周身微颤，一双豹眼中厉芒闪烁，怒声说道：“班姑娘，不是龙在渊夸夸海口，夏天翔纵然由你这几句话儿得悉内情，他也逃不出我‘七煞追魂杖’下，圣母的那朵‘夺命金花’，可能根本用它不着！”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哟了一声，秀眉微挑，目注龙在渊，以一种奇异的神情缓缓说道：“龙二哥，想不到我随意几句话儿，竟使你以为我吃里扒外起来……”

“虬须神龙”龙在渊因深知班碧玉的功力厉害，性情又复喜怒无常，生怕她就此翻脸相向，只得赶紧接口陪笑说道：“班姑娘不要误会，龙在渊哪会对你疑心，我只是……”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不等龙在渊话毕，便即把脸往下一沉，玉颊上满罩寒霜，冷冷说道：“我不管你是否对我疑心，少时见了法王圣母夫妇，再复与你辩理。”

“虬须神龙”龙在渊见她果然变脸，不禁苦笑道：“班姑娘……”

班碧玉截断龙在渊的话头，阴森森地冷笑一声说道：“你方才重视你的‘七煞追魂杖’，藐视圣母的‘夺命金花’，已经犯了对圣母不敬之罪，我如今代表圣母，向你追回那朵你认为用它不着的金花！”

这“夺命金花”是“金花圣母”仗以威震南荒、慑伏群邪之物，威力绝大，妙用无方，龙在渊好不容易才求借一朵作为防身保命的最后煞手，如今听班碧玉竟要收回，不禁忍无可忍，扬眉问道：“班姑娘，你凭什么代表圣母向我追回此物？”

夏天翔见对方尚未与自己动手便将同室操戈，不由觉得颇为有趣，倚着

一株古松，含笑相看。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见龙在渊向自己沉声责问，脸上反倒严霜尽退，笑靥微开，应声说道：“龙二哥问得对，我叫‘百毒美人奴’，既是奴婢身份，又怎么能够代表领袖群伦的‘金花圣母’，向你发号施令的呢？”

一面发话，一面笑吟吟地伸手入怀，不知摸索何物。

“虬须神龙”龙在渊听出“百毒美人奴”班碧玉的语气不妙，不禁悚然却步，心中好生为难，暗想班碧玉倘真个变脸，却是如何应付？

班碧玉自怀中取出一面上镌双龙的小巧金牌，先向夏天翔微送秋波，然后目注“虬须神龙”龙在渊，笑吟吟地问道：“龙二哥，你认不认得我手中这面小小的金牌？”

“虬须神龙”龙在渊大吃一惊，恭身答道：“这是‘轩辕法王’与‘金花圣母’的最高信物，双龙敕令！”

班碧玉又复含笑问道：“龙二哥，我虽是‘轩辕法王’及‘金花圣母’身前的一名小小奴婢，但手中既有这面双龙敕令，好像又比你高出几级？”

“虬须神龙”龙在渊垂头丧气地恭身肃立，一抱双拳说道：“八莫震天下，举世服双龙，见令如同法玉圣母夫妇亲临，龙在渊自然听从班姑娘的任何指挥！”

班碧玉这才又把脸色一沉，冷然叱道：“狂妄自傲，不敬圣母，先缴‘夺命金花’！”

“虬须神龙”龙在渊闻言浓眉深蹙，但又不敢违拗，取出一朵大如碗口的奇形金花，向“百毒美人奴”恭恭敬敬递去！

班碧玉接过“夺命金花”，揣入怀内，又向龙在渊沉声叱道：“对方既与‘东瀛三矮’、‘身毒双怪’订定四月初一的六诏山飞魔壁之约，则有何仇恨，尽可到时一并了结，如今不必多事，龙在渊速回太白峰伺候法王圣母夫妇，返驾八莫！”

“虬须神龙”龙在渊钢牙暗挫，怒视神态悠然、倚树而立的夏天翔几眼，收回“七煞追魂杖”，向班碧玉抱拳施礼，微一恭身，便自脸带余忿，往西北来路，电疾驰去！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目送龙在渊远去之后，莲步姗姗地走到夏天翔身前，嫣然笑道：“小兄弟，我今天这个忙儿，对你帮得不算小罢？”

夏天翔剑眉一挑，傲然笑道：“你以为我会惧怕龙在渊，或是他那根‘七煞追魂杖’么？”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瞟了夏天翔一眼，微笑说道：“小兄弟，我从你的超凡神采上，就可看出你功力不群，定然斗得过龙在渊，或许也不怕他极为歹毒的‘七煞追魂杖’，但你却不能不怕被我设法收回的‘夺命金花’……”

夏天翔扬眉问道：“那朵小小金花又有什么厉害？”

班碧玉笑道：“我不敢泄漏‘夺命金花’的厉害之处，但你分明是位聪明绝顶的人物，可以试从‘金花圣母’不仅以此成名，并仗以震慑‘身毒双怪’、‘东瀛三矮’及‘西域四天尊’之上推测，就能知道它的威力无边，‘夺命’二字，决非虚语！”

夏天翔闻言，也知晓那朵看来并不惊人的“夺命金花”，定然出奇厉害，威力绝伦！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又笑道：“小兄弟，你既知道‘夺命金花’厉害，

更应知道我设法自‘虬须神龙’龙在渊手中收回此物之举，是否对你关心，帮的忙儿，不算小吧？”

夏天翔虽已看出班碧玉极为厉害，但因她对自己神色友善，暗想在“八莫妖王”、“金花圣母”这等大敌身边留一略有交情之人，他日或有大用，遂就着对方称呼自己小兄弟的口气，微笑说道：“多谢碧姊帮忙，但天快亮了，你要随同‘轩辕法王’、‘金花圣母’夫妇返回八莫，似乎不应再在此处耽延，我们江湖有缘，再行相见吧！”

这一声“碧姊”，果然魔力无边，叫得这位“百毒美人奴”班碧玉益发媚眼如丝，情思如火！

但她略一仰望天光以后，不禁废然叹道：“天已不早，我真要走了，今夜我一来身体不适，二来又须侍奉法王夫妇返驾八莫，只得就此告别，小兄弟好自珍重，我们这未了之缘，留到四月初一的六诏山飞魔壁下再行畅叙便了！”

话音了处，向夏天翔媚笑挥手，未见如何作势，便彩衣一飘，腾身四丈，半空中双足互踹，借劲再升，一连几式“海鹤钻云”，即告登上绝壁，倏然而逝！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临去显示的这一手上乘轻功，看得夏天翔不住点头，暗自惊心，“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手下，果然卧虎藏龙，不知有多少出类拔萃的高明人物。夏天翔正独坐沉思之间，蓦然觉得有股沉雄绝伦的破空拳风，自身后电疾袭来！

夏天翔如今何等功力？拳风才一入耳，便即一式“旋转乾坤”，闪开数尺，并以目光扫视身后，看是何人偷袭自己？

身后一片林木，黑黝黝的悄无人声，但那股破空拳风却太以强烈，把夏天翔身前的一块巨石击得四散分飞，碎成无数小块！

夏天翔这一惊岂同小可？因为看出这股拳风的来历，正是武当绝艺“百步神拳”！

不但是武当派的“百步神拳”，并且除了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外，连弘光道长或“武当七子”之首的一辈子也无此等功力！

夏天翔因自己与武当素无仇恨，怎会突受袭击，遂惊疑万分地闪动身形，向那片黑黝黝的林中扑去！

身形刚到林口，一缕劲气，又自凌空袭到，但这次不是拳风，却是指力！

夏天翔因敌我未判，不愿硬接，一式“巧踩七星”，轻轻错步闪身，避出三尺之外！

“夺”的一声，一株合抱的巨树突然剧烈晃动，落下无数树叶，树干上并现出一个被指力点陷的深达寸许的小洞！

夏天翔根据所知，又看出这种指力竟是少林派的不传之秘“一指禅”，但从指力的厉害程度看来，来人决不是少林派掌教方丈以下的寻常人物。

这种令人惊奇的变故接连发生，夏天翔不得不略退身形，背

倚石壁而立，目注森林，发话问道：“在下夏天翔，家师北溟皇甫神婆，但不知林内是武当、少林两派中的哪位前辈，何不请出一见？”

这时长夜已过，东方微现朦胧曙色，但林中却仍沉寂如死，毫无反响！

夏天翔候了片刻，正欲再度发问，林中忽又有一片掌风急袭而出！

夏天翔身形略偏，背后石壁上立即现出一只清晰纤美的掌印！

太奇！太奇！太令人不可思议，这是罗浮派镇派绝学“般禅掌”，而且

掌力高明得不在罗浮掌门冰心神尼之下！

武当、少林、罗浮三派绝顶好手，各以本派不传秘学向夏天翔加以袭击，着实令人过份惊异！

但夏天翔目光微注石壁上的纤美掌印，却从过份惊异之中，钻出来一个恍然大悟，高兴得满面笑容地立即一转身叫道：“仲孙姊姊，小别以来，你把武当百步神拳、少林一指禅及罗浮般禅掌确已练到相当火候，但不知峨嵋天玄剑谱与雪山九转天寒神功如何？至于老伯秘授心传的太乙天玄神功，更是精妙绝伦了吧？”

林中一阵寂静以后，果然缓缓走出了夏天翔朝思暮想的那位天人颜色、绝代风华的仲孙飞琼！

她右手牵着灵猿小白，左侧跟着异兽大黄，但却未见那匹罕世龙驹青风骥。

夏天翔见所料不差，喜心翻倒，一面纵身扑向仲孙飞琼，一面高叫道：“姊姊……”

“姊姊”二字方出，夏天翔不禁微感惶惑地倏然住口，因为仲孙飞琼不似往日般笑靥生春，竟是一副满面严霜的不悦神色！

夏天翔不清楚仲孙飞琼为何如此神情，方自惊疑交迷之间，仲孙飞琼业已冷冷看他一眼，晒然说道：“姊姊，姊姊，你真叫得好

听，你已经有了两位妹妹，一位姊姊，难道还不够么？”

夏天翔这才知道仲孙飞琼早就隐身林中，是因自己适才对“百毒美人奴”班碧玉称呼“碧姊”之事有所不满！

遂哦了一声，失笑说道：“姊姊不要怪我，我是忽动灵机，想在‘八莫妖王’轩辕烈及‘金花圣母’身旁保留一名可以暗通讯息之人，才与那‘百毒美人奴’班碧玉虚与委蛇……”

仲孙飞琼原是故意逗弄夏天翔，也自失笑接口说道：“去年二月十六，到今年正月十五，整整十一个月小别，翔弟居然变得滑头起来，会预先在‘八莫妖王’夫妇身旁下上一着闲棋，倒颇出我意料之外！”

夏天翔见仲孙姊姊脸上的冰霜一散，心中忐忑方消，笑道：“姊姊这段时间在何处修道，老伯可好？”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大概猜想不到，我与爹爹就在商山天心坪，与赛韩康老前辈一同修道！”

夏天翔笑道：“赛老前辈结了如此高明的道侣，定然获得不少好处！”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他得我爹爹指点不少内家妙诀，我爹爹也得他相助，炼了不少妙药灵丹，正好彼此互益，大概再有一二年光景，我爹爹也将成道。”

夏天翔因未见青风骥，不禁讶然问道：“姊姊，你的青风骥呢？”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花如雪姊姊要到处漫游，寻找一钵神僧，我把青风骥借给她了！”

夏天翔含笑问道：“姊姊怎么知道我在此地？”

仲孙飞琼笑道：“我赶到太白峰前，听说你已走，并曾发豪语要在东南百里外候敌，遂随后赶来此处！”

夏天翔笑道：“姊姊来得正好，不然我真不知道对那四月初一的六诏山飞魔壁之约应如何处理？”

仲孙飞琼问道：“翔弟，‘冰魄神妃’茅玉清所写那封战书，不是与‘八

莫妖王’轩辕烈等约定明年八月中秋于终南绝顶太白峰头一会，怎的又有什么四月初一的六诏山飞魔壁之约？”

夏天翔指着灵猿小白笑道：“这场约会，全是为了小白而定！”

灵猿小白在一旁说道：“怎么为我？”

夏天翔闻言一惊，但立即想起灵猿小白在震天大会之上因祸得福，化去横骨，能发人言之事，遂向仲孙飞琼含笑问道：“姊姊，小白随你及老伯潜修，大概除了在本领上定有进步以外，连一般人言，也必说得娴熟了吧？”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不太复杂的话儿，它都会说！”

说到这里，语音略顿，又向夏天翔问道：“翔弟既称为了小白定约，是不是关于那件‘护穴龙鳞软甲’之事？”

夏天翔笑道：“‘八莫妖王’轩辕烈倒还光明，在我说出‘护穴龙鳞软甲’是小白之物，被金刀津二郎及赫尼甘鲁无耻偷走之后，本想立将软甲还我，但被‘东瀛三矮’中另外一人，名叫猪本英机的发话拦阻，定要姊姊与小白亲自取回，我才和他们定下了四月初一的六诏山飞魔壁之约！”

仲孙飞琼含笑问道：“你知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物与会？‘八莫妖王’轩辕烈与‘金花圣母’，及‘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来不来？”

夏天翔道：“对方在主要人物方面，大概只是‘身毒双怪’与‘东瀛三矮’，‘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业已声明不来参与，震天派的‘白骨双魔’可能也不会去多事……”

仲孙飞琼摇头笑道：“翔弟，你怎的遗忘了一位厉害人物？”

夏天翔愕然问道：“姊姊所说的厉害人物是谁？”

仲孙飞琼看他一眼，含笑说道：“就是你新认的碧姊姊班碧玉呀！”

夏天翔被仲孙飞琼调侃得脸上一红，点头说道：“我倒把她忘了，班碧玉一定会来，因为‘八莫妖王’轩辕烈曾说要派遣几只异兽与会，以见识见识大黄小白的厉害！”

仲孙飞琼闻言，笑向大黄说道：“你寂寞已久，如今有了打架的机会，总该高兴了吧？”

大黄咧开巨口，“嘻嘻”笑了一笑，仍在仲孙飞琼身畔恭恭敬敬地垂爪肃立！

夏天翔深知异兽大黄与灵猿小白不同，生性凶猛无比，如今它居然颇为温顺，不禁讶然说道：“姊妹的本领真高，商山天心坪不到一年的潜修之下，连大黄也修变了气质呢！”

仲孙飞琼失笑说道：“翔弟不要捧我，我虽能伏兽，尚无如此神通，能令大黄在这短短期间变化气质！”

夏天翔越发奇道：“照姊姊这等说法，难道大黄也有什么奇遇不成？”

仲孙飞琼看了大黄一眼，失笑说道：“奇遇倒无，它只是作了一次小偷而已！”

大黄闻言，立即低头，好似颇有羞愧之色！

夏天翔越发惊奇，加以追问，仲孙飞琼笑道：“赛韩康老前辈为我爹爹成道所需特炼的一炉灵丹，被大黄足足偷吃了半炉，因药力太强，承受不了，几乎当时血管尽爆而死！”

夏天翔问道：“既然如此，大黄怎又安好无事？”

仲孙飞琼笑道：“亏得小白发现大黄闯下大祸，躺在药炉旁边，满地乱滚地苦苦挣命，遂到丹房之内飞报我爹爹及赛韩康老前辈知晓，才费尽苦心，

替它诊治，谁知病好以后，不仅真力激增，本领更大，竟连天生凶恶之性也减轻多了！”

夏天翔本就知道异兽大黄生具神力，闻言之下，颇为高兴地笑道：“大黄本就厉害，如今神力再加，定能使得‘八莫妖王’轩

辕烈所豢的恶兽吃足苦头，帮助小白夺回那件‘护穴龙鳞软甲’！”

仲孙飞琼笑道：“六诏山飞魔壁之约，对方有‘东瀛三矮’、‘身毒双怪’、‘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以及‘八莫妖王’所豢的恶兽参阵，我们要不要另约帮手，抑或就是我们两人带着大黄小白赴约？”

夏天翔微一沉吟说道：“若论人数，自然是敌众我寡，但四月初一之期并不在远，适当帮手恐怕不易找寻……”

仲孙飞琼接口笑道：“翔弟不必烦忧，我们且往西南一带随意游行，能遇上适当帮手赴约，也无不可！”

夏天翔笑道：“姊姊说得对，我近来亦有寸进，姊姊更是一日千里，再加上小白大黄也未见得不足与那些‘身毒双怪’、‘东瀛三矮’等域外凶邪一搏！”

仲孙飞琼回手怀中，取出雪山、武当、峨嵋、罗浮四派掌门及少林护法净觉禅师所书的九转天寒神功、百步神拳、天玄剑谱、般禅掌、一指禅等五种绝学秘诀交与夏天翔，含笑说道：“翔弟，我对这五种武林绝学参研已熟，这是几位前辈所赐的秘诀，如今该交给你了！”

夏天翔接过秘诀谨慎藏好，向仲孙飞琼笑道：“姊姊，我们在去六诏山飞魔壁赴约之前，最好走趟怒山问天峰及终南死谷！”

仲孙飞琼笑道：“去怒山问天峰之故，我已听花如雪姊姊说过，知道你是要拯救‘万梅老农’秦乐圃及你那位‘寂寞公主’！但不知要去终南死谷则甚？”

夏天翔苦笑说道：“我把师门重宝‘乾天霹雳’遗失在终南死谷之内了！”

说完，遂将自己与秦乐圃在终南死谷中巧遇“毒佛”空空和尚、“矮脚驼龙”鲍一飞、“七手夜叉”牛郎源等终南三煞，失去“乾天霹雳”之事，对仲孙飞琼细说一遍。

仲孙飞琼听完经过，摇头笑道：“据我所料，‘终南三煞’得到那枚足以威慑武林的‘乾天霹雳’之后，定已迁居，不过终南死谷离此不远，不妨前去一探！”

夏天翔闻言，遂与仲孙飞琼带着灵猿小白、异兽大黄，再探终南死谷，结果除了成堆白骨之外，哪里还有“终南三煞”的丝毫踪迹！

夏天翔怅然之下，只得与仲孙飞琼相偕南行，准备由陕经川，进入滇境。

谁知尚未走出终南山脉，便遇上从来罕见的倾盆大雨。

仲孙飞琼选了一座比较洁净的山洞避雨，但大雨居然连日不停，好不容易等到雨住以后，山洪又发，仍是无法行走。

夏天翔闷得无聊，走到洞口，指着那奔腾怒卷、一泻千里的湍急山洪，向仲孙飞琼笑道：“姊姊，我初入终南死谷，遇见一钵神僧以后，也曾看到山洪暴发，那种场面，比现在还大，山洪未至之前，先有万兽奔腾，小白大黄也双双骑在那匹青风骥上！”

仲孙飞琼对夏天翔所说之话仿佛未闻，目光却凝注在对涧高峰的峰腰之处。

夏天翔讶然问道：“琼姊，你在看些什么？”

仲孙飞琼笑道：“我看见对涧峰腰那株大树右侧的山洞之中，仿佛有人影晃动！”

夏天翔失笑说道：“这有什么希罕，也许是与咱们同样的避雨之人？”

仲孙飞琼摇头说道：“那人影闪动，身法极快，分明身负上乘武功，我有点怀疑会不会是‘终南三煞’迁来此处？”

夏天翔就是想找“终南三煞”，闻言剑眉一挑，含笑说道：“管他是不是‘终南三煞’，且等山洪略退以后，我们过去看看！”

山洪来得虽猛，但退得也快，约莫个把时辰过后，云开天霁，

丽日当空，树润草鲜，山容欲活！

夏天翔比较心急，首先飞身过涧，向那峰腰山洞扑去。

刚到洞口，便见洞外竖着一方青石，石上镌有“内蕴奇险，切勿擅入”八字。

区区八个字儿，哪里吓得住胆大包天的夏天翔？依然暗暗凝足“乾天气功”，缓步入洞！

这山洞不仅甚深，并有转折，夏天翔前行丈许以后，便见洞势转折处，有方数千斤重的巨石阻路，若想通过，只有施展“缩骨神功”，自巨石上端一条高不逾尺的石隙之中慢慢钻过！

洞多透明石孔，故虽深入，仍有光亮，使夏天翔看见那方阻路巨石之上，又复镌有“大胆游客，务须止步”八字。

这时仲孙飞琼与灵猿小白、异兽大黄亦已随后赶到，夏天翔指着石上字迹，微笑说道：“琼姊看得不错，根据这石上字迹判断，洞中显有人居，我且纵上大石，看看石后是何光景？”

仲孙飞琼秀眉微蹙，正待说话，夏天翔业已飘身纵上大石！

在他尚未看清石后一片墨黑之中是何景象之际，一阵强烈的掌风，便自照着夏天翔狂卷而至！

夏天翔感觉这阵掌风功力极高，又因未知对方身份，遂不愿硬接，飘身落地！

身形刚刚飘落，洞顶钟乳被掌风震得纷纷碎折，洒下一片石雨！

仲孙飞琼轻挥翠袖，拂散石雨，笑着说道：“洞内是哪位武林朋友？我们游山好奇，毫无恶意，何必向人遽使辣手？常言道得好：风月无今古，林泉孰主宾。阁下难道要强充主人，霸占这终南古洞么？”

洞中人听完仲孙飞琼的话后，沉默片刻，忽然发出一阵苍亮的歌喉，纵声唱道：

“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今太平。龙头泻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枳枳。洞庭雨脚来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银云栉栉瑶殿明，官门掌事报一更。花楼玉凤声娇狞，海绡红文香浅清，黄鹄跌舞千年觥。仙人烛树蜡烟轻，清琴醉眼泪泓泓！”

夏天翔听得失笑说道：“这是李长吉的秦王饮酒诗，洞中放歌之人，可能是位醉乡常客？”

仲孙飞琼听出歌声之内颇含醉意，方自含笑点头，忽听洞中人一阵“哈哈”狂笑，又复高唱道：“劝君一盏君莫辞，劝君两盏君莫疑，劝君三盏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

随着歌声，更有一阵浓郁芳香无比的美酒之味，自洞内传出！

夏天翔也颇爱酒，如今被那阵奇异的酒香勾得馋涎欲滴，向洞内大声笑

道：“你这位作主人的，空自高唱劝君一盞，劝君两盞，劝君三盞，却怎的吝嗇得不舍以点滴奉客？”

话音方了，石缝上钻出一颗虬须猬结、乱发如蓬的人头，闪着一对精光炯炯的豹眼，向夏天翔、仲孙飞琼略加注视，怪笑道：“你们真想喝我的酒么？”

夏天翔笑道：“万事不如杯在手，主人何必惜金貂？”

披发怪人笑道：“妙，妙，你们两人不是江湖俗士，请到洞外巨石稍待，我略整杯盘即出奉客！”

夏天翔含笑点头，一面与仲孙飞琼缓步走向洞外，一面颇为高兴地说道：“琼姊，想不到在这等荒山野地之中，还有罕世美酒可以享受！”

仲孙飞琼笑道：“主人目光虽厉，但正而不邪，大概是位酒中隐侠！”

夏天翔笑道：“管他是侠是魔，我们且先吃喝一顿再说，倘若
是侠，喝完便倾心结友，倘若魔，喝完便拔剑诛邪！”

话音刚了，背后响起一阵狂笑之声，洞中那位披发怪人说道：“这位老弟虽说得好，但我既不是侠，也不是魔，你们叫我‘终南醉客’焦三逸便了！”

随着笑声，人影一闪，那位“终南醉客”焦三逸身穿一件黑布长衫，左手托着一只巨盘，盘中是些熏獐鹿脯及酒杯之属，右手则托着一坛美酒，走出洞外！

仲孙飞琼因对方业已自行通名，遂也为夏天翔及自己报了名姓，并看出焦三逸年岁至少已在六十以外，理应自居后辈，遂一面坐在那巨石之上，一面含笑说道：“焦老前辈何必自谦，你分明是位身负绝艺的江湖隐侠！”

“终南醉客”焦三逸摇头笑道：“侠会救人，魔会害人，我焦三逸则既不救人，也不害人，不涉武林意气，不沾江湖血腥，只在这终南山中酿制几坛美酒，日处醉乡，与烟霞泉石等无机之物为伍，故而我既不是魔，也不是侠！”

夏天翔闻言笑道：“宋人黄庭坚说得好：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远山微影蘸横波，不饮旁人笑我！焦老前辈如此爱酒，所制必系绝世佳酿……”

焦三逸见夏天翔目注酒坛，业已馋涎欲滴，遂倾了一杯递过，含笑说道：“夏老弟，你且尝尝我这自酿之酒的风味如何？”

夏天翔见酒色淡绿，极为悦目，入口一尝，更是香留齿颊，凉透心脾，风味之佳，竟属自己生平仅见，不禁失声说道：“焦老前辈，这酒味之佳，堪称绝世，不知叫甚名儿？”

“终南醉客”焦三逸手指石洞，得意笑道：“这洞中有道灵泉，虽然尚非‘灵石仙乳万载空青’之类，但其质之佳，已远超俗世所称的一般泉水，故而以之酿酒，风味殊绝！至于酒名一事，因我疏懒成性，并未命定，就烦夏老弟或仲孙姑娘代我想也好！”

夏天翔笑道：“为酒题名之事，非我仲孙姊姊不可，因为她是仙才，我是庸才，必须仙才题名，方能为这美酒生色！”

焦三逸闻言，遂向仲孙飞琼笑道：“夏老弟如此推重，便请仲孙姑娘一费清神！”

仲孙飞琼举杯微饮，略一品尝，含笑说道：“这酒真好，凉如玉液，美若琼酥，何必另起俗名，就叫‘玉液琼酥’，不也颇为恰当么？”

焦三逸拊掌大笑赞道：“妙，妙，妙！‘玉液琼酥’四字，竟比我的酒

味还美！”

话完，高兴已极地干了一杯，并抓了一块鹿脯，入口大嚼！

夏天翔向仲孙飞琼笑道：“琼姊，空山新雨，景色空灵，再加上主人豪迈，酒美肴香……”

仲孙飞琼看出“终南醉客”焦三逸在洞外立石，不欢迎游人进内之事，定然另有隐情，闻言灵机一动，接口笑道，“翔弟说得不错，但我们饮酒之间，若能行上几条酒令，岂不更添趣味？”

夏天翔尚未答言，焦三逸已自点头笑道：“仲孙姑娘请作令官，焦三逸虽然久疏此道，倒也愿意凑凑热闹！”

仲孙飞琼笑道：“我们由一人发问，一人作答，问有何物，无何物，要何物，不要何物，答者须以古诗成句为令，兼须叶韵，不成及不切者，罚依金谷酒数！”

焦三逸笑道：“这种酒令倒颇风雅有趣！我先请教仲孙姑娘，有何物？”

仲孙飞琼指着焦三逸含笑答道：“娴雅风流一座倾！”

“终南醉客”焦三逸失笑说道：“‘娴雅风流’四字，我承受不起，应是仲孙姑娘自道，我再请教无何物？”

仲孙飞琼笑道：“夜深前殿按歌声！”

焦三逸点头说道：“处江湖之远及山林之内，自然无法闻得庙堂之声，仲孙姑娘请往下行令，你要何物？”

仲孙飞琼举杯笑道：“万事不如杯在手！”

焦三逸大笑说道：“眼前事物，贴切之至，更合于焦三逸生平，我贺仲孙姑娘一杯！”

话完，饮了一杯，又复问道：“仲孙姑娘，你不要何物？”仲孙飞琼擎杯微笑，看着天际浮云，缓缓答道：“何须身后千载名？”

焦三逸叹道：“太白所语，豁达已极，仲孙姑娘借来作结，真是再好不过，夏老弟该你接令，有何物呢？”

夏天翔含笑说道：“细草春香小洞幽！”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翔弟起得不错，既合时令，又是目前景色！无何物？”

夏天翔向北方云雾之外伸手一指，说道：“长安不见使人愁！”焦三逸笑道：“在终南望长安，也是即景之思。复老弟，你要何物？”

夏天翔起身把焦三逸的杯中倾满，含笑答道：“劝君更尽一杯酒！”

焦三逸“哈哈”大笑道：“妙极，妙极，我就尽一杯，夏老弟不要何物？”

夏天翔应声答道：“昨日少年今白头！”

焦三逸笑道：“仲孙姑娘与夏老弟锦心绣口，娴熟词章，把这酒令行得贴切已极，我则荒疏太久，恐怕收不了令呢？”夏天翔道：“焦老前辈不必过谦，有何物？”

焦三逸笑道：“一身无累似虚丹！”

仲孙飞琼赞道：“超然象外，起得高浑无比，我贺老前辈一杯，无何物？”

焦三逸应声答道：“安得元龙百尺楼？”

夏天翔也自赞道：“一起一承，豪迈绝顶，我再请教老前辈要何物？”

焦三逸一捋虬须，朗声笑道：“直挂云帆济沧海！”

夏天翔由衷赞道：“气势一贯，始终不衰，行令如此，委实难得！老前辈请收令，你不要何物？”

焦三逸放眼四外，举杯笑道：“五更风雨四山秋。焦三逸对于此道久疏，侥幸免罚，我们且同进一杯！”

仲孙飞琼因想借行令劝酒，使“终南醉客”焦三逸酒兴酣后，自吐胸中块垒，遂饮了一杯，含笑说道：“焦老前辈，此令既收，我们是否另行一令？”

“终南醉客”焦三逸点头笑道：“今日难得与仲孙姑娘及夏老弟相遇，彼此性情又颇相投，必须尽醉方休，好在这‘玉液琼酥’我洞中藏得其多，仲孙姑娘尽管发令便了！”

仲孙飞琼笑道：“如今我们各说一句古侍，须故意读错其中一字，并再用另一句古诗证之，不工者罚一杯，不成者罚双杯！”

夏天翔拍手笑道：“这个酒令更为有趣，琼姊既是令官，仍应该由你起令，以身作则！”

仲孙飞琼含笑吟道：“菜花依旧笑春风！”

夏天翔讶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崔护名句，琼姊把桃花改成菜花，不知有何根据？”

仲孙飞琼笑道：“我是根据唐人刘禹锡‘桃花净尽菜花开’之句而改！”

夏天翔叹道：“‘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是刘禹锡再过玄都观诗，姊姊虽然改得好，但却叫我有点触绪伤怀！”

仲孙飞琼问道：“刘锡禹这首再过玄都观诗与你有何关系，怎会因而伤感？”

夏天翔剑眉微锁，长叹一声说道：“我由玄都观联想到三元观，不禁为了武当浩劫，发生武当掌教归何处之叹！”

“终南醉客”焦三逸闻言，环眼一睁，脸上现出了异样神情，但旋即平息，似乎欲言又止！

仲孙飞琼笑道：“武当掌教弘法真人老前辈，目前虽然不知下落，但邪不胜正，吉人自有天相，翔弟不必忧怀，赶快接令！”夏天翔应声说道：“请看欲尽花经眼！”

焦三逸笑道：“这是杜工部的曲江对酒诗，‘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夏老弟把且字改成请字，却是为了什么？”夏天翔笑道：“因为我想起了杜工部的另一句诗‘诗句哀时且未还’。且既未还，只好让个请字暂时代表的了！”仲孙飞琼失笑说道：“算你侥幸，请焦老前辈接令！”焦三逸笑道：“少小离家老二回！”

夏天翔笑道：“有趣，有趣，老大到哪里去了？”

焦三逸答道：“因为‘老大嫁作商人妇’，故而少小离家老二回了！”

仲孙飞琼举杯笑道：“焦老前辈说得工切风趣，我这作令官的应该贺你一杯！”

焦三逸饮了一杯，含笑说道：“这种换字酒令颇有趣味，范围也不太窄，我们似乎还可继续一圈，如今请仲孙姑娘接令！”仲孙飞琼笑道：“冷露无声湿菊花！”

焦三逸道：“原句好像是‘冷露无声湿桂花’，仲孙姑娘把桂花改为菊花，是不是根据‘人间桂花落’？”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桂花落后，只有菊花，我遂改成‘冷露无声湿菊花’，才不致于节令不合！”

焦三逸赞道：“仲孙姑娘改得好，该夏老弟了！”

夏天翔接口说道：“白鹤楼中吹玉笛！”

焦三逸问道：“黄鹤怎会变成白鹤？”

夏天翔笑道：“因为黄鹤一去不复返！”

仲孙飞琼伸手斟了一杯“玉液琼酥”，向夏天翔笑道：“翔弟，我要罚你一杯！”

夏天翔不服问道：“琼姊，我何处说错，你要罚我？”

仲孙飞琼笑道：“虽然黄鹤一去不复返，但你改为白鹤楼中吹玉笛，却不甚工，因为青鹤、灰鹤何尝不可用得？”

夏天翔无言可辩，只得认罪倾杯，但喝完以后，忽又目注仲孙飞琼笑道：“琼姊，我已认罚，但我也要罚你一杯！”

仲孙飞琼听得讶然问道：“你要罚我则甚？”

夏天翔笑道：“琼姊罚我行令不切，我罚琼姊掌令不公！”

仲孙飞琼咦了一声问道：“我不公平之处何在？”

夏天翔看了焦三逸一眼，含笑说道：“照姊姊这等说法，焦老前辈适才的‘少小回家老二回’，岂不也有语病？老三、老四照样可以！”

仲孙飞琼被夏天翔问住，嫣然一笑，正待发话，“终南醉客”焦三逸业已举杯说道：“仲孙姑娘罚得也对，夏老弟辩得也对，我奉陪一杯，并以根据‘红燕自归花自开’，把‘旧时王谢堂前花’作为终令！”

仲孙飞琼心细如发，适才在夏天翔怀念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之际，便看出“终南醉客”焦三逸神情曾有激动，如今趁机长叹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此诗虽系乌衣巷感旧之作，但今日武林魑魅猖狂，正派人物反倒凋零不少，恰与此诗情景相合！就拿武当遭劫一事来说，要想中兴三元观，惩治恶徒，便属艰难透顶！”

说到此处，故意把语音一顿，转面目注焦三逸问道：“焦老前辈啸傲山林，日处醉乡，恐怕还不知道震天派掌门人‘九首飞

鹏’戚大招倚仗‘白骨羽士’为助，于震天大会之后，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众暗袭武当，血洗三元观，一尘子与弘光道长当场战死，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也身受重伤，为门下拼命救出，不知所终……”

“终南醉客”焦三逸听至此处，接口说道：“我虽多年未出终南，但对于这桩武林大事倒也有所耳闻，夏老弟与仲孙姑娘一再提及弘法真人，莫非与武当派有何关系？”

夏天翔微笑说道：“我琼姊的爹爹是名满乾坤的仲孙大侠，家师则系北溟皇甫神婆，与武当一派并无深厚渊源，但震天大会之上彼此敌忾同仇，蒙弘法真人老前辈见爱，传以武当秘学‘百步神拳’……”

“终南醉客”焦三逸失声问道：“弘法真人肯把‘百步神拳’传授给武当派以外之人？”

夏天翔含笑一看仲孙飞琼，仲孙飞琼遂暗凝“百步神拳”功力，向六七尺外崖壁上一块突石扬拳一击！

拳风过处，不仅碎石纷飞，连那崖壁都似为之内陷少许！

夏天翔“哈哈”笑道：“焦老前辈请看，我仲孙姊姊所施展的是不是武当绝艺？”

“终南醉客”焦三逸惊喜交迸，目注仲孙飞琼笑道：“仲孙姑娘，你能把武当‘百步神拳’练到这等地步，委实令焦三逸佩服万分！来来来，我敬

你一杯！”

说完，一取酒坛，却见坛中已空，遂失笑说道：“夏老弟与仲孙姑娘请少待，等我把这‘玉液琼酥’再去取一坛来，彼此方足尽兴！”

夏天翔见“终南醉客”焦三逸进洞以后，向仲孙飞琼笑道：“琼姊，我看这位焦老前辈好似与武当派关系颇深，每当我们提到弘法真人之时，神情辄有激动！”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翔弟说得不错，我与你同样的看法，所以才想借着行令，多多罚他几杯，使其酒兴酣后，容易把真情泄露！谁知这位老前辈居然腹笥甚博，毫未被我难倒！”

夏天翔失笑说道：“琼姊未曾难倒这位终南醉客，倒差点把我难倒，适才所行酒令颇为风雅有趣，以后不妨……”

话犹未了，“终南醉客”焦三逸已自洞中走出，这回却携来一只巨坛，并添了一份杯筷及风鸡腊肉之类。

夏天翔笑道：“佳酿难得，原想再叨扰焦老前辈几杯，但杯筷已有三份，何须……”

焦三逸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即笑道：“我想增加一位陪客，并为夏老弟及仲孙姑娘引见一位我的多年老友！”

仲孙飞琼哦了一声笑道：“原来焦老前辈并非独居，洞中尚有道侣，常言道：物以类聚。能与焦老前辈气味交投者，定然也是绝代奇客，赶快请出相见同饮！”

焦三逸闻言，转身向洞内含笑叫道：“老友怎的还不请出？仲孙姑娘与夏老弟均非外人，他们对你关怀颇甚呢！”

仲孙飞琼与夏天翔听出焦三逸的语意，方自暗吃一惊，洞中人影微闪，业已走出一位全真道长！

这位道长身着青袍，貌相清癯，但眉宇间深笼忧郁之色，正是三元观遭劫以后不知下落的武当掌教弘法真人！

第三十六章 寂灭生变

仲孙飞琼早已看出“终南醉客”焦三逸神色有异，却想不到弘法真人就在洞内，遂与夏天翔双双起立拜倒！

弘法真人侧身避礼，伸手相拦，惨然一笑说道：“仲孙姑娘与夏老弟，令尊令师可好？震天大会一别以后，我虽知武林重劫无法避免，却未料到‘九首飞鹏’戚大招如此狠毒……”

仲孙飞琼见弘法真人说话时神情颇为激动，遂含笑安慰道：“家父托庇安泰，北溟皇甫神婆则业已道成，至于武当遭劫一事，至迟明年八月中秋，必有公道！老前辈大概还不知道除了武当派首攫凶锋以外，峨嵋及雪山两派，亦遭震天群邪袭击！”

弘法真人叹道：“我自天柱峰突围以后，除了密令残余门下弟子，各自潜踪匿迹，勤练武功，待命重整武当派，再建三元观外，便在此苦修‘紫阳神功大还真力’，根本寸步未离终南，怎会知晓外事？但愿峨嵋、雪山两派遭劫的情形，不如武当严重才好！”

夏天翔笑道：“峨嵋派事先知机，玄玄仙姥率领门下扫数离开，‘白骨仙子’等魔头赶到之际，只不过放火烧掉一座寂然无人的坤灵道院！”

弘法真人闻言，脸上现出安慰的神色说道：“这样还好，雪山派呢？”

夏天翔答道：“‘九首飞鹏’，戚大招进攻雪山派的声势浩大，除了他自己与‘白骨羽士’率领震交群邪之外，并有‘西域四天尊’中的‘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和尚及‘八莫妖王’轩辕烈手下的‘龙氏三凶’为助……”

弘法真人听到此处，不禁“哎呀”一声说道：“这种情形之下，强弱异势，众寡悬殊，只怕雪山派的损失比我武当更重！夏老弟快快请讲，玄冰原之战的结果如何？‘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及‘雪山冰奴’冷白石等的安危……”

夏天翔见弘法真人对雪山派关怀之情溢于言表，遂赶紧接口笑道：“老前辈请放心，玄冰原之战的结果，你大概意想不到？雪山人物毫无伤损，震天群邪铩羽而逃，‘八莫妖王’轩辕烈所豢的一只硕大的青雕被申屠神君用神木弓、穿云箭射死，‘白头罗刹’鲍三姑也因身落人手，羞愤自尽！”

这几句话儿，着实把这位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听得有些目瞪口呆，惊奇万分道：“雪山一派似乎无此实力？莫非临时来了什么绝世高人助阵！”

夏天翔含笑先饮了一杯“玉液琼酥”，略微润喉，然后把玄冰原恶战的一切经过，向弘法真人详细叙述。

弘法真人静静听完，这才明白其中经过，遂斟了一杯“玉液琼酥”递向夏天翔，含笑说道：“夏老弟，玄冰原一战，不仅保全了雪山派令誉及人物安危，更令震天群邪大杀锐气！而太白峰顶投书约会之举，更可使正派群侠从容准备！委实功德无量，我且敬你一杯！”

夏天翔恭身称谢，饮完美酒以后，含笑说道：“今日能在此处巧遇老前辈，真是再好不过！如今距离明年的八月中秋会期还早，老前辈大可埋首潜修，到时一举歼仇，重振武当盛誉！”

弘法真人苦笑说道：“夏老弟与仲孙姑娘不是外人，不瞒你们说，我在武当脱险之后，业已把向不轻传的各种绝技，全部分传

门下弟子，命他们各精一功，苦心研练，非到自认必可雪耻复仇之时，

决不出世！”

说到这里，语音略顿，目光凝注夏天翔，继续又道：“夏老弟，我适才听我老友焦三逸兄相告，你仲孙姊姊已把我所传武当‘百步神拳’练到了相当火候，不知你的进度怎样？”

夏天翔脸上一红，愧然笑道：“我因侍奉我师傅成道，与我仲孙姊姊分别迄今，刚刚重逢，故对各位前辈见爱相传的五种神功，均尚未曾练习！”

弘法真人闻言笑道：“老弟既然尚未练过‘百步神拳’，便不必练了，我另外传你一种武当秘学！”

夏天翔大喜称谢，扬眉问道：“老前辈要传我什么秘学，是不是武当剑术？”

弘法真人摇头笑道：“老弟并非用剑，我传你剑术则甚？何况武当剑术虽然尚称精妙，但若以之对付绝顶强敌，仍不合用！”

夏天翔听得愈发大喜问道：“老前辈要传我一种能够对付绝顶强敌的无上神功么？”

仲孙飞琼旁观者清，嫣然一笑道：“翔弟造化不小，弘法真人老前辈大概要把他在这终南古洞苦心参研、准备复兴武当的‘大还真力’传授给你！”

弘法真人点头说道：“仲孙姑娘猜得不错，我适才听完夏老弟的叙述，默计他如今已会及继续参研的罕世绝顶神功，已有‘蔷薇三式’、‘度世三招’、‘乾天一指’、‘天禽七巧秘籍’等等，此次又在巫山朝云宫服食了一叶千年芝叶，所以确实已足与绝顶高手颉颃，唯一可虑之处即在耐战方面，故而我想传你‘大还真诀’，学会以后，朝夕莫懈，参研到明年八月中秋，定有相当成就！”

夏天翔喜出望外，连连称谢，当下便由弘法真人传以“大还真妙诀”！

“终南醉客”焦三逸于他们叙述之际，只在一旁饮酒静听，如今见弘法真人传完夏天翔口诀，遂“哈哈”笑道：“真人，你朝夕苦参之下，‘紫阳神功’及‘大还真力’已成就极高，如今是打算随同夏老弟、仲孙姑娘去往六诏山飞魔壁看看热闹？还是仍在此处与我厮守，静待明年中秋大会？”

弘法真人想了一想，向“终南醉客”焦三逸笑道：“我暂时尚不宜露面，反正多作准备，有益无害，还是留在这终南古洞，喝喝你的玉液琼酥酒吧！”

夏天翔笑道：“老前辈暂时隐匿行踪也好，以便在明年中秋会上突然现身，一击成功，大寒贼胆！”

弘法真人笑道：“我想奉托夏老弟两件事儿！”

夏天翔恭身笑道：“老前辈若有差遣，尽管吩咐，哪里用得上‘奉托’二字！”

弘法真人笑道：“第一件事儿是奉托夏老弟与‘九首飞鹏’戚大招狭路相逢之时……”

夏天翔接口笑道：“老前辈对此不必叮嘱，我若遇‘九首飞鹏’戚大招，必当尽力扑杀此獠，为武林消除祸患！”

弘法真人目中神光一射，摇手说道：“夏老弟会错意了，我是请你手下留情，不要杀死戚大招，留他活到明岁中秋，好让我为师兄弘光道长及一尘子报仇雪恨！”

仲孙飞琼问道：“弘光道长与一尘道长全是被戚大招所害么？”

弘法真人神色惨然地点头说道：“震天群邪突如其来，业已闯上天柱峰，我们才得到警讯，知道大劫临头，为了保存武当派元气，我遂在仓卒之间下

了决心，遣散一千门下弟子，且命他们各自隐匿，待机复仇，只留下了一尘子、弘光师兄与我三人在三元观中卫道御敌！”

仲孙飞琼赞道：“老前辈这种措置高瞻远瞩，极为贤明！”

弘法真人叹息道：“少时震天群邪一到，众寡太以悬殊，我被‘白骨羽士’缠住，无法分身，眼看他们惨遭劫数，一尘子中了戚大招的‘九幽磷火’，身化劫灰，弘光师兄则在与铁冠道人恶斗之时，也被戚大招以‘天荆毒刺’暗算殒命！”

夏天翔听得钢牙一挫，恨恨说道：“‘九首飞鹏’戚大招心狠手辣，所作所为，神人共愤，眼前虽然由他侥幸，但明年中秋会上，必然天理昭彰，将以一身血肉偿还孽债，这第一件事儿，夏天翔遵命，老前辈还有什么吩咐？”

弘法真人自怀中取出一柄长才三寸的金色小剑递与夏天翔，含笑说道：“第二件事儿是希望夏老弟今后游侠江湖之际，把这柄金色小剑挂在衣襟上的显而易见之处！”

夏天翔接过金色小剑，见制作极精，剑柄并有别针，便当时别好，悬在胸前，向弘法真人含笑问道：“请问老前辈，这柄金色小剑有何妙处？”

弘法真人笑道：“这柄金色小剑既不能斩金切玉，又不能卫道降魔，但却是件传宗信物，佩剑之人便是武当掌教身份！”

夏天翔呀了一声，满面通红说道：“这样说来，夏天翔怎敢佩戴此剑？”

说完便欲伸手把这柄金色小剑取下！

弘法真人摇手止住夏天翔，并含笑说道：“老弟不要取下，我就是因为暂时不便露面，才想奉托老弟作我的代表，在行侠江湖，遇上武当门下之时，传告一桩命令！”

夏天翔问道：“传告什么命令？他们见了这柄金色小剑，虽然知道我是老前辈所差，但我却又怎样认得出他们是武当门下？”

弘法真人笑道：“老弟问得细心，凡属武当门下，见了此剑，必均恭身肃立，口称‘通灵玄朗、道妙弘明’，故而老弟只要遇见对剑有此动作之人，即命其于明年八月中秋的正午时分，至终南

太白峰脚候命，并尽速转告同门人物！”

夏天翔闻言，这才敢于应承，并把“通灵玄朗、道妙弘明”八字，牢牢记住！

“终南醉客”焦三逸“哈哈”笑道：“夏老弟这个差使不错，可以过一过武当掌教之瘾！”

四人谈笑一番，又复略微饮谈，夏天翔与仲孙飞琼遂起身告辞，弘法真人及焦三逸也未坚留，彼此互道珍重而别。

夏天翔一面前行，一面把玩着襟上所佩的金色小剑，向仲孙飞琼含笑说道：“琼姊，我们此次来古洞探险，不但尝了‘终南醉客’焦三逸所酿的‘玉液琼酥’，并且还巧遇弘法真人……”

仲孙飞琼不等夏天翔话完，便看他一眼，接口说道：“翔弟，这种巧遇无足为奇，倒是弘法真人所传的‘大还真力’极关重要，务期朝夕精研，丝毫懈怠不得！”

夏天翔点头说道：“这种‘大还真力’委实神妙，练成之后，若遇与强敌硬拼，双方均已筋疲力竭之际，只要有三招缓手，便可调气还生极强真力，我和‘白骨羽士’三掌之约尚有一掌未曾履行，中秋会上，倒不妨把这剩下

一掌改为百掌，活活将那白骨老魔累死！”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不要一厢情愿，在‘白骨羽士’手下，想得三招缓手，谈何容易？”

夏天翔得意笑道：“不难，不难，我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等度世三招及‘文君濯锦’、‘蔷薇飞’配合施为，何愁得不了仅仅三招的缓手调气之机？”

仲孙飞琼听他这样说法，也就含笑不语，两人带着灵猿小白、异兽大黄，同向云南赶去。

夏天翔因系念鹿玉如下落及秦乐圃安危，意欲再探“寂灭之宫”，加上距离四月初一的时日还早，遂在到了云南以后，不赴六

诏，先往滇西怒山行去。

到达问天峰下，仲孙飞琼听夏天翔说过上次经历，略一寻思，含笑说道：“翔弟，你说‘万梅老农’秦老前辈就是在这问天峰顶神秘失踪的么？”

夏天翔点头说道：“这问天峰顶上委实宛如鬼域，神秘难测，琼姊怎样打算？我们是先上问天峰，还是先进埋忧谷？”

仲孙飞琼说道：“我从你所说经过之内加以判断，认为那‘埋忧居士’必是‘寂灭之宫’中极为重要的人物，我们还是先进埋忧谷去，会会这位‘埋忧居士’！”

夏天翔一面率领仲孙飞琼走往埋忧谷口，一面说道：“琼姊大概猜得不错，仅从‘埋忧居士’那身绝似‘僵尸五毒爪’的奇异狠辣功力之上，便可断定他决非寻常身份！”

仲孙飞琼笑道：“‘僵尸五毒爪’是昔年‘五毒飞尸’莫子京的成名绝技，莫非这‘埋忧居士’就是莫子京的化身。”

夏天翔摇头说道：“‘埋忧居士’的言语之间，似乎还瞧不起‘五毒飞尸’莫子京，他自称所练动力叫‘七巧僵尸手’！”

仲孙飞琼咦了一声说道：“‘七巧僵尸手’之名，曾听我爹爹说过，但究竟是何来历，却一时想不起！”

这时已近埋忧谷，忽见有位年约四十来岁的青袍道士自谷中缓步走出。

夏天翔含笑叫道：“这位道长可曾在这埋忧谷中见过一位‘埋忧居士’？”

青袍道人方一点头，欲待答话，忽然瞥见夏天翔胸前所佩的金色小剑，不禁面色微变，赶紧肃立恭身说道：“通灵玄朗，道妙弘明！”

夏天翔也觉微出意外，含笑问道：“道长是武当门下么？请教法号怎样称呼？”

青袍道人恭身答道：“弟子了凡，尊驾有武当掌教金剑在身，弟子不敢当如此称谓！”

夏天翔笑道：“了凡道长不必这等谦礼，我只是受了贵派掌教弘法真人之托佩带此剑，代他向武当门下传达一项命令！”

了凡道人闻言，仍是极为恭敬地肃然答道：“尊驾身佩金剑，便如掌教亲临，无论有何差遣，了凡均愿供驱使，努力效命！”

夏天翔笑道：“弘法真人要我转告武当门下各自刻苦潜修，务于明年八月中秋的正午时分，齐集终南山大白峰脚下，听候命令，歼敌雪仇，恢复武当盛誉！”

了凡道人双眉一扬，脸上满现喜色地恭身答道：“弟子恭遵掌教法旨！”

夏天翔又复正色说道：“武当门下个个均在潜踪苦修，我寻觅他们颇不

容易，望你尽量设法转达这项命令！”

了凡恭身稽首答道：“弟子恭遵法旨！”

夏天翔性情豪迈，不惯拘泥，实在被这了凡道人的恭谨态度弄得有些难过，遂伸手取下胸前所佩的金色小剑，笑道：“我代表武当掌教传令已毕，如今是以武林同源身份与道长答话，请道长莫拘谨。”

了凡道人见夏天翔取下金剑，又复这等说法，遂稽首当胸，含笑问道：“贫道尚未请教小施主与这位姑娘怎样称谓？”

夏天翔笑道：“我叫夏天翔，是北溟门下，这是我仲孙飞琼姊姊，她是名满乾坤的仲孙大侠的爱女！”

了凡道人哦了一声笑道：“原来是在震天大会之上崭露头角、威震群魔的夏小侠与仲孙姑娘，贫道多有失敬！”

仲孙飞琼忍俊不住地笑道：“了凡道长，就因为你太过恭敬，我翔弟生受不起，才取去金剑，以便相互答话，你莫再客套！”

了凡道人点头笑道：“请问夏小侠，我武当派的掌教真人现在何处？”

夏天翔笑道：“道长此问，恕夏天翔不便答复，因弘法真人认为目前时机未至，尚不宜公开他的居留所在！”

了凡道人也知弘法真人的一身安危关系整个武当派的兴衰气运，尤其在震天群邪凶焰正炽、虎视眈眈之下，行踪更宜特殊隐秘，遂含笑说道：“既然时机尚未成熟，贫道不问就是，适才夏小侠问贫道可曾见过‘埋忧居士’，难道两位竟与这怪人相识么？”

夏天翔说道：“我数月以前在这埋忧谷内，与那‘埋忧居士’见过一面！”

了凡道人笑道：“夏小侠这次得却嫌略迟，因为‘寂灭之宫’已封，任何人均寻不出入宫路径，连埋忧谷的‘埋忧居士’也告离去，不知所往！”

夏天翔大为诧异问道：“道长知不知道‘寂灭之宫’为何封闭？”

了凡道人笑道：“此事说来话长，夏小侠与仲孙姑娘请至石上落座，听我慢慢叙述。”

夏天翔、仲孙飞琼如言落座，了凡道人笑道：“震天派群邪袭击武当之时，我便在这滇西一带行道，得闻噩耗以后，颇觉悲愤，难以自遣，意懒心灰，恰好遇上一位‘寂寞道士’，劝我投入‘寂灭之宫’，消除烦恼。”

夏天翔笑道：“这‘寂灭之宫’内真包含了各种人物，我在终南死谷曾见一位‘寂寞和尚’，道长居然又遇见一位‘寂寞道士’！”

仲孙飞琼笑道：“道长当时正为武当之事伤心，大概听劝之后，便来到这埋忧谷内？”

了凡道人点头说道：“仲孙姑娘猜得不错，我听了‘寂寞道士’的劝说以后，便来到这埋忧谷内，求见‘埋忧居士’！”

夏天翔含笑问道：“道长既是听了‘寂寞道士’之劝而来，总应该顺顺利利地进入‘寂灭之宫’，我要请教这座颇为神秘的宫殿之中，究竟是……”

了凡道人脸上一热，摇头答道：“夏小侠猜错了，我根本未能踏进那座‘寂灭之宫’！”

夏天翔讶然问道：“这是何故？”

了凡道人说道：“‘埋忧居士’听完我所叙述由于武当遭劫而意懒心灰、欲归寂灭的原因以后，认为尚不合格，要我慎思半载，如若意念不变，再来

见他！”

夏天翔笑道：“原来道长和我一样，也是第二次到这埋忧谷内！”

了凡道人说道：“我十日前便来此处，但那‘埋忧居士’却对我说是‘寂灭之宫’因发生变故，业已封宫，暂时不再收容甘于寂灭之士！”

仲孙飞琼含笑问道：“道长知不知道‘寂灭之宫’内发生了什么变故？”

了凡道人点头答道：“我曾经问过‘埋忧居士’，他说变故是发生在‘寂灭之宫’的‘寂寞公主’身上！”

夏天翔、仲孙飞琼闻言均微微吃惊地对看一眼，由夏天翔发话问道：“道长请说详情，‘寂寞公主’是怎样生变？”

了凡道人笑道：“变故发生得极为有趣，‘埋忧居士’说那位‘寂寞公主’进宫之时便身怀六甲，竟在‘寂灭之宫’内不甘寂寞地生了一个儿子！”

这几句话儿听得夏天翔俊脸飞红，目瞪口呆，心头上不知是甜？是酸？是羞？是喜？

仲孙飞琼也是初而失惊，继而高兴，向夏天翔嫣然笑道：“翔弟，恭喜，恭喜！”

这两声“恭喜”，听得夏天翔一张俊脸红上加红，耳根发热，而了凡道人却更觉莫明其妙！

仲孙飞琼见了凡道人满面惊愕的神情，遂含笑加以解释说道：“道长有所不知，那位‘寂寞公主’便是我翔弟的夫人，他有了亲生骨血，怎能不道喜呢？”

了凡道人愈听愈觉糊涂，因为据自己所闻及眼前所见，夏天翔与仲孙飞琼彼此倾心爱好，分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侠侣，怎的“寂灭之宫”的“寂寞公主”又会是他夫人，并有了亲生骨肉？

心中虽然怀疑万状，但却不得不顺着仲孙飞琼的话头，也向夏天翔道了两声“恭喜”！

夏天翔心中惊喜交集，脸上却啼笑皆非，不知如何是好？

仲孙飞琼见他窘得可怜，不忍再加取笑，遂向了凡道人问道：“道长，其中是否还有文章？单单‘寂寞公主’产子一事，似也不至于便把‘寂灭之宫’封闭！”

了凡道人点头说道：“其中确实大有文章，在‘寂寞公主’产后满月之时，她所生之子忽然失踪不见！”

夏天翔听得心头狂震，“哎呀”一声，急急问道：“道长请说，那……那孩子怎会不见？”

了凡道人摇头说道：“不见缘因，谁也不知，但‘寂灭之宫’内又复同时失踪了一位‘寂寞老农’及一位‘寂寞掌门’！”

夏天翔咦了一声，向仲孙飞琼蹙眉说道：“琼姊，‘寂寞老农’定然就是‘万梅老农’秦老前辈，但所谓‘寂寞掌门’却又是哪个？”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不要心急，我们先问清经过，再加研究！”

话完，遂向了凡道人问道：“那位‘寂寞公主’难道对爱子失踪之事竟无丝毫动作？”

了凡道人说道：“怎会毫无动作？‘寂寞公主’随在‘寂寞老农’及‘寂寞掌门’之后，也自失踪不见！”

仲孙飞琼说道：“她定然是去追寻爱子的下落！”

了凡道人继续说道：“‘寂灭之宫’发生此种巨大变故，遂告封宫，并

发动全宫力量，海角天涯搜寻‘寂寞老农’、‘寂寞掌门’及‘寂寞公主’的下落，在未把他们三人找回‘寂灭之宫’以前，暂时不再收容来此投奔的甘于寂寞之士！”

夏天翔听到此处，剑眉双剔，向仲孙飞琼叫道：“琼姊，我对这桩变故有个假想看法！”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请讲，我恭听高论！”

夏天翔道：“我认为‘寂寞公主’之子是被‘寂寞掌门’盗走，‘寂寞老农’则可能偶然发现这项阴谋，跟踪追去，企图营救！”

仲孙飞琼点头说道：“翔弟这种假想看法可能近于事实，但我还可以替你补充一点！”

夏天翔扬眉说道：“琼姊请讲！”

仲孙飞琼笑道：“我的假想看法是关于那位‘寂寞掌门’的身份，我认为这位‘寂寞掌门’可能是自封为昆仑派掌门人的‘昆仑逸士’向飘然！”

夏天翔默然片刻，点头说道：“琼姊猜得有理，当世武林八大门派之中，只有向飘然曾自封昆仑掌门，并为众所弃，感觉寂寞！但倘若是他，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能够离开昆仑绝顶？”

仲孙飞琼笑道：“向飘然长居昆仑，地势极熟，也许他有法脱逃，或是为他心腹之人所救，均说不定。如今‘寂灭之宫’已封，又出了这等变故，我们究应先赴六诏山飞魔壁之约，还是先追寻‘寂寞公主’等人的下落？”

夏天翔万想不到自己在大巴古洞为异花所醉的一场荒唐，竟使鹿玉如怀孕产子，心中自然对她份外悬念！但微一打算之下，仍觉应该先赴与“东瀛三矮”、“身毒双怪”等所订的六诏山飞魔壁之约，遂向仲孙飞琼说道：“追寻鹿玉如等之事虽然重要，但海角天涯，茫无定向，一时也无法找到，不如还是先赴六诏山之约再

作道理！”

仲孙飞琼不仅艺臻绝顶，貌若天人，连心胸情性也均高超无比，故而听得鹿玉如产子之讯，毫不妒嫉，反而颇为高兴，向夏天翔笑道：“翔弟放心，并暂把此事放开，因六诏之会，对方实力不弱，我们最近进境虽高，仍须全神应付！等会了以后，再复漫游天下，专心搜寻那位‘寂寞公主’与亲生骨肉便了。”

了凡道人听说他们与人订有六诏之约，对方实力甚强，遂含笑说道：“夏小侠及仲孙姑娘既与人订约，贫道愿效微力，为二位助威掠阵！”

夏天翔摇头笑道：“多谢道长美意，但对方是有名的域外凶邪‘身毒双怪’、‘东瀛三矮’以及‘八莫妖王’轩辕烈的手下人物，狠毒难缠已极，去得人多，反而碍手，道长还是赶紧设法把我相告的弘法真人密令转知所有武当门下为要！”

了凡道人听夏天翔这等说法，遂也不再勉强，向二人稽首为别，飘然而去！

夏天翔一面与仲孙飞琼带领灵猿小白、异兽大黄离却埋忧谷口，赶往六诏，一面说道：“可惜如今无法找到花如雪姊姊及一钵神僧，不然岂不是两位极好的帮手？”

仲孙飞琼笑道：“不仅是极好帮手，倘若有了被花如雪姊姊借去的那匹青风骥，找起鹿玉如来，更是一日千里，方便得多！”

夏天翔闻言，想起“雪山冰奴”冷白石在大雪山玄冰原对自己所许的诺

言，遂向仲孙飞琼笑道：“琼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有驯服一只灵鸟，乘以御风临空、上下青冥的心愿么？”

仲孙飞琼失笑说道：“此事不过是我们的一时痴语，那么大的鸟儿，慢说驯服，就是见也不易见到。”

夏天翔笑道：“我倒忘了告诉琼姊，我们不久以后可能实现这桩愿望，因为冷大哥答应送给我们一只业已驯服的大鹏鸟！”

说完，略述这桩经过，仲孙飞琼听得也自极为高兴！

一路谈笑，夏天翔忧思渐淡，与仲孙飞琼、小白大黄一同赶到了六诏山内！

前面是条幽深的山谷，飞魔壁便在这山谷尽头！

小白大黄才进谷口，便自双双却步低啸，全身毛发一齐竖起！

仲孙飞琼深通兽性，见状便知谷内藏有极厉害的怪兽奇禽，或是罕见的毒蛇毒虫之属？遂与夏天翔也暂时止步，轻抚灵猿小白的头顶，含笑问道：“小白，你为什么这副样儿？是不是发现谷内藏有厉害怪物？”

灵猿小白虽然喉间横骨已化，能作人言，但仍难表达复杂事物，故向仲孙飞琼答了几句兽语！

夏天翔笑道：“琼姊，小白说些什么？它怎的不用人语？”

仲孙飞琼失笑说道：“人言哪有如此易学，小白虽然通灵，并化去横骨，但总要经过相当时期，才可讲得纯熟！”

夏天翔又复笑道：“它们方才那样发威，是不是谷中也有凶猛兽类？”

仲孙飞琼笑道：“小白说是它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是感觉这山谷之中仿佛藏有特殊危险而已！”

夏天翔双眉一轩，傲笑道：“越有危机越好，否则平平淡淡的，有甚趣味？凭我们目前的功力……”

话犹未了，仲孙飞琼便自嗔道：“翔弟，大敌当前，你怎的这等自傲自满？常言道得好：‘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

话到半截，即告倏然收口，目光凝注左前方峰壁之上，满面失惊之色！

夏天翔深知仲孙飞琼素极沉稳，如今这等满面惊容，必有特殊变故！

遂随着仲孙飞琼的目光看去，不由也是一惊，只见有条一丈四五、满身倒鳞的血红长尾，正在峰壁上迅速移动，刹那间便消失在转角之处，令人根本辨不出是蛇是兽？

夏天翔骇然之下，略一侧顾，见小白倒还神态自如，大黄的一身金毛却又根根倒竖！

仲孙飞琼目送那条血红长尾隐没以后，向夏天翔微笑说道：“翔弟，这条血红长尾不知是蛇是兽？尾巴如此长大，身躯之巨，更复可想而知，倘是‘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带来的‘八莫妖王’轩辕烈所养的毒物，则我们这场约会确实不易应付！”

夏天翔灵机一动，指着小白笑道：“琼姊，刚才它们看到那条血红长尾时，大黄竖毛发威，小白却神态自若，可能小白认得此物，并制得住它！”

灵猿小白站在一旁，用人语接口说道：“对！对！我认得它，也不怕它！”

仲孙飞琼闻言，含笑问道：“小白，你既然认得它，快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

小白抓耳挠腮了好大一会，想是无法用人语表达，结果仍以兽语向仲孙飞琼叫了一阵！

仲孙飞琼向夏天翔笑道：“小白说是一种会喷毒水的小壁虎，貌相虽凶，其实没有什么大了不得！”

夏天翔笑道：“我在终南山太白峰顶投书之际，‘八莫妖王’轩辕烈曾说派遣几样怪物参与六诏之会，试试小白大黄究竟有多厉害？照他这等说法，谷内可能怪异尚多，不仅仅是有一条尾巴奇长、能喷毒水的大壁虎呢！”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猜得大概不错，但既来之，则安之，对方纵有再多怪物，我们也不能退缩，只有镇定心神，相机应付！”

夏天翔目光微瞥小白大黄，向仲孙飞琼含笑说道：“琼姊，你

平时总是严禁小白大黄出手伤人，如今身入险境，大敌当前，应该把这禁令取消，才能让它们放开手脚，给对方尝尝厉害！”

仲孙飞琼闻言，含笑向小白大黄说道：“既是翔弟讲情，今日我便特开禁例，准许你们随意出手。”

灵猿小白无甚表示，但异兽大黄却在听完仲孙飞琼的话后，高兴得蹦了几蹦，口中连声低啸！

就在此时，忽然一阵劲急风声，带着摄魂怪啸，自身后掠空而至！

灵猿小白与异兽大黄，双双蹲身作势，欲待向空扑起，却被仲孙飞琼低声叱止，命它们静以待变！

果然这阵怪啸劲风，掠过仲孙飞琼等头顶之时，便看出是只形如猫鹰的绝大怪鸟，怪鸟背上坐着那位“百毒美人奴”班碧玉！

班碧玉一面跨鸟前飞，一面螭首微偏，用“千里传音”神功向夏天翔含笑叫道：“小兄弟，你倒真是信人，‘东瀛三矮’中的金刀津二郎与猪本英机及‘身毒双怪’中的赫尼甘鲁都在前面等你！”

形似猫鹰的绝大怪鸟飞行极速，故而“百毒美人奴”班碧玉最后一句“都在前面等你”的语音传到夏天翔耳中之时，连人带鸟早已消失在谷径转折之处！

仲孙飞琼向夏天翔笑道：“翔弟听到没有，‘东瀛三矮’与‘身毒双怪’大概是看不大起我们，五人之中仅仅到了三位！”

夏天翔剑眉双挑，应声说道：“我们找的本是赫尼甘鲁及金刀津二郎，只要他们两人在场便好！”

仲孙飞琼笑道：“域外凶邪多半险谲无德，不守信义，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狂傲自大，有人缺场，而要提防那不出面的一怪一矮藏在暗中加以算计！”

夏天翔点头说道：“琼姊说得对，就以金刀津二郎及赫尼甘鲁

在震天大会上趁着小白与‘白骨仙子’的白猿相互狠斗之际，抢走‘护穴龙鳞软甲’的无耻行为而论，他们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江湖道义？”

说话之间，经过两重转折，已到谷底！

眼前是座高约十七八丈、陡峭无比的山壁，壁上突石甚多，其状均极狰狞，像似无数恶魔在壁间飞舞一般。

壁前站着四人，正是“东瀛三矮”中的金刀津二郎、猪本英机，“身毒双怪”中的赫尼甘鲁，以及适才乘怪鸟飞过的“百毒美人奴”！

但小白所说的那会喷毒水、具有长尾的大壁虎与那形若猫鹰的绝大怪鸟，却未见踪迹。

“身毒双怪”中的赫尼甘鲁见夏天翔、仲孙飞琼带领小白大黄在前面止步以后，便自凶睛一瞪，“叽哩咕噜”说了几句身毒之语。

夏天翔无法听懂，方始对仲孙飞琼摇头苦笑，“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却含笑说道：“小兄弟，他问你们是否仅有两人两兽前来赴约？”

夏天翔知道“百毒美人奴”极为难斗，手下又能驱役凶猛恶毒的禽兽蛇虫，遂暂时不愿把她得罪，微笑答道：“碧姊，请你转告这黑炭团及那两个矮鬼，要打发他们这三块废料，夏天翔一人便已足够，连我仲孙姊姊可能都不必出手！”

那“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哟了一声，媚笑道：“小兄弟好大口气，须知金刀津二郎、猪本英机的东瀛刀法威猛绝世，赫尼甘鲁的‘黑胫落魄手’歹毒无伦，不是好惹的呢！”

夏天翔剑眉微扬，傲然笑道：“碧姊尽管转告，我不怕他！”

班碧玉笑道，“你叫我碧姊，不怕你仲孙飞琼姊姊要吃醋么？”话完，目光微瞥仲孙飞琼，也不禁对她的天人颜色暗暗心折！

仲孙飞琼知道夏天翔始终想对“百毒美人奴”加以利用，遂

微笑道，“不妨，不妨，他的姊姊妹妹本就不少，再加一位也好！班姑娘请问金刀津二郎及赫尼甘鲁，他们把我小白的那件‘护穴龙鳞软甲’带来没有？”

班碧玉目注仲孙飞琼笑道：“仲孙姑娘，金刀津二郎说是‘护穴龙鳞软甲’就在飞魔壁上，但必须与他三人过手，三阵中胜了两阵，才能去取！”

仲孙飞琼点头说道：“既来赴约，自应动手，但不知班姑娘是否也一并赐教？”

班碧玉笑道：“我是否出手，且等你们之间的过节交代完了再说，但‘轩辕法王’有令，要派两只虫蛇向你这两只灵兽讨教讨教！”

仲孙飞琼笑道：“我这两只蠢物最爱惹事，听说有架可打，简直高兴已极，但不知我们是先行斗人还是先行斗兽？”

班碧玉笑道：“今日之会，以人为主，自然先行斗人，再复斗兽！仲孙姑娘与夏小弟谁先出场？”

夏天翔走前两步，含笑说道：“我早就说过，仅我一人，便足以打发他们这三块废料！碧姊请转告一声，兵刃、掌法、内力、玄功，任挑任选，夏天翔无不奉陪！”

夏天翔越是这等傲骨豪情，班碧玉便越是对他爱慕不已，妙目微扬，流波一笑，转身把话转告给“身毒一怪”及“瀛流二矮”！

金刀津二郎闻言，自腰间抽出一柄刀身颇窄、刀柄特长、刀尖微弯的雪亮倭刀，双手一抱，巍然卓立。

夏天翔起初确颇傲敌，但一见对方立出门户，却不禁微吃一惊！

因为金刀津二郎不仅双手握刀，迥异中原武林之一般执刀方法，其姿态亦如岳峙渊停，沉稳已极，在行家眼中一看便知，具

有非常身手！

夏天翔因近来功行精进，又服食一片千年芝叶，真力更增，本想在这班域外凶邪前略微卖弄，空手夺下倭刀，但如今见金刀津二郎这副持刀架式，不禁变了主意。

金刀津二郎双手持刀，斜举胸前，刀尖微微翘向左上方，目注夏天翔，以颇为生硬的汉语，发话问道：“你怎的还不敢出兵刃？”

夏天翔微微一笑，把“天羽大师”唐一梦所赠的那根“天禽五色羽毛”取在手内！

金刀津二郎、猪本英机、赫尼甘鲁，甚至“百毒美人奴”，均因不是身居异域，便是生长边荒，谁也不知这根“天禽五色羽毛”的来历，一齐认为夏天翔持鸟羽以迎倭刀，未免自视过高，欺人太甚！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深知“东瀛三矮”手下太黑，又对夏天翔业已生情，秀眉微蹙，发话说道：“小兄弟，你不可过于骄傲，须知东瀛刀法不仅迥异中原，狠毒凌厉无比，所用倭刀更足洞石穿金，吹毛折铁！你怎的只用一根鸟羽……”

夏天翔不等班碧玉话完，便自剑眉双轩，接口笑道：“碧姊不要担心，连震天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那根重达百五十斤、威镇八荒的九鹏展翼钢拐都断在我这‘天禽五色羽毛’之下，何况这来自东瀛的矮鬼？”

话方至此，一声暴叱，挟着一片冷电似的刀光，业已当头劈下！

原来金刀津二郎略通汉语，性情又极暴烈，听出夏天翔藐视自己，遂愤不可遏地挥刀攻出！

夏天翔早知倭人阴刁凶恶，故而虽向“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傲然发话，其实早对金刀津二郎暗暗留神防范！

胸有成竹之下，自然不慌不忙，对这当顶疾落的刀光，俨如

未见，也不还手进招，直等再有数寸，刀锋即将临头的千钧一发之际，方施展师门绝学“天龙转”身法，足下微旋，飘出七尺！

金刀津二郎刀法身法堪称绝快，第一刀刚刚劈空，第二刀便又发出，是就势进步塌身探臂，刀锋横扫夏天翔的腰肋！

夏天翔猛提真气，一式“潜龙出壑”，身形好端端的平起八尺，让那一片刀光自足底掠过！

金刀津二郎是东瀛武士之中的翘楚人物，功力委实不凡，他在翻刀横扫夏天翔腰肋之前，便料定对方必然拔高避式，遂施展东瀛独有的逆斩刀法，在刀锋恰恰掠过夏天翔足底之时，猛一反腕，刀背向下刀锋向上，斜往全身悬空并已将下坠的夏天翔划去！

这一刀翻得着实出人意料，眼看夏天翔身势用老，无可变式，左腰要害已将触及刀锋，班碧玉不禁顿足一叹！

哪知叹声方出，刀光已空，夏天翔于惊险万状之中，施展“蔷薇三式”中的脱难绝学“蔷薇飞”，神奇无匹、灵妙无俦地飞出一丈一二，手持“天禽五色羽毛”，含笑傲立！

金刀津二郎满面惊容，盯了夏天翔两眼，口中并“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

夏天翔向“百毒美人奴”班碧玉问道：“碧姊，这金刀津二郎叽叽咕咕的，说些什么？”

碧玉笑道：“他问你怎的只会挨打，不会还手？”

夏天翔闻言，轩眉狂笑道：“碧姊，请告诉他，就说中原剑客遇上了东瀛武士，不得不礼让三招。”

班碧玉如言转告金刀津二郎，金刀津二郎以手内金刀指着夏天翔，口中又复咕噜几句。

班碧玉听完，向夏天翔含笑说道：“小兄弟，金刀津二郎请我叫你当心，再交手时，他要施展他威震东瀛、能够在盏茶时分以内连发七十二刀的‘旋风快斩’！”

夏天翔俊目闪光，微笑说道：“这‘旋风快斩’的名儿倒颇好听，但不

知究是他快？还是我快？”

语音方落，身形业已拔起四丈来高，手中“天禽五色羽毛”凝足真力，抖出漫天五色飞星，照准金刀津二郎电旋罩落！

这招手法是“天羽大师”唐一梦所传“天禽七巧秘籍”中的绝学之一，名为“银汉飞星”，变化万方，威力极大。

金刀津二郎自然也颇慑于夏天翔这招“银汉飞星”的威势，但因对方手中兵刃只是一根五色鸟羽，自己所用的倭刀则精钢百炼，无坚不摧，遂轩眉厉吼，施展“旋风快斩”刀法，舞起一片寒芒如电的急旋刀光，往上迎去！

当日震天大会之上，金刀津二郎与赫尼甘鲁夺了“护穴龙鳞软甲”之后，便即匆匆逃走，未及等到大会收场。否则他必因曾见“九首飞鹏”戚大招的九鹏展翼钢拐断于夏天翔“天禽五色羽毛”下，而不敢采取如此硬打硬接的倔强态度！

漫天五色飞星一落，匝地冷电寒光一起，所发生的，便是互相接触以后的一片清越龙吟！

以鸟羽硬接倭刀，竟能发出龙吟之声，已使金刀津二郎大出意外，惊讶无比！何况兵刃互触之下，感觉对方真力奇强，自己双手持刀，仍旧有些虎口发酸，几乎把握不住！

金刀津二郎惊讶万分，不敢再复逞强，急忙刀光再闪，护住身形，向左侧方退出一丈以外！

夏天翔“银汉飞星”之式一收，根本未曾追击，只是笑吟吟的手横“天禽五色羽毛”，恍如玉树临风般傲然卓立！

金刀津二郎见对方未曾跟踪追击，遂目光注向手中倭刀，略加察看！

谁知不看还好，这一看之下，几乎使金刀津二郎惊魂欲碎，放声痛哭！

原来适才一阵清越龙吟之下，夏天翔手中的“天禽五色羽毛”片羽未伤，金刀津二郎那柄精光如电、无坚不摧的极好倭刀，却在刀锋之上现出了八九处米粒大小的缺口！

倭人爱刀，逾如性命，多半均有刀存人存、刀亡人亡之誓，故而金刀津二郎羞惭痛惜之下，怒吼一声，拔出腰间另一柄小小金刀，满面凄厉的神色！

夏天翔以为对方在这柄小小金刀之上有甚施展？遂含笑说道：“你用长刀都不是我的敌手，换用短刀，岂非更……”

话犹未了，“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便自接口说道：“小兄弟，他取出这两柄小小金刀之意，不是和你动手，是要殉刀尽命，切腹自杀！”

语音刚了，金刀津二郎便即凄然怒吼一声，持刀向自己的腹部戳去！

仲孙飞琼听得班碧玉的话后，早有准备，默凝少林绝学“一指禅功”，右手食指疾伸，一缕奇劲罡风，便自隔空遥向金刀津二郎用以切腹自杀的金刀撞去，并含笑发话道：“武林人物过手切磋，胜负本是常事，尊驾何必如此？”

指风过处，脆响当空，金刀津二郎的那柄金刀，竟被少林禅功，一撞而拆！

人之自尽，多半一时急愤所致，时机过后，勇气即无，故而金刀津二郎并未继续采取其他手段，只是怒视夏天翔及仲孙飞琼，口中喃喃咒骂！

夏天翔笑向“百毒美人奴”班碧玉说道：“碧姊，仲孙姊姊救他一条性命，他还在说些什么？”

班碧玉笑道：“他说你们虽然放得过他，异日相逢，他却决放你们不过！”

夏天翔剑眉一剔，大笑道：“我们本着上天好生之德，对于任何恶人均必略留生机，使其可以顿悟前非，回头向善，不忍立即行诛！他若怙恶不悛，下次相逢，便不会再在我手下有所侥幸的了！”

说到此处，俊目双张，神光四射地凝注猪本英机及赫尼甘鲁，朗声笑道，“金刀津二郎我已会过，三阵中第一阵侥幸承让，你们哪位再复赐教？”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把话转达以后，猪本英机人最凶狡，看出夏天翔所用的“天禽五色羽毛”极为厉害，便怂恿赫尼甘鲁先行出阵！

赫尼甘鲁自恃练有绝毒功力，遂傲然点头，缓步出阵，向夏天翔说了几句无法听懂的身毒钩碟之语。

班碧玉含笑转达道：“小兄弟，他不和你比较兵刃，要和你互相换掌！”

夏天翔晒然一笑，收起“天禽五色羽毛”说道：“我早就说过无论兵刃掌法，内力玄功，件件均可奉陪！”

正在此时，灵猿小白忽然略扯仲孙飞琼的衣襟，低声连叫！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小白想报震天大会之上的一掌之仇，你让不让它一阵？”

夏天翔摇头笑道：“我们和对方言好，先行斗人，再复斗兽，小白何必心急，还是由我摸摸这班域外凶邪的底细为妥！”

仲孙飞琼由于小白在震天大会之上曾受重伤，深知赫尼甘鲁练有绝毒功力，遂向夏天翔笑道：“翔弟既要出阵，不可过于托大，须记得小白受伤之事！”

夏天翔点头微笑，缓步当场，对赫尼甘鲁说道：“你昔日在震天大会之上，曾打了我仲孙姊姊所蒙的灵猿一掌，今天我要替它报仇！”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把话转达，赫尼甘鲁浓眉挑处，迅不及防地便向夏天翔当胸虚按一掌！

夏天翔因想试试这干域外凶邪到底有多少伎俩？遂声色不动，既不发掌抵拒，也不闪身趋避，只默凝师门“乾天真气”，在身前布起一面无形气网！

哪知气网才布，便觉有一股奇强热力压到胸前，夏天翔不禁大吃一惊，赶紧缩胸吸气，一式“风送杨花”，轻飘飘地飞退出六七尺外！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一开始便几乎大意失算，不由秀眉微蹙！

赫尼甘鲁则颇为得意地怪吼一声，跟踪追扑，左右手互换连发，一连攻出五六招挟有奇热劲风的劈空掌力！

夏天翔被他攻得心头火起，索性倚仗绝世轻功，接连闪躲，但在闪躲之间，却借机凝聚了十二成“乾天指力”，准备给这身毒凶人，吃点大苦！

仲孙飞琼见状，不禁会心微笑，因为她知道夏天翔的高傲性情，既肯如此退让，必系意欲养成敌方骄气，然后立下辣手！

果然夏天翔以一式“弱柳随风”闪避开赫尼甘鲁第六次攻击，足尖点地即回，一招“天台指路”，把十二成“乾天指力”凝聚为一线劲风，由右手指尖发出！

这“乾天指力”是“北溟神婆”皇甫翠毕生心血的结晶，特于临成道前传授夏天翔，准备异日仗以搏斗“八莫妖王”轩辕烈，威力之强，可以想见！

夏天翔学会以后，因深知重要，朝夕之间，孜孜不辍，加上在巫山朝云峰头服了一钵神僧所赠的千年芝叶，真气内力大大增强，“乾天指”的火候自亦随之加深不少！

夏天翔倘系发出“乾天真气”反击，则以他目前的功力，必然排山倒海，

威势无俦，使赫尼甘鲁深知警惕，不敢恃强硬接！

如今的“乾天指力”，则是一缕稍异寻常的劲急罡风，赫尼甘鲁自然不会放在心中，遂施展自己生平得意、专门隔空伤人、蕴有奇毒的“黑管落魄手”迎着来势，双掌齐推，想把夏天翔伤在掌下！

“黑管落魄手”所化的奇热气流与“乾天指”所化的劲急罡风互一接触之下，强弱优劣立分，夏天翔面含冷笑，巍立不动，赫尼甘鲁则退了两步，惨叫一声，右掌立垂，满面狞厉神色！

原来他的“黑管落魄手”难敌“乾天指”，一经接触，不仅奇热气流立被击散，连赫尼甘鲁的右掌掌骨也被击碎！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深知金刀津二郎、猪本英机等“东瀛三矮”除刀法精绝、暗器歹毒以外，若论真实武功，均不及赫尼甘鲁，如今赫尼甘鲁居然在夏天翔手下废了一只右掌，自己不再出手，似乎无法归向“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交代？

想到此处，班碧玉不禁秀眉双挑，摇手止住正欲负伤再拼的赫尼甘鲁，口中发出一阵曼声长吟！

夏天翔俊目闪光，微注“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含笑问道：“碧姊，你也打算出手？”

班碧玉秀眉微蹙，苦笑道：“我奉‘轩辕法王’、‘金花圣母’之命，率领两只虫蛇前来，若不出手，怎样回去交代？”

夏天翔朗笑点头说道：“碧姊出手也好，不然我委实打得太不过瘾！”

班碧玉摇头笑道：“我不和你动手，除了所带的虫蛇要与两只灵猿略较长短以外，我本人却想向仲孙姑娘请教请教！”

仲孙飞琼从气宇神情之上，早就看出这“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具有奇绝功力，闻言点头笑道：“班姑娘倘若有兴？我倒极愿奉陪！”

班碧玉笑道：“我想向仲孙姑娘请教教内力玄功，但我要等所携的虫蛇与你两只灵猿略微扑斗以后，再复动手！”

说完，又是一声长吟，犹如凤啾般的清越悦耳已极！

随着这声长吟，自飞魔壁顶，凌空飞降了一红一蓝两只罕见怪物！

红色怪物，便是灵猿小白所说的那只具有血红长尾的奇大壁虎，蓝色怪物，也是一只猿形怪兽，但比大黄似乎还要高上一头，全身毛呈暗蓝，行走之间，宛若海波起伏，看去狞恶无比！

这两只怪物飞降到谷底以后，便自双双伏在“百毒美人奴”班碧玉足旁，极为驯服！

班碧玉向仲孙飞琼笑道：“仲孙姑娘，我本来还带有几条蛇儿，但你所豢的灵猿只有两只，遂不欲以多为胜，只命这毒涎血蜴及蓝星狒出阵便了！”

仲孙飞琼笑道：“班姑娘是打算命它们来场混战？还是一只一只上阵？”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笑道：“还是一只只的比斗来得有趣，我们各自选兽出场，这就开始！”

话完，向那只蓝星狒微一挥手，蓝星狒便垂着两条长臂，走出阵来！

仲孙飞琼因灵猿小白知道克制那只看来难斗异常的毒涎血蜴之法，遂命大黄出阵，与这只蓝星狒对敌。

大黄奉命，一跃而出，满身金毛，根根直立，与那只蓝星狒相距六七尺远，发威对峙！

两只异兽似是深知对方不太好惹，故而相持甚久，均未贸然先行发动攻

击！

班碧玉见状，不禁向仲孙飞琼失笑道：“仲孙姑娘，它们这样对耗下去，不知要耗到几时，我们各自发令催战好吗？”

仲孙飞琼点头一笑，遂由“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发出一声长吟，仲孙飞琼发出一声低啸！

蓝星狒及大黄，听得主人发令催战，不再顾及本身安危，双双厉声狂吼，猛扑而出！

它们的搏斗身法，几乎比武林中一流高手还要迅疾，刹那之间便已身形难辨，化作一团电闪金光及一片飘忽蓝影！

夏天翔看出那只蓝星狒厉害异常，不禁颇代异兽大黄担忧，向灵猿小白低声问道：“小白，你比较聪明，应该知道大黄是否打得过那只蓝星狒？”

灵猿小白对于这种比较复杂的问题，无法用人言答复，遂先向夏天翔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

夏天翔不问还好，这一问之下，反倒问得更加迷惑起来，向仲孙飞琼失笑说道：“琼姊，小白这种既点头又摇头的答复，究竟是什么意思？”

仲孙飞琼含笑与小白彼此用兽语对答一番以后，向夏天翔笑道：“翔弟，小白是说这种蓝星狒是人猿蓝熊的杂种，天生神力，猛恶无比！大黄本来打不过对方，但因在商山天心坪偷吃了灵丹，功力大增以后，也就不怕他了！”

说到此处，大黄及蓝星狒等两只异兽因搏斗甚久，胜负难分，不禁激动天生猛烈之性，竟改变了那种倚仗身法你来我往、攻守闪避的轻巧打法，而换成双方紧紧抱住，乱咬乱抓乱打乱撕的拼命打法！

这样一来，原来的电闪金光及飘忽蓝影，便变成一团金蓝互杂的彩球，满地翻翻滚滚！

渐渐的，山石之间血迹殷然，满空中也是东几根蓝毛，西几根金毛的飘飘乱舞！

仲孙飞琼心疼爱兽，秀眉深蹙，向“百毒美人奴”班碧玉说道：“班姑娘，照我看来，它们恐怕要两败俱伤，不到最后生死关头，无法分出胜负！”

班碧玉银牙一咬，狞笑道：“总有一只先死，后死的一方，自然算是得到胜利！”

仲孙飞琼摇头说道：“我们何必要争取这种血淋淋的胜利？各自传令休战，作为平分秋色如何？”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因己方连败，太以难堪！遂在目光一转之后，断然答道：“除非仲孙姑娘承认落败，我宁可牺牲这只蓝星狒，也不传休战之令！”

仲孙飞琼见满地血迹，越来越殷，两只异兽也均自发出筋疲力竭的急喘之声，只好双眉一蹙，点头说道：“主人好胜，灵兽何辜？班姑娘既然这等说法，便算我承认落败，你我赶紧传令休战！”

班碧玉见仲孙飞琼因疼爱大黄，不忍令其舍死力拼，甘心认败，遂发出一声长吟，召唤那只蓝星狒回归本阵！

仲孙飞琼自然更是发啸召回大黄，但两只异兽因斗得凶性大发，竟未服从命令！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及仲孙飞琼见状，连声怒叱，蓝星狒与大黄才勉强分开，带着满身血迹，一面仍自发威狞视对方，一面一步步地退回主人身旁！

仲孙飞琼好生怜惜，赶紧取出两粒灵丹，喂给大黄服下，并以自用香巾，为它拂拭伤处，敷药止血！

夏天翔看在眼里，不住点头，暗想无怪仲孙飞琼能够役使百兽，仅凭这等仁慈心肠，就足使略通灵性之物对她敬服！

这时大黄一面由仲孙飞琼替它敷裹伤处，一面口中仍在微作咆哮之声！

夏天翔笑道：“琼姊，大黄是不是怪你不应该把它召回，使它未能克敌致胜？”

仲孙飞琼低声笑道：“那只蓝星狒业已活不太长，我何必还让大黄与它无谓拼命？”

夏天翔闻言，方在暗想对方那只蓝星狒为何活不太长之故？仲孙飞琼又以“蚁语传声”向他说道：“大黄瓜有暗钩，钩蕴剧毒，见血一周之后便会发作，并无药可救！”

夏天翔听了仲孙飞琼的话后，不禁也以“蚁语传声”笑道：“‘八莫妖王’轩辕烈上次在玄冰原损失了一只硕大的青雕，如今又要损失一只蓝星狒，得讯之后，定然气得半死！但不知这老魔头究竟豢养了多少怪物？”

仲孙飞琼微微一笑，尚未答言，对阵的“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业已发话说道：“仲孙姑娘，你若已替那只黄猴子治好伤势，我们该开始第二阵了！”

仲孙飞琼抬眼看去，只见班碧玉根本未曾理会那只蓝星狒，任凭它蹲在一旁喘息，遂不禁蹙眉问道：“班姑娘，你怎么也不替你那只蓝星狒收拾收拾？”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两道秀美中深含煞气的柳眉微微一挑，目注仲孙飞琼，“格格”笑道：“仲孙姑娘，你不要把班碧玉当作毫无知识的化外野人，我认得你这只黄猴子，是极为难得的通灵异种五爪黄猩，爪有暗钩，内蕴奇毒，若使对方见血以后，一周时便告不治，我这蓝星狒全身是伤，它还活得了么？”

仲孙飞琼闻言，不禁玉颊微红，但心中却也暗暗佩服这班碧玉既通晓多种语言，对于兽类知识亦复如此渊博，确实称得上是位武林奇女！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目中闪射出一种奇异的光芒，深深看了夏天翔及仲孙飞琼两眼，又复笑道：“好在‘轩辕法王’及‘金花圣母’坐下共豢有四禽四兽及四大蛇虫，死上几只也无所谓！”

话完，反手微挥，一片疾风劲气过后，那头蓝星狒惨叫一声，竟告毙命！

夏天翔见状，不禁暗想这班碧玉如此人才，如此本领，怎的

却有这辣心肠？并甘为“八莫妖王”轩辕烈及“金花圣母”奴役？

班碧玉击毙蓝星狒后，向身边另一只怪物毒涎血蜴，把手一挥，那毒涎血蜴便缓缓向前爬了几步！

灵猿小白则不待仲孙飞琼发令，便自化成一条银线，纵到毒涎血蜴身前三尺之处，蹲在地上！

第三十七章 人争兽搏

毒涎血蜴身长五尺，尾长近丈，绝似一只全身长了鳞甲的极大的红色壁虎，神态凶毒无比，令人心悸！

灵猿小白却又瘦又小，绝不起眼，尤其与毒涎血蜴距仅三尺，两相比较之下，夏天翔不禁好生担心，向仲孙飞琼问道：“琼姊，小白真有把握斗得过这条看来极凶的毒涎血蜴么？”

语音刚了，灵猿小白忽然回头向仲孙飞琼叫了几声！

仲孙飞琼向夏天翔笑道：“翔弟不要替它担心，小白说不仅准保得胜，还要我与班姑娘多加一些的赌注！”

这几句话儿，说得颇高，“百毒美人奴”听在耳中，怎甘示弱，遂淡笑几声，向仲孙飞琼说道：“仲孙姑娘，你若认为真有把握，我们加些赌注，倒也有趣！”

仲孙飞琼笑道：“班姑娘，你想加些什么赌注？”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媚笑流波，看了夏天翔一眼说道：“倘若毒涎血蜴得胜，你让夏天翔与我单独相处三日！”

夏天翔听得俊脸一红，正要发话斥责，仲孙飞琼却已点头说道：“使得，使得，但万一是我这灵猿小白获胜，班姑娘打算付出什么代价？”

班碧玉眼珠连转，想了一想，微笑说道：“倘若毒涎血蜴落败，我不仅立率禽兽虫蛇走去，不管此间之事，并答应异日必帮夏天翔一次大忙！”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我同意这种赌注……”

话方至此，灵猿小白又复回头叫了几声。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赞道：“这只白猴子确实灵慧，它在说些什么？”

仲孙飞琼笑道：“它要我与你约好，倘若毒涎血蜴不敢上前，退回本阵，也应该作为败论！”

班碧玉闻言，失笑说道：“我这只毒涎血蜴的口中毒涎，喷人立死，那条长尾更是鞭石立碎，怎会惧怕你这只小小的猴子？我答应如此判定，双方若有一方怯逃后退，立作败论！”

仲孙飞琼听完话后，向灵猿小白含笑叫道：“小白听见没有，你若能使那只毒涎血蜴胆怯后退，便算得到胜利！”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口中也自连连长吟，命令那只毒涎血蜴务须尽展所能，对灵猿小白全力攻击！

毒涎血蜴听得主人号令以后，血红长尾左右连摇，刮起大片石粉，随风四散，并蓄气发劲，两片阔腮越来越鼓，仿佛即将把那中人立死的口中毒涎，觑准灵猿小白，怒喷而出！

夏天翔看出这只毒涎血蜴分明是极毒极凶的罕见怪物，正为灵猿小白悬忧颇甚之际，小白突然以一种奇异的声音，“呜呜呜”的哭了三声，然后发出一阵难听透顶的“**唻唻**”大笑！

说也奇怪，那只毒涎血蜴本在蓄威待发，但灵猿小白的哭声一起，便使它委顿在地，全身颤抖，仿佛极为恐惧？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看得诧异万分，正欲发令催促毒涎血蜴发威攻敌，灵猿小白的“呜呜”哭声，业已转为“**唻唻**”大笑！

这种极为难听的“嗷嗷”笑声一起，毒涎血蜴更是亡魂皆冒，掉转头来，便自逃到班碧玉足旁，全身皮鳞，一齐急颤！

夏天翔莫明其妙，惊讶万分，向仲孙飞琼诧然问道：“琼姊……”

二字才出，仲孙飞琼便自白他一眼说道：“翔弟不要多问，少时再说！”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自视绝高，狂傲透顶，除了“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二人以外，向不把任何武林好手看在眼里！如今遭遇这等奇异挫折，不禁窘得玉颊通红，紧咬银牙，既羞且怒，扬手一掌，又复把只毒涎血蜴活生生的震死在地！

仲孙飞琼见她如此心狠手辣，方自呀了一声，班碧玉长吟起处，那只形若猫鹰的硕大怪鸟便在飞魔壁顶出现，向谷下垂空疾降！

夏天翔以为班碧玉要倚仗这只怪鸟挽回颜面，遂暗自凝聚“乾天指力”，准备加以迎头痛击！

哪知怪鸟犹在半空，班碧玉衣袖一挥，人便平升五丈，纵向鸟背！

仲孙飞琼虽然觉得班碧玉手下太辣，却也颇钦佩她能遵守信约，说走就走，遂向空中含笑叫道：“班姑娘不要介意，胜负本是常事，何况灵猿小白所以得胜之故，只不过是知道怎样克制那只毒涎血蜴而已！”

班碧玉闻言，命鸟飞回，在空中笑道：“我对‘胜负’二字倒不太计较，但对于仲孙姑娘却有一项忠告！”

仲孙飞琼笑道：“班姑娘有话请讲！”

班碧玉指着夏天翔笑道：“你这位翔弟委实过于英俊，使我情不自禁地对他起了爱慕之情！”

夏天翔听得耳根发热，俊脸通红，仲孙飞琼却毫不在意地含笑说道：“班姑娘既然喜欢他，大可加以争取！”

班碧玉一面命那只形若猫鹰的硕大怪鸟在低空盘旋，一面摇头笑道：“我在南荒一带颇以姿色自负，但今日与你见面以后，却

又自叹弗如，故而只要有你在夏天翔身旁，我便决不下手，否则“否则”二字以下的话儿，“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却缩口不说，代之以一阵隐含神秘意味的“咯咯”娇笑！

娇笑声中，一拍鸟背，那只形似猫鹰的硕大怪鸟，立即冲天而起，飞入云层之内！

夏天翔目注“百毒美人奴”的去处，蹙眉凝视！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想些什么，美人已乘猫鹰去，此地空留怪物尸！”

夏天翔脸上微红，失笑说道：“这位‘百毒美人奴’如此心狠手辣，谁会想她？与她交友，万一略有不称意时，被她把人也当作蓝星狒及毒涎血蜴一般的收拾起来，那还了得？”

仲孙飞琼叹道：“翔弟不要对她过于贬抑，此女虽然手下甚辣，目有淫光，但通晓那多异域语言，善降禽兽蛇虫，又复身怀上乘武学，确也是位不可多得的绝代奇材，翔弟若能利用她对你的倾慕之心，加以感化，使其弃邪归正，倒是一桩莫大功德！”

夏天翔忽然想起一事，跳将起来叫道：“琼姊，我们只顾在此讨论‘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却忘了注意‘东瀛三矮’及‘身毒双怪’，他们逃到哪里去了？”

仲孙飞琼闪目一看，这飞魔壁下除了自己与夏天翔以外，果然别无人踪，

猪本英机金刀津二郎及赫尼甘鲁三人，均已悄悄逸去！

她正在四处打量，夏天翔却手指飞魔壁上，含笑说道：“琼姊，这干腆颜无耻的域外凶邪虽已悄悄逃走，但那件‘护穴龙鳞’所织的软甲，倒还在飞魔壁上！”

仲孙飞琼抬头见‘护穴龙鳞’所织的软甲果然仍在飞魔壁上，遂向灵猿小白微笑说道：“小白，大黄新受重伤，你在此陪它，由我们上壁取回软甲便了！”

说完又向夏天翔笑道：“翔弟，放置‘护穴龙鳞软甲’的那块突石离地约莫十三四丈，我们近来各有进境，不如以之一试彼此功力？”

夏天翔笑道：“琼姊是要与我比赛谁先取得那件‘护穴龙鳞软甲’么？”

仲孙飞琼笑道：“不必说是比赛，我们借此练练轻功也好！”

夏天翔点头笑道：“既然如此，我们便请小白发个号令，一同纵身！”

灵猿小白颇会凑趣，闻言之下，便即发出一声怪啸！

啸声刚出，仲孙飞琼与夏天翔便自化成一青一玄两缕轻烟，平飘而起，向飞魔壁上抢去！

他们两人资质相若，功力相若，严格比较起来，虽数仲孙飞琼稍高半筹，但在这十三四丈的飞魔壁间却难分出上下！

故而他们既是同时纵身，自是同时抢到放置“护穴龙鳞软甲”的突出大石左近！

但就在两人身形均距离突石约莫尚有五尺之际，石上的“护穴龙鳞软甲”竟自动上升，向飞魔壁顶飞去！

夏天翔看见“护穴龙鳞软甲”之上还绑有一根细细的山藤，不由顿悟对方早有安排，无耻已极，遂怒声叱道：“壁上潜伏的是哪个无耻鼠辈？”

飞魔壁顶一阵纵声狂笑，现出五个人来！

三个矮身奇服之人，正是“东瀛三矮”！

其他两个黑肤怪汉，则是“身毒双怪”！

仲孙飞琼见这五名域外凶邪全在飞魔壁顶现身，知道中人算计，处境危殆，遂赶紧向夏天翔叫道：“翔弟小心，他们居高临下……”

话方至此，“东瀛三矮”同声狞笑，每人洒下两把黑色细砂，合成一片隐挟奇异腥味的玄云密布，向夏天翔及仲孙飞琼迎头盖下！

夏天翔刚想取用“红云蛛丝网”护身，耳边一阵惊天动地的隆隆巨响，“身毒双怪”又在飞魔壁顶推下事先布置的无数斗大山石！

毒沙如雨，山石如雷，均非轻易可以躲避，何况夏天翔与仲孙飞琼又是寄身于不便腾挪闪展的危崖峭壁之间，离地足有十三四丈！

这种情势，险恶无伦，眼看夏天翔、仲孙飞琼及小白大黄等两人两兽均将同遭浩劫！

情势既然险恶，便让它暂时延搁，故事转移到昆仑绝顶之上！

原来仲孙飞琼所料不差，那在“寂灭之宫”之内盗走鹿玉如所生婴儿的“寂寞掌门”，果然便是“昆仑逸士”向飘然！

向飘然当日虽被夏天翔及仲孙飞琼困在昆仑绝巅，并向昆仑宫中投掷长函，说明他的恶毒作为，但这封长函恰巧是被向飘然的心腹拾得，赶上绝巅，把他救下！

遇救以后，向飘然因恐夏天翔等若知自己不死，可能再上昆仑，遂嘱咐心腹弟子在昆仑宫中暗暗培植势力，他则独自离山，准备寻个僻静所在避避

风头，并苦练两种恶毒武功，再复回转昆仑，执掌门户！

他既有这种想法，加上机缘凑巧，遂进入“寂灭之宫”，借着这不与世通的神秘所在，苦心研练两种恶毒功力！

“寂灭之宫”内，人人垂着一副深厚面纱，除了那位控制全宫、别有居心的“埋忧居士”之外，大都心如槁木死灰，彼此不大交谈，甚至谁也不知谁的姓名来历！

但向飘然是有心人，鹿玉如是无心人，时日略久之后，向飘然竟认出鹿玉如来，并探知她腹中所怀的婴儿，便是夏天翔的骨血！

向飘然费尽苦心，才把梦想多年的掌门名位弄到手中，又被夏天翔破坏，自然对他恨入骨髓，遂在鹿玉如满月以后，伺机盗走婴儿，准备借以挟制夏天翔，永远严守昆仑秘密，或是用作钓饵，设法把这心头隐患除去！

谁知向飘然下手盗婴之时，鹿玉如虽然暂时不在眼前，却被称为“寂寞老农”的“万梅老农”秦乐圃撞破！

当日在问天峰顶，秦乐圃不是无故失踪，而是好奇心切，半被诱半自动地投入“埋忧居士”依着天然形势、再加巧妙修筑、极难发现的隐秘暗洞之内！

既入“寂灭之宫”，秦乐圃反倒安心下来，准备代替夏天翔向如今身为“寂寞公主”的鹿玉如一诉相思之苦。

但“埋忧居士”因知秦乐圃与鹿玉如颇有渊源，故而防范极严，不使他们有私自交谈的机会！

加上秦乐圃入宫不久，鹿玉如便告临盆，生下一子，秦乐圃颇为夏天翔高兴，心想这“寂灭之宫”内，倒也安逸，自己不如就在此过上一段清静岁月，暗暗维护鹿玉如，等夏天翔设法寻来，再作计较！

这日秦乐圃见“埋忧居士”因埋忧谷内又有人来，正从寂灭之宫的地道进谷，遂匆匆赶往鹿玉如所居之处，意欲借机与她一倾肺腑！

谁知未曾遇见鹿玉如，却撞见了“寂寞掌门”抱着鹿玉如所生的婴儿仓卒遁走！

秦乐圃也不知道“寂寞掌门”究竟是谁？但既见鹿玉如的婴儿被劫，自然大吃一惊，随后疾追而去！

追出百里以外，方始追及，两人恶斗一场，向飘然挨了几记“般禅掌力”，秦乐圃也被向飘然用新练成的“黑煞玄阴手”打中一掌，左小腿上又中了三根“天戮神针”！

一记“黑煞玄阴手”的力道虽重，秦乐圃仗着内功精厚，尚可勉强支持，但那三根“天戮神针”却太以厉害，使他不得不以毒蛇啮手、壮士断腕的决心，自行把左腿齐膝断去，眼看着“昆仑逸士”向飘然抱婴儿，狂笑遁走！

向飘然走后，秦乐圃失血过多，使得所中“黑煞玄阴手”的伤势一并发作，晕倒在血泊之中，幸遇好心山民救回调治，保全了一条性命，但要想彻底痊愈，至少也得在周年半载以后！

鹿玉如自进“寂灭之宫”，本已身如槁木，心若死灰，但生产婴儿之后，却又使她渐渐恢复了生存之趣！

如今突然发现爱子被劫，简直宛如万丈高崖失足一般，惊怒得神智全昏，厉啸一声，也自追出“寂灭之宫”！

但她不知爱子是谁所劫？无处追踪，只得形如疯狂地到处奔驰，并在遇见别人抱有婴儿之时，便抢过手中看上一看！

秦乐圃养病，鹿玉如疯狂之事，均暂不提，且说那位怀抱婴儿直奔昆仑的“昆仑逸士”向飘然！

向飘然回到昆仑，立刻宣称云游归来，并派遣一班弟子四出修积外功，只把心腹之人留在昆仑宫内！

所劫的婴儿，则雇了一名乳母抚养，并把乳母婴儿一齐送上昆仑绝巅，设下几桩厉害埋伏！

等他安排就绪以后，追兵也到！

第一批追兵，便是知道他本来面目的“埋忧居士”以及三名“寂灭之宫”的超绝好手！

彼此在昆仑之宫见面以后，“昆仑逸士”向飘然便即“呵呵”大笑道：“‘埋忧居士’，你知道我的本来面目，我也知道你的真

实来历，你便是恶迹多端、为黑白两道均不能容的‘五毒飞尸’莫子京！”

莫子京冷笑一声，尚未答话，向飘然又复指着与他同来的三名蒙面好手说道：“慢说是你，便连他们三位的姓名来历，我也知晓！”

“五毒飞尸”意似不信地目注向飘然问道：“你说说看！”

向飘然笑道：“他们是你昔年至交，‘毒佛’空空和尚、‘矮脚驼龙’鲍一飞及‘七手夜叉’牛郎源！”

“五毒飞尸”莫子京等闻言，不禁大吃一惊，暗想这位“昆仑逸士”向飘然果富心机，居然把自己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

他们正在惊奇，向飘然又自笑道：“我不但深知你们的来历，连你们利用‘寂灭之宫’之名，招聚举世怀有伤心恨事的武林好手，渐渐使其变为羽翼，再作雄图的心意，也已知晓！”

“五毒飞尸”莫子京冷然说道：“你倒真有心机，但请先答复我一句话儿，就是为何要把‘寂寞公主’鹿玉如所生的婴儿盗走？”

“昆仑逸士”向飘然双目一张，凶光四射，咬牙说道：“我要报仇！”

莫子京讶然问道：“你与鹿玉如有何仇恨？”

向飘然摇头答道：“我与鹿玉如无仇，但和夏天翔却结怨甚重，你可能尚不知道，鹿玉如所生的婴儿，便是夏天翔的骨肉！”

莫子京等均自摇头，向飘然因心中另有打算，遂毫不隐讳地把自己谋夺昆仑掌门名位的一段经过详述一遍。

“毒佛”空空和尚听完，怪笑道：“这样说来，我们还是敌忾同仇，均与夏天翔结怨不满！”

话完，也将终南死谷的经过说出，并失笑空自取得足以威震武林的“乾天霹雳”，却忘了询问用法，竟成了一颗无用废物！

“昆仑逸士”向飘然听得高兴已极，大笑说道：“你们来到昆仑，我便起了彼此合作之心，如今越听越觉非要合作不可了！”

“五毒飞尸”莫子京轩眉问道：“你不妨讲得详细一点！”

向飘然手指高矗云中的昆仑绝巅，异常得意、眉飞色舞地说道：“夏天翔之子被我藏在这昆仑绝顶作钓饵，并设下厉害埋伏，只要放出风声，夏天翔不久定会寻来，我们要挟他说出‘乾天霹雳’的用法，再把他父子一同杀死，然后乘着明年八月中秋，海内外武林高手齐聚终南绝顶太白峰头之际，暗地施放‘乾天霹雳’，来个一网打尽，则你我岂非便可傲视江湖、独霸寰宇？”

莫子京瞿然动色，点头说道：“你这种打算确实有点道理！”

“ 昆仑逸士 ” 向飘然继续笑道：“ 诸兄若肯精诚合作，则不必再回 ‘ 寂灭之宫 ’ 啃嚼寂寞，就在这昆仑留居，一面研练神功，一面等夏天翔自来送死！”

“ 五毒飞尸 ” 莫子京想了一想，点头说道：“ 我倒同意向兄这等说法，但彼此留居昆仑，在各方听得…… ”

向飘然不等莫子京话完，便自接口大笑说道：“ 向飘然哪敢慢待诸兄，我与莫兄不分正副，同掌昆仑门户，其余三位，则聘为昆仑护法！”

“ 五毒飞尸 ” 莫子京等对于 “ 昆仑逸士 ” 向飘然这样安排均无甚异议，遂即留居昆仑，彼此研练恶毒功力，并由向飘然派遣心腹门人，在江湖间寻觅夏天翔，诱他前来昆仑寻子！

昆仑之事交代完毕，故事又复回到在六诏山飞魔壁下，遭遇奇险的夏天翔、仲孙飞琼及灵猿小白异兽大黄等两人两兽身上！

倘若 “ 东瀛三矮 ” 不先用毒砂袭击，则夏天翔等便不死于 “ 身毒双怪 ” 所推的山石之下，也将无可幸免地必受重伤！

如今毒砂先发，山石后落，反而使夏天翔、仲孙飞琼及小白、大黄等两人两兽脱离险境！

原来 “ 东瀛三矮 ” 所发的毒砂化成一片玄雾密布罩向当头之际，夏天翔便打算以 “ 红云蛛丝网 ” 来防护！

仲孙飞琼比较细心，知道 “ 红云蛛丝网 ” 的威力虽然极为神妙，但却宜用以防御这等无孔不入的毒砂之属！

何况一片玄云密雾挡住视线，看不见 “ 东瀛三矮 ”、“ 身毒双怪 ” 的動作，也许对方在洒落毒砂以后，继续还有其他毒手？

故而仲孙飞琼一面制止夏天翔取用 “ 红云蛛丝网 ”，一面拉着他施展 “ 横渡天河 ” 的绝顶轻功，半空中吸气平飘，藏到置放 “ 护穴龙鳞软甲 ” 的那块突石之下！

二人刚把身躯贴向突石以下的峭壁之上，头顶一片隆隆巨响，已有无数斗大巨石凌空飞坠！

夏天翔见状好不惊心，暗想若非仲孙姊姊应变机警，此时必然万石当头，从空翻跌，纵不身为肉酱，也将骨断筋折！

仲孙飞琼则在暗唤侥幸之下，心悬爱兽大黄小白的安危，闪眼往下看去！

目光到处，不由一惊，因为飞魔壁底全是震耳欲聋的滚滚乱石，哪里还看得见大黄小白的丝毫踪影？

仲孙飞琼以为变起仓卒，爱兽不及走避，大黄小白业已双双惨遭劫数，不由心内一酸，泪珠簌簌落地！

夏天翔因身躯略斜，所见角度不同，遂轻轻一拉仲孙飞琼，用 “ 蚁语传声 ” 向她说道：“ 琼姊不要伤心，小白大黄未曾遇难，它们也像我们一般，藏在右斜下方一块突石以下！”

仲孙飞琼照夏天翔所说方向，偏头看去，果然瞥见一团白影及一点黄色皮毛，知道爱兽无恙，不禁破涕为喜！

这时壁顶石雨已停，“ 东瀛三矮 ” 与 “ 身毒双怪 ” 以为恶计得售，又复相与纵声狂笑！

夏天翔真气一提，与仲孙飞琼飘落飞魔壁下，抬头叱道：“ 你们这干化外凶邪，虽然腆颜无耻，暗箭伤人，但冥冥中天道无亏…… ” 话犹未了，壁顶群凶业已大感意外，呼啸一声，散得无踪无影！

灵猿小白、异兽大黄也安然无恙，双双自壁上飞落！

仲孙飞琼问起小白大黄怎能及时躲避？方知“东瀛三矮”、“身毒双怪”在壁顶现身狂笑之际，小白大黄便恐主人受伤，双双纵身赴援，飞魔壁上又有无数突石砸下，才在千钧一发的危险关头，得能及时藏入石后！

这场惊险过后，夏天翔一面与仲孙飞琼携手缓步出谷，一面问道：“琼姊，有件事儿，我要向你请教请教！”

仲孙飞琼看他一眼，失笑说道：“翔弟怎的这般客气起来？用了‘请教’二字。”

夏天翔笑道：“小白与‘百毒美人奴’班碧玉那只毒涎血蝎互相对峙之时，为何只哭了三声、怪笑一阵，便把那看来极凶极毒的毒涎血蝎吓得胆战心寒地逃回本阵，不敢对敌？”

仲孙飞琼笑道：“小白昔年在蛮荒之地，见过一只比这更大的毒涎血蝎，活生生地被哭笑金猿抓死，不敢丝毫抵抗，今天遂故意学那哭笑金猿的声音，来上一阵怪笑，三声大哭，果然竟把对方吓得骨软筋酥，掉头便跑！”

夏天翔闻言叹道：“天生一物，必有一克，造化之巧，委实奥妙无比，这班域外凶邪的克星，却不知是谁？今日眼看到手的‘护穴龙鳞软甲’又复失去，令我好不愤恨！”

仲孙飞琼含笑说道：“凶邪之辈的克星便是天理正义，一件‘护穴龙鳞软甲’的得失不算什么大事，翔弟不必系怀，我们如今应该全神贯注地设法搜索鹿玉如及她所生之子的去向，赶紧加以援救才好！”

夏天翔听仲孙飞琼提到往事，不禁又觉羞惭，又复忧急，剑眉深蹙说道：“琼姊既然猜测那盗走鹿玉如所生婴儿的‘寂寞掌门’便是‘昆仑逸士’向飘然，则我们不妨便上昆仑走走！”

仲孙飞琼笑道：“我这种判断不过仅从‘寂寞掌门’的‘掌门’二字之上胡乱猜测而已，昆仑路途甚远，倘若白跑一趟？反而耽误了其他方面！”

夏天翔也觉仲孙飞琼说得不错，不禁扼脉叹道：“可惜琼姊已把青风骥借给花如雪姊姊乘坐，眼前若有此驹，则跑趟昆仑，碰碰运气，也不会耽误什么事了！”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颇为着急，遂想了一想，含笑说道：“翔弟，依我看来，我们只有分头寻找，才能比较容易获得结果！”

夏天翔皱眉问道：“琼姊打算怎样分法？”

仲孙飞琼笑道：“我料定那‘寂寞掌门’劫走鹿玉如所生的婴儿之后，定不携往东南人烟稠密之区，足迹必在云、贵、康、藏、川、陇、青、新等地！”

夏天翔点头说道：“琼姊猜得不错，但就这八个地区，若要详细搜索？已经够使我们头昏眼花的了！”

仲孙飞琼眉头微蹙说道：“不仅鹿玉如与你有了夫妻之实，她所生的婴儿更是你的骨肉，既已失踪，便非找不可，但地区太大，寻找费时，只有分头进行，才能事半功倍，我打算由你搜查云、贵、康、藏，由我搜查川、陇、青、新。”

夏天翔问道：“为什么这样分法？”

仲孙飞琼笑道：“因为云、贵、康、藏的路近一点！”

夏天翔摇头苦笑说道：“追源溯始而论，这是我所闯的祸事，自然应该由我去跑远路！”

仲孙飞琼听他自承闯祸，不禁有点忍俊不禁，想了一想，含笑点头道：“翔弟，你既然想跑远路，便由你搜查川、陇、青、新四地便了！”

纵或古之圣贤，有时亦难免微有私心，仲孙飞琼如今便是想起云贵两地距离八莫甚近，夏天翔倘若在此密事搜查，不仅容易涉险，并可能与“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单独相处，生出其他事端，故而才答应让他搜查路程较远的川、陇、青、新等地！

夏天翔见仲孙飞琼赞同自己所说之后，遂又复问道：“琼姊，我们既然分头搜索，总该约定一个互相见面的时间地点！”

仲孙飞琼笑道：“如今是四月初一，我们定于今年八月中秋，在峨嵋金顶相见便了！”

夏天翔黯然说道：“这样一来，我与琼姊又要分别一百余日之久！”

仲孙飞琼看他几眼，目光中蕴含无限深情，嫣然笑道：“翔弟，男女之情，贵真贵淡，切忌过浓过痴，百余日的小别，算得了什么？何况你也有伴侣，不会过份寂寞！”

夏天翔咦了一声道：“姊姊和我分道而行，哪里还有伴侣？”

仲孙飞琼笑道：“我命小白作你的伴侣，我带大黄，你带小白，因为小白比较乖些，并多少会说几句人话！”

夏天翔也颇喜爱灵猿小白，两人遂就此分袂，约定今年的八月中秋，在峨嵋金顶相见！

“昆仑逸士”向飘然、“五毒飞尸”莫子京等，正想派人引诱夏天翔前来昆仑，他却自行投到，无疑必将遭逢险厄，落入罗网，但却需将这些情节略按，先行表叙仲孙飞琼方面。

仲孙飞琼在六诏山中与夏天翔、灵猿小白分别以后，心中也自微觉怅惘，携着异兽大黄，信步西行。

她西行之故，是想走趟高黎贡山凝翠谷，看看“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三位武林前辈，

已否被一钵神僧劝出莫愁石室，以及一钵神僧为何一去不返？

但尚未走到高黎贡山，在无量山中即遇上岔事！

仲孙飞琼正行至无量山的一条幽谷之中，突然发觉有一股劲疾风声，当头急降！异兽大黄感应更灵，早就怪啸报警，仲孙飞琼仰头看去，不禁愕然一惊！

原来“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六诏山飞魔壁下所乘的那只形若猫鹰的绝大怪鸟，突于当空出现，宛如陨电流星般急急下扑！

仲孙飞琼秀眉微皱，凝聚罗浮派镇派绝学“般禅掌力”，准备给这凶禽来个当头痛击！但到距离头顶丈许之时，仲孙飞琼便看出鸟目无光，鸟头已垂，不像是自行飞降的模样！遂暂时不发“般禅掌力”，拉着异兽大黄闪出丈许！

果然不出所料，这只形如猫鹰的绝大怪鸟，“咕咚”一声，摔在山石之间，毛羽凌乱，四散分飞，显系在空中便已死去！

仲孙飞琼暗想这等凶禽厉害无比，灵活异常，究竟是碰到什么对头？才会突然遇难！疑思之下，抬头往上空一看，却见还有一条丈来长的白布，飘飘而落，布上仿佛写有字迹！

仲孙飞琼等布落下，展开一看，只见布上写着十个大字是：“轩辕无故

手，夏侯在何方？”

见字之后，仲孙飞琼想起夏天翔所告与“八莫妖王”轩辕烈在太白峰顶交谈的情节，才知这只形若猫鹰的绝大怪鸟，是被派往各处找寻夏侯巽与轩辕妖王相会！

如今此鸟忽然死去，必系绝世高人所为，难道夏侯巽就住在这无量山内？

念犹未了，突见一位黄衣老人，疾如星驰电掣一般，神速无伦地在巉崖峭壁之间飞降谷底！

仲孙飞琼目光略注，便知来人果是夏侯巽，遂赶紧嘱咐大黄不许乱动，千万不可触怒此老！

夏侯巽降到谷底，看见仲孙飞琼，不由一愣！

仲孙飞琼含笑施礼叫道：“夏侯老前辈一向可好？”

夏侯巽指着地下死鸟，向仲孙飞琼问道：“仲孙姑娘，这只鸟儿是你豢养的么？”

仲孙飞琼摇头道：“我未豢养此鸟，但却知道养鸟之人的姓名来历。”

夏侯巽大喜说道：“快说，快说！”

但话完似觉失态，又复微笑说道：“你告诉我养鸟之人是谁？我给你一点好处！”

仲孙飞琼笑道：“老前辈要打听此人来历，晚辈自应奉告，些许小事，好处却不敢领！”

夏侯巽摇手说道：“仲孙姑娘不必客气，请先说出这养鸟之人到底是谁？”

仲孙飞琼微笑说道：“他叫‘八莫妖王’轩辕烈！”

夏侯巽点头记住，继续问道：“这‘八莫妖王’轩辕烈的功力如何？”

仲孙飞琼应声答道：“他被域外群邪奉为魁首，连震天派中的‘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人也均钦服，武功之高，可称绝世无双！”

夏侯巽双眼一翻，诧然问道：“绝世无双，难道这‘八莫妖王’轩辕烈的一身武学竟能在我之上？”

仲孙飞琼知道夏天翔到处想寻找这位黄衣老人夏侯巽，以便激他出来克制“八莫妖王”轩辕烈，如今既被自己无心巧遇，千万不可放过这等绝世良机，遂故意略作沉吟，看了看夏侯巽两眼，缓缓说道：“老前辈的功力虽已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但比起‘八莫妖王’轩辕烈来，恐怕还……”

夏侯巽气极叫道：“仲孙姑娘不要说了，我去搏杀‘八莫妖王’轩辕烈给你看看！”

说完，微一提气，便自平升五丈，纵向飞壁！

仲孙飞琼暗暗好笑，高声叫道：“夏侯老前辈慢走，你知道‘八莫妖王’轩辕烈住在何处么？”

夏侯巽耳根一热，又复降落谷底，失笑道：“我不但忘了询问‘八莫妖王’轩辕烈的居住所在，并也忘了适才答应给你的好处！”

仲孙飞琼恭身施礼，含笑说道：“晚辈有句异常率直而无礼之言，尚请老前辈不要见怪才好！”

夏侯巽笑道：“仲孙姑娘但说不妨。”

仲孙飞琼正色说道：“武林人物交手，倘若功力相当，则心静气平者胜，心浮气躁者败！‘八莫妖王’轩辕烈武功绝世，一代霸才，老前辈与之相遇，务请释躁静矜，万勿轻敌！”

夏侯巽这次不但耳根发热，并且脸上发红，愧然点头说道：“多谢仲孙姑娘的金玉良言，我想托你一事儿！”

仲孙飞琼笑道：“老前辈请讲，仲孙飞琼无不遵命！”

夏侯巽笑道：“上次我们在高黎贡山分别以后，我终于极为凑巧地找到一名资质绝好的年轻少女，传以绝艺！”

仲孙飞琼笑道：“老前辈得获传人，恭喜，恭喜！”

夏侯巽微笑说道：“我因生性过于好胜，传了她上乘心法之后，便把她禁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古洞之内，使其毫无外扰，一意潜修！”

仲孙飞琼抬头四瞩，含笑问道：“这座古洞却在何处？”

夏侯巽笑道：“这洞不在无量山，是在大巴山内！”

仲孙飞琼咦了一声问道：“大巴山离此不近，老前辈所收爱徒既与世隔绝，她的饮食问题却如何解决？”

夏侯巽点头笑道：“仲孙姑娘问得不错，我想奉托你的就是此事！”

仲孙飞琼嫣然笑道：“老前辈是要我为令徒送饮食么？”

夏侯巽点头说道：“洞中有泉，可以饮用，但食粮却最多只能维持到今年年底，故而请仲孙姑娘务于今年年底之前，到那古洞之内，把我徒儿放出！”

仲孙飞琼听出夏侯巽话意，愕然问道：“老前辈你自己……”

夏侯巽凄然一笑，接口说道：“‘八莫妖王’轩辕烈自诩无敌，我也奔驰数十年，找不到一名对手，这次互相较量，必然各出全力，极可能并骨南荒，同归大化，自然应把身后未了之事奉托一下！”

仲孙飞琼虽见夏侯巽神情悲凄，却也无法安慰，只好恭身答道：“晚辈遵命，老前辈尽管放心。”

夏侯巽伸手在崖壁间把大巴古洞的形势，向仲孙飞琼描绘一遍，然后苦笑说道：“仲孙姑娘，我那徒儿姓甚名谁？连我也不知道！”

仲孙飞琼心想哪有师傅不知徒儿姓名之理？不由向夏侯巽看了几眼。

夏侯巽笑道：“仲孙姑娘不要疑诧，我这徒儿因曾遭遇绝世奇险，受惊过度，虽然被我救活，却把以前各事完全忘却，不知自己姓名，不知师门来历！”

仲孙飞琼恍然笑道：“老前辈命我把令徒放出，难道不要她潜修了么？”

夏侯巽长叹一声说道：“当初我因苦寻‘天羽大师’唐一梦数十年不得，好不容易找到之时，却又所愿成虚，故而才与夏天翔老弟订下了五年后的泰山之约，如今既有‘八莫妖王’轩辕烈作为对手，何必再把这争奇斗胜之心，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仲孙飞琼笑道：“这样说来，老前辈是取消了五年后的泰山之约？”

夏侯巽点头笑道：“烦请仲孙姑娘转告夏天翔老弟，把高黎贡山的那场约会取消了吧！”

说完，伸手入怀，取出昔日在高黎贡山收去的三根“天禽五色短羽”，递与仲孙飞琼，微笑说道：“这三根‘天禽五色短羽’也请仲孙姑娘奉还夏天翔老弟，并请二位今后对我那徒儿多加照应！”

仲孙飞琼听这黄衣老人夏侯巽满口都是身后之语，颇为不祥，遂接过“天禽短羽”，含笑说道：“老前辈不必这等说法，我等仰仗老前辈教迪扶植之处还多得很呢！”

夏侯巽摇头一笑，目注仲孙飞琼问道：“仲孙姑娘，请你告诉我，‘八莫妖王’轩辕烈住在何处？”

仲孙飞琼笑道：“轩辕烈住在八莫万盘山的接天宫内，此人不仅本身武学绝世，其妻‘金花圣母’亦颇不弱，更豢有不少怪蛇毒虫、奇禽猛兽，老前辈单独前去，确实应该特别小心！”

夏侯巽笑道：“多谢仲孙姑娘关怀，我送你一样谈不上酬报的小小玩意儿！”

语音了后，递过一粒色呈暗绿、看来不甚起眼的龙眼大小的珠儿！

仲孙飞琼知道以夏侯巽这等身份，既然出手，决非常物，遂恭身称谢收下！

夏侯巽笑道：“此珠的用途我不深晓，但知决非寻常，仲孙姑娘若遇精于鉴赏之人，不妨请教！”

仲孙飞琼含笑点头，夏侯巽便即再度施展绝世轻功，飞身踏壁，隐入白云而去。

仲孙飞琼目送这位盖代奇人的身影，心头倒也感慨万千，暗想夏侯巽此去若能除掉“八莫妖王”轩辕烈夫妇，则明年八月中秋的终南大会，定能尽诛群邪，使莽莽武林清平个二三十年光景！

但若连这位武林奇客也不敌轩辕妖王夫妇，断送在接天宫内，则定然来日大难，行见武林中正气消沉，群魔乱舞！

仲孙飞琼心中感慨无穷地带着异兽大黄继续西行，注意搜查那“寂寞掌门”、“寂寞老农”及“寂寞公主”的踪迹！

一直搜查到了高黎贡山，仍未有丝毫可疑情事发生。

仲孙飞琼行到山深之处，想起这座高黎贡山对于自己，关系颇为密切。

“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住在其中，“龙飞剑客”司徒畏在此恢复功力，获得白龙剑，自己与夏天翔又在此巧遇“三绝真人”、“天羽大师”，学会了“度世三招”及“无相勾魂龙飞三绝”！

但如今这座自己关系密切的南荒名山，却显得颇为陌生，厉清狂等隐居不出，“天羽大师”与“三绝真人”更只留下玉簪峰顶的一座坟头而已！

仲孙飞琼正在独立斜阳，低徊往事，蓦然间，异兽大黄在身后发出一声欢啸！

跟着便从极远极远之处，传来一声马嘶！

马嘶之声太以熟悉，仲孙飞琼入耳更知正是自己那匹青风骥所发！

但细辨马行方向，似乎斜往西南，并非直奔自己，仲孙飞琼遂提足真气，施展内家“传音及远”神功道：“花如雪姊姊，小妹飞琼在此！”

片刻以后，青风骥便自折回，老远便可看出马上坐的正是“巫山仙子”花如雪！

仲孙飞琼迎上前去，含笑问道：“雪姊找到一钵神僧了么？”

花如雪摇头笑道：“我借了你这匹青风骥，倚仗它的绝世脚程，几乎寻遍西南，也未发现他的丝毫踪影！”

仲孙飞琼听说花如雪未曾寻见一钵神僧，不由颇为惊讶，又

复问道：“雪姊适才纵马奔向西南，却是为了何事？”

花如雪笑道：“我是追寻一名可疑人物！”

仲孙飞琼问道：“什么可疑人物？”

花如雪笑道：“是一位面垂黑纱的黑衣少女，她每遇山民的初生婴儿，都要抢将过去看上一看！我闻讯以后，觉得此女极为神秘，遂勾起兴趣，追

踪至此！”

仲孙飞琼“哎呀”一声，急急说道：“她……她如今在这高黎贡山之内么？”

花如雪点头笑道：“听人说，这神秘黑衣少女在高黎贡山中到处飞驰，似乎有所寻找？暂时不会离去！”

说到此处，目光微注仲孙飞琼，含笑问道：“琼妹问话的口气之中，好像竟认识这位黑衣少女！”

仲孙飞琼苦笑答道：“我怀疑这到处抢人婴儿观看的黑衣少女，便是替夏天翔生了一个儿子的‘寂寞公主’鹿玉如！”

这回轮到花如雪惊奇起来，哦了一声问道：“鹿玉如既替夏天翔生了一个儿子，怎不在‘寂寞之宫’内育婴，却这样形似疯狂地到处乱跑则甚？”

仲孙飞琼应声答道：“因为她所生的婴儿被人抢去了！”

花如雪听得越发惊奇，正待发问，仲孙飞琼已将别来一切经过，向她详细叙述了一遍。

仲孙飞琼说完，花如雪点头笑道：“照琼妹如此说法，这黑衣女子十有八九，准是鹿玉如了！”

仲孙飞琼说道：“既然是她，我们应该赶快把她寻着，加以保护，不能再让她这等飘零寂寞！”

花如雪看了仲孙飞琼几眼，微笑道：“琼妹的心肠之好及度量之宽，简直绝世难觅，倘若换了旁人，定然巴不得鹿玉如……”

仲孙飞琼脸上一红，截断花如雪的话头，摆手笑道：“雪姊，

你怎么对我如此谬赞？鹿玉如自幼便远离父母，吃鹿乳长大，身世有多可怜……”

话方至此，远远听得一声悲号，宛如巫猿哀啼、孤舟嫠妇哭泣般的凄惻无比！

仲孙飞琼失惊说道：“这悲号之人，大概便是鹿玉如了！”

说完，正待即行扑往悲号传来的方向，花如雪却伸手把她拉住，含笑说道：“琼妹别急，发声悲号之人就在这高峰背后，我们倘若疾行，难免略有声息，反会把她惊走，不如悄悄掩去比较妥当！”

仲孙飞琼深觉花如雪所言有理，遂吩咐大黄与青风骥在此等候，自己则施展轻功，随同花如雪，蹑足潜踪地往那峰后赶去！

峰后是幽静的山壑，壑中云翳雾郁，仿佛深不可测！

壑边果有一个身材窈窕的黑衣女子，呆然独立。

这女子背对花如雪、仲孙飞琼，无法看清面貌，但可看出确实带有一副黑色面纱，完全是“寂寞之宫”的人物打扮！

仲孙飞琼心中怦然微跳，飘身闪出，纵落在那黑衣女子身后六七尺处！

黑衣女子似有所觉，霍然转身，目光自面纱之后森森射出，在花如雪、仲孙飞琼身上来回一扫！

仲孙飞琼知道对方所受刺激太重，可能业已神智不清，遂特意放低声音，笑靥微开地靛然问道：“姑娘可是鹿玉如？”

黑衣女子闻言一愕，又向花如雪、仲孙飞琼打量几眼，方自点头说道：“你们是谁？怎么知道我叫鹿玉如？我儿子呢？”

这话之中，反问三句，问到最后“我儿子呢”一语时，语音幽哽，神情越发凄绝！

仲孙飞琼心中惻然生怜，含笑答道：“我叫仲孙飞琼，这位是我师姊……”

话犹未了，鹿玉如突然目注仲孙飞琼，发出一阵凄声怪笑！

这笑声极为悲凄，但又满含愤毒的意味，听得仲孙飞琼有点不寒而栗！

花如雪蹙眉问道：“鹿姑娘为何这等发笑？”

鹿玉如手指仲孙飞琼，咬牙说道：“你美得宛如瑶台玉女，月殿嫦娥，怪不得我丈夫不要我了！”

这几句话儿，听得仲孙飞琼满面飞红，简直哭笑不得！

花如雪也只有连连苦笑，想不出应该怎样解释？

就在这奇窘无比之中，鹿玉如突又厉声叫道：“抢我丈夫的是你，抢我儿子的定也是你！”

随着话音，衣袖一扬，三枚天荆毒刺，疾如电掣地照准仲孙飞琼的面门射去！

仲孙飞琼想不到自己一团好意，竟招来了这大麻烦？只得一面施展“七星幻步”身法，向右微旋，闪开三枚天荆毒刺，一面对花如雪高声叫道：“雪姊，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花如雪略一沉吟，尚未及答，鹿玉如又复厉声喝道：“你该怎样？你该活活被我抓死！”

人随声起，十指箕张，凶猛无伦地纵起半空，照准仲孙飞琼疾抓而去！

仲孙飞琼见鹿玉如好好一位红妆侠女，因受刺激过重，几已变成一个凶恶女魔，不由又觉怜惜，又觉尴尬地吸气飘身，再度避开来势！

鹿玉如十指虽然抓空，但毫不停留地立即跟踪追扑，奇招迭发，招招挟着凌厉劲风，硬把仲孙飞琼圈入漫天掌影之内！

仲孙飞琼既不便还击，又难于解释，只得倚仗绝世身法，在鹿玉如掌风指影之间，奇险万分地飘来闪去！

花如雪看出鹿玉如武功不弱，仲孙飞琼近来进境虽高，但只

守不攻，自也异常惊险，遂眉头深蹙，扬言问道：“琼妹还手，先把她打败再说！”

仲孙飞琼闻言，也知只有如此，遂在闪过一招凌厉攻势以后，探身发掌，一式“渴骥奔泉”，向鹿玉如胸前拍去！

哪知鹿玉如神智已昏，宁甘拼死，竟对仲孙飞琼这招“渴骥奔泉”毫不理会，反而乘着她探身发招，距离甚近之际，一式昆仑重手“神龙翻爪”，右掌急翻，带着呼呼劲响，狂推而出！

仲孙飞琼大出意料，立蹈危机，几乎无法自保！

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施展新近才蒙爹爹传授、火候尚未十分精纯的“太乙天玄神功”，衣袖微翻，轻轻一拂！

这“太乙天玄神功”岂同小可？仲孙飞琼虽然尚欠几分火候，但已非鹿玉如所能禁受，硬被袖风拂得“嚶哼”一声，踉跄数步，险些儿栽下那郁郁云翳的百丈深壑！

仲孙飞琼心中一阵歉然，赶紧收手，含笑说道：“鹿姑娘，不要误会，你听我解释……”

话犹未了，竟自行蹙眉住口，说不下去！

原来鹿玉如踉跄几步之间，脸上面罩已落，只见她银牙紧咬，满面怨毒神情，一双妙目之内，更是充满了熊熊仇火，分明对自己愤恨透顶，哪里还是用言语可以解释？

仲孙飞琼的语音中断，鹿玉如的语音却发，恶狠狠地狞视仲孙飞琼说道：“仲孙飞琼，我丈夫被你抢走，儿子被你偷去，打又打你不过，却要怎样才能报仇泄恨？”

仲孙飞琼一向辩才无碍，擅于言词，但如今却涨红双颊，不知对鹿玉如这种问话究竟如何作答？

鹿玉如目光如电，在仲孙飞琼及花如雪身上来回一扫，阴森森地厉声狂笑道：“我做人无法报仇，变成厉鬼或许倒能如愿？”

说罢招发，右手一招“金鹞剔羽”，攻向仲孙飞琼，左手也以一招“手挥五弦”，照准花如雪的腰肋之间力划而出！

仲孙飞琼与花如雪均听出鹿玉如已有厌世之念，准备力加防护，但却未曾想到她会出手攻敌！

鹿玉如这一手使得仲孙飞琼与花如雪均误认她是意图拼命力战，自然不肯硬接，双双退出七八尺以外！

谁知鹿玉如此举完全以进为退，“金鹞剔羽”、“手挥五弦”两招才发，便立即极为凄厉地仰天悲号一声，向后倒纵丈余，坠入百丈绝壑！

仲孙飞琼惊叫一声，赶紧不顾一切地纵身飞扑，伸手往鹿玉如腰间抓去！这一抓，虽然抓个正着，但惜已稍迟，只听“唻啦”一声裂帛脆响，仲孙飞琼手中仅仅抓着半幅玄衣，鹿玉如的身形却如殒电流星，直向壑下坠落！

鹿玉如衣裂坠壑，仲孙飞琼亦难幸免，因为她也全身凌空，再把力量用虚，怎会不追步后尘，一同失足？

尚幸花如雪来得及时，一式“云飘远岫”，掠过当空，拉着仲孙飞琼一只手儿，携带她横越四丈有余，到达对壑落足！

仲孙飞琼根本未曾觉得自己是在万分惊险之中捡回了一条性命，目注壑下云雾，哪里还见得着鹿玉如的半点身形？不由猛一顿足，把山石顿得四分五裂，泪珠儿扑簌簌地垂腮而落！

花如雪也长叹一声，手抚仲孙飞琼的如云秀发，安慰道：“琼妹不要难过，事已至此，便是大罗金仙也无回天之力了！”

仲孙飞琼泪落如雨，抽噎说道：“雪……姊，鹿玉如太以……可……怜，子入魔掌，己又遭难，叫我怎……怎样向翔弟交待？”

花如雪摇头叹道：“此事非人力所能挽救，夏天翔定会对你谅解，我且下壑一看，是否还能有万一之望，救回鹿玉如的一条性命？”

话罢便自双掌附壁，施展“游龙术”，向云雾之中缓缓降去！

仲孙飞琼抱着无限希望，在壑上凝目观看！

约莫过了顿饭光阴，花如雪自云雾之中出现，上得绝壑，向仲孙飞琼摇头苦笑！

仲孙飞琼又是一阵伤心，凄然垂泪，悲声问道：“雪姊，可曾见到鹿玉如遗尸？”

花如雪叹道：“我下了二十余丈，便已发现无路通行，只得折回，未曾看见鹿玉如的尸身何在。”

仲孙飞琼顿足呜咽道，“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鹿玉如，谁知竟把她逼得跳下深壑，连尸骨都无法寻找！”

花如雪蹙眉说道：“事情既到这般地步，我们只有赶紧去找夏天翔，帮助他救回鹿玉如所生之子，也好使她在九泉之下，略有安慰！”

仲孙飞琼点头说道：“雪姊所说虽是急务，但我想在赶往昆仑之前，先

去一趟凝翠谷莫愁石室！”

花如雪问道：“琼妹是要去寻‘风尘狂客’厉清狂老前辈等人么？”

仲孙飞琼微一点头，花如雪又复说道：“凝翠谷莫愁石室我已去过，洞口密封，无法得入，不仅厉老前辈等人踪迹毫无，连去寻找他们的一钵神僧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仲孙飞琼苦笑道：“我虽知厉老前辈等人难以寻找，但鹿玉如是他女儿，我们总该在他所居附近留话，告知鹿玉如遭难的原因及坠身的地点！”

花如雪点头一叹道，“这倒应该，好在凝翠谷离此不远，转道右侧高峰便到，去走一趟，也不至于延误了赴援昆仑之事！”

商议既定，两人遂带着异兽大黄、青风骥，向凝翠谷内走去！

谁知走到莫愁石室的那片峭壁之下，却使“巫山仙子”花如

雪与仲孙飞琼大吃一惊，颇感错愕！

原来峭壁之上本来光滑滑的令人无法寻觅莫愁石室的门户所在，如今却突然现出了一个深邃的洞穴！

花如雪以为是“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有意出洞，并深知这三位前辈均具绝世功力，回天手段，不由心头狂喜地纵登峭壁，在洞口恭身稟道：“弟子花如雪、仲孙飞琼，有急事求见‘风尘狂客’、‘绛雪仙人’及‘九天魔女’等三位前辈！”

语音方了，洞中传出一阵“哈哈”大笑！

花如雪一听笑声，顿时含嗔叫道：“我到处找你不着，原来你始终藏在此处？”

仲孙飞琼听出花如雪语意，方自略感惊奇地咦了一声，洞口人影微飘，果然现出那位风神俊逸的一钵神僧！

一钵神僧目注花如雪微笑说道：“你找我则甚？我在这莫愁石室之内，好处多得很呢！”

仲孙飞琼苦笑道：“雪姊莫与一钵大师拌嘴，我们还是求见厉清狂等三位老前辈要紧！”

一钵神僧闻言笑道：“仲孙姑娘，你来迟了，厉老前辈等人，早就不住在这莫愁石室之内！”

花如雪讶然问道：“厉老前辈等人既然早就不住此处，你却在莫愁石室之中耽延这久则甚？”

一钵神僧见花如雪神情如此惶急，也自诧道：“你平日颇为从容，如今怎的这等急躁，莫非外间又出了什么大事？”花如雪皱眉答道：“事情大得不可收拾，你先把你的遭遇说出，我再讲给你听！”

一钵神僧听花如雪这般说法，知道事不在小，遂把自己的遭遇简扼说出！

原来一钵神僧赶到莫愁石室之外，连用“佛家心语”，均未听得壁内有丝毫回声，不由心中起疑，认为“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或许业已仙游成道？

他既有此疑，遂在壁上细心察看，竟看出端倪，以“须弥金刚掌力”，震开了莫愁石室的门户！

但一钵神僧进得莫愁石室，方知厉清狂等并未仙游，因自知再有两三年光阴功行始满，不愿再受儿女之情牵扰，业已迁往更为隐僻之处，并将三人合参、数十年心血结晶的“诸天九九兜罗手法”镌在室内石壁之上，留赠将来寻来的鹿玉如、霍秀芸两位爱女及爱婿夏天翔等！

一钵神僧见这三位武林老前辈业已迁居，本想立返巫山，但忽又发现莫愁石室的石壁石质想因日久生变，逐渐剥落，致使“诸天兜罗”的九九八十一式之中，已有三式模糊不清！

他深恐这种集合三位奇侠心血结晶的武林绝学受损绝传，遂只好暂作勾留，把“诸天兜罗”手法一式一式的，描摹在所着的僧袍之上！

武林中人谁不好学？一钵神僧一面描摹，一面自然也就照样练习，并于参悟之中，把那业已毁损模糊的三式补绘而出！

今日刚好大功告成，遂开了门户，准备返回巫山，恰遇见花如雪、仲孙飞琼赶到！

一钵神僧说明经过，花如雪也把鹿玉如在“寂灭之宫”内产子，婴儿被窃，急怒成疯，终于自坠百丈深壑，尸骨无踪之事，向他细说一遍。

一钵神僧听得不住合掌当胸，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花如雪苦笑说道：“你不要念佛，眼前之事，不能静等阿弥陀佛显灵，总得想个什么办法才好！”

一钵神僧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根据‘寂寞掌门’四

字研判，婴儿定在昆仑，夏天翔也必先扑此处，我们赶紧驰援，方是第一要务！”

花如雪点头说道：“驰援固然要紧，但也得有个打算，这样如何？我与琼妹一马双骑，同乘青风骥，疾赴昆仑，你带着大黄随后赶到！”

一钵神僧看了大黄一眼，微笑说道：“我记得大黄性躁异常，它与我同行，能听话么？”

仲孙飞琼既因鹿玉如遭难之事愧疚不已，又复心悬夏天翔安危，委实急于赶赴昆仑，遂向一钵神僧说道：“大师放心，大黄气质已有变化，较前温顺多多，决不敢有违大师所命！”

说到这里，对花如雪问道：“雪姊，安排既定，我们是否立即赶路！”

花如雪是儿女情场中的过来人，深知仲孙飞琼关怀夏天翔，心情焦急，遂含笑点头，两人双双纵上青风骥，纵辔疾逝！

一钵神僧摇头一叹，关好莫愁石室门户，也自带着异兽大黄，展足脚程，随后策应！

他们三人一兽，虽然来得绝快，但尚未抵达昆仑，夏天翔已陷入无边险厄之中！

原来，“昆仑逸士”向飘然派出心腹门人，企图把夏天翔诱来昆仑的不久之后，夏天翔便已自行赶到昆仑宫外！

这时昆仑派内几乎业已全是向飘然的心腹手下，忽见有人闯宫，遂由值日弟子发话问道：“来人擅闯昆仑，有何要事？”

夏天翔因自己此时尚拿不准婴儿是否藏在昆仑？不便恶言相对，只好含笑抱拳说道：“在下夏天翔，是北溟皇甫神婆门下，有事求见昆仑掌门！”

昆仑值日弟子问道：“本派有两位掌门人，你要见哪一位？”

夏天翔闻言，愕然问道：“贵派怎的突然有了两位掌门？夏天翔想请教一下这两位掌门人的名姓及外号！”

昆仑值日答道：“一位是‘昆仑逸士’向飘然，一位是‘五毒飞尸’莫子京！”

向飘然未死，原在夏天翔的意料之中，但“五毒飞尸莫子京”七字，却把他听得惊愕不已！

因为夏天翔记起“万梅老农”秦乐圃在埋忧谷中与“埋忧居士”动手之时，曾认出对方身法颇与“五毒飞尸”莫子京相似！如今莫子京居然与向飘然狼狈为奸，并做了昆仑掌门，难道这昔年为黑白两道共所不容的“五毒飞尸”，就是那勘透世情、冷透雄心、甘居寂寞的“埋忧居士”？

他正在蹙眉寻思，昆仑值日弟子业已再度问道：“夏朋友，你究竟是求见向掌门人还是莫掌门人？”

夏天翔答道：“我要见‘昆仑逸士’向飘然！”

昆仑值日弟子说道：“向掌门人如今不在昆仑宫中，正在昆仑绝巅调弄婴儿！”

“调弄婴儿”四字，听得夏天翔血脉愤张，也不再多问，便自率领灵猿小白，往昆仑绝巅匆匆赶去！

他身形刚杳，昆仑宫内便即闪出两人，一位是“昆仑逸士”向飘然，另一位则是由“埋忧居士”变成昆仑掌门的“五毒飞尸”莫子京！

向飘然向宫门值日弟子吴琅问道：“夏天翔可是单人来此？”

吴琅恭身答道：“启禀掌门人，夏天翔虽是独自来此，但却携带了一只小小的白猿！”

“五毒飞尸”莫子京冷笑道：“一只小小白猿，能成多大气候？我们还是照预计行事便了！”

向飘然狞笑点头，遂与莫子京同住昆仑宫中，准备一切！

第三十八章 舐犊情深

夏天翔赶到昆仑绝巅之下，只见这旧游之地景色依然，仅仅多了两根长大的山藤，自顶下垂，便于上攀而已！

慢说夏天翔聪明绝顶，便是寻常人物，也可体会出眼前景物之内，隐蕴了莫大危机，无边险恶！

但父子天性，加上夏天翔又对鹿玉如、秦乐圃极为系念，亟欲寻见“昆仑逸士”向飘然，打破一切疑团，故而甘冒百险，不顾一切，纵身挽住山藤，便即飞攀而上！

灵猿小白自然追随，直等攀援到了大半之时，夏天翔方觉得举动过于孟浪，暗忖倘若向飘然真在绝巅之上，只消轻轻挥掌，砍断山藤，则自己与灵猿小白岂不即将碎骨粉身，成为肉酱？

想到此处，不禁有点毛骨悚然，却因决无中途胆怯折回之理，遂只好咬紧牙关，继续上攀，但已全神贯注，准备应付一切突变！

谁知空自提了半天心思，却毫无危机，距离绝巅仅约丈余，并已听得了婴儿啼哭！这几声婴儿啼哭增强了夏天翔的百倍雄心，长啸一声，手中用劲，身形猛窜，凌空窜登绝顶！

绝顶之上，别无所见，只有一位山民少妇，正在那小洞之前哺育婴儿。

夏天翔狂喜之下，身形微飘，自那山民少妇手内夺过婴儿仔细一看，果然看出这婴儿的相貌绝似自己，眉目之间并存有几分

鹿玉如的勃勃英气！

婴儿既已入抱，夏天翔目光一转，反倒起了满腹疑云！

他暗忖“昆仑逸士”向飘然既然费尽苦心把婴儿盗来，为何又毫不设防，使自己轻而易举地夺回手内呢？

疑念方起，忽然听得一阵狞笑声，自那小洞之内，隐隐传出！

夏天翔上次与仲孙飞琼在这昆仑绝顶被困甚久，对周围一切情况，均颇熟悉，知道这小洞甚浅，一眼便可看到洞底，仅能聊避风雨而已，如今忽然传出笑声，足见“昆仑逸士”向飘然曾经苦心布置，将上下之间，加了通音设备！

想虽如此想法，夏天翔依然走到崖边，往下看去，只见来时所攀的山藤早断，归路茫茫，壁底并肩站着两人，正是“昆仑逸士”向飘然及如今改叫“五毒飞尸”莫子京的“埋忧居士”！

向飘然见夏天翔在崖上探头，遂微笑说道：“夏老弟，你看见你儿子了么？”

这两句话儿讲的并不甚高，但却极其清晰地由小洞中传到夏天翔的耳内！

夏天翔知道自己被困昆仑绝顶，定将应付无数险厄，故不必施展“千里传音”神功，平白浪费精力，遂也向那小洞说道：“多谢向朋友还子之德，但是夏天翔还要请教一下，鹿玉如及‘万梅老农’秦乐圃而今安在乎？”

他向小洞发话，话音果即传到壁下！

向飘然怪笑道：“夏老弟，鹿玉如姑娘与秦乐圃尚未寻到此间，如今只有你一人是我昆仑的贵客！”

夏天翔因未从“昆仑逸士”向飘然的语气之中听出敌意，故而更觉诧异，继续向小洞问道：“向朋友，你要我在这昆仑绝巅作客多久？”

向飘然“嘿嘿”怪笑几声，阴森森地说道：“上次你在昆仑绝巅之上住了一十三日，这次的作客时间则由你自决，要长便长，要短便短！”

夏天翔应声说道：“我要立即脱身！”

向飘然笑道：“你只要答复我一项问题，我便亲身上去，接你下来！”

夏天翔疑云满腹，不知对方有甚重要问题必须自己解答，遂再度问道：“什么问题？你先说出，让我考虑一下！”

向飘然尽量使语音柔和，避免对夏天翔增加刺激，缓缓含笑说道：“我想向你请教一下‘乾天霹雳’的用法？”

夏天翔闻言颇为震惊，急急问道：“我的‘乾天霹雳’怎会在你手内？”

向飘然笑道，“‘毒佛’空空大师、‘矮脚驼龙’鲍一飞、‘七手夜叉’牛郎源，随同‘五毒飞尸’莫子京兄同归昆仑，现在任昆仑护法！”

夏天翔哦了一声说道：“这样说起来，几乎业已破碎支离、消声隐迹的昆仑派，现在居然又复声势大振？”

向飘然得意笑道：“你若再告诉我‘乾天霹雳’的用法，我便颇有与‘九首飞鹏’戚大招的震天派一争雄长之意！”

夏天翔冷哼一声说道：“你想，我会把‘乾天霹雳’的用法告诉你么？”

“五毒飞尸”莫子京默然已久，听到此处，发话说道：“夏天翔，你若是聪明人物，便应该老实说出‘乾天霹雳’的用法，因为此物已经在我的手中，似乎犯不着以牺牲你们父子两条性命的重大代价，来保守这一点秘密！”

夏天翔一面轻拍婴儿，一面狂笑道：“莫子京，你怎的把夏天翔当作如此容易蒙骗之人？我若说出‘乾天霹雳’的用法，不过使你们可以早下毒手而已！”

“五毒飞尸”莫子京也知道夏天翔不会相信自己，遂与“昆仑逸士”向飘然略一商议，发话说道：“夏天翔，你尽管放心说出‘乾天霹雳’的用法，我们可以用发誓来保证你父子安然脱险！”

夏天翔大笑道：“英雄侠士，一诺千金，你们这种万恶贼子的誓言，却等于放屁！”

莫子京闻言大怒道：“夏天翔，你难道敬酒不吃，想吃罚酒？”

夏天翔狂笑道：“这杯罚酒到底是甚滋味？我颇想尝上一尝，但只怕你们无奈我何而已！”

向飘然厉声叱道：“夏天翔，你单人独自，被困昆仑绝顶，难道我们还制你不倒么？”

夏天翔又是一阵纵声狂笑道：“向飘然，你那几手三脚猫儿是我手下败将，连‘五毒飞尸’莫子京的‘七巧僵尸手’，我也在埋忧谷内领教出不过如此，故而你们上峰必败，不上峰又无奈我何！”

“昆仑逸士”向飘然怒道：“我们要把你活活饿死！”

夏天翔晒然笑道：“上次我与仲孙姑娘在此勾留一十三日，可曾饿死？最后还不是险些儿把你这‘昆仑逸士’困在昆仑绝巅，变成了昆仑饿鬼！”

向飘然脸上微红，莫子京却接口狞笑道：“就算是你挨得起饿，也总会把婴儿给饿死吧！”

夏天翔目光一注那位正呆楞楞地坐在小洞之前的哺乳妇人，失笑说道：“你们这干笨贼，简直信口胡言，也不想乳母既在峰头，婴儿怎会挨饿？”

“五毒飞尸”莫子京狞笑连声，单掌向峰脚山壁上的一处暗钮，劈空击

去！

夏天翔见状，正猜不透莫子京此举是何用意之际？突然小洞以内“格登”脆响，刀光夺目！

夏天翔此时方悟出洞中不仅有通音设备，并且还布置有机关，但

惜已救援不及，只听一声惨号起处，只见那位哺乳妇人业已连中七柄淬毒柳叶飞刀，尸横就地！

乳母一死，夏天翔不禁心中狂跳，热血如沸，怒愤填膺地厉声叫道：“向飘然与莫子京，你们如若真有本领，尽管对夏天翔父子施为，何必把这平白无辜的妇人害死！”

“五毒飞尸”莫子京阴恻恻地得意怪笑道：“那妇人既死，婴儿无乳可吃，最多三日必将饿死，现在我们且让你好好考虑一夜，明日再来，望你能以你父子的性命为重，而不必保守那怎样使用“乾天霹雳”的小小秘密！”

话完，果与“昆仑逸士”向飘然悄悄隐去！

这两名魔头一走，夏天翔顿时满腹愁肠，不知该怎样才好？

怀中婴儿哭声大作，分明是腹饥索乳！

夏天翔一面哄拍婴儿，一面目注那业已惨死的乳母，向灵猿小白愁眉说道：“小白，上次我与琼姊被困此地，是由你与大黄输送饮食，但如今多了一名非乳不得活命的婴儿，却应怎生处理？”

灵猿小白抓耳搔腮地想了一会，结结巴巴说道：“我……我……有办……法！”

夏天翔闻言心中一喜，忙即笑道：“小白，你既有办法，还不快去！”

灵猿小白身形微闪，化成一条银线，自昆仑绝巅另一面的巉崖绝壁之间，利用天生本能，手足并用地往下滑去！

夏天翔独处峰头，怀抱爱子，暗自思忖“昆仑逸士”向飘然、“五毒飞尸”莫子京等利用婴儿为饵，把自己诱困此间，究竟是何用意？

想来想去，毕竟被他想出对方是要利用“乾天霹雳”的绝世威力，铲除异己，称霸武林！

夏天翔猜透其中究竟以后，不禁一身冷汗，决定宁作任何牺

牲，也不能以师门重宝助长群魔凶焰！

婴儿不住啼哭，灵猿小白又未回转，夏天翔只得以一粒灵丹，细细嚼碎，化成满口津液，慢慢哺给婴儿服下！

这灵丹是当代神医赛韩康精心炼制，其中并渗有一钵神僧所赠的千年芝汁，自然更具灵效，婴儿服后，便即沉沉睡去！

夏天翔见状，心中微喜，但因灵丹所剩无多，仍不禁颇觉焦急，倘若灵猿小白寻乳不得，则怎样维持这静等脱身机缘的漫漫时日！

愁肠百结之下，峰头白影一闪，灵猿小白业已归来，右爪中提着不少饮食之物，胸前挂着一只皮袋！

夏天翔打开一看，见袋中竟然贮满乳汁，遂喜得笑逐颜开，拍着灵猿小白的肩头问道：“小白，这是什么乳汁？”

灵猿小白以两爪分伸左右头顶示意，夏天翔方知袋中乃是鹿乳，不由想起鹿玉如便是在这昆仑峰脚的鹿窝之中被知非子抱回来抚养，谁知她如今所生之婴儿，仍在昆仑绝顶倚仗鹿乳维生！

既有鹿乳可取，灵猿小白又有天赋本能，可以上下绝壁，夏天翔略觉心安，准备在这昆仑绝巅与“昆仑逸士”向飘然、“五毒飞尸”莫子京等作长

期对耗的打算！

一夜过去，等到次日辰牌时分，向飘然、莫子京两人，又在绝壁之下询问夏天翔可肯将使用“乾天霹雳”之法相告？

夏天翔冷笑答道：“你们不必多言，只要能使这平白无辜身遭惨死的乳母复生，我就将‘乾天霹雳’的用法说出！”

“五毒飞尸”莫子京真不信夏天翔能有如此倔强，遂厉声叫道：“夏天翔，你若真不肯说出‘乾天霹雳’的用法，我便对婴儿立下毒手！”

夏天翔因知对方确已颇费心机，在这昆仑绝巅设有可以遥遥控制的厉害埋伏，万一真个发动，自己虽不足惧，但倘若稍有疏

虞？婴儿却难保全，遂钢牙一咬，伸手将婴儿高高举起，对莫子京狂笑说道：“莫子京，你休要以为用这婴儿的安危一事，便可威胁我夏天翔说出‘乾天霹雳’的用法，好让你大逞凶焰，须知夏天翔是铁铮铮的汉子，根本把这婴儿看得无足轻重！”话完，竟把婴儿向后高抛数丈，双手叉腰，傲立绝巅，向“五毒飞尸”莫子京及“昆仑逸士”向飘然发出一阵豪迈无伦的纵声狂笑！

莫子京及向飘然均万想不到夏天翔竟忍心抛去婴儿，向飘然钢牙一咬，恨声说道：“这小鬼既然如此倔强，我便点燃地雷火线，使他粉身碎骨便了！”

语音一了，便伸手向峰脚壁上的一个小小洞穴点去！

莫子京慌忙拉住向飘然道：“向兄，你若将这小鬼炸死，还有谁能告诉我们‘乾天霹雳’的用法？若无这颗乾天至宝，又怎能在明年中秋大会之上，把前往太白峰顶赴会的举世群雄一网打尽，唯我独尊称，雄字内？”

向飘然摇头叹道：“夏天翔连儿子都忍心抛掉，还有何法可以使他说出‘乾天霹雳’的用法？”

莫子京诡笑说道：“向兄不要灰心，夏天翔是人，是人便必有性格上的弱点，我们若能寻出他的弱点所在，即可使他屈服！”

向飘然觉得莫子京所言有理，而夏天翔人在昆仑绝巅，又无法逃遁，遂暂时放手，未曾点燃所埋伏的地雷引线！

双魔一退，夏天翔独立昆仑绝巅，心中又复无限凄凉！

他倒并不知道自己足下满布地雷火线，可能在一刹那间变为灰烬！

只是觉得自己、爱子及灵猿小白，漫无限期地被困昆仑绝巅的这种闷寂的滋味太不好过！

原来夏天翔于抛掷婴儿之前，早命灵猿小白持了“红云蛛丝

网”在身后等待，婴儿抛入网中，自然毫无损伤，却暂时断绝了“昆仑逸士”向飘然、“五毒飞尸”莫子京想利用婴儿威胁自己说出“乾天霹雳”用法之念！

如今倚仗灵猿小白的天赋本能，可以悄悄上下绝壁，输送饮食，挤取鹿乳，倒还可以撑持待机，但时日既久，万一若被对方识破，向小白发动群攻，断了供应，岂非生路立绝？

晃眼数日，“五毒飞尸”莫子京尚未研究出夏天翔性格上的弱点，夏天翔终日愁思，也未想出什么脱身办法！

但昆仑宫峰下，一骑如飞，从青风骥上跳落一双绝世仙姝，正是仲孙飞琼与“巫山仙子”花如雪！

仲孙飞琼命令青风骥就在峰下游行，自己与花如雪施展轻功，援登高峰，到了昆仑宫外！

这时“昆仑逸士”向飘然、“五毒飞尸”莫子京业已得报，莫子京得知仲孙飞琼与夏天翔是一对爱侣，不由大喜说道：“也许夏天翔的弱点在此，我们只要制住仲孙飞琼，便可逼他说出‘乾天霹雳’的秘密！”

向飘然笑道：“既然如此，我们便先把她们接进昆仑宫内，再行相机处置便了！”

莫子京怪笑道：“我亲自去接她们，免得值日弟子在答对上有所失误！”

话完，便即自宫内走出，恰好与仲孙飞琼及“巫山仙子”花如雪打了一个照面！

“五毒飞尸”莫子京蛰居“寂灭之宫”多年，所见妇人女子之中，以鹿玉如姿色长相称最，但眼前这两位绝代仙姝，无论在风华容貌及任何方面，均又比鹿玉如高出一筹，怎不使他感觉疑诧，暗惊对方个个均似金童玉女一般，具有罕世资质！

莫子京因自己如今改着道装，遂稽首当胸，含笑说道：“两位女施主怎样称谓？宠降昆仑，为了何种事情？”

“巫山仙子”花如雪何等眼力，一看便知面前这位向自己问讯的青袍道人武功极高，性情并阴毒特甚！

既然看出对方阴毒厉害，花如雪心中戒意立深，微抱双拳，含笑答道：“在下花如雪，这是我师妹仲孙飞琼，尚未请教道长的尊名上姓？”

“五毒飞尸”莫子京知道不必隐瞒，遂面含微笑，缓缓答道：“贫道莫子京，昔年有个难听的外号，叫做‘五毒飞尸’！”

“五毒飞尸莫子京”七字，听得仲孙飞琼与花如雪都大吃一惊，微退半步！

仲孙飞琼上下略一打量对方，扬眉问道：“莫道长是否还有一个美号，叫做‘埋忧居士’？”

莫子京纵声大笑，连连点头说道：“不错，不错，‘五毒飞尸’莫子京是我，‘埋忧居士’是我，如今的昆仑派掌门人也是我！”

仲孙飞琼讶然问道：“你是昆仑掌门？”

莫子京笑道：“仲孙姑娘不要惊讶，昆仑派现有两位掌门，另一位掌门人却是你的江湖旧识！”

仲孙飞琼秀眉略蹙，又复问道：“是不是‘昆仑逸士’向飘然？”

“五毒飞尸”莫子京点头笑道：“仲孙姑娘聪明绝世，你猜得一点不错！”

花如雪在一旁问道：“莫掌门人，我还要请教一个问题！”

莫子京一面肃客进宫，一面含笑说道：“花施主有话尽管请讲！”

花如雪含笑问道：“‘寂寞公主’鹿玉如所生的婴儿是否被‘昆仑逸士’向掌门人带来此地？”

“五毒飞尸”莫子京毫不推托地一口应承，点头说道：“花施主也猜得不错，鹿玉如所生的婴儿是被向掌门人带回昆仑，代为抚养！”

花如雪与仲孙飞琼均意料不到，对方居然一口直承，不由对看一眼，随同莫子京走入客厅，分别落坐。

仲孙飞琼毕竟对夏天翔极为关心，道童刚刚献上香茗，她便向“五毒飞尸”莫子京问道：“请问莫掌门人，婴儿之父夏天翔曾否来过昆仑？”

“五毒飞尸”莫子京仍然毫不隐瞒地点头笑道：“夏施主如今便在昆仑绝巅之上！”

仲孙飞琼听对方应承得过份爽快,倒不免暗吃一惊,颤声问道,“他……”

莫子京会意笑道:“仲孙姑娘放心,夏天翔施主安然无恙,只是身在昆仑绝巅之上,暂时无法下来而已!”

花如雪眉梢微挑,目光凝注“五毒飞尸”莫子京冷然问道:“莫掌门人,你们把夏天翔父子软禁昆仑,究竟是何用意?”

莫子京早就摸请这两位绝代佳人均极难斗,故虽看出“巫山仙子”花如雪颇有挑战之意,却不加理会,依旧异常和蔼地微笑答道:“昆仑派对夏天翔父子决无丝毫恶意,仅想自夏施主口中得知一项秘密!夏施主只要肯吐露,我便立上昆仑绝巅,恭恭敬敬地把他父子接下!”

仲孙飞琼摇头说道:“你们的做法错了,夏天翔只可软求,不可硬来,他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英雄、大丈夫!”

“五毒飞尸”莫子京阴森森地笑了一笑说道:“仲孙姑娘说得对,我们业已用了不少手段,夏天翔仍未就范,但若到昆仑派目的难达,无法容忍之时,也只好发动最后毒手,令他父子身化劫灰,使仲孙姑娘亦复伤心一世了!”

仲孙飞琼柳眉微扬,不服地说道:“我就不信你们能有什么杀手?能令夏天翔父子身化劫灰!”

莫子京阴阴一笑说道:“昆仑绝巅之上,共埋有十八处地雷火药,引信接到峰下,我们只需取火一点的举手之劳,夏天翔父子便有钢筋铁骨,成了金钢不坏之身,也必立遭惨死,化为灰烬!”

仲孙飞琼听得心中一寒,双眉紧蹙!

“五毒飞尸”莫子京得意道:“两位如若不信,我可以奉陪前往昆仑绝巅的峰脚之下,看上一看!”

花如雪根据莫子京说话的神色,知道他不是虚言,遂蹙眉问道:“昆仑派想要知道什么秘密呢?”

“五毒飞尸”莫子京笑道:“这桩秘密,与夏施主业已无甚利害,他大可坦白说出!”

仲孙飞琼疑云满腹的接口说道:“莫掌门人不要吞吞吐吐,究竟是什么秘密?”

莫子京笑道:“夏施主是否曾在终南死谷遗失了一件北溟至宝?”

仲孙飞琼点头答道:“他确有颗‘乾天霹雳’失落在‘终南三煞’手中!”

“五毒飞尸”莫子京笑道:“我们就是想要知道这‘乾天霹雳’的用法!”

仲孙飞琼何等聪明?眼珠微转,又向莫子京问道:“莫非‘毒佛’空空和尚、‘矮脚驼龙’鲍一飞、‘七手夜叉’牛郎源等终南三煞也在昆仑?”

莫子京点头笑道:“他们三位被我聘为昆仑护法!”

花如雪冷笑一声,目光如电地凝注莫子京问道:“昆仑派大事扩充实力,并想得知‘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是否想仗这颗能够震岳摧山的乾天至宝的绝世威力,歼除异己,称霸武林?”

“五毒飞尸”莫子京轩眉狂笑道:“我们若不是要实现这种雄

图霸业,又何必费了那大力气,用尽心机把夏天翔父子软困在昆仑绝巅之上?”

仲孙飞琼摇头说道:“你们要想自夏天翔口中得知这项秘密,根本绝不可能,除非石烂海枯,日从西起!”

莫子京狞笑道:“我们真到完全绝望,不能如愿之时,也只有把夏天翔父子齐化劫灰,略为泄愤的了!”

仲孙飞琼听得秀眉双蹙，向花如雪看了一眼！

花如雪平时机智绝伦，但如今却拿不准究竟应与“五毒飞尸”莫子京等放手一战，抑或设法缓和这种危机极大的僵持局势？

莫子京看得出仲孙飞琼及花如雪的踌躇神色，怪笑几声，缓缓说道：“此事已然到此地步，无法两全，照两位女施主的看法，夏天翔是应该说出‘乾天霹雳’的用法？还是应该用父子两条性命以殉这项秘密？”

仲孙飞琼感觉莫子京的这项问题不易作答！

花如雪秀眉微蹙，发话说道：“莫掌门人，你最好让我看看当场情形，我再身为鲁仲连，替你们双方设法排解此事！”

“五毒飞尸”莫子京见她们业已渐渐上钩，遂伸手一指左面厢房，颇为得意地狞笑说道：“‘昆仑逸士’向飘然向掌门人，如今正与夏天翔互相谈判，两位女施主请到左厢房内，推开北面窗门，便可看得清楚！”

花如雪是初到昆仑，不识地势，仲孙飞琼却于昔日来过，但因过份为夏天翔的安危悬忧，竟忘了昆仑绝巅离此尚远，决非推窗所能望见，以致不曾听出莫子京话中的破绽！

她们两人刚刚走入左面厢房，“五毒飞尸”莫子京轩眉窃笑，悄悄抽身，并触动门边机括，轰然巨响，坠下一道厚重的铁壁，将厢房出路封死！

仲孙飞琼怒叱一声，还想寻觅其他出路，花如雪却冷笑摇头

说道：“琼妹不必找了，我们一时粗心，业已落入对方圈套，这间厢房四周，定然都是一些铜墙铁壁，哪里还有出路？”

仲孙飞琼四处一试，见果如花如雪所言，连那上糊素纸、看来显系木质的窗棂，也都是用整块钢铁铸成，绝非任何掌力所能击毁！

花如雪面罩严霜，眉腾杀气，递给仲孙飞琼两粒灵丹，命她塞入鼻内，防范对方卑鄙无耻地施用迷香暗算！

片刻之后，室中果然有点氤氲异味，花如雪冷笑扬眉叫道：“莫子京，你既身为一派掌门，举措怎的如此无耻？也不想想这种卑鄙下流的迷香暗器，能奈何我姊妹么？”

“五毒飞尸”莫子京被花如雪骂得满脸通红，在这间密室以外的传音孔中，向室内冷笑道：“花如雪，我所用的荡魂香，可以连续发放，永不断绝，你们挨得过一日，也挨不过两日，挨得过两日，也挨不过三日，只要一丝入鼻，立时心魂皆荡，遍体齐酥，我再选派两名昆仑年轻弟子，享受享受你们的女儿清白！”

这番话儿委实恶毒无比，不但仲孙飞琼听得心魂俱颤，连久走江湖、历经凶险的“巫山仙子”花如雪，也柳眉紧锁，满面愁容，对目前这恶劣局势束手无策！

“五毒飞尸”莫子京听室内寂然无声，知道自己所用的攻心战术业已生效，遂又狞笑道：“花如雪，仲孙飞琼，你们若想保全清白，便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花如雪沉思甚久，觉得目前最有利的只有一个“拖”字，能够拖到一钵神僧率领异兽大黄赶来，或许还有脱身之望？

主意打定，遂自发话向莫子京问道：“莫子京，你打算怎样利用我们？”

“五毒飞尸”莫子京狞笑道：“我要你们写封信，说明身处险境，劝告夏天翔，赶紧将‘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说出！”

花如雪“咯咯”笑道：“莫子京，你这个办法不行，因为夏天翔根本不

认识我们的笔迹，仅凭一封信，他如何肯信我们被困之事属实？”

莫子京闻言不觉默然，花如雪又复笑道：“倘若你们愿意以夏天翔、仲孙飞琼、鹿玉如所生的婴儿及我四人的安全换取‘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则我倒可以代你想个主意！”

“五毒飞尸”莫子京怪笑道：“请讲，请讲，我与你们无怨无仇，本无相害之意，自然愿意以你们四人的安全，换取足能使我称霸武林的‘乾天霹雳’的秘密！”

花如雪笑道：“我这办法极妙，是留我在这密室之中，作为人质，让仲孙姑娘上那昆仑绝巅，力劝夏天翔把‘乾天霹雳’的使用方法说出！”

“五毒飞尸”莫子京与藏在暗中的“昆仑逸士”向飘然略一计议，觉得花如雪这个办法确可采纳！

向飘然并低声狞笑说道：“莫兄可以答允对方，反正只要夏天翔一将‘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说出，我们便立即发动埋伏，把他们全化劫灰，永绝后患！”

莫子京微一点头，向密室之中叫道：“花如雪，我同意你所提的办法，请仲孙飞琼姑娘坐在室中茶几左边的紫檀椅上！”

花如雪深知在夏天翔未曾吐露“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以前，昆仑群凶绝不敢有所妄动，遂命仲孙飞琼如言坐在茶几左面的紫檀椅上，低声嘱咐道：“琼妹，你去到昆仑绝巅，叫夏天翔尽量拖延，并命灵猿小白至昆仑峰脚，守候随后赶来的一钵大师，告以此间情况，他才好设法营救！”

语音方了，眼前一阵天旋地转及“轧轧”机声起处，仲孙飞琼连同那只紫檀座椅便已失去踪迹！

原来“昆仑逸士”向飘然锐意扩展昆仑实力，争霸武林，故而把这昆仑宫中布置了不少埋伏！

仲孙飞琼连同座椅降入隧道之中，展眼间便到了昆仑宫后的一座石洞之内！

“五毒飞尸”莫子京早在洞口相待，一面陪同仲孙飞琼，一面怪笑道：“仲孙姑娘，你好好上峰劝说夏天翔，不必另打其他主意，因为你应该知道，只要你有什么妄动，则峰顶的夏天翔及密室中的花如雪，便将遭受何种惨酷打击？”

仲孙飞琼冷然一笑，未曾答话，展眼间，便到了昆仑绝巅之下。

“五毒飞尸”莫子京用手在峰脚石壁上略一推动，壁上顿时现出一个圆形石穴。

仲孙飞琼见状问道：“莫掌门人，你莫非要我从这石穴之中直上绝顶？”

莫子京点头怪笑道：“这天生石穴，最近才被凿通，并加了不少消息，仲孙姑娘尽管放心进入，我包管送你安然无恙地直上昆仑绝巅，去与夏天翔见面便了！”

仲孙飞琼闻言，毫不考虑地闪身进穴，莫子京也立将穴门闭死！

穴中道路又窄又长，并形似螺旋，环绕而上！

仲孙飞琼在黑暗之中摸索前进，自然无法快走，约莫过了个把时辰，方觉有坚厚的石壁挡在面前，无路可进！

“五毒飞尸”莫子京阴森狞厉的语音又复隐隐传来，发话说道：“仲孙姑娘，我如今开启石壁，放你出洞，但只有一刹那间可以脱身，你务须把握机会，万勿自误！”

语音方了，壁上果然现出一线微光。逐渐扩大成为一条石隙！

仲孙飞琼知道时机稍纵即逝，急忙微闪娇躯，自石隙之中，一钻而出！身形方出，石穴立闭，果已到达昆仑绝巅之上！

这时，夏天翔正哄拍婴儿入睡，忽见仲孙飞琼宛如天外飞来，不禁又惊又喜，诧然问道：“琼姊，你……你怎会自壁中走出，即有这条秘路，我们岂不脱身有术了么？”

仲孙飞琼笑道：“我是被‘五毒飞尸’莫子京开启机关送到此处，故而和你一样，是来得去不得！”

一面答话，一面自夏天翔手内抱过婴儿，细看几眼，心中一酸，凄然垂泪说道：“这孩子长得像鹿玉如，可怜他虽被父亲寻到，母亲却又……”

夏天翔接口说道：“他母亲不知去往何处？等我们昆仑脱险之后，慢慢寻找，总会找到！”

仲孙飞琼知道夏天翔被困昆仑，心中定必极为焦灼，遂不忍再把鹿玉如的噩耗说出，目光一转，讶然问道：“为何不见小白？它到哪里去了？”

夏天翔笑道：“小白委实太灵太好，此次姊姊若未曾命它和我同来，这婴儿早已惨遭饿死！”

仲孙飞琼会意笑道：“小白莫非去为婴儿觅食？”

夏天翔点头说道：“他因鹿乳存量无多，刚下峰去，要想多弄一些！”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被困甚久，大概吃了不少苦头？”

夏天翔苦笑说道：“吃苦我倒不怕，怕的是终朝终夜啃嚼不尽的寂寞凄凉，如今姊姊一来，慢说脱身有望，便是地老天荒，长居于此，我也甘心的了！”

仲孙飞琼白了夏天翔一眼，佯嗔说道：“翔弟，你倒想得开心，你可知道我们所处身的这昆仑绝巅，共埋有一十八处地雷火药？”

夏天翔毫不惊奇，点头说道：“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他们在未曾获知‘乾天霹雳’的使用方法之前，决不敢骤下毒手，故而我

认为虽然身在地雷火药环绕之中，反倒安全无比！”

仲孙飞琼冷笑道：“我们虽然安全，难道就不顾念到陷身昆仑宫中的花如雪姊姊的安危清白了？”

夏天翔失惊问道：“花如雪姊姊也来了么？”

仲孙飞琼遂将巧遇黄衣老人夏侯巽及花如雪、一钵神僧等事，告知夏天翔，仅仅隐瞒了鹿玉如跳落绝壑一节。

夏天翔听得跌足叹道：“这就糟了……”

话方至此，“五毒飞尸”莫子京的“嘿嘿”怪笑之声，又从峰脚传来：“夏天翔，你若再不说出‘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我便发动密室中的全部机关，制倒花如雪，将她移到这昆仑绝巅之下，命昆仑弟子轮流加以尽情凌辱！”

夏天翔血脉偾张，咬碎钢牙，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厉声叫道：“莫子京，你再给我一段考虑时间！”

莫子京知道自己业已抓住夏天翔的弱点，对方定将屈服，遂得意狂笑道：“夏天翔，我再给你一整天的考虑光阴，倘若明日午正，你仍不肯说出‘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便请在光天化日之下，欣赏花如雪被人轮流凌辱的精彩好戏！”

话完，便即寂然无声！

夏天翔向仲孙飞琼摇头叹道：“琼姊，为了花如雪姊姊身陷魔掌，有关

‘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恐怕保不住了！”

仲孙飞琼蹙眉说道：“最好一钵神僧能够适时赶到，否则也只好把‘乾天霹雳’的使用方法告诉他们，将来再设法夺回就是！”

夏天翔叹道：“那‘乾天霹雳’的威力太强，倘若对方用以造下滔天恶孽，岂非北溟门户之羞？叫我怎样向恩师在天之灵交代？”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你不会告诉他们一个假的使用方法？反正‘乾天霹雳’仅有一颗，他们要想仗以称雄武林，就无法加以试验！”

夏天翔苦笑道：“琼姊，我也想到如此作法，但又恐昆仑群凶得到这项假的使用秘密之后，竟信以为真，反会企图斩草除根，对我们及花如雪姊姊立下毒手！”

仲孙飞琼憬然点头说道：“翔弟，你这种顾虑，可能猜透了昆仑群凶的心意，看来我们只有把希望寄在一钵神僧身上，坐以待救的了！”

说到此处，峰头白影一闪，灵猿小白业已弄了满满一袋新鲜鹿乳回转。

仲孙飞琼一面以鹿乳哺喂婴儿，一面嘱咐灵猿小白赶紧下峰，等候一钵神僧，并命夏天翔烧木作书，告知此间的一切经过。

事极凑巧，灵猿小白刚到昆仑山脚，便见有一条灰影及一条黄影从远处星驰电掣而来！

黄影正是异兽大黄，灰影则是夏天翔、仲孙飞琼寄以一切希望的一钵神僧赶到！

灵猿小白一声欢啸，迎上前去，把夏天翔所作书信呈交一钵神僧过目！

一钵神僧看完书信，不由深皱双眉，暗忖昆仑群凶人多势众，自己则仅一人二兽之力，如何解救得了这迫在眉睫的极大危机？

处境绝难，一钵神僧只得暂屏百忧，低眉静坐！

他到底不愧是当世武林中的一大奇僧，坐了片刻光阴，竟从静中生慧，想出了险中弄险、死里求生的一条妙计！

一钵神僧首先决定了一项原则，认为夏天翔所虑无差，昆仑群凶只要得悉“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以后，定会斩草除根，对夏天翔、仲孙飞琼及花如雪等立下毒手！

其次，一钵神僧肯定了以自己及灵猿小白、异兽大黄之力，最多只能从群凶手中抢救花如雪，暂时绝对无法使夏天翔、仲孙飞琼自昆仑绝巔安全脱身！

在这种事难两全而必须两全之下，只有设法行险！

一钵神僧遂命灵猿小白、异兽大黄采来极多粗巨的山藤，自己亲自动手，制作了一具坚韧无比的绝大藤兜！

然后再弄来十根长约三丈的极好山藤，连同所制藤兜及一封书信，命小白、大黄绕走后方，送上昆仑绝巔！

夏天翔与仲孙飞琼拆信看后，深为佩服，遂将那十根山藤，每边五根，紧系在藤兜之上！

再于昆仑绝巔背面一丈以下的石隙古松之间，设法将十根山藤分别绑住！

这样一来，那具藤兜便凌空悬在昆仑绝巔背面的三丈以下，头上是万里长空，足下则是千寻绝壑！

原来一钵神僧是要夏天翔静等明日午正最后限期将满，昆仑群凶把花如雪弄到绝巔之下再加恫吓之时，诈做屈服，告知对方不正确的“乾天霹雳”

用法！

昆仑群凶得悉以后，必对夏天翔、仲孙飞琼及花如雪立下毒手！

对花如雪下手，可由事先埋伏暗处的一钵神僧及小白、大黄加以抢救！

对夏天翔、仲孙飞琼下手，则因上下相距数十丈，只有点燃峰顶所埋地雷火药的一种必然手段！

石下埋雷，不会太深，而自峰脚点燃引信，也必须相当时间以后才会爆发！

倘若估计无误？昆仑绝巔霹雳巨震、山石纷飞之际，夏天翔、仲孙飞琼及婴儿等人，早已坐在距离绝巔三丈之下的坚韧藤兜以内！

昆仑群凶认为夏天翔等绝无幸免，防范必松，然后便可再定第二步机谋，使他们安然脱险！

夏天翔及仲孙飞琼认为一钵神僧的这种安排确是无可如何之中的绝佳妙计！

但挂好藤兜以后，夏天翔却又想命灵猿小白及异兽大黄，把婴儿先行带往峰下！

仲孙飞琼惊讶问故，夏天翔惨然一笑道：“地雷火药在我们头上爆发，一震之威，厉害无比，万一山藤震断，藤兜翻坠，我与琼姊并肩尽命于千寻绝壑之中也就是了，何必还饶上这婴儿的一条性命？”

仲孙飞琼摇头说道：“翔弟这个主张不好，一来昆仑绝巔背面比正面尤为陡峭，小白大黄虽具兽类天生异禀，掌有吸力，爪有暗钩，但携物上下，已颇不便，再带上个婴儿，万一失足，岂非求安反险；”

夏天翔憬然点头，接口说道：“琼姊虑得极是！”

仲孙飞琼又道：“二来即令小白大黄将婴儿平安带下昆仑绝巔，也定必分神对其照顾，一钵神僧抢救花如雪之时，岂非又少助力？”

夏天翔听得连连点头，遂命小白大黄赶回一钵神僧身畔，觅地隐伏，准备抢救花如雪，自己则与怀抱婴儿的仲孙飞琼坐入藤兜一试，居然甚为稳固舒适！

等到次日清晨，“五毒飞尸”莫子京的话音又自通音洞穴之中传来，他怪笑着问道：“夏天翔，你考虑结果如何？肯不肯把‘乾天霹雳’的使用方法说出？”

夏天翔冷笑一声，答了“恕难奉告”四字！

莫子京闻言以后，先是颇为愤怒地哼了一声，随后又复怪笑道：“夏天翔，你大概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我如今便把花如雪弄到这昆仑绝巔之下，看你是否忍心让她遭受如此凌辱？”说完，便自寂然无响！

夏天翔知道双方已到决断阶段，遂向仲孙飞琼笑道：“琼姊，你请抱紧婴儿，先行坐入藤兜，我们要作准备了！”

仲孙飞琼也深知这昆仑绝巔情势特殊，上丰下锐，宛若菌形，自顶端至藤兜，虽仅三丈有余，但怀抱婴儿，却也颇难落足，必须早作准备！

遂向夏天翔点头说道：“我早点进入藤兜确较稳妥，翔弟小心应付为要！”

夏天翔等仲孙飞琼坐稳以后，遂转身走到昆仑绝巔正面，临风傲立！

居高临下，自然看得清楚，夏天翔目光微扫，便瞥见这昆仑绝巔以下的一大堆嵯峨怪石之间，藏有一点灰影、一点黄影及一点小小白影！

那点灰影并似乎向他挥手示意！

夏天翔知道黄影白影定是大黄小白，灰影则系一钵神僧，遂也向下略为

挥手，表示一切皆已准备就绪！

片刻以后，“昆仑逸士”向飘然、“五毒飞尸”莫子京、“七手夜叉”牛郎源、“矮脚驼龙”鲍一飞等昆仑群凶及几名昆仑弟子，均来到昆仑绝巅脚下，但却未见“毒佛”空空和尚！

“巫山仙子”花如雪则不知中了什么暗算？昏卧在一张竹榻之上，被人连榻抬到！

莫子京与向飘然虽称凶狡无伦，但也绝想不到有人潜伏在侧，故而竟把花如雪所卧的那张竹榻，就放在嵯峨怪石堆前，距离一钵神僧及大黄、小白藏处仅约五六尺远！

莫子京见夏天翔傲立绝巅，往下注视，不禁狂笑连连，得意叫道：“夏天翔听着，我如今先把花如雪的衣衫剥去，让她全身赤裸，你若再不将‘乾天霹雳’的用法说出，我便立命门下弟子，对她恣意凌辱！”

一钵神僧素来情性平和已极，但听了“五毒飞尸”莫子京这番卑鄙无耻的恶毒言语以后，也不禁杀机顿生，嗔念大动，暗想难怪昔年黑白两道人物均对这“五毒飞尸”不能容忍，咸欲将其置于死地！

莫子京话完，微一挥手，便有两名昆仑弟子向那昏卧竹榻、人事不知的“巫山仙子”花如雪身前走去！

一钵神僧心中一急，怎肯容人把花如雪剥得全身赤裸？正欲不顾一切，冲出发难之际，夏天翔却在昆仑绝巅之上，大喝一声“旦慢”！

莫子京心中一喜，摇手止住昆仑弟子，发话问道：“夏天翔，原来你也有向人屈服之时，可是肯说出‘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了么？”

夏天翔道：“我若说出这项秘密，你们是否容许我们毫无所伤地安然脱险？”

莫子京看了身旁的向飘然一眼，点头谄笑道：“只要你肯说出，我便保证你们的安全！”

夏天翔为求真，故作不信说道：“你先立个誓儿，誓言要立得重点！”

莫子京晒然一笑，装出一副郑重的神情，朗声说道：“你说出‘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之后，我若食言背信，不使你们安然脱险，便将死在禽兽爪牙之下！”

一钵神僧听他立了这样的重誓，不由暗想昆仑群凶难道真肯放走夏天翔、仲孙飞琼及花如雪等人？

夏天翔见对方业已立誓，遂发话说道：“那颗‘乾天霹雳’之下是否有七根小小黑刺？”

“矮脚驼龙”鲍一飞接口答道：“有，有，那七根小小黑刺是作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

夏天翔道：“你们在要使用这颗‘乾天霹雳’之前，先以‘金刚指力’把天璇星位上的那根小刺拔掉，出手便生灵效！但此物摧山震岳，威力太强，出手以后，必须向相反的方向尽速逃遁，否则难免连自己也遭劫数！”

他这篇谎话编得极为逼真，把个凶狂刁恶无比的“五毒飞尸”莫子京听得毫未起疑，发出一阵摄人心魂的厉声狂笑！

夏天翔高声喝道：“莫子京，我已说出‘乾天霹雳’的使用秘密，你也该履行诺言，使我们安然脱险了吧？”

莫子京又是一阵震天狂笑道：“夏天翔，你实在过份天真，难道你们还想再有丝毫生望么？”

夏天翔闻言，知道一钵神僧所料丝毫不差，遂咬紧钢牙，厉声叫道：“莫子京，你竟敢食言背信，不要忘记适才曾经对苍天盟过重誓！”

“五毒飞尸”莫子京狞笑道：“聩聩苍天，哪里管得了这些人间琐事，所谓誓言，更只是一个牙疼咒儿。夏天翔，你还是先看看花如雪被昆仑弟子轮番凌辱的精彩好戏，然后我再使你碎骨粉身，化作南柯一梦便了！”

话完，伸手一指花如雪，向侍立左右的昆仑弟子喝道：“这样一位绝世美人送给你们享受，还不快去把她的上下衣服替我剥得干干净净！”

两名昆仑弟子狞笑转身，刚刚走到花如雪所卧的榻前，还未伸手之际，嵯峨怪石之后，突然飞出一条银箭及一团金星，直向这两名昆仑弟子射去！

灵猴小白与异兽大黄俱是通灵神物，恨透了这帮穷凶极恶的奸徒，故而出手毫不留情，两声凄号起处，业已各把对方的两只眼珠挖在爪内！

一钵神僧更是电飘而出，以迅疾绝伦的手法，将一粒含有千年芝液的罕世灵丹，喂入花如雪口中！

“五毒飞尸”莫子京与“昆仑逸士”向飘然万想不到会有这等突变，在略为惊愕失色之后，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

向飘然袍袖一挥，飞出七八根天荆毒刺，分向小白、大黄、一钵神僧及仍在榻上昏睡未醒的“巫山仙子”花如雪射去！

莫子京则觑准山壁间的一块突石，扬掌猛击，立时火星微爆，一阵隐隐雷声，直向昆仑绝巅之上升去！

夏天翔知道对方已将峰顶所埋地雷火药的引线点燃，不禁愤恨万分地厉声叫道：“莫子京，你如此狠辣无耻，必会应誓死在小白大黄的爪牙之下！”

说完，赶紧转身纵到昆仑绝巅背面，施展“游龙术”，滑下峭壁，坐入藤兜，与仲孙飞琼紧紧相偎，静等承受即将在头顶爆发震天霹雳的极端惊险的局面！

“五毒飞尸”莫子京听夏天翔说自己必将应誓死在小白大黄的爪牙之下，不禁也心神微惧！因地雷火药的引信已燃，峰顶上的夏天翔及仲孙飞琼决难逃死，不必再加理会，遂回身向一钵神僧等人看去！

这时，不仅一钵神僧及大黄小白安好无恙，连“巫山仙子”花如雪也已醒来，在榻上缓缓坐起！

原来一钵神僧深知小白大黄天生异禀，铁骨铜筋，根本不畏寻常刀剑暗器，但“天荆毒刺”无坚不摧，却仍不可使其丝毫沾及！

故而“昆仑逸士”向飘然的袍袖才挥，一钵神僧的僧袍也展，发出了轻易不用的“须弥金钢神功”！

七八根天荆毒刺在这种佛门上乘绝学的猛拂之下，立即四散分飞，无踪无影！

而内含千年芝液的妙药灵丹也生效用，驱除了“巫山仙子”花如雪所中的醉魂香，使她悠悠醒转！

花如雪刚自榻上坐起身形，瞥见一钵神僧及大黄小白，尚未弄清经过之际，“昆仑逸士”向飘然便已狞笑道：“花如雪，你醒了也好，夏天翔看你的活把戏未曾看成，且让你看看他与仲孙飞琼在昆仑绝巅之上碎骨粉身的惨死之状！”

话音刚了，花如雪娇躯疾闪，电掠而前，右手一招“金雕翻爪”，击向向飘然，左手一招“反拨丝弦”，以“铁琵琶指力”，划向莫子京，口中并沉声喝道：“向飘然，莫子京，你们若敢损伤我仲孙飞琼小妹及夏天翔父子

的半根毫毛，我便活剥你们的两张人皮，作为抵偿！”

花如雪口中发话，左右手分用掌力指力攻击昆仑派的两位掌门，但足下仍未稍闲，乘着纵身发扑之际用了一招“醉踢金钢”，使人猝不及防地向站在莫子京右侧的“七手夜叉”牛郎源凌空翻身发足，当胸踹去！

“五毒飞尸”莫子京一式“僵尸拜月”，闪过了花如雪凝足“铁琵琶指力”、足可断金剖石的“反拨丝弦”！

“昆仑逸士”向飘然则凝聚自己在“寂灭之宫”内屏绝百虑精心苦练的“黑煞玄阴手”，硬接了花如雪的凌空一掌！

这一掌硬接，双方功力相当，并未明显地分出上下！

但“七手夜叉”牛郎源却倒了大霉，他万想不到花如雪竟会这等泼辣，在双手分攻莫子京、向飘然之下，还会凌空翻身，对自己再踹上一脚！

等到警觉有异，闪避已迟，硬被花如雪当胸踹个正着！

这一踹之力，何止千钧？牛郎源顿时胸骨尽碎、七窍喷血，跌翻出三四步外，尸横就地！

花如雪不仅为武林中除去一名大害，也为她及一钵神僧减少了不少麻烦！

因为“六手夜叉”牛郎源倘若不死？则在他一手七暗器而又件件皆淬奇毒的攻击之下，一钵神僧与花如雪或许无妨？但灵猿小白及异兽大黄，却可能难逃厄运！

如今，牛郎源一死，“五毒飞尸”莫子京不禁有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厉声吼道：“花如雪贱婢，你竟如此毒辣，我非把你剥得身无寸缕，听任百人轮奸……”

话方至此，昆仑绝巅之上十来声霹雳响处，周围均告地动山摇，大小不一的无数石块，带着惊魂摄魄的划空怪啸，漫天密降而落！

这些山石，有的仅若人掌，有的却重逾万钧，血肉之躯，如何当得？

“五毒飞尸”莫子京与“昆仑逸士”向飘然也顾不得再向一钵神僧、花如雪等逞凶，赶紧率领门下，飞退出这片几成死域的地区之外，回转昆仑宫内！

一钵神僧与花如雪因无处可避，遂索性招呼灵猿小白、异兽大黄，贴退昆仑绝巅峰脚！

昆仑绝巅因是上丰下锐，而乱石为火药所炸，又复往外飞射，致使峰脚贴壁之间，确实成了较为安全的所在！

即或有几块顺壁滚落的山石，也比较容易闪避，或是由一钵神僧及花如雪合手加以挡拒。

但花如雪的玉颊之上却布满了纵横泪渍！

一钵神僧讶然问道：“雪妹，你怎么样了，我与你相交多年，从未未见你流过眼泪！”

花如雪珠泪难禁地凄然说道：“我是为了琼妹翔弟……”

话犹未了，一钵神僧便自“呵呵”大笑说道：“雪妹不要为翔弟、琼妹担心，他们已有准备，大概可以安然无恙！”

花如雪妙目之中泪光闪烁，瞪他一眼说道，“你倒说得风凉，

他们又不是金钢不坏之身，在这等震天霹雳之下，哪里还有侥幸之理？”

一钵神僧见她不信，遂把自己所作的安排向花如雪细说一遍。

花如雪听完，心中始觉略安，举袖拭去颊上泪痕，对一钵神僧破涕为笑

道：“照你这样说法，我们如今应该采结长藤，接应琼妹翔弟脱险！”

一钵神僧摇头笑道：“翔弟琼妹等安全无恙之事，暂时还不宜使昆仑群凶得知，我们先带大黄小白一探昆仑宫动静，然后再设法接引翔弟琼妹下峰，方较妥当！”

花如雪点头笑道：“这场功劳是你所建，我便一切依你！”

但两人率领大黄小白赶到昆仑宫中，却不禁面面相觑，好生惊愕！

原来“五毒飞尸”莫子京在返回昆仑宫途中，便与“昆仑逸士”向飘然分析，认为“七手夜叉”牛郎源已死，以向飘然、“矮脚驼龙”鲍一飞、自己，甚或加上正在炼毒的“毒佛”空空和尚，也无把握胜得了一钵神僧、“巫山仙子”花如雪，及异兽大黄、灵猿小白！

既然情势如此，何不干脆放弃昆仑基地？举派迁居比昆仑宫隐秘百倍的“寂灭之宫”，一面埋头苦练各种恶毒功力，一面静等明年八月中秋，悄悄掩住太白峰顶，施放“乾天霹雳”，把举世武林好手一网打尽，自然便可雄视四海，唯我独尊！

“昆仑逸士”向飘然也是极工心计的绝顶凶人，闻言略一思忖，便完全同意“五毒飞尸”莫子京的计议！

故而一钵神僧、花如雪等下坠乱石停后，率领大黄小白赶到昆仑宫中，只见满宫火光，阒无人迹了！

一钵神僧念了一句“阿弥陀佛”说道：“昆仑群凶确有深谋，他们竟然甘弃多年基业，举派远遁！”

花如雪微笑说道：“走了最好，倒使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接引琼妹、翔弟下峰！”

一钵神僧遂立命大黄小白搜集无数山藤，结成一根百丈藤索，送上昆仑绝顶！

峰下虽然险厄已过，但峰顶却是一片愁云惨雾！

原来夏天翔进入藤兜不久，峰头荡魄惊魂的连珠霹雳，便自纷纷爆炸！

尚幸昆仑绝顶上丰下锐，形势特殊，夏天翔等藏身所在，恰是凹处，故而那些群飞乱石，全只怪啸慑人地自身外飞过，未曾对他们构成伤害威胁！

但十八响连珠霹雳之威，却震得地动山摇，峰壁欲倒，使夏天翔、仲孙飞琼所坐藤兜上的十根山藤，被震断了七根之多！

山藤断得不匀，只剩一根山藤维系的那边，遂自然而然地立即侧转！

这边坐的正是仲孙飞琼，若非应变机警，功力又高，伸手拉住藤兜，勉强使全身悬空，几乎连那怀中婴儿一齐坠下千寻幽谷！

夏天翔见状之下，惊得自全身毛孔之中齐沁冷汗，赶紧设法与仲孙飞琼又复翻回爆炸已毕、面目全非的昆仑绝顶之上！

仲孙飞琼立足实地之后，叹了一口气，摇头说道：“翔弟，这场惊险，简直比六诏山飞魔壁之役还要强过百倍，我们真算死里逃生，两世为人了！”

夏天翔虽极胆大，但想起适才仲孙飞琼几乎一坠千丈之事，也不禁惊魂犹颤，不寒而栗！

仲孙飞琼又复笑道：“这等石裂天开的剧烈震荡以下，婴儿居然毫未哭闹，真是难得！”

一面说话，一面自胸前衣内取出婴儿，却忽然发现婴儿面色青白，气息似绝！

仲孙飞琼这一惊岂同小可，“哎呀”一声，泪珠儿扑簌簌地垂腮而落！

倒还是夏天翔比较镇定，赶过仔细一看，向仲孙飞琼含笑劝慰说道：“琼姊不要忧急，婴儿只是受惊太过，以致昏厥，气息并未全断，琼姊嚼碎丹药，度气喂他一粒，或许有救？”

仲孙飞琼依然泪落如珠，看了婴儿几眼，悲声说道：“这样可爱的一个孩儿，倘若不幸，真把我心痛死了！”

话完，立取灵丹，细细嚼碎，化为一口芳香玉液，两唇相接，慢慢度入婴儿腹内！

夏天翔心中虽也焦急非常，但为了安慰仲孙飞琼，遂以一副豁达的神情微笑道：“琼姊，人生穷通寿夭，皆系前定，这孩子活得下去固好，活不下去也无所谓，你不必为他担忧！”

仲孙飞琼度药之间，听得婴儿腹内微响，知道业已无妨，才破涕为笑，向夏天翔笑道：“恭喜翔弟，孩儿已然不碍事了！”

夏天翔心中狂喜，面上也掩饰不住，微笑说道：“这孩子刚刚降生，便饱经忧患，将来也许还有点出息？”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真是万幸，倘若这无母孤儿……”

话方至此，夏天翔便即接口变色问道：“琼姊，鹿玉如不过暂时难寻下落而已，你怎么说……”

仲孙飞琼知道自己失言，忙又拍着婴儿，接口笑道：“他目前有父无母，自然可以算是无母孤儿！”

夏天翔闻言笑道：“琼姊说错了，鹿玉如虽然不在眼前，但你还不等于就是这孩子的慈母一样！”

仲孙飞琼耳根微热，玉颊一红，目光羞嗔地略瞥夏天翔，正待发话，小白大黄业已带着那根百丈长藤，援上昆仑绝顶！

有藤在手，自然立即相继垂落，脱离了这曾经两度被困的昆仑绝顶！

一钵神僧又复喂了婴儿一粒中含千年芝汁的极好灵丹，使他面色转为红润，沉沉入睡！

仲孙飞琼向花如雪歉然笑道：“雪姊，这次为了翔弟父子，差点使你也难免身遭大劫！如今你与一钵大师意欲何往？”

花如雪笑道：“我们要回转朝云宫略作准备，静待明年八月中秋，参与太白峰顶之会。”

夏天翔嘴唇一动，欲言又止！

一钵神僧笑道：“夏老弟想说什么？”

夏天翔嚅嚅说道：“我想……我想……”

花如雪咦了一声，失笑说道：“翔弟平素豪气绝伦，如今怎的这等吞吞吐吐？”

夏天翔指着仲孙飞琼怀中所抱的婴儿，苦笑说道：“我与琼姊奔走江湖，带着这孩子颇多不便……”

花如雪闻言笑道：“翔弟，你莫非要我们替你养孩子么？”

夏天翔脸上一红，陪笑说道：“我想请雪姊及一钵大师把这孩子收为弟子，加以抚育造就，等我寻着他母亲鹿玉如后……”

仲孙飞琼因目睹鹿玉如危崖失足，故而听得心中一惨，摇手止住夏天翔，佯装笑容说道：“翔弟，你说错了，何不索性让这孩子把我雪姊及一钵大师认为义母义父？他们抚育造就起来，定然更加亲切和卖力！”

花如雪失笑说道：“琼妹的花样真多！”

一钵神僧却合掌低眉，念了三声“阿弥陀佛”，伸手自仲孙飞琼怀中把婴儿抱过。

夏天翔见一钵神僧肯抱婴儿，便知事成定局，不禁大喜过望，赶紧恭身称谢，与一钵神僧及“巫山仙子”花如雪互道珍重而别！

第三十九章 意外奇遇

下了昆仑，寻着青风骥，夏天翔与仲孙飞琼一骑双乘，驰未数丈，便又复感慨无穷地长叹道：“青风骥虽有绝世脚程，但天涯之大，海角之广，我们又到哪里才能找着鹿玉如？告诉她孩儿业已脱险之事呢？”

仲孙飞琼心中一阵悲凄，决意仍把这件足以引起他极度伤心的噩耗暂时隐瞒，遂倚偎在夏天翔怀中含笑说道：“翔弟不必忧虑，人间奇事，皆有因缘，缘至则聚，缘尽则散！我们既然无处相寻，只有随缘巧遇，或许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到时撞个正着，也未可知！”

夏天翔因有仲孙飞琼这样一个天仙化人般香馥馥的娇躯偎在怀中，自也愁思略灭，苦笑道：“琼姊虽然说得不错，但纵是随缘乱撞，也须定个目标才好！”

仲孙飞琼忽然想起黄衣老人夏侯巽所托之事，遂向夏天翔说道：“翔弟，我们目前反正无事，便去践那黄衣老人夏侯巽之约好么？”

夏天翔失笑说道：“这位性情极为怪异的老前辈，把他那宝贝徒儿禁闭在什么所在？”

仲孙飞琼笑道：“夏侯老人说是禁闭在大巴山中的一座幽僻古洞之内！”

夏天翔心中一动，忙向仲孙飞琼问道：“琼姊，你把那大巴山古洞的周围形势说来给我听听！”

仲孙飞琼遂根据黄衣老人夏侯巽所说，向夏天翔转告一遍。

夏天翔听得剑眉连轩，“啧啧”称奇不已！

仲孙飞琼绝顶聪明，见状含笑问道：“翔弟为何这等惊奇？难道夏侯老人禁闭他徒儿的大巴古洞，就是你与鹿玉如定情之地，及第三蔷薇使者‘忤情居士’徐香圃老前辈成道示寂之所么？”

夏天翔点头说道：“琼姊所说周围形式极像，纵然不同是一个洞，也必相距不远！”

仲孙飞琼自怀中取出那三根作为暗器之用的“天禽五色羽毛”递与夏天翔，微笑说道：“翔弟，夏侯老人还你这三根‘天禽五色羽毛’，并声明取消五年后的泰山之约！”

夏天翔接过“天禽五色羽毛”，微叹一声说道：“这位老人家怪得颇为可爱，但不知他八莫之行的吉凶如何？能否使‘八莫妖王’轩辕烈及‘金花圣母’夫妇稍受挫折，略敛锋芒？”

仲孙飞琼摇头说道：“夏侯老人孤身涉险，独闯龙潭虎穴，绝难占得有利局面！”

夏天翔剑眉微轩，接口说道：“琼姊所料虽然有理，但我们在高黎贡山曾经目睹夏侯老人的绝艺神功，委实精深得出人意料，难于企及！‘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纵仗地利人和，也未必准能胜得了这位怪僻无伦的武林前辈！”

仲孙飞琼向夏天翔微笑道：“翔弟会错意了，我不是说夏侯老人在武功方面逊于‘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而是顾虑他单身涉险，势力太孤，性情又过份刚傲，难免在较量功力获胜以后，中人算计，略受小挫，可能会愤激得以身殉名而已！”

夏天翔憬然说道：“琼姊这种顾虑极为可能，但时日相隔颇久，双方定已分出胜负，不及驰援，我们只有遥为夏侯老人祝福的了！”

两人一路谈笑，自不寂寞，青风骥又具绝世脚程，故而未消多日，便已赶到大巴山内！

仲孙飞琼因黄衣老人夏侯巽曾把那古洞的周围形势向自己描绘得十分精细，遂在按图索骥之下，不太烦难地便告寻到地头。

这座古洞，是在一条幽谷之中的高峰脚下，洞外满布密树藤萝，若非细心拨开藤蔓观察，根本看不出丝毫迹象！

仲孙飞琼命小白大黄与青风骥在洞外随意游行，自己与夏天翔进入古洞，并含笑问道：“翔弟，这座古洞是不是就是你与鹿玉如定情，及‘蔷薇使者’的成道之处？”

夏天翔摇头说道：“不是，不是，我昔日居留的那座古洞，似是在这高峰背面！”

一面笑话，一面前行，但经过两三重转折以后，忽有石壁挡路，洞势已尽！

仲孙飞琼因洞中毫无人迹，不禁苦笑道：“夏侯老人这个玩笑开得真不算小，使我们千里迢迢地赶到大巴山，寻得这幽僻古洞，但洞中却不见他那宝贝徒儿的踪迹！”

夏天翔默不答言，只在低头思索。

仲孙飞琼讶然问道：“翔弟，你在想些什么？”

夏天翔抬头目注仲孙飞琼，含笑说道：“我想夏侯老人说得不错，他那位得意传人，定然在这石壁的后面！”

仲孙飞琼秀眉一扬，惊奇问道：“翔弟怎会如此判断？”

夏天翔笑道：“琼姊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你难道忘了夏侯老人所说的‘禁闭’二字？他那徒儿倘若自由自在地住在洞中，怎会要人为他输送饮食？”

仲孙飞琼听得也不禁哑然失笑，但目光一注石壁，又复皱眉问道：“夏侯老人大概忽然听得有‘八莫妖王’轩辕烈可作较量功力的对手，高兴过份，以致连这石壁的开启之法都忘了告知！如

今……”

夏天翔摇手笑道：“琼姊不要着急，可能我会开这石壁。”

仲孙飞琼越发惊奇地说道：“翔弟，你怎么会开这石墙？莫非……”

夏天翔点头笑道：“琼姊猜对了，我始终认为这座古洞与我昔日曾居留之洞相通，想照‘蔷薇使者’当时所传的开壁之法一试！”

仲孙飞琼闻言喜道：“既然如此，翔弟赶快一试，能开最好，倘若不行，我们还要另打主意！”

夏天翔含笑点头，走向石壁之前，依照昔日“蔷薇使者”所传的开壁方法，略一推动，果然一阵“隆隆”石响以后，壁上便即出现门户！

仲孙飞琼闪身进入，含笑叫道：“翔弟来看，这石壁之后，并未藏人，仍是一座深遽山洞而已！”

夏天翔走过一看，苦笑道：“我想夏侯老人不会虚言，我们且向前走再走再说！”

仲孙飞琼点头举步，经过四五重转折，前面忽有微光，似乎已将走出另一洞口？

夏天翔、仲孙飞琼见状，不禁更为讶然，赶紧出洞一看，洞外竟是一座并不太大的奇形山谷！

这山谷共只七八丈方圆，四周壁立，无法上下，谷底则满布高低不一的嵯峨怪石！

对面壁下，与这边山壁的同样部位之处，也有一个洞穴！

夏天翔手指对面洞穴说道：“那座洞穴之内，定与我们所经相同，也有一层石壁阻路，并可能就是‘蔷薇使者’的成道之所了！”

仲孙飞琼含笑点头，目光四外一扫，忽然指着一块嵯峨巨石，向夏天翔说道：“翔弟，你看见这石壁上极深的掌印没有？夏侯老人所说不错，确实有人在此锻炼功力！”

夏天翔目光微注，举步向前，正待仔细察看，蓦然自那些嵯峨怪石之间，闪出一条矫捷婀娜的人影，扬掌发力，向着夏天翔腰背要害凌空怒劈！

仲孙飞琼生恐夏天翔趋避不及，一面高呼：“有人暗算，翔弟速往右方闪躲！”一面玉掌微扬，发出冰心神尼所传罗浮绝学“般禅掌力”，从横侧里迎截对方来势！

夏天翔如今精进太多，功力何等灵妙？在仲孙飞琼发话相告之前，便已警觉，身形微闪，转出六尺！

他这一闪开，仲孙飞琼所发的“般禅掌力”，便与对方掌风恰好接个正着！

仲孙飞琼功力本就极高，加上新服一钵神僧所赠的千年芝叶，“般禅掌力”是名满武林的罗浮镇派绝学，照说应把对方一举击退！

谁知事出意外，两股内家神功所化的气流隔空互接之下，仲孙飞琼虽占上风，对方却仅微退一步！

夏天翔与仲孙飞琼目光注处，不禁大吃一惊，面面相觑，疑云满腹！

原来这位自石后转出，向夏天翔猛施辣手的黑衣女郎，竟是在夔门绝顶失足遇难的霍秀芸姑娘！

仲孙飞琼微一寻思，向夏天翔恍然说道：“翔弟，我明白了，你这位芸妹在夔门绝顶失足跌落，巧被黄衣老人夏侯巽路遇所救，并因爱她的资质，遂带来此地，传以绝艺，准备五年之后作你的对手！但不知她今日见到你为何突加袭击？”

话音刚了，霍秀芸便目注夏天翔、仲孙飞琼说道：“你们怎样来的？赶快出去，我师傅不许任何人进这秘谷之内！”

夏天翔剑眉微蹙叫道：“芸妹……”

两字才出，霍秀芸便似蓦然一惊，微退半步，看着夏天翔，神情颇为迷惑地发话问道：“你在叫谁？这‘芸妹’两字，我怎么听来极熟？”

夏天翔闻言恍然知道霍秀芸是受惊过度，以致失去记忆，遂又复含笑说道：“芸妹，你是霍秀姜，我是夏天翔，她是送给你‘柳叶绵丝剑’的仲孙飞琼，你如今可都想起来了吗？”

霍秀芸目光茫然，惘惘说道：“霍秀芸、夏天翔、柳叶绵丝剑、仲孙飞琼，这些名字，确实好熟，但我已经记不清了！”

夏天翔缓步向前，含笑说道：“芸妹，你再想一想，便可以想出来了！”

霍秀芸纤手一扬，尖声叫道：“我想不出来，你再往前走，我就打你！”

夏天翔想趁此激起霍秀芸的回意，依然口呼芸妹，含笑向前，谁知霍秀芸果然扬掌发出一招“洪崖拍浪”，照准夏天翔猛击而至！

夏天翔足下微旋，身形一转，极其轻巧地避开来势，口中仍含笑叫道：

“芸妹，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同在大别山取宝，峨嵋金顶赏月，以及祁连山绛雪洞中探险等等有趣之事？”

霍秀芸目光茫然地扬眉叫道：“我记不得，我只记得我师傅说过，谁接近我，我就打谁！”

语音方了，三招诡异绝伦、极具威力的招术便即回环攻出，洒下暮天掌影，把夏天翔的身形罩在掌影之下！

夏天翔认不出这三招的来历，断定必系黄衣老人夏侯巽秘传绝学，哪敢轻易招惹？遂在身形尚未被暮天掌影罩住之际，施展“蔷薇三式”的脱身妙着“蔷薇飞”，真像一枚蔷薇花瓣般的随风飏出一丈三四！

仲孙飞琼见状，不禁心头一惨，感慨丛生！

她想起鹿玉如因骤失爱子，急痛成疯，竟在高黎贡山与自己拼命动手，终于自投千寻绝壑，尸骨难觅！

如今霍秀芸亦因受惊过度，失去记忆，与她所爱的夏天翔动

起手来，这一双姊妹的遭遇，怎的均如此坎坷？令人替她们好不难过！

仲孙飞琼已有前车之鉴，心中警惕极深，站在一旁，凝神注视霍秀芸的每一动作，防备她万一也有什么意外举措？

展眼之间，夏天翔已在竭力闪避，惊险绝伦之下，被霍秀芸连攻九掌！

霍秀芸所用的招术招招诡辣无比，威力极强，夏天翔因只能挨打，不能还手，弄得局促异常，一面飘来闪去，一面向仲孙飞琼苦笑叫道：“琼姊，芸妹失去记忆，不太讲理，我该怎么办呢？”

仲孙飞琼蹙眉深思片刻，答复夏天翔的话儿，竟与当初“巫山仙子”花如雪在高黎贡山指示她的意义相同，说道：“翔弟，她既暂时不可理喻，便先设法把她点倒再说！”

夏天翔也觉除此以外，别无他途，遂在闪避之中，趁隙随招，想把霍秀芸轻轻点倒，再行设法使她恢复记忆。

谁知黄衣老人夏侯巽天性太以好胜，为了急于造就霍秀芸，不仅以本身神功替她打通奇经八脉，并把生平绝学扫数相传，故而霍秀芸如今除了功力火候方面尚不及夏天翔之外，招数身法方面，业已未遑多让！

夏天翔几度进攻，均未得手，甚至施展出“蔷薇三式”中威力极强的“文君濯锦”，及神妙无匹的“度世三招”，亦被霍秀芸以一种从未见的罕世步法闪过，心中未免好不惊奇，暗忖难道自己要想制服霍秀芸，还非用恩师临终秘传的“乾天指力”不可？

仲孙飞琼旁观者清，知道夏天翔虽占上风，但再打一两百招，亦未必能把霍秀芸制服？遂想一试自己所思之计，遂向夏天翔含笑叫道：“翔弟住手，我来问她几句！”

夏天翔因碰上辣手，无法制胜，下辣手又有愧于心，正在进退两难之计，闻言自然立即停手，跳出圈外了！

霍秀芸则瞪着一双大眼凝视仲孙飞琼，像是听她有甚话说？仲孙飞琼含笑向前，刚刚走了两步，霍秀芸便又扬眉叫道：“你不许再走过来，否则我也要打你！”

仲孙飞琼立即止步含笑问道：“霍姑娘，我们与你有仇么？”霍秀芸摇了摇头以作答复！

仲孙飞琼又复笑道：“我们既然无甚仇恨，你为什么要打我们？”

霍秀芸柳眉双扬，向仲孙飞琼说道：“这是我师傅说的，他说谁想对我

接近，我就打谁！”

仲孙飞琼听出有隙可乘，遂神色平和地微笑道：“你这样听你师傅的话么？”

霍秀芸点头说道：“当然，我不听我师傅的话，难道竟要听你的话不成？”

仲孙飞琼点头微笑说道：“对了，你应该听我的话！”霍秀芸勃然大怒，锐啸划空，狂涛怒卷，一掌当胸拍出！仲孙飞琼娇躯一闪，衣袂微飘，极为美妙轻盈地避过来势！霍秀芸怒声叫道：“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儿？你若说不出理由，我就用我师傅所教的最厉害的功夫打你！”

仲孙飞琼笑道：“我是你师傅派来的，你自然应该听我的话！”霍秀芸别眉怒道：“胡说，你全是一片鬼话，我师傅怎会派你来此？”

仲孙飞琼看出她暗凝功力，似乎又要动手？遂赶紧摇手笑道：“霍姑娘，你怎么这样笨法？我们若不是你师傅派来，怎会找得到如此秘密的所在？”

霍秀芸闻言一愣，觉得仲孙飞琼所说有理，遂柳眉微蹙问道：“你们既是我师傅派来，总应该知道我师傅的姓名模样！”夏天翔在一旁插口说道：“你师傅是黄衣老人夏侯巽！”

仲孙飞琼又把黄衣老人的容貌身材详细说出，霍秀芸这才深信不疑，微笑道：“我师傅怎的自己不来，却派你们前来则甚？”

仲孙飞琼指着夏天翔笑道：“你师傅与夏天翔业已交成朋友，不作对头，特地叫我们来把你放出，使你恢复自由，取消五年后的泰山之约！”

霍秀芸恍然大悟，目注夏天翔，点头说道：“对了，对了，我师傅就是与他订过五年后的泰山之约，怪不得我听了‘夏天翔’三字，便觉好熟！”

仲孙飞琼继续笑道：“这是第一件事，你师傅还交待了第二件事，便是我们要陪你去看一位当代的神医！”

霍秀芸问道：“去看当代神医则甚？”

仲孙飞琼笑道：“夏侯老人说你曾经受了一次极大惊吓，致对以往之事记忆模糊，也许那位当代神医会有办法替你治愈这种怪病？”

霍秀芸笑道：“这事确实怪极，我对以前种种情事，记忆颇为模糊，就拿你们方才叫我‘霍秀芸’一事来说，我便又似觉得不错，又似觉得不是！”

仲孙飞琼缓步向前，拉着霍秀芸的手儿，微笑道：“这种怪病并不要紧，你跟我们去见了那位当代神医，也许就会药到病除？”

霍秀芸如今居然乖顺异常，一面与仲孙飞琼携手同行，一面笑着问道：“那位当代神医叫作什么名字？住在何处？”

仲孙飞琼含笑道：“他叫‘商山隐叟’赛韩康，住在商山天心坪上！”

夏天翔闻言，不禁深佩仲孙飞琼确比自己细心，这把霍秀芸带往商山天心坪之举，极可能使她在当代神医“商山隐叟”赛韩康的岐黄妙技之下，逐渐恢复因受惊而致失去的往昔记忆。

霍秀芸略微收拾行装，夏天翔也向“蔷薇使者”成道之处遥

拜通诚以后，便自离开大巴山，往商山天心坪进发。

仲孙飞琼一行三人，不便乘骑，遂命小白大黄及青风骥等先往商山相候！

“商山隐叟”赛韩康本是青风骥的旧主，商山天心坪又属轻车熟路，闻言之下，立即奋鬣长嘶，与小白大黄一齐电疾驰去！

仲孙飞琼眼望霍秀芸与夏天翔并肩同行，颇为亲热的神情，心中不由舒畅好多！

暗想自从与鹿玉如在高黎贡山交手，使她坠入千寻绝壑以后，心头始终

存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之感，对于夏天翔难免内咎难安，深怀歉意。

如今总算误打误撞地，替他寻得了另一位红妆知己，略微补恨情天，将来告以噩耗之时，比较容易启齿。

霍秀芸虽然尽忘前事，但却与夏天翔、仲孙飞琼新交，尤其对于夏天翔仿佛确有前缘般的，显得特别亲热！

一路飞驰之下，赶到商山，但一登天心坪，却只看到“商山隐叟”赛韩康一人，未见仲孙圣的踪迹。

仲孙飞琼心中微跳，柳眉双蹙，向赛韩康急急问道：“赛老前辈，我爹爹到哪里去了？”

赛韩康笑道，“仲孙大侠约莫走了十日，据说要到五岳绝岭，轮回会斗强敌！”

仲孙飞琼讶然说道：“我爹爹一向冲和，甚少树敌，近年潜心向道，更复不履红尘，怎会突然要到五岳绝岭斗甚强敌？”

赛韩康摇头苦笑道：“我也不知详情，只仿佛听得仲孙大侠说过，这场祸事系由仲孙姑娘惹出，是他生平最为重大及最后一次魔劫！”

仲孙飞琼越听越觉奇怪，向夏天翔蹙眉叫道：“翔弟，你看这是从哪里说起？我们好好的行道江湖，怎会替我爹爹惹出了什么

重大魔劫？”

夏天翔眉头一皱，向赛韩康发话问道：“赛老前辈，仲孙老伯行前，可曾留下什么话儿嘱咐琼姊？”

赛韩康笑道：“仲孙大侠认为仲孙姑娘既闯大祸，可能会来寻他？故而命我转告仲孙姑娘与夏老弟暂时不必相寻，等到明年八月初旬，去往终南死谷之中观看这场祸变的结果便了！”

仲孙飞琼急得顿足说道：“完全错了，我不曾闯下什么大祸！此来也不是找我爹爹，是找赛老前辈施展岐黄妙术的呢！”

赛韩康哦了一声问道：“仲孙姑娘找我替谁看病？”

仲孙飞琼指着霍秀芸说道：“霍姑娘上次与‘三手鲁班’尉迟前辈在夔山绝顶遇险，虽然巧遇高人相救，但因失惊过度，竟把先前各事一齐遗忘得干干净净，甚至连本身的姓名来历，亦自茫然不晓！”

赛韩康闻言，目注霍秀芸，只见霍秀芸也在带着满脸娇憨微笑，以一种茫然的目光凝视自己！

诊完脉象以后，赛韩康长眉一蹙，凝思不语！

夏天翔见状，惶然说道：“赛老前辈，霍姑娘这种失去记忆的怪症，不好治么？”

赛韩康摇头说道：“治并不难，唯无法于短期见效，给她服些镇静驱邪、清心宁神的药物之类，自会渐渐复原，但时间至少却要在三年以上！”

仲孙飞琼“哎呀”一声说道：“三年的时间未免太长，明年八月中秋，我们还要集合所有人力去往终南山太白峰头，与震天群邪及‘八莫妖王’轩辕烈等一决胜负呢！”

赛韩康点头笑道：“我也觉得倘若不用非常手段，确实收效太迟！”

仲孙飞琼惊喜交集，又向赛韩康问道：“赛老前辈，你还有什么非常手段么？”

赛韩康笑而不答，只向霍秀芸看了一眼！

仲孙飞琼冰雪聪明，见状便即会意，向夏天翔微笑说道：“翔弟，这天心坪头景色绝佳，你怎的不带你芸妹眺览眺览？”

夏天翔知道赛韩康要与仲孙飞琼秘密计议，遂点头含笑，偕同霍秀芸走出茅屋，去往天心坪头，眺览景色！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与霍秀芸业已离开，便自微笑说道：“赛老前辈，你想用什么非常手段？怎的如此神秘！”

赛韩康微笑说道：“仲孙姑娘，你知不知道一般婴儿受了惊吓以后，父母应该采取何种措施？”

仲孙飞琼笑道：“民间一般风俗，是要叫魂，据说把婴儿带到他受惊之处，呼名相叫，便可安宁！”

赛韩康手捻长须，点头笑道：“我适才所说的非常手段，便是想替霍秀芸叫一叫魂！”

仲孙飞琼柳眉微蹙说道：“这叫魂之举不过是民间迷信，老前辈当代神医，怎么也……”

赛韩康摇头笑道：“仲孙姑娘有所不知，凡属治疗病症的手段，大致可分为药物治疗及精神治疗两种，视病情而异，有时须偏重药物，有时须偏重精神，有时则须药物与精神并重！”

仲孙飞琼听得茫然点头，赛韩康又复微笑说道：“我打算一面先给霍秀芸服食效能温和的宁神清心的药物，一面把她带到昔日失足坠崖的夔山绝顶，甚至再将当时所经之事重行扮演一回，使霍秀芸旧事重温，必定可启发她不少回忆！然后乘机再投以猛烈药物，大概她这遗忘怪症也就差不多可以痊愈的了！”

仲孙飞琼听得佩服万分，失声叹道：“老前辈神医妙论，果然与民间一般的幼稚迷信，大不相同，使我茅塞顿开，敬佩无已！”

赛韩康笑道：“你们且在天心坪盘桓数日，等我把霍秀芸所需的药物准备齐全，便一同动身前往夔山绝顶便了！”

仲孙飞琼含笑点头，并向夏天翔悄悄告知赛韩康的锦囊妙计！

晃眼三日，赛韩康已把所需药物备齐，并每日均使霍秀芸服食宁神清心之药。

仲孙飞琼嘱咐异兽大黄与青风骥留在天心坪，只把灵猿小白带走。

霍秀芸如今虽未恢复以往记忆，但已与仲孙飞琼颇为亲热，一面向仲孙飞琼嫣然笑道：“仲孙姊姊，我已吃了不少这位当代神医赛老前辈所赐的药物，怎的还想起以前的一切事儿呢？”

仲孙飞琼含笑安慰说道：“芸妹别急，你的病状太深，我们如今便是去替你找一样绝世灵药，定会把你彻底治好！”

霍秀芸又复含笑问道：“仲孙姊姊，你知不知道我师傅夏侯老人今在何处？”

仲孙飞琼不愿告知霍秀芸黄衣老人夏侯巽前往域外拼斗“八莫妖王”轩轶烈之事，遂微笑答道：“你师傅往访他一位多年老友叙旧，命我们替你治病治好以后，等到明年八月中秋，前去终南山太白峰头与他相见！”

霍秀芸笑道：“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仲孙飞琼眼珠微转，柔声答道：“我们先往三峡采找一样灵药，替你治病，然后到峨嵋金顶观赏观赏峨嵋夜月，及佛光神灯之胜好么？”

夏天翔知道仲孙飞琼是在旁敲侧击地设法慢慢激发霍秀芸的回忆，遂也

接口笑道：“长江三峡，景色万千，尤其夔门之险，更足使人惊心荡魄，叹为观止，至于峨嵋金顶，则……”

话犹未了，霍秀芸便即摇手止住夏天翔，秀眉双蹙，茫然说道：“翔哥哥，你说的这些地方，我怎么好像都去过了呢？”

夏天翔心中一喜，含笑说道：“芸妹，你好好地想上一想，究竟去过没有？”

霍秀芸闻言，遂陷入一种惘然深思之内！

仲孙飞琼故意落后几步，让霍秀芸与夏天翔并肩同行，并向“商山隐叟”赛韩康低声问道：“赛老前辈依你看来，用这些旁敲侧击之法，经常刺激霍秀芸，是否可以帮助她慢慢恢复记忆？”

赛韩康想了一想，摇头笑道：“她所受刺激太重，用这种寻常手段只怕收效甚微，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果然霍秀芸深思好久以后，仍向夏天翔摇头苦笑道：“翔哥哥，我怎样想也想不出来，只仿佛觉得‘夔门’两个字儿极为可怕，而‘峨嵋金顶’四字，又复极为可爱！”

夏天翔接口问道：“芸妹既觉得夔门可怕，是否不敢去么？”

霍秀芸柳眉一剔，摇头说道：“为什么我不敢去？我偏要去看看这个所在，怎会使我听在耳内便有些毛骨悚然，全身发抖！”

夏天翔听她这样说，不禁心中微喜，知道“商山隐叟”赛韩康所定的策略可能生效，霍秀芸如今听得“夔门”二字便有些胆战心惊，等到身临其境，旧戏重排之际，必会使她再度大受刺激，而恢复原来的神智！

一路无事，直到夔门，赛韩康根据昔日“三手鲁班”尉迟巧所说的情景，命仲孙飞琼扮作“寂寞女郎”，并由夏天翔手执“红云蛛丝网”在崖边埋伏！

等他们安排妥当，赛韩康遂带领霍秀芸于夜色深沉之中，登上夔门绝顶！

霍秀芸一面行走，一面环顾四周，向赛韩康苦笑叫道：“赛老前辈，这地方我确实好像来过？”

赛韩康笑道：“霍姑娘，你记不记得有位武林怪侠，名叫‘三手鲁班’尉迟巧？”

霍秀芸目光一闪，点头叫道：“对了对了，我就是跟随‘三手鲁班’尉迟巧来过这夔山绝顶！”

赛韩康心中暗喜，继续问道，“霍姑娘，你说得对，穿黑衣的‘寂寞女郎’，不是在那里么？”

霍秀芸注目看去，果见一个黑衣绰约的蒙面女郎，自石后缓步走出！

当时情景，再现眼前，霍秀芸不由自主地立向仲孙飞琼所扮“寂寞女郎”雨骤风狂般攻出三掌！

夏天翔暗中看得含笑点头，因为霍秀芸所攻的三掌，不是黄衣老人夏侯巽传授的怪异招式，而是用的峨嵋手法！

这种动作，不啻说明霍秀芸心中业已开始激发回忆！

仲孙飞琼娇躯疾闪，一连避开了霍秀芸的十来招猛烈进攻！

霍秀芸一面动手，一面忽似想起甚事，尖声叫道：“赛老前辈，我的‘柳叶绵丝剑’呢？”

赛韩康想不到霍秀芸会有如此一问？致被当时问住，不知应该如何作答？

霍秀芸见无人答话，遂又哦了一声，自语说道：“对了，我的‘柳叶绵

丝剑’是从这里失手坠落，我要去拾它回来！”

语音方了，身形忽飘，竟向百丈悬崖之外凌空纵去！

仲孙飞琼不料她忽然有此一举，欲待阻止，业已不及！

幸亏夏天翔早就手持“红云蛛丝网”相待，脱手飞出一片红云，把霍秀芸的身形凌空网住！

“商山隐叟”赛韩康跟踪赶到，二指微伸，立把霍秀芸点了晕穴！

然后再服以灵丹，替她拍开晕穴，改在她甜睡穴上一阵按摩，使她沉沉睡去，药力得能周身散达。

夏天翔知道只等霍秀芸睡得香香稳稳的，一觉醒来，大功便成，不禁面含微笑，吁出了一口长气！

仲孙飞琼却向“商山隐叟”赛韩康表示佩服，微笑说道：“赛老前辈，古来名医不过讲究‘望闻问切’四字，你却更精于心理治疗，霍秀芸小妹才到这夔山绝顶，便恢复了不少记忆呢！”

赛韩康微笑说道：“这个法儿，不过是我在无可奈何之中试一为之的非常手段，究竟成效如何？还要等霍姑娘一觉醒来，看她神智恢复到何种程度，才可知晓！”

夏天翔蹙眉说道：“方才霍秀芸提到‘柳叶绵丝剑’，不禁又使我迷惑起来，因为此剑既于夔山绝顶失落，怎会又由一位黑衣女郎带到终南山谷，留在‘终南三煞’手内？”

仲孙飞琼失笑说道：“翔弟对此有甚迷惑？芸妹当时在这夔山绝顶是人剑分坠，人被夏侯老人救走，传以武林绝艺，剑则也许坠落江中，也许插进峰壁？被另一黑衣女子取得，遂辗转落入‘终南三煞’之手！”

夏天翔听得点头笑道：“琼姊这种猜测颇为合理！”

仲孙飞琼蹙眉说道：“你提到终南死谷，不由使我想起爹爹，他老人家不知遇上什么强敌？竟约定在五岳绝顶互较神功，最后才到终南死谷一拼生死！”

夏天翔接口道：“这事确实奇怪，当世中除了‘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及‘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白骨双魔以外，还有谁敢与仲孙老伯互相颉颃，能在五岳绝顶暨终南死谷之中，连番苦斗？”

仲孙飞琼点头苦笑道：“更怪的是这次所遇的强敌，据说还是因我闯祸引来！”

夏天翔笑道：“我们目前反正身无急事，等芸妹恢复以后，索性结伴漫游五岳，只要找到仲孙老伯，不就什么都明白了么？”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我确实有点放心不下，能够寻得着我爹爹，助他老人家一臂之力最好！”

夏天翔向赛韩康含笑问道：“赛老前辈如何？是否也与我们一同遨游五岳？”

赛韩康笑道：“我闲暇无事，奉陪夏老弟等同作壮游也好！”

夏天翔又向仲孙飞琼问道：“琼姊，我们既游五岳，到处攀登，马行不便，可不可以就让青风骥及大黄留在商山天心坪上？”

仲孙飞琼含笑点头，因瞥见霍秀芸睡得好不香甜，遂脱下自己所着的风衣替她盖在身上！

赛韩康看得暗中点头，向仲孙飞琼微笑说道：“仲孙姑娘，我们既要遨游五岳，似乎也得预先定个途程，不能盲目乱跑！”

仲孙飞琼想了一想笑道：“赛老前辈，我们这样好么？等此间事了，先游西岳华山，再复北岳恒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的依序遨游，最后同登南岳……”

夏天翔听得摇手失笑说道：“琼姊往昔各种安排，均极妥善，但今日这说法，却大错特错！”

仲孙飞琼讶然问道：“我错在何处？”

夏天翔笑道：“因为一来仲孙老伯约定我们于明年八月初旬在终南死谷相见，二来接着便是中秋佳节的太白盛会，我们自然应该先由南岳衡山开始，把西岳华山作为最后一站，才不致多跑冤枉路呢？”

仲孙飞琼听得咦了一声，目注夏天翔问道：“翔弟今日怎的特别细心起来，说得头头是道？”

夏天翔得意笑道：“这就叫人逢……”

语音未了，倏然停顿，因为他觉出这句人逢喜事精神爽，略有语病，可能会使仲孙飞琼听得心中不高兴！

其实仲孙飞琼何等聪明？早就听出夏天翔的语意，忽然幽幽一叹说道：“翔弟，你不要过份高兴，虽然目前芸妹有望恢复神智，是一种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局面，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也许此处月圆花好，别处却月缺花残，能令人终身遗憾呢！”

夏天翔见仲孙飞琼语意幽伤衰飒，说话之间，目中并泪光盈盈，迥非昔日安详的神态，不禁诧然问道：“琼姊，你怎的忽然伤心起来？是我有甚话儿说错了么？”

仲孙飞琼摇头不答，目中泪珠簌簌而落！

赛韩康因不知鹿玉如在高黎贡山坠崖之事，见状也自惊诧问道：“仲孙姑娘，你怎的忽然如此感触顿生了呢？”

仲孙飞琼暗想，丑媳妇迟早须见公婆，便把此事早点告知夏天翔也好！

主意既定，遂举袖拭泪，向夏天翔苦笑道：“翔弟，请镇定一点，我要告诉你一件极坏的消息！”

夏天翔心中一震，感觉出此事决非寻常，遂如言先行略静心神，蹙眉问道：“琼姊请讲，是什么极坏的消息？”

仲孙飞琼悲声说道：“鹿玉如已经死了，并还等于是死在我的手下！”

夏天翔自恩师“北溟神婆”皇甫翠成道以后，仅剩孑然一身，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只有鹿玉如、霍秀芸、仲孙飞琼等三位红妆知己，故而一听仲孙飞琼语气严重，夏天翔便猜出可能是鹿玉如有什么噩耗？如今果然证实，虽颇伤心，并不甚感到意外，但对于“等于是死在我的手下”一语，却大觉惶然，目注仲孙飞琼，竭力使语气平静，缓缓问道：“生死寿夭，数皆前定，就以此次昆仑历险而言，我与琼姊还不是两世为人？故而这桩噩耗虽然颇令人伤感，尚不致使我不能控制情绪，琼姊尽管把鹿玉如的遇难经过告诉我听便了！”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尚能镇定，遂把高黎贡山的那段经过，对他详细叙述一遍。

夏天翔静静听完，愁怀更减，向仲孙飞琼微笑说道：“琼姊，照你所说，鹿玉如并不一定已经遇难了。”

仲孙飞琼苦笑道：“鹿玉如跃入那等雾郁云封的千寻幽壑之中，怎会还有丝毫生理？”

夏天翔安慰道：“琼姊，那山壑怎比夔门高险？芸妹不也大难未死么？”

仲孙飞琼说道：“那幽壑纵然不比夔峡深险，但也总在伯仲之间！”

夏天翔指着熟睡正酣的霍秀芸说道：“芸妹当时不仅在这夔山绝顶失足，并且还受重伤，情势远比鹿玉如自行坠崖更为凶险，如今芸妹尚且安然无恙，鹿玉如难道就不会有一线生机么？”

仲孙飞琼虽觉夏天翔一厢情愿，哪里会有第二位神功绝世的黄衣老人夏侯巽等在高黎贡山幽谷之内拯救鹿玉如出险？但为了安慰夏天翔起见，也只好顺着他的口风，点头说道：“翔弟说得也对，倘若以芸妹为例，则鹿玉如不仅生机未绝，或许尚有奇遇？”

夏天翔忽然语音哽咽说道：“但愿鹿玉如能如我们所料，否则那无母孤儿就太可怜了！”

仲孙飞琼知道夏天翔是极富感情之人，适才那等豁达的神态，只因鹿玉如危崖失足与自己有关，才勉强抑压情怀，故作宽态！

如今真情难禁，一双英雄虎目之内业已泪光潜然，遂心头微恻地缓步上前，拉着夏天翔的手儿，温言慰道：“翔弟不要难过，鹿玉如能有生机最好，否则我必把那婴儿视为己出！”

这时，“商山隐叟”赛韩康因见夏天翔与仲孙飞琼密语温存，互相慰藉，遂异常知趣地避向一边，行功打坐！

夏天翔经仲孙飞琼这样一加慰藉，目中泪珠反倒夺眶而出，悲声说道：“琼姊，我知道我缘遇太好，一个人似乎不应该有三位风华绝代的知己红妆……”

仲孙飞琼不等夏天翔话儿，便以罗袖替他拭去颊上泪痕，含笑说道：“翔弟不要说了，你的心思我都晓得！”

夏天翔问道：“琼姊晓得什么？”

仲孙飞琼笑道：“我晓得你对我最好，对芸妹也颇为怜爱，但大巴山因缘巧合，偏偏又先与鹿玉如有了肌肤之亲，以致弄成无一能舍！”

夏天翔听得红着一张俊脸说道：“琼姊，你简直如同见我肺腑一般……”

仲孙飞琼接口低笑道：“好在无论是我，或是霍秀芸，甚至鹿玉如，均非世俗妒妇，姊妹三人共事一夫，原无所憾，刘樊岁月，葛鲍因缘，也算武林间的一段佳话，不过让你太便宜了！”

这几句话儿，听得夏天翔情思难禁，伸手轻轻一拉，竟想软玉温香抱满怀，彼此亲热亲热！

仲孙飞琼推他一把，低声嗔道：“翔弟，莫要轻浮，我们虽对赛老前辈不必避忌，但也不可在老人家之前过于放肆的呢！”

夏天翔耳根一热，瞥眼偷看“商山隐望”赛韩康，只见这位当代神医仿佛业已神游太虚，入了内家妙境了！

一夜光阴，便在夏天翔与仲孙飞琼灵犀互通，轻怜蜜爱之下悄悄度过。

等到日高云散，阳光满山，赛韩康含笑起身，霍秀芸也从酣然一梦之中悠然醒转！

她这一觉醒来，见夏天翔、仲孙飞琼、“商山隐叟”赛韩康及灵猿小白等全在身旁，不由蓦然觉悟，恢复记忆，把如梦前尘，一齐想起！

仲孙飞琼一见霍秀芸的神情，便知她已复原如初，遂把她揽入怀中，一面抚慰，一面叙述设法使她恢复记忆的一切经过！

霍秀芸想起自己危崖撒手、万死一生的种种惊险，不禁犹有余悸，像头

柔顺小猫般的蜷伏在仲孙飞琼怀中，颤栗不已！

彼此说完经过，霍秀芸闪动着一双泪光浮动的大眼，向仲孙飞琼、夏天翔、赛韩康说道：“仲孙姊姊，翔哥哥，及赛老前辈，我掌门师姊在震天大会之上从‘三手鲁班’尉迟老前辈口中得知我在夔山绝顶失足坠崖以后，心中定然悲痛异常，我如今幸告无恙，是否应该先返峨嵋？才好使她老人家放心释念！”

仲孙飞琼笑道：“峨嵋掌门玄玄仙姥与芸妹虽是师姊妹名份，但传艺抚育，实则无殊师徒，你既告万死一生，安然复旧，自应立赴峨嵋，以慰盼望！唯自震天群邪暗袭峨嵋、火焚坤灵道院以后，玄玄仙姥与其余‘峨嵋三秀’不知迁居何处？芸妹纵然回山，也无法相寻，不如且随我们漫游五岳，等到明年八月中秋，终南绝顶太白峰的大会之时，必可相见！”

霍秀芸听仲孙飞琼这样说，遂向夏天翔问道：“翔哥哥，仲孙姊姊要带我漫游五岳，你愿意么？”

夏天翔尚未及答，仲孙飞琼便即笑道：“你翔哥哥为你危崖失足之事，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如今劫后重逢，你便让他离开你，他也舍不得呢？”

霍秀芸嗯了一声，目注仲孙飞琼，含笑说道：“仲孙姊姊，你说得不对，据我所知，翔哥哥对你、我暨我姊姊三人之中，是最喜欢你呢！”

仲孙飞琼想不到霍秀芸竟天真无邪地对自己来了一次反击，遂娇靥微红，移转话题说道：“芸妹，我告诉你一桩喜讯！”

霍秀芸睁着两只大眼问道：“什么喜讯？”

仲孙飞琼笑道：“翔哥哥已经身为人父，他有了一个儿子！”

霍秀芸闻言，高兴得抚掌笑道：“这真是天大喜讯，仲孙姊姊，你何时替他生了一个儿子？怎不带在身边给我看看？”

仲孙飞琼耳根一热，玉颊通红，嗔声说道：“芸妹不要信口胡说，你翔哥哥的儿子是你姊姊鹿玉如替他生的！”

霍秀芸天真未泯，失笑说道：“仲孙姊姊不要着急，不论是谁生的，总算我翔哥哥有了儿子！”

说到此处，转头向夏天翔含笑问道：“翔哥哥，我妹妹呢？”

夏天翔剑眉一蹙，嗫嚅难答！

赛韩康不愿使霍秀芸新复神智之余，又受重大刺激，遂接口含笑道：“你姊姊鹿玉如姑娘此时大概也在遨游五岳？”

霍秀芸笑道：“那好极了，我们快去找她，我正想和我姊姊一同前往高黎贡山凝翠谷，去看我爹爹及两位母亲呢！”

仲孙飞琼也自顺着霍秀芸的口风说道：“芸妹此时觉得精神如何？倘若无甚不适，我们便南下三湘，先游南岳衡山的七十二峰之胜！”

霍秀芸微笑说道：“我本来无甚病痛，只是记忆初复，想起当时奇险，有些惊愕而已！”

仲孙飞琼闻言遂向灵猿小白含笑说道：“小白，大黄虽然野性稍驯，但把它单独留在商山天心坪，我仍是有些放心不下！你不必随我们遨游五岳，且回商山，好好看管大黄及青风骥！”

灵猿小白垂手肃立，用人言答道：“我知道了！”

霍秀芸惊奇得跳起身形，向仲孙飞琼说道：“仲孙姊姊，小白会说人话了么？”

仲孙飞琼点头一笑，继续对灵猿小白说道：“你们在天心坪那好所在，

正好自己做些功夫，等到明年八月中秋前夕，赶到终南山太白峰左近与我相见便了！”

灵猿小白连连点头，向仲孙飞琼及赛韩康、夏天翔、霍秀芸等合掌一拜，身形晃处，便自宛如星丸跳掷，银箭离弦般，驰下夔山绝顶！

霍秀芸赞叹说道：“仲孙姊姊，像小白这样的绝世灵猿，真亏你怎样调教得出？”

仲孙飞琼笑道：“我虽然略有伏兽之能，但小白本身的条件委实太好，大黄威猛有余，灵慧方面就比小白差得多了！”夏天翔笑道：“芸妹不要羡慕，等我们参与终南大会，尽歼群魔，江湖事了，偕隐山林之时，让小白从它的子孙以内，挑两只灵慧的出来，也给你调教调教！”

众人一番谈笑，相偕下得夔山，扑往三湘而去。

到了南岳衡山，仲孙飞琼遥指云烟飘渺的无数山峰，蹙眉说道：“赛老前辈，你只知道我爹爹与仇家约定在五岳绝顶较艺，如今虽到南岳，但这七十二峰云烟飘渺，却到哪里去找寻他们的踪迹？”

赛韩康拈须微笑说道：“南岳衡山虽有七十二峰，但七十二之中，仍以祝融、紫盖、云密、石廩、天柱等五峰为尊！仲孙大侠与仇家既作绝顶之会，我们就往这五座峰头之上寻找便了！”

仲孙飞琼点头同意，四人遂依照“商山隐叟”赛韩康所说，攀登这五峰绝顶，寻找仲孙圣的踪迹！

寻到紫盖峰的峰巅之上，果然发现异状！

首先入目是两株巨松的所有松针完全落尽，宛如在松下丈许周围铺了一层碧绿柔软的地毯！

其次便是两条小小蜥蜴活生生地嵌入石壁一寸来深，无法转动，四只眼睛却仍然目光闪闪！

第三件怪事则是一株参天古树离地约莫三丈有余的两片巨大树叶之上，各现出一个镂空的“仇”字！

赛韩康指出这三件怪事，向仲孙飞琼微笑蹙眉说道：“仲孙姑娘，我们来迟一步，你爹爹仲孙大侠业已在此与仇家交过手了！”

仲孙飞琼双眉紧蹙，对那古松、蜥蜴及两片镂空树叶默然凝目注视！

霍秀芸含笑问道：“仲孙姊姊，你在看些什么？”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也在凝目细看，遂向他问道：“翔弟，你看出什么蹊跷没有？”

夏天翔颇为惊讶地接口说道：“据我看来，仲孙老伯所遇的敌手，不但均是绝顶人物，并还不止一位！”

仲孙飞琼点头说道：“这震落全树松针，使松树依然未曾枯死，把两只蜥蜴生生嵌入石壁一寸来深，暨在三丈以上，运用绝世指力凌空镂叶等三件怪事，功力表现各有不同，显系有三位武林奇客与我爹爹在此较功，并均是一样秋色平分，无甚上下！”

赛韩康也自诧然说道：“我们推想当世武林的超绝人物之中，除了‘白骨双魔’及‘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夫妇等人以外，几乎再无人能作仲孙大侠的对手！如今怎地一发现就是三位之多？莫非深山大泽又生龙蛇，还有什么多年隐迹的厉害魔头突然出世！”

夏天翔叹息一声说道：“这也难说，在我与琼姊未曾发现黄衣老人夏侯巽、‘三绝真人’及‘天羽大师’唐一梦之前，谁能想得到竟有那等武功超

凡入圣的绝代奇人隐居在高黎贡山中洪荒未辟的前古森林之内？”

仲孙飞琼秀眉深蹙说道：“纵有这等绝代奇人，但我未去招惹，为何我爹爹要对赛老前辈说是我替他老人家惹出的这场大祸？”

赛韩康含笑说道：“仲孙姑娘，你对此不必过份推敲，我们还有当前急务！”

仲孙飞琼问道，“什么急务？”

赛韩康指着深嵌石内、眼珠犹在转动的两只蜥蜴及满地松针，向仲孙飞琼微笑说道：“仲孙姑娘请看，蜥蜴未死，松针未黄，显然仲孙大侠与作他对手之人离此时日不久，我们何不兼程急赶中岳嵩山，也许能够超前赶到，岂不可以略助仲孙大侠一臂之力，并知道对手之人究是谁了？”

仲孙飞琼闻言连连点头，一面招呼夏天翔、霍秀芸等，赶赴中岳嵩山，一面向赛韩康问道：“赛老前辈，我爹爹倘若离开南岳衡山的紫盖峰后，不是径奔中岳嵩山，则我们这趟奔波……”

话犹未了，夏天翔接口说道：“琼姊放心，我们这趟奔波，不会白跑，因为根据仲孙老伯约你于八月初旬在终南死谷见面的话儿推断起来，除非他老人家与对手在中途分出胜负，否则必是南岳、中岳、东岳、北岳，最后才回到西岳，循序顺路地比斗过去！”

第四十章 反祸为福

仲孙飞琼心急驰援老父，旦夕不懈，拼命飞驰，于极短时日之内，便横越湖北，赶到了河南境内的嵩山脚下！

夏天翔目光微瞥嵩山高耸入云的三座极高尖峰，向“商山隐望”赛韩康含笑说道：“赛老前辈，又要听你的了，我们已到嵩山，却应怎样找寻仲孙老伯的踪迹？”

赛韩康指着那三座尖峰笑道：“这三座尖峰便是嵩山主峰，东名太室，西名少室，中名峻极，我们先往峻极峰上看看好么？”

仲孙飞琼含笑点头，四人遂各展轻功，攀登嵩山中峰绝顶！

这四人之中的轻功，以夏天翔与仲孙飞琼最高，霍秀芸略略次之，那位当代神医“商山隐叟”赛韩康则敬陪末座！

但仲孙飞琼颇知礼貌，暗嘱夏天翔足下略微收敛，保持平衡速度，与霍秀芸、赛韩康等同时抵达峰顶！

但四人所见，只是人去迹留的雪泥鸿爪而已，显然又告来迟一步！

这次痕迹之中，更有惊人发现！

峰顶根本无甚平坦地面，却在高低上下的起伏斜坡之间，浮插着一百零八枝粗如笔杆的佛前供香！

赛韩康指着这些佛前供香，摇头微笑道：“武功一道，委实无尽无穷，能上罗汉束香桩之人，已可算是上乘身手，但如今这一

百零八枝佛前供香，并非植于平地，而是在斜坡浮插……”

夏天翔接口笑道：“不但是在斜坡浮插，香与香之间的步眼远近亦自不同，有的相距三四尺外，有的却又距仅八寸，高低上下，更复参差，要在其上折招过手，真不知要多高功力才能胜任？”

他们这边议论风生，仲孙飞琼与霍秀芸则走到这香阵尽头，对地上愕然凝目！

夏天翔目光微瞥，含笑叫道：“琼姊，芸妹，你们在看些什么？”

仲孙飞琼招手说道：“翔弟与赛老前辈快来，此处有出乎你们意料之事！”

夏天翔剑眉微轩，飘身纵过，只见在香阵尽头的石地之上，现出一只左脚的小足印！

仲孙飞琼指着这小足印，向夏天翔扬眉问道：“翔弟，你对这只足印有什么看法？”

夏天翔毫不思索地应声答道：“我有两种看法！”

仲孙飞琼笑道：“请教！请教！”

夏天翔朗声笑道：“第一点是如今可以决定仲孙老伯的对手之中，必有一名女子！”

霍秀芸小嘴一撇，晒然说道：“翔哥哥，你这算什么看法？见了这只小足印，谁都知道是女子所留的！”

仲孙飞琼摇手笑道：“芸妹不要打扰，听你翔哥哥继续说将下去！”

夏天翔又复说道：“第二点则是何以只有一只足印？这问题似乎又可分为两项解答！”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好像分析得颇为精到？”

夏天翔目光一注石地足印，含笑道：“第一项解答是这女子身有残疾，只剩一足！”

霍秀芸叫道：“岂有此理，这算是什么分析？”

赛韩康笑道：“霍姑娘，你不能不承认夏老弟这种说法是合理解答之一！”

霍秀芸秀眉双蹙，向夏天翔问道：“翔哥哥，你的第二项解答又是什么？”

夏天翔微笑说道：“我的第二项解答是这女子在香阵之上输了一招，被仲孙老伯迫得仓卒飘身，单足点地，以致控制稍差，留下了这只足印！”

霍秀芸这才听得点头说道：“翔哥哥的这种分析才略微合乎情理！”

夏天翔笑道：“我们无论分析甚事，均应把所有可能，一一胪列，然后再根据客观情形细加剔除，所剩下的最后一项可能，往往便近于事实！”

仲孙飞琼失笑说道：“翔弟，你在哪里学来的这套理论？”夏天翔笑道：“琼姊，这理论是你教给我的！”

仲孙飞琼越发惊奇说道：“我什么时候教给你这种理论？”夏天翔含笑说道：“琼姊怎的如此健忘？我们第一次被困昆仑绝巅之时，你不是曾以推理方法，测断出‘昆仑逸士’向飘然的上峰日期？我当时便赞誉这种方法极为高明，并说以后有机会时定要学习学习！”

仲孙飞琼恍然笑道：“原来如此，但翔弟既要推断，便该从你所说的两种可能之中，下一断语才对！”

夏天翔笑道：“要下断语，必须根据客观事实，先让我把这香阵检查一下！”

霍秀芸问道：“为什么要检查香阵？”

仲孙飞琼在一旁接口说道：“芸妹，我懂得你翔哥哥的意思，他认为倘若那女子输给我爹爹一招，被迫得单足点地，退落香阵，留下脚印，则在香阵之上，必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事！”

夏天翔抚掌笑道：“对，对，琼姊真是推理专家！”

霍秀芸听出兴趣，含笑说道：“我来检查香阵！”

夏天翔笑道：“芸妹不必检查全阵，你只对那些较低的香枝注意好了！”

霍秀芸如言仔细一看，果然看出其他香枝均是虚浮浅插地面，但靠那足印不远之处，却有一根香枝，被浊力踏得入地二寸！

这种情形，证明了夏天翔推断之事极为正确，也就是说仲孙圣在这场嵩山较技之上，业已微占了胜面！

“商山隐叟”赛韩康见仲孙飞琼、夏天翔等推测得头头是道，不禁颇为赞叹，暗想毕竟英雄出少年，自己应以余生尽量仗着一身医术济世救民，好好积些功德，不必再在武林争胜的了！

他一面暗暗感叹，一面目光微注那只纤小足印，不禁心中忽发奇想！

仲孙飞琼见赛韩康皱眉凝目，若有深思，遂含笑问道：“赛老前辈，你在想些什么？”

赛韩康指着那只纤小脚印说道：“我是从这只女人脚印之上发生联想！”

霍秀芸笑道：“赛老前辈也要来推理了！”

赛韩康摇手笑道：“我不是有根据的推理，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幻想。”

仲孙飞琼笑道：“幻想与灵机仿佛，有时灵机一动，妙想天开，比什么都来得高明，老前辈请说你的想法如何？”

赛韩康说道：“根据夏老弟的推断，是仲孙大侠的对手之中，有女人在内？”

夏天翔不懂赛韩康此语何意，只得愕然点头，赛韩康又复说道：“我的幻想则是仲孙大侠对手中的女人，会不会不止一个？”

仲孙飞琼闻言，也就立即皱眉深思！

霍秀芸颇为稚气地睁着两只大眼，向赛韩康问道：“赛老前辈，你认为不止一个，却是几个？”

仲孙飞琼忽然也向赛韩康蹙眉问道：“赛老前辈，你是不是认为我爹爹的对手人物是一男二女？”

赛韩康深深看了仲孙飞琼一眼，点头说道：“仲孙姑娘真是绝世聪明，但我这种幻想，也许距离事实太远？”

仲孙飞琼神色凝重地摇头缓缓说道：“赛老前辈，你所猜测的事儿，不会距离事实太远，甚至就是事实，都说不定！”

夏天翔在一旁听得满腹疑云，忍不住向仲孙飞琼及赛韩康说道：“琼姊与赛老前辈，你们究竟打的是什么哑谜？赶快说出来，让我和芸妹也听上一听！”

仲孙飞琼苦笑道：“赛老前辈大概把我爹爹的对手人物猜出来了！”

夏天翔目光一注赛韩康，赛韩康便含笑说道：“我认为仲孙大侠的三位对手，可能是‘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

夏天翔听得微觉一愕，依然含疑说道：“厉老前辈夫妇虽然正是三人，数是巧合，但他们与仲孙老伯是多年道义之交……”

仲孙飞琼插口说道：“翔弟难道忘了我爹爹曾对仲孙老伯说过，这场祸事是我替他老人家惹出来的么？”

夏天翔想起鹿玉如坠崖之事，不由哦了一声，蹙眉不语！

这时霍秀芸却又迷惑起来，妙目凝光地望着赛韩康问道：“赛前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我爹爹及两位母亲要和仲孙姊姊的爹爹打架则甚？”

赛韩康被霍秀芸突然问住，一时想不起应该怎么回答？只好向她苦笑几声。

霍秀芸见赛韩康不曾答话，遂又向夏天翔及仲孙飞琼探询。

夏天翔与仲孙飞琼也因碍难出口，嗫嚅不语！

霍秀芸见他们都不答理自己，不由气得“嚶哼”一声，眼圈微红，似欲凄然泪下。

仲孙飞琼见状，向夏天翔长叹说道：“翔弟不必令芸妹心疑气苦，你把高黎贡山绝壑边缘的那场经过告诉她吧！”

夏天翔闻言，遂把鹿玉如失子成疯，投身绝壑的那场经过，向霍秀芸细说一遍。

霍秀芸静静听完，柳眉连挑，浮起了满脸微笑！

夏天翔讶然问道：“芸妹，我们先前不愿告诉你姊姊鹿玉如投身绝壑之事，是怕你听了伤心，怎的你竟颇为高兴？”

霍秀芸含笑答道：“不但我高兴，你们也都应该高兴才是！”

夏天翔方自越发疑诧，仲孙飞琼已向霍秀芸问道：“芸妹，你有什么想法，说来给我听听！”

霍秀芸笑道：“我也有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倘若仲孙老伯的对手，不是我爹爹及我两位母亲……”

仲孙飞琼摇头接口说道：“芸妹，你这一项假设恐怕不能成立，我如今认为我爹爹的对手百分之百便是厉、凌、董三位前辈！”

霍秀芸笑道：“是我爹爹母亲更好，因为倘若真是我爹爹等为了我姊姊

之事向仲孙老伯寻仇，则我姊姊便根本未曾死去！”

仲孙飞琼听霍秀芸推测鹿玉如并未丧生绝谷，不由与赛韩康相顾摇头失笑道：“赛老前辈，我们真是糊涂，怎的竟未想到这点？”

霍秀芸继续笑道：“我姊姊只要不死，则翔哥哥既在，婴儿又复无恙，有什么误会解释不开？但等彼此见着爹爹以后，一天云雾便可立告开朗的了！”

仲孙飞琼苦笑道：“芸妹说得虽然不错，但几位老人家脚程绝世，又复走在前面，我们追赶不上，无法解释，岂非仍要使我爹爹与你爹爹等人从五岳绝顶一直斗到终南死谷！万一其中稍有差

错……”

霍秀芸听得也自秀眉深蹙，但夏天翔却在一旁接口微笑道：“琼姊与芸妹别急，这个问题容易解决！”

仲孙飞琼看了夏天翔一眼，讶然笑道：“翔弟今日好像变作智多星一般，我倒要听听你有甚高明办法能把这项难题解决！”

夏天翔笑道：“消除误会的唯一方法，就是当面解释！”

仲孙飞琼蹙眉说道：“我们追不上几位老人家，却是如何当面解释？”

夏天翔大笑说道：“要追上几位老前辈们，真是容易已极！”

仲孙飞琼玉颊上微现愠色，目注夏天翔嗔道：“翔弟，你有多大能为，出语竟如此狂妄！”

夏天翔剑眉一轩，含笑说道：“常言道得好，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琼姊大概为了替仲孙老伯悬忧，才未曾仔细思索！你不妨再想想看，我们是否可以极其容易地追上几位老前辈们……”

仲孙飞琼聪明绝顶，一点就透，闻言略一寻思，便即恍然说道：“翔弟是否想放弃追踪岱顶？由此直赴北岳恒山！”

夏天翔含笑点头，转身对“商山隐叟”赛韩康问道：“赛老前辈认为这种策略如何？”

赛韩康笑道：“根据南岳衡山与这中岳嵩山的两段路程，确可断定仲孙大侠等几位绝代奇人，离此以后，必然直奔岱顶！我们倘若不绕山东，径去北岳，应该是可以抢在前面的了！”

夏天翔见众人均以自己所说为然，不禁眉飞色舞，一面与赛韩康、仲孙飞琼、霍秀芸等赶往北岳恒山，一面得意笑道：“赛老前辈与琼姊芸妹，关于鹿玉如幽壑坠身，侥幸未死，并将厉老前辈等人引出之故，我也有一推想！”

仲孙飞琼向霍秀芸及赛韩康微笑道：“翔弟对于推理业已推出瘾来，如今又要发表高论，我们且静听究竟！”

夏天翔笑道：“根据琼姊所说，一钵神僧进入高黎贡山凝翠谷的莫愁石室之中，发现‘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三位前辈业已不在该处！”

仲孙飞琼点头道：“厉老前辈等人因不愿再受尘扰，故而另觅更为隐僻之处幽居悟道。”

夏天翔俊目之中神光一闪，说道：“琼姊所说的更为隐僻之处，定然就是鹿玉如坠身的绝壑之下！”

仲孙飞琼点头说道：“由目前发现的种种已知迹象判断，翔弟所推想之话，可能接近事实。”

赛韩康也自笑道：“若非厉大侠等幽居绝壑，巧救鹿玉如、也不致引出

今日这场莫大误会！怪不得仲孙大侠离开商山天心坪的前夕，我曾听得有人微吟李义山那首‘重帟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的无题诗呢！”

夏天翔笑道：“赛老前辈怎不早说？这首李义山的无题诗，是厉老前辈的招牌，如今证明我们所猜之事是完全无误的了！”

仲孙圣的对手既是厉清狂、凌妙妙、董双双等夫妇，则鹿玉如显然未曾身罹惨祸，故而夏天翔、仲孙飞琼、霍秀芸三人心中颇感一宽，笑容满面地直奔北岳恒山，准备等候仲孙圣、厉清狂诸人来到，当面解释误会，则一天云雾尽散，父女夫妻，便可一同团聚！

但抵达恒山以后，众人又深感蹊跷，不知应在何处等候为是，万一互相错过，再想追踪，却只剩西岳华山与终南死谷两地的了！

赛韩康毕竟老成持重，沉思片刻，选择了四座最高的峰头，向夏天翔、仲孙飞琼、霍秀芸等笑道：“这四座峰头高逾群山，仲孙大侠等必会选择其中之一作为比斗神功之处，我们为了面面俱到，不能稍加疏忽，干脆各据一峰，苦苦等待便了！”

夏天翔等均觉这种主张甚为稳妥，遂准备了不少干粮食水，及彼此用作招呼的冲天火炮之类，约定谁先发现仲孙圣等，谁就发放冲天火炮，召集其余诸人，向那高峰迅速集合！

赛韩康、仲孙飞琼、霍秀芸等据守峰头的经过，因无特殊事故，不必叙述，只有夏天翔所守的峰头，到了第七日上，便即发生了特殊情事！

夏天翔等得正自又觉枯寂无聊，又不敢离开之际，突然听得有人施展轻功，攀登峰顶！

一听来人上峰的声音，便知是武功已到炉人纯青境界的绝顶人物！

但武功程度虽对，人数却与所料不同，上峰之人，只有两个。

夏天翔莫明其妙，正在疑思，恒山绝顶黑影连飘，来人已现身形，果然只是一男一女！

夏天翔因在这峰头等候已久，尽量设法舒适，故而是在一株粗几合抱的古树的浓密枝叶之间，搭了一只可避风雨的鸟巢似的大窝，作为藏身之用。

如今居高临下，目光微注，看清来人以后，不禁惊愕得大出意外！

原来峰顶来人，哪里是什么意料中的仲孙圣及厉清狂夫妇等，竟是震天护法、白骨双魔中的“白骨仙子”及“白骨羽士”！

夏天翔心中暗忖，难道自己与仲孙飞琼、赛韩康等所料完全错误，竟是这“白骨双魔”和仲孙圣互作五岳绝顶相斗之约？

疑思未了，“白骨羽士”已在目光微扫四外以后，向“白骨仙子”含笑问道：“是不是这座峰头？”

“白骨仙子”点头笑道：“正是，正是，大约最多不过半个时辰，仲孙圣等便将到达！”

“仲孙圣等”一语中的“等”字，听得夏天翔暗自一惊，心想莫非仲孙老伯不是单独行动，竟还约有帮手？

“白骨羽士”哈哈笑道：“这次机缘不可错过，我们先行寻觅隐蔽之处藏身，来个坐山观虎斗，等双方斗得筋疲力竭之际，再复出面！”

夏天翔闻言之下方始恍然，原来仲孙圣另有对手，这“白骨双魔”不过是适逢其会，想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情況中讨些便宜而已！

想到此处，夏天翔不禁微觉忧心，因为“白骨双魔”亦要觅地隐身，万一他们也选定这株合抱古树，自己的踪迹岂非便将败露？

果然“白骨仙子”手指夏天翔藏身的绝大鸟巢，向“白骨羽士”笑道：“这树上有个绝大鸟巢，正是极好的藏身之处！”

“白骨羽士”倾耳一听，脸上微现惊容说道：“仲孙圣等来得好快，他们已到峰腰了呢！”

“白骨仙子”笑道：“他们既来，我们要赶紧藏身才好！”

“白骨羽士”一面与“白骨仙子”走向夏天翔藏身的古树，一面指着鸟巢说道：“我们只能藏在树后，不能藏在鸟巢之上！”

“白骨仙子”笑道：“你可是嫌那鸟巢太以引人注目！”

“白骨羽士”点头说道：“这鸟巢不仅引人注目，巢中并可能藏有猛恶鸟类，万一将其惊动，岂不反使我们暴露行迹？”

夏天翔在“白骨双魔”走向古树，并选择鸟巢藏身之际，心中本已紧张得“腾腾”乱跳，但听了“白骨羽士”的这几句话儿以后，却又心神一定，暗忖世间事往往奇妙无比，自己筑巢藏身，本犯大忌，谁知就因这种缺乏江湖经验的错误举措，反而占了便宜，不至与“白骨双魔”撞在一起！

“白骨仙子”、“白骨羽士”二人藏入树后不久，这恒山绝峰顶上又复飘登了四条人影！

这次来人果然全如夏天翔、仲孙飞琼等所料，正是“天外情魔”仲孙圣、“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四位绝代高手！

但鹿玉如却出人意料地不在其内！

“风尘狂客”厉清狂目光一注仲孙圣，冷然发话说道：“经过南岳恒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等三处交手，仲孙兄神功精到，小胜半招，今日若不能彻底分出胜负，厉清狂不愿再下这恒山绝顶的了！”

仲孙圣和颜悦色地含笑说道：“我们五岳绝顶之会，尚余西岳华山，最后还有终南死谷一战，厉兄何必定要在这恒山绝顶分出胜负？”

厉清狂冷笑道：“五岳之中，以北岳恒山最称高峻，我们能到此处，并骨黄泉，并不逊于终南死谷！”

仲孙圣笑道：“我们的武功火候本在伯仲之间，厉兄贤夫妇等又不肯恃众联攻，胜负只怕不容易分呢？”

厉清狂摇头说道：“不然，不然，这次我要施展生平杀手绝学与你拼命一搏，仲孙兄你请仔细了！”

仲孙圣见厉清狂似动真怒，微退半步，含笑说道：“我在奉陪厉兄夫妇之前，仍必须先代夏天翔及我女儿仲孙飞琼解释几句！”

“绛雪仙人”凌妙妙眉头一蹙，冷然说道：“你那些话儿我们已经听得厌了！”

仲孙圣笑道：“贤夫妇们如不容我解释，我就不奉陪了！”

厉清狂无可奈何地点头说道：“仲孙兄有何话儿赶快说完，我要请你指教教我新近练成的‘凤舞龙飞三十六式’！”

仲孙圣神色一正，目光炯炯地略扫厉清狂、凌妙妙、董双双三人，朗声发话说道：“我以生平微名担保夏天翔决不会负义薄情，我女儿仲孙飞琼也决不会把鹿玉如姑娘逼得坠身绝壑！”

夏天翔见仲孙圣与厉清狂夫妇即将翻脸动手，不由焦急异常，

因为“白骨双魔”藏在树下，使自己不便发放冲天火炮，与仲孙飞琼、霍秀芸、“商山隐叟”赛韩康等取得联络！

这时，“九天魔女”董双双听完仲孙圣所说之语以后，冷笑几声说道：“照仲孙兄如此说法，难道竟是鹿玉如空中阁楼地信口造谣生事不成？”

仲孙圣陪笑说道：“鹿玉如姑娘怎会信口造谣？但她或因爱子被窃，所受刺激过重，神智之间……”

“绛雪仙人”凌妙妙冷然叱道：“无论仲孙兄怎样巧辩，夏天翔对我女儿始乱终弃的罪名，总逃不掉吧？”

仲孙圣仍低声下气地陪笑说道：“夏天翔至性至情……”

一语未了，“风尘狂客”厉清狂便已厉声冷笑，扬眉叫道：“他对你女儿至情至性，但对我女儿却负心薄幸！”

夏天翔听到此处，知道这场误会会在“风尘狂客”厉清狂夫妇心中种毒太深，绝非仅凭仲孙圣的口舌之力可以解释，遂不顾一切地先向空中放起冲天火炮，召集仲孙飞琼、霍秀芸、赛韩康等赶来，然后纵身飞扑场中，并高声叫道：“厉老前辈，此事完全是一桩误会，请听夏天翔加以解释……”

话犹未了，“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三只大袖齐挥，拂出一片强烈得从来罕睹、威势真能摧岳移山的罡风劲气，直向夏天翔迎头卷去！

夏天翔因古树之后，伏有“白骨双魔”那等绝世高手，生恐他们会对自己发动突击，故而纵声之际，把全副精神防范“白骨双魔”，却未想到厉清狂夫妇竟对自己恨到这等程度，不由分说，便立下辣手！

等到罡风劲气业已凌空卷到，夏天翔才有警觉，但变生仓卒，慢说设法闪避，竟连硬加挡拒都来不及，夏天翔剑眉蹙处，只好凝聚师门“乾天神功”，以八成功力化为无形气网悬向身前，略阻

来势，另以两成功力护住心头，防备心脉被人震断！

“北溟神婆”皇甫翠的“乾天神功”虽是武林绝学，夏天翔近来进境更是一日千里，但火候程度毕竟尚有距离，哪里禁得住厉清狂、凌妙妙、董双双等三位绝代奇人的联手猛烈攻击？

罡风劲气一到，“乾天神功”所化的无形气网立被震散，夏天翔只觉心头狂跳，喉眼奇甜，身躯向后倒飞，撞断了好些树枝，方自跌落地面！

仲孙圣跺足一叹，赶紧飘身纵过，夏天翔仍复强忍伤痛，颤声叫道：“仲……仲孙老伯，‘白骨双魔’如今正藏……藏在这古树之后！”

语音方了，内伤已发，一大口鲜血喷处，仲孙圣长衫之上沾满了桃花朵朵！

仲孙圣长眉紧蹙，运指如风，连点了夏天翔七处大穴，并向那株古树以后，扬声叫道：“‘白骨羽士’与‘白骨仙子’，你们既然也在恒山，怎不请出一见？难道是想静观鹬蚌相争，坐获渔人之利么？”

这几句话儿说得极为高明，不仅叫破了“白骨羽士”及“白骨仙子”的心思，并暗向“风尘狂客”厉清狂等人提出警告！

“白骨羽士”与“白骨仙子”真想不到古树鸟巢之内藏的不是猛恶巨鸟，而是一身情孽的夏天翔，如今仲孙圣既已指名招呼，怎好再复隐藏，遂低低怪笑几声，从树后缓步走出！

仲孙圣一面喂以夏天翔两颗绝世灵丹，一面向厉清狂等含笑叫道：“厉兄快来，我替贤夫妇引见两位名满八荒的绝代奇人，这就是白骨三魔中的‘白骨羽士’及‘白骨仙子’！”

“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久

知“白骨羽士”、“白骨仙子”之名，闻言之下，亦自微惊，遂相偕走过，由厉清狂在一阵纵声狂笑之后，向“白骨双魔”发

话说道：“两位是偶游北岳，风萍相聚？还是真如仲孙兄之言，想作渔人，欲把厉清狂等当作鹬蚌，收诸网内？”

“白骨羽士”知道对于仲孙圣、厉清狂这等人物不必虚言，遂应声答道：“我们是在偶然机缘之下，得知厉大侠夫妇要在这恒山绝顶与仲孙大侠一较神功，才特地赶来，企图瞻仰瞻仰！”

“风尘狂客”厉清狂冷笑道：“何必瞻仰？二位如有雅兴，我夫妇暂且停止与仲孙兄之约，先行领教高明，亦无不可！”

“白骨羽士”何等狡猾？暗忖对方共有四位绝世高手，自己只有两人，不仅在人数方面众寡悬殊，并可使对方因联合对外而减少了自相比较量、削弱实力的机会，未免一举两失，太不合算！

得失之间，略一盘算，“白骨羽士”便已洞悉利害，向“风尘狂客”厉清狂微笑说道：“厉大侠夫妇曾与峨嵋、武当、点苍、罗浮、雪山、少林等派及仲孙大侠联名，派遣夏天翔老弟去往终南太白峰顶，向‘轩辕法王’、‘金花圣母’夫妇及震天派投递战书，约定双方于八月中秋同在太白峰顶一会，如今难道蓦然改计，要提前赐教不成？”

“风尘狂客”厉清狂愕然问道：“你真看到过这封书信么？”

“白骨羽士”闻言，也自诧然说道：“厉大侠夫妇在柬上留名，怎会不知此事？幸亏当时投书之人夏天翔老弟在此，只要将他唤醒一问，便知究竟，否则倒像贫道无中生有，妄自杜撰的了！”

厉清狂知道“白骨羽士”既然这等说法，事必不假，遂眉头微蹙说道：“既有此事，我夫妇自应等到八月中秋，再在太白峰头领教！如今……”

“白骨羽士”识相已极，忙接口笑道：“贤夫妇想必不欲我等搅扰你们与仲孙大侠之间的切磋雅兴，贫道与‘白骨仙子’告辞就是！”

语音方落，人影双飘，这“白骨双魔”业已施展出极上乘的轻功身法，宛如绝世飞仙般飘落恒山绝顶！

“绛雪仙人”凌妙妙等“白骨双魔”走后，指着尚在昏迷中的夏天翔，向仲孙圣冷然说道：“仲孙圣，你还要替他辩护则甚？这娃儿假冒我们的名义，妄自惹祸生非……”

话犹未了，四位绝代奇客一齐愕然凝神，听得又复有人赶上恒山绝顶！

片刻之间，身形便现，竟是离得这座山峰最近的霍秀芸，在见了夏天翔所发信号以后，首先疾驰赶到此处！

仲孙圣忽见霍秀芸无恙赶来，不禁大喜问道：“霍姑娘，你在夔门绝顶失足坠崖以后，居然安好无恙，真是可喜可贺！”

“九天魔女”董双双尚不知霍秀芸危崖失足、万死一生之事，闻言之下，失惊叫道：“芸儿，你怎么样？”

霍秀芸正待扑向父母怀中，细述离情，但目光微扫，瞥见夏天翔面色苍白，嘴角边血迹殷然，晕倒在地，仲孙圣的衣衫之上又沾了不少朵朵桃花，不禁“啊呀”一声，顿足叫道：“这场误会，闹得太大，爹爹和两位母亲把我翔哥哥打成什么样了？”

“风尘狂客”厉清狂与“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夫妇听得霍秀芸这等说法，知道事有蹊跷，不禁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仲孙圣微笑道：“霍姑娘既知此事内情，赶快向你爹娘解释清楚，你翔

哥哥的伤势虽重，但已服我灵丹，性命总还不至有碍！”

霍秀芸闻言，心中一宽，微笑说道：“翔哥哥只要没死就好，我仲孙姊妹与当代神医‘商山隐叟’赛老前辈随后就到！”

话完，遂把自己遇难，及夏天翔、仲孙飞琼历经奇险追救婴儿的一切经过，向厉清狂、凌妙妙、董双双夫妇详细叙述。

厉清狂、凌妙妙、董双双等三人听爱女霍秀芸说完经过，正自深觉愧然之际，仲孙飞琼与“商山隐叟”赛韩康也已双双赶到！

仲孙圣先将此间发生各事，告知仲孙飞琼，然后便与赛韩康一同为夏天翔的伤势加以诊断！

仲孙飞琼闻得鹿玉如无恙，不禁心内一宽，缓步走过，向厉清狂、凌妙妙、董双双等含笑施礼的说道：“伯父伯母，请恕侄女高黎贡山对鹿玉如小妹的莽撞之罪！幸喜吉人天相，玉妹无恙，否则纵把侄女碎尸万段，亦难弥罪的了！”

“风尘狂客”厉清狂摇头一叹，愧然说道：“谁会想得到此事竟有如此曲折？厉清狂等自愧鲁莽……”

仲孙圣在一旁听得含笑叫道：“厉兄不要这等说法，我们是多年道义之交，谁也不会对这种小事有所介意！”

“绛雪仙人”凌妙妙性情最暴，起初她因认为夏天翔对鹿玉如始乱终弃，的确愤恨异常，亟欲杀之为快，但如今误会冰释以后，却又立即起了疼爱女婿之心，向“商山隐叟”赛韩康急急问道：“赛兄，夏天翔的伤势如何？”

赛韩康为夏天翔诊完脉息，起立笑道：“厉大侠贤伉俪联手一击之威，岂同小可！常人早已五脏尽裂、魂赴九幽，夏天翔老弟虽因功力深厚，天生异禀，可以幸脱此劫，但对于八月中秋在终南山太白峰顶会斗群魔之事，却恐颇有影响！”

“风尘狂客”厉清狂双眉微蹙，向赛韩康说道：“赛兄请快展回春妙手，先把夏天翔治好再说，至于他因内伤影响真力，不便于终南山太白峰顶拼斗群魔之事，有我夫妇与仲孙兄在此，总有办法补救！”

赛韩康闻言，遂喂了夏天翔两粒丹药，并在胸前背后略微按摩，使他沉沉入睡，然后向仲孙飞琼笑道：“仲孙姑娘，可惜一钵神僧的千年九叶紫芝业已用完，否则夏天翔老弟的伤势不仅毫无妨碍，并还复元极速！”

“绛雪仙人”凌妙妙见夏天翔经过一番推拿，服药入睡以后，

脸上颜色已由苍白渐转红润，遂向仲孙圣等人含笑说道：“千年九叶紫芝之类罕世圣药，虽然培元固本极具灵效，但对于武功进境，仍不如用内家神功为之易筋洗髓，脱胎换骨！可惜……”

赛韩康接口笑道：“凌女侠可惜什么？莫非你在高黎贡山闭关潜修之下，已有能为夏老弟脱胎换骨的‘小转轮功力’？”

凌妙妙点头说道：“‘小转轮功力’我夫妇均会，但五行方位之上，需有五位极具有绝顶内功之人主持其事，目前除我夫妇与仲孙兄外，还缺一位人选，否则七七四十九日‘小转轮大法’一完，夏天翔最少要比如今更增三成功力！”

仲孙飞琼闻言，向仲孙圣问道：“爹爹，凌老前辈所说的‘小转轮大法’真有如此灵效么？”

仲孙圣点头笑道：“‘小转轮大法’确可使人脱胎换骨，易筋洗髓，堪加三至四成功力！但施法之时，必须先用金针闭穴手段控制夏天翔全身经脉

穴道，这种手段极难，倘若稍一不慎，便可使夏天翔转福为祸，终身残废！”

仲孙飞琼指着赛韩康微笑说道：“爹爹，此点不足为虑，赛韩康老前辈是当代神医，金针闭穴手段，正是他的得意杰作！”

赛韩康向“绛雪仙人”凌妙妙及仲孙圣点头笑道：“凌女侠与仲孙大侠尽管为夏天翔老弟施展‘小转轮大法’易筋洗髓，脱胎换骨，关于用金针闭穴手段控制夏老弟全身经脉穴道之事，由我负责便了！”

“绛雪仙人”凌妙妙蹙眉笑道：“多谢赛兄美意，但主持小转轮五行方位，还缺一入……”

赛韩康“哈哈”一笑，接口说道：“凌女侠不必担忧，人选现成，仲孙姑娘近来功力精进，足当此任。”

“绛雪仙人”凌妙妙意似不信地向仲孙飞琼看了两眼！

“九天魔女”董双双在一旁听得微笑说道：“仲孙贤侄女，不是我们不相信你的功力，因为主持小转轮五行方位，必须有相当火候，万一稍差，不仅白费心机，并会使夏天翔走火入魔，抱恨一世！”

霍秀芸闻言，含笑叫道：“母亲放心，我知仲孙姊姊的一身功力，高得很呢！”

“绛雪仙人”凌妙妙仍不全信，向仲孙飞琼伸出右掌，含笑示意！

仲孙飞琼会心微笑，也自伸出右掌，与“绛雪仙人”凌妙妙掌心相贴！

约莫两盏热茶的时分过后，“绛雪仙人”凌妙妙缓缓收回手掌，满面笑容地向“风尘狂客”厉清狂说道：“夏天翔的造化真大，仲孙贤侄女的功力也够了！”

仲孙飞琼含笑问道：“伯父伯母打算在何处为翔弟施展‘小转轮大法’？”

“风尘狂客”厉清狂略一沉吟答道：“择地不如撞地，我们就在这北岳恒山选一石洞，为他易筋洗髓、脱胎换骨便了！”仲孙飞琼含笑摇头说道：“此处不好！”

厉清狂微笑问道：“贤侄女有甚理想所在？”

仲孙飞琼目光一扫众人，嫣然笑道：“我认为应该去往巫山朝云宫中施为，一来由一钵神僧与我师姊花如雪联手主持小转轮五行方位，比我稳妥多多，二来厉伯父与伯母等，也可抱抱外孙，一享含饴之乐趣！”

“绛雪仙人”凌妙妙笑道：“仲孙姑娘想得着实周到，我们便决定去往巫山朝云宫中，为夏天翔施展‘小转轮大法’便了！”

仲孙飞琼含笑问道：“伯母，我鹿玉如小妹何在？”

“绛雪仙人”凌妙妙说道：“她坠崖断足，虽经我夫妇全力治疗，尚须在那幽壑之内静卧百日！”

仲孙圣向厉清狂笑道：“厉兄，你有件应该做的事儿，迄今未做！”

厉清狂愕然问道：“什么事？”

仲孙圣笑道：“就是鹿玉如、霍秀芸两位姑娘改姓归宗的大事！”

厉清狂哦了一声，失笑说道：“此事不必举行什么仪式，只叫她姊妹从此改称厉玉如及厉秀芸便了，到终南山太白峰大会之时，我夫妇再向峨嵋掌门玄玄仙姥，面谢抚育芸儿之德！”

计议既定，这一干武林豪侠，遂离开北岳恒山，直奔巫山朝云宫，为夏天翔举行“小转轮大法”。

一钵神僧与“巫山仙子”花如雪，正在朝云宫中静参妙道，与调教夏天翔之子，忽见仲孙圣等一齐到来，得知鹿玉如、霍秀芸二女双双无恙，不由

也高兴得出于望外！

“小转轮大法”的五行方位，除了仲孙圣、厉清狂、凌妙妙、董双双等四位老辈人物，每人主持一方以外，所剩一方，由一钵神僧及“巫山仙子”花如雪联手主持，赛韩康则为夏天翔施展金针闭穴手段！

仲孙飞琼灵机一动，向“风尘狂客”厉清狂含笑问道：“厉伯父，承受‘小转轮大法’，脱胎换骨、易筋洗髓者，是否每次只限一人？”

“风尘狂客”厉清狂应声答道：“并非只限一人，不过主其事者，稍费心力而已！贤侄女如若……”

仲孙飞琼笑道：“我内功微有根基，不比翔弟身受重伤，非此不可，但何不趁着厉伯父、厉伯母、我爹爹及当代神医赛老前辈会合一处的绝世机缘，把厉玉如小妹所生的孩儿也一并成全一下呢！”

“绛雪仙人”凌妙妙抱着外孙，正自越看越爱，闻言点头笑道：

“仲孙贤侄女说得不错，我们施行‘小转轮大法’之时，连这婴儿也一并成全便了！”

计议既定，把诸事准备妥当以后，便既如计施为，地是灵山幽境，人是绝代奇侠，经过七七四十九日，夏天翔果然不仅重伤全愈，在真气内力方面，更比先前增进了三成左右！

婴儿则更是出落得骨格清奇，精神饱满，由他外祖父“风尘狂客”厉清狂，命名玉麟！

如今，摆在众位武林奇侠眼前的重要事儿只有一件，就是终南山太白峰顶的那场大会！

但因如今距离八月中秋会期尚有相当时日，仲孙飞琼遂建议众人先去高黎贡山，把婴儿还给厉玉如，并说明一切经过，使她在心头上消失悲凄，恢复温暖！

众人闻言，无不同意，遂连一钵神僧、“巫山仙子”花如雪也齐下巫山，行往高黎贡山幽谷！

夏天翔一面赶程，一面向仲孙圣含笑说道：“仲孙老伯，近些时来，武林中怎的一波不起，特殊平静呢？”

仲孙圣笑道：“这种现象，表示正邪双方的各派人物，均在全力准备，也表示八月十五的终南大会，定然激烈得石破天惊，神嚎鬼泣！”

夏天翔点头说道：“终南大会的激烈情况，可以想见，我只希望黄衣老人夏侯老前辈的八莫之行，能够大杀‘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的威风，才不致使太白峰顶之上，群魔声势太盛！”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担心什么？厉伯父及二位伯母一出，敌我之间的形势，不又拉平了么？”

夏天翔虽知双方形势拉平，但对于仲孙圣、厉清狂能否胜得过“八莫妖王”轩辕烈、“金花圣母”一事，胸中仍无十分把握！

但心中虽然颇担忧，表面却不便言明，只好移转话头说道：

“‘八莫妖王’轩辕烈豢有不少怪兽凶禽，怪兽有小白大黄抵挡，凶禽方面，却让对方独擅胜场，‘雪山冰奴’冷大哥答应送我一只大鹏金翅鸟，也不知弄到手了没有？”

厉秀芸听得悠然神往，拉着夏天翔的手儿笑道：“翔哥哥，倘若真有一只大鹏金翅鸟，并通灵听话的话，我们不是可以比翼飞翔，上下青冥了么？”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与芸妹的这种愿望，多半可以在八月中秋的终南

会上实现，因为‘雪山冰奴’冷白石是不轻然诺之人，既已有此允诺，定必办到！”

夏天翔苦笑说道：“除了这件事儿以外，还有一事使我颇为担忧！”

仲孙飞琼微一寻思，未明其意，遂向夏天翔问道：“翔弟担心的是什么事儿？”

夏天翔道：“我师傅所遗的北溟至宝‘乾天霹雳’尚在‘昆仑逸士’向飘然、‘五毒飞尸’莫子京等奸刁无比的绝世凶人手内！”

仲孙飞琼失笑道：“翔弟，你在昆仑绝顶告知‘五毒飞尸’莫子京，只要把‘乾天霹雳’之上七根作北斗七星状排列之中的那根天璇星位上的小小黑刺拔去，出手便生灵效之语，定然不会是真，则对方虽有这种乾天至宝，却不知用法，岂不仍如废物一般，有何可虑？”

夏天翔摇头苦笑，剑眉深蹙说道：“琼姊有所不知，我如今颇为后悔，当时在昆仑绝巅，怎的一时糊涂，说错了话儿！”

仲孙飞琼吃惊问道：“难道你所说之话，竟是真正的‘乾天霹雳’的用法？”

夏天翔目光深含忧虑，缓缓答道：“真正的‘乾天霹雳’用法，是拔去天枢星位上的黑刺，向高空掷起五丈以上，自己及时躲避，等‘乾天霹雳’降落到距地面一丈左右之时，便即震岳摇山，自

动爆裂！”

仲孙飞琼笑道：“既然翔弟当时所说，并非真语……”

夏天翔皱眉说道：“我所说虽非真语，却存有私心！”

仲孙圣在一旁听到此处，含笑问道：“贤侄存有什么私心？”

夏天翔脸上一红，嗫嚅说道：“我因恨极‘五毒飞尸’莫子京、‘昆仑逸士’向飘然等，想使他们齐遭恶报，遂告知要用‘乾天霹雳’之前，必须把天璇星位上的黑刺拔去！”

仲孙圣有点听出夏天翔的语意，继续含笑问道：“莫非拔去天璇星位上的黑刺以后，‘乾天霹雳’会起什么变化？”

夏天翔道：“只要拔去那根天璇星位的黑刺，‘乾天霹雳’便会立即爆炸！”

仲孙飞琼哦了一声说道：“这样的结果，不过使莫子京或是向飘然身遭惨死，骨化飞灰，并废去一颗乾天至宝而已，也不值得为它过担忧虑！”

夏天翔道：“我认为莫子京及向飘然用尽心机，苦苦逼我说出‘乾天霹雳’用法秘密之意，必想仗此‘乾天至宝’震岳摧山的强大威力，逞雄武林！”

仲孙飞琼失笑道：“何用你猜，谁也知道昆仑群凶必是如此心意！”

夏天翔眉头越发愁皱说道：“我们既可确定昆仑群凶的心意，则他们使用‘乾天霹雳’的最好时机及最佳地点，莫如八月中秋的终南山太白峰顶！”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正邪双方的绝顶高手，在八月中秋群集太白峰头，‘五毒飞尸’莫子京等倘能在该处该时发出‘乾天霹雳’后果委实惨绝人寰，不堪想像！”

夏天翔连连顿足说道：“琼姊既知利害，请想我怎不后悔？怎不担忧？万一当时身怀‘乾天霹雳’的昆仑凶人凶心一动，拔去

天璇星位的黑刺，太白峰顶会成什么局面？”

仲孙飞琼憬然说道：“翔弟虑得不错，我们应该在八月中秋的终南大会之前解决昆仑群凶，方较稳妥！”

夏天翔苦笑道：“琼姊请想，‘五毒飞尸’莫子京及‘昆仑逸士’向飘然等，得知‘乾天霹雳’的用法以后，连昆仑宫那片基业都肯舍弃，率众逃亡，则天涯海角，鸿飞冥冥，我们又怎能找得着他们的踪迹？”

仲孙飞琼说道：“这倒确是一桩令人烦恼之事，万一‘乾天霹雳’当时爆炸起来，弄得玉石俱焚，才叫冤枉透顶！”

仲孙圣也觉事态严重，向夏天翔问道：“夏贤侄，‘乾天霹雳’虽是你师傅独门至宝，震慑江湖之物，但可能你还未曾见识过它的真正厉害！”

夏天翔摇头答道：“晚辈真还未曾见过这‘乾天霹雳’的真正威力！”

仲孙圣笑道：“昔日北溟海面，毒龙为患，翻舟噬人，其祸甚烈，你师父遂用‘乾天霹雳’屠龙，仅发一颗，便把四条毒龙全数震死，威力之大，可以想见？故而倘若真容‘五毒飞尸’莫子京或‘昆仑逸士’向飘然携带此物上了太白峰顶，则整个武林豪雄，恐怕要全遭劫数？”

“风尘狂客”厉清狂听得皱眉说道：“这样说来，我们找无找法，防不胜防，则只有设法在八月中秋当日严密守护太白峰，不让那群昆仑凶人混上峰顶！”

“绛雪仙人”凌妙妙晒然说道：“你这算是什么主意？偌大一座太白峰，要多少人手才能守护周密？何况昆仑凶人倘蓄意肇事，定然早就潜伏隐处，怎会临时前往？”

“风尘狂客”厉清狂被凌妙妙驳得眉头一蹙，缓缓问道：“依你之见，又便如何？”

“绛雪仙人”凌妙妙笑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掉，如今想来想去，无非不切实际地白费心机，我主张只要心存警惕便够了，且等到时再相机处理！”

仲孙圣、厉清狂、夏天翔虽然觉得不应临渴掘井，但谁也想不出未雨绸缪之策，只好默默无言，心头上担着一片沉重，直奔高黎贡山而去！

到了高黎贡山幽壑，向厉玉如说明一切经过，自然误会冰消，姊妹、父母、儿女、夫妇之间，洋溢着—团喜气！

厉清狂因厉玉如业已产子，不能不正名份，遂与仲孙圣商议，以仲孙飞琼、厉玉如、厉秀芸等三女，不分嫡庶，同归夏天翔，俟八月中秋扫荡群魔之后，便在终南绝顶太白峰头，当着举世英豪，完成嘉礼。

仲孙飞琼等三女，早已默契，又是巾帼奇英，闻讯并不十分羞涩，倒是夏天翔心中虽然喜得“腾腾”乱跳，脸上却显出一种讪讪的神色。

厉玉如腿伤未愈，但有当代神医“商山隐叟”赛韩康在此，针药兼施之下，也就霍然而愈。

展眼间已近八月中秋，仲孙圣与厉清狂不禁略微踌躇，因为终南大会凶险异常，不宜带婴儿同去，却应留下谁来，加以照拂？

一钵神僧目光微扫众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出家人不涉凶杀也好，婴儿由我抚育照顾便了！”

仲孙圣见一钵神僧自愿承担，遂命“巫山仙子”花如雪也不必前去终南，留在此协助！

花如雪笑道：“我如今名心早淡，倘若换了先前，恩师纵有此令，也非偷偷溜上太白峰顶，参加这场热闹不可！”

赛韩康本来也想留下，但仲孙圣因他精于医道，深恐在大会之上有人受伤，需他施展回春妙手，遂强拉赛韩康一同参予终南

大会！

一千武林奇侠们，于八月十二便抵达终南，静待中秋正日，去往太白峰头参与大会！

夏天翔趁着这段时间，便与仲孙飞琼前去拜访“终南醉客”焦三逸所居古洞之内的武当掌教弘法真人。

弘法真人如今已把“紫阳神功”及“大还真力”潜心苦参得极有成就，准备在中秋大会之上重振声威，中兴武当一派！

夏天翔首先交还那柄代表掌教威权的小小金剑，并告知业已代为传谕，命武当弟子到时齐至太白峰之下！

弘法真人见夏天翔满面道气，双目神光益湛，不禁慰然笑道：“夏老弟与仲孙姑娘，真是当代武林中的祥麟威凤，尤其夏老弟别来进境更高，倘贫道老眼不花，老弟可能先遭奇祸，后享奇福，如今成就，已足与‘白骨双魔’颀颀了呢！”

仲孙飞琼在一旁点头笑道：“真人猜得不错，翔弟确曾身受重伤，经我爹爹与厉清狂、凌妙妙、董双双等三位前辈，为他施展‘小转轮大法’，易筋洗髓，脱胎换骨，卒告反祸为福，比未伤之前的功力增加了三四成呢！”

弘法真人闻言，惊喜交集问道：“厉大侠与凌、董两位女侠也重履红尘了么？”

仲孙飞琼微笑说道：“岂但重履红尘，并业已与我爹爹齐到终南，参与太白峰头的中秋大会！”

“终南醉客”焦三逸笑道：“仲孙大侠等几位绝顶高人焦三逸心仪已久，他们大驾何在，仲孙姑娘可否带我去拜见拜见！”

仲孙飞琼笑道：“我爹爹等，正在寻找栖身之所……”

焦三逸不等仲孙飞琼话完，便即接口笑道：“倘若仲孙大侠等人不嫌我这蜗居狭隘……”

夏天翔也在一旁接口说道：“仲孙老前辈等正有此意，特命夏天翔与我琼姊为之先容！”

焦三逸纵声狂笑道：“这等绝世嘉客，若有光降，真乃蓬荜生辉，哪里还谈得到什么‘先容’二字，我这洞中别无好处，只有自制佳酿，尚堪款客！”

仲孙飞琼笑道：“焦老人家既然这等好客，我便去请家父等人前来叨扰的了！”

“终南醉客”焦三逸及武当掌教弘法真人怎肯失礼？遂与夏天翔、仲孙飞琼一同前往谒请仲孙圣、厉清狂等，把他们接回古洞，款以美酒！

第四十一章 终南大会

两日光阴，转瞬即过，仲孙圣等遂于八月中秋的辰牌时分，前往太白峰顶赴约！

武林各派人物，差不多均已到齐，但群邪之中却不见“八莫妖王”轩辕烈的夫人“金花圣母”！

那位“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也不知怎会断去一臂，只剩一只左手！

夏天翔最关心的，便是自己所失的那颗能闯大祸的师门至宝“乾天霹雳”，但目光连转，细搜全场人物，却未见有“五毒飞尸”莫子京、“昆仑逸士”向飘然及“毒佛”空空和尚、“矮脚驼龙”鲍一飞等任何有关凶人在内！

他目光扫视到雪山派时，“冰魄神妃”茅玉清含笑说道：“夏老弟，你在找谁？莫非找你冷大哥么？”

夏天翔闻言之下，才发现“雪山冰奴”冷白石也未在群雄以内！

遂讶然点头问道：“请问茅老前辈，我冷大哥难道坐镇玄冰原，不来参加这场中秋大会么？”

茅玉清摇头笑道：“你冷大哥偌大一把年纪，犹具童心，怎肯错过这种热闹场面？”

夏天翔笑道：“冷大哥既然已来，因何后至？”

“冰魄神君”申屠亥在一旁接口笑道：“夏老弟怎的忘了你冷大哥玄冰原头对你所许的诺言了么？”

夏天翔惊喜交集，向申屠亥问道：“莫非我冷大哥替我寻大鹏金翅鸟去了？”

茅玉清点头笑道：“他拿了我一幅右军真迹、一幅吴道子佛像，到北天山去找那位‘无机先生’，行前曾说不论索得大鹏鸟与否，均会在八月中秋赶到这太白峰顶！”

夏天翔听到此处，忽然峰下隐隐传来几声马嘶！

仲孙飞琼微笑说道：“青风骥与小白大黄来了！”

这时“八莫妖王”轩辕烈向侍立身边的“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低声数语，班碧玉便摆动着那只独臂，走到场中，发话说道：“‘轩辕法王’请赴会诸位准备，等到天交午刻，便开始切磋武技！”

夏天翔剑眉微蹙，向仲孙飞琼低低说道：“这‘百毒美人奴’班碧玉的武功不弱，怎会平白断臂，只剩下一只左手？”

仲孙飞琼目光一转，含笑说道：“据我所料，此事恐怕是黄衣老人夏侯巽的杰作！”

夏天翔点头笑道：“琼姊猜得有理，但那位据说比‘八莫妖王’轩辕烈更凶更坏的‘金花圣母’又到哪里去了？”

仲孙飞琼妙目流波，在“百毒美人奴”班碧玉身上来回一扫，向夏天翔微笑说道：“翔弟要想打破这个疑团还不容易，你只消向你那位碧姊姊问上一问，不就明白了么？”

夏天翔俊脸微红，正欲设法向“百毒美人奴”班碧玉探问，太白峰下忽然电闪云飘般纵上了一条白影及一条黄影！

这黄影、白影自然便是异兽大黄及灵猿小白！

但异兽大黄怀中却抱着一具小半人高的白玉古佛！

到达太白峰顶以后，大黄便把这尊显然价值连城的白玉古佛放在场中地上！

古佛项下，挂有一块玉牌，上镌“敬以此佛奉赠天下武功第一之人”字样！

仲孙飞琼愕然向灵猿小白细问，才知小白大黄在途中被一黑衣老人叫住，叫它把这尊白玉古佛带到太白峰顶，赠与终南大会之上武功第一之人！

说明经过以后，正邪双方人物均自纷纷忖度，猜测不透这位赠送白玉古佛的黑衣老人究竟是何来历？

“八莫妖王”轩辕烈声称于午正较技，如今时光还早，群侠之间，自然互寻友好畅叙别来景况。

厉秀芸因系劫后重生，关怀她之人最多，尤其是峨嵋掌门玄玄仙姥及当初与她同在夔山绝顶、眼看她遭难坠崖的“三手鲁班”尉迟巧，更为惊喜万分，连声询问她遇难呈祥的经过。

厉秀芸想起惊心荡魄的昔日险境，也不禁悲喜交集，偎在掌门师姊身边，把自己死里逃生及恢复记忆的经过，娓娓说出！

夏天翔则在与诸位前辈略微叙礼之后，便自独眺烟岚，若有所感？

仲孙飞琼见状笑道：“翔弟又在想你的‘雪山冰奴’冷大哥及那只尚在虚无飘渺之中的大鹏金翅鸟了？”

夏天翔摇头苦笑道：“琼姊，你猜错了，我哪里会去想什么虚无飘渺中的大鹏金翅鸟？我是在想失陷于‘寂灭之宫’内，曾为拯救婴儿追踪向飘然、迄今下落不知、存亡难卜的‘万梅老农’秦老前辈！”

仲孙飞琼听得连连点头，也自黯然说道：“秦老前辈委实对你不错，他那大年纪……”

话方至此，忽然秀眉一轩，住口微笑！

夏天翔讶然问道：“琼姊，你笑什么？”

仲孙飞琼笑道：“我认为‘万梅老农’秦老前辈纵有灾厄，未必遇难，并定已有了下落！”

夏天翔越发奇道：“琼姊，你难道在我接受‘小转轮大法’的七七四十九日内遇上了什么仙佛两道高人，学会了前知妙术？”

仲孙飞琼失笑说道：“我哪里会什么前知妙术？只是根据一桩事实加以推理而已！”

夏天翔笑道：“琼姊的推理之妙，不逊佛家慧觉，你且说来听听，也好让我略减愁思，宽心御敌！”

仲孙飞琼含笑说道：“你方才是否对各位武林前辈，均已一一叙礼？”

夏天翔点头说道：“我就是在向各位前辈叙礼之后，未见‘万梅老农’秦老前辈，才为他老人家的下落祸福黯然神伤！”

仲孙飞琼目光微转，含笑问道，“你在礼见罗浮掌门冰心神尼之际，她对你说些什么？”

夏天翔想了一想答道：“冰心神尼只问我把她在震天大会之上所传的罗浮绝学‘般禅掌力’练到了什么火候？”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我就是根据这桩事实判断‘万梅老农’秦前辈有了下落，因为秦老前辈是冰心神尼师叔，冰心神尼倘若久久未获她师叔讯息，哪有不向你探讯之理？”

夏天翔恍然大悟，点头笑道：“琼姊这种推断太有见地，我去问问冰心

神尼！”

话完，便走到罗浮掌门冰心神尼面前，恭身笑道：“请问大师，秦老前辈是否有甚讯息带到罗浮？”

冰心神尼点头笑道：“我秦师叔因无处寻你，遂托人带讯罗浮，说是他虽遭‘昆仑逸士’向飘然‘天戮神针’暗算，但只断了一只左足，性命倒还保住！”

夏天翔听得“万梅老农”秦乐圃被向飘然暗算，断去左足之讯，不禁“哎呀”一声，满面惋惜悲伤的神色！

冰心神尼笑道：“夏老弟不必惋惜，武林人物为了扶持正义，不惜碎骨粉身，我秦师叔不过失了一只左足，何足介意？”

夏天翔问道：“秦老前辈怎的不回罗浮？”

冰心神尼笑道：“我秦师叔说是他还有要事待办，并可能于今日赶到这太白峰头，与夏老弟相见！”

夏天翔听说“万梅老农”秦乐圃生命无恙，心中虽宽，但也颇为他断足之事惋惜，遂向仲孙飞琼低声说道：“琼姊，‘五毒飞尸’莫子京、‘昆仑逸士’向飘然等无耻凶邪太以可恶，我们必须四外留神，倘一发现他们的踪迹，便立即下手除去，为秦老前辈雪恨！”

仲孙飞琼笑道：“这是自然，难道我们还会等他先行施放‘乾天霹雳’，造成无边浩劫不成？”

不仅这干小辈奇侠密切注意莫子京、向飘然等凶人的踪迹，连仲孙圣、厉清狂等一班绝代高手，也因深悉“乾天霹雳”的厉害，无不暗暗凝神防范有甚突变事情。

谁知他们思虑虽慎，但莫子京、向飘然等安排更妙，几乎使正邪双方的主脑人物共罹浩劫，齐化飞灰，把这终南绝顶太白峰头变作惨酷无边的修罗地狱！

眼看时已近午，双方即将开始切磋武技，忽然“八莫妖王”轩辕烈在太白峰下的侍应之人匆匆登峰，呈上了一张大红拜帖！

“八莫妖王”轩辕烈闪眼一看，只见拜帖上写着四人，计是“五毒飞尸”莫子京、“昆仑逸士”向飘然、“毒佛”空空和尚、“矮脚驼龙”鲍一飞！

轩辕烈因与这四人不识，遂把拜帖递与“九首飞鹏”戚大招，蹙眉问道：“戚掌门人，这四位是否贵友？”

“九首飞鹏”戚大招目光微注，晒然摇头示意！

“八莫妖王”轩辕烈遂命人把这大红拜帖送与群侠观看，询问

是否群侠这边的友好人物？

仲孙圣手持拜帖，双眉立蹙，把夏天翔及爱女仲孙飞琼叫到身旁，低声说道：“琼儿与夏贤侄注意，这事怪异得着实出人意外！你们来看，‘五毒飞尸’莫子京、‘昆仑逸士’向飘然、‘毒佛’空空和尚及‘矮脚驼龙’鲍一飞居然明目张胆、毫无所怯地投帖与会！”

夏天翔面罩重忧，摇头苦笑道：“莫子京等既用冠冕堂皇的投帖手段来参与终南大会，我们反弄得不便拒其所请！”

“风尘狂客”厉清狂接口说道：“凡属武林人物，皆可来此观光切磋，我认为我们不能贻笑大方，只有先让他们上峰来再说！”

“八莫妖王”轩辕烈见他们手持大红拜帖，议论好久，越发不禁愕然问道“仲孙兄，这拜帖上人是一般武林同道？还是……”

话犹未了，仲孙圣含笑说道：“这四人与我们毫无渊源，只是一般武林人物！”

“八莫妖王”轩辕烈笑道：“他们既按江湖规矩投帖，我们也不能失礼，请仲孙兄与戚掌门人各派代表一位，迎接他们来此与会，我们也可开始印证胸中所学的了！”

“九首飞鹏”戚大招闻言，遂派“紫焰天尊”雷化作为代表！

仲孙圣正待选人，夏天翔忽然灵机一动，低声笑道：“仲孙老伯若要派人，我推荐一位极好的人选！”

仲孙圣以为夏天翔想凑热闹，遂含笑问道：“夏贤侄，你莫非是毛遂自荐？”

夏天翔摇头说道：“我不恰当，这桩任务只有‘三手鲁班’尉迟老前辈才是理想人选！”

仲孙圣听得夏天翔推荐“三手鲁班”尉迟巧，正在思忖其中原故，仲孙飞琼已向他附耳低声笑道：“爹爹，翔弟大概是要请‘三手鲁班’尉迟巧施展他那绝世无双的肢篋空空妙技，趁着下峰

接人之便，把‘五毒飞尸’莫子京等身边那颗‘乾天霹雳’设法偷到手内！”

仲孙圣失笑说道：“这个法儿想得极妙，并也极为有趣，如此便请尉迟兄辛苦一趟！完成这桩功德便了！”

说完，遂对“三手鲁班”尉迟巧略授机宜，命他与雷化去把“五毒飞尸”莫子京等接到太白峰顶！

“三手鲁班”尉迟巧苦笑说道：“我这老偷儿金盆洗手已有多多年，想不到竟在此间又要开戒！”

仲孙飞琼笑道：“尉迟巧老前辈，你只要略施妙手，便可替整个武林弭劫消灾，为了这样大的功德，难道还不值得开开戒么？”

尉迟巧摇头微笑，便与雷化一同走下太白峰顶。

过了一段时间，果见“五毒飞尸”莫子京、“昆仑逸士”向飘然、“毒佛”空空和尚及“矮脚驼龙”鲍一飞，随着雷化、尉迟巧来到！

仲孙飞琼目光微注，便向仲孙圣低声笑道：“爹爹你看，尉迟老前辈借词与对方交谈，在莫子京等凶人之间穿来穿去，大概已经得手了呢？”

仲孙圣点头微笑，表示与仲孙飞琼一般看法。

“五毒飞尸”，莫子京等上达峰顶，向先到群雄略一抱拳，便选择了一方靠近崖边的大石坐下！

夏天翔看在眼里，向仲孙圣冷笑说道：“仲孙老伯请看，莫子京等选择靠崖之处落座，定是准备在施展‘乾天霹需’以后，便于跳崖逃走！”

仲孙圣点头道：“夏贤侄猜得不错，对方定是这种意思，但愿尉迟兄能够手到成功，便省事多了！”

说到此处，“三手鲁班”尉迟巧业已带着满面笑容走过！

夏天翔含笑问道：“尉迟前辈，你这样满面笑容，定是如愿以偿。”

尉迟巧点头笑道：“大概差不多了，反正他们贴身所带的要紧东西，都已到了我的怀内。”

一面说话，一面伸手入怀，取出一只豹皮小袋。

仲孙飞琼接过，打开袋口一看，袋中满盛紫色细砂！

夏天翔愕然伸手，“龙飞剑客”司徒畏却在一旁低叫道：“夏老弟摸它不得，这是我那不成材的二师兄雷化所用的厉害暗器紫焰神砂！”

夏天翔当日在点苍山步虚道观中见识过这紫焰神砂的厉害，遂赶紧缩手，向尉迟巧诧异问道：“尉迟老前辈，你莫非弄错对象？怎的把‘紫焰天尊’雷化的紫焰神砂盗来则甚？”

“三手鲁班”尉迟巧笑道：“夏老弟别急，这只是额外收入，常言道贼不空手，我既已开戒，便瘾头大发，在偷完莫子京等以后，顺手又对雷化摸了一把！”

这几句话儿，听得群侠均都忍俊不禁。

尉迟巧一面说话，一面又在怀中摸出一粒银丸！

夏天翔笑道：“这正是芸妹在夔峡失落，不知怎会到了‘毒佛’空空和尚手中的‘柳叶绵丝剑’。”

尉迟巧把“柳叶绵丝剑”递还厉秀芸，又摸出一把极细极细的黑色毒针及一些紫黑三棱毒刺向群侠笑道：“这是从‘昆仑逸士’向飘然身边摸得来的！紫黑三棱毒刺，是曾经掀起江湖风波的天荆毒刺，这黑色毒针却不知道是……”

罗浮掌门冰心神尼接口说道：“这是‘天戮神针’，我秦师叔的一条腿儿就是断在此针之下。”

夏天翔剑眉一挑，愤然说道：“少时我必为秦老前辈报复这断腿之恨！”

尉迟巧笑道：“他们这群人中，只有‘矮脚驼龙’鲍一飞是个穷鬼，身边连一样东西都摸不着！”

夏天翔问道：“‘五毒飞尸’莫子京呢？”

“三手鲁班”尉迟巧点头笑道：“他怀中有样东西，很像是夏老弟所说的‘乾天霹雳’！”

话完，又自取出一只锦袋，夏天翔接过锦袋，尚未打开，便由大小重量之上，知道正是自己在终南死谷中失去的师门异宝！

等到打开袋口一看，更是赫然无讹，群侠不由宽心大放，一致赞誉“三手鲁班”尉迟巧绝世无双的空空妙技！

只有仲孙飞琼秀眉微蹙，螭首低垂，仿佛有所思索？

夏天翔含笑问道：“琼姊，你在想些什么？”

仲孙飞琼把他拉过一旁，低声说道：“我虽未曾与‘五毒飞尸’莫子京正式交手，但从神情气宇之上，便看出此人武功不弱！”

夏天翔点头说道：“莫子京功力颇深，招术并极诡异，连‘万梅老农’秦老前辈都曾在埋忧谷中与他对手时落了下风！”

仲孙飞琼秀眉深蹙说道：“像他这等武功火候之人，身边所藏的细小暗器，如天戮神针、天荆毒针等物，被人窃去，而懵然无知，尚有可说！但‘乾天霹雳’体积既大，份量又颇不轻，怎会平白失去，茫无所觉呢？”

夏天翔也听得颇为疑惑，蹙眉说道：“琼姊，你所疑确有道理，但事实上尉迟老前辈所盗来之物，却的确是我师门至宝‘乾天霹雳’！”

仲孙飞琼与夏天翔正对此事疑怀莫释之际，天时已交正午，“八莫妖王”轩辕烈命“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宣布，终南大会开始，与会群雄可各觅对手，切磋武技，或了却前仇宿怨！

震天派掌门“九首飞鹏”戚大招首先站起身形，走到太白峰顶中央一块较为平坦的石坪之上，向雪山派掌门“冰魄神君”申屠亥抱拳说道：“申屠

神君，戚大招向你请教一句，我师妹‘白头

罗刹’鲍三姑如今是尚在大雪山玄冰原，抑或已遭不测？”

申屠亥含笑说道：“鲍三姑当日败于冷白石以后，立即自尽身亡，墓地就在玄冰原天寒谷口。”

戚大招听说师妹鲍三姑已在玄冰原自尽，不由怪眼双翻，厉声叫道：“既然如此，戚大招今日要索还这笔血债，‘雪山冰奴’冷白石何在？难道他竟畏怯不来！”

申屠亥冷然说道：“冷白石另有要事，随后赶来，戚掌门人等他片刻即至，倘若此刻便欲一快恩仇，申屠亥无妨担当一切！”

戚大招厉声狂笑道：“我会要你担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戚大招今日定杀冷白石，为我师妹偿命，并加上你们夫妻二人，作为这笔血债的利息……”

话方至此，一声低沉悲凄的无量佛号起处，场中人影一飘，现出了武当掌门弘法真人，向戚大招稽首为礼，缓缓说道：“戚掌门人，你方才对申屠神君所说的几句话儿，使贫道感慨无穷！贫道当着举世群雄向戚掌门人请教一声，你率众暗袭大雪山玄冰原不逞，致使鲍三姑自尽身亡，却要申屠神君夫妇及冷大侠等三条性命偿还本利！则当日武当山天柱峰三元观七条人命的那笔血债，贫道该向你索讨多少利息？”

“九首飞鹏”戚大招被弘法真人问得张口结舌，不禁老羞成怒，狞笑道：“武林争雄，流血难免，你只要能胜得了我一招半式，无论要多少利息，戚大招一概照付！”

弘法真人神色漠然，点头说道：“戚掌门人侠人快语，豪爽无伦，贫道敬如所命，但万一侥幸承让，戚掌门人却须自重你这一派掌门的身份才好！”

“九首飞鹏”戚大招厉声笑道：“戚大招生平从不食言……”

夏天翔听到此处，不禁发出一阵震天狂笑，接口叫道：“戚掌门人，你只要这次能够不食言就好，上次在祁连山绛雪洞前，为

了千里菊花青所发生的那件事儿，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戚大招闻言，脸上顿觉一热，但又无法还口，只好不理夏天翔，仍向武当教弘法真人问道：“我们是较量玄功？还是掌法兵刃？以几阵分出胜负？”

弘法真人微笑说道：“举世武林好手齐集太白峰头，我们不宜占据太多时间，最好是一阵决胜负！”

“九首飞鹏”戚大招点头笑道：“这样最好！”

弘法真人长眉微挑，目中神光电射，觑定戚大招，缓缓说道：“戚掌门人以‘飞鹏拐法’驰誉江湖，贫道就在兵刃之上讨教高明便了！”

夏天翔听得向仲孙飞琼蹙眉说道：“琼姊，武当剑法虽然精妙绝伦，但用以对抗‘九首飞鹏’戚大招的那根沉重钢拐，却似乎在兵刃上难免微受克制！”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不要为武当掌教担忧，弘法真人茹苦含辛，潜修多时，所期待的便是今日一战，他必然智珠在握，早有准备！”

这时，“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兵刃已由震天派弟子送到，他居然又复打造了一根九鹏展翼钢拐，与断在夏天翔“天禽五色羽毛”之下的那根，重量形式完全一样！

弘法真人微一招手，也由奉召赶来的武当弟子送上一根紫藤杖！

夏天翔点头笑道：“琼姊猜得不错，弘法真人弃剑用杖之举，必有深意！”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不要说话，且自静心欣赏，这两位掌门人之间，定有一场动地惊天的剧烈恶斗。”

夏天翔闻言，方一点头，场中已然起了怵目惊心的龙争虎斗！

原来双方兵刃才一接到手中，“九首飞鹏”戚大招便厉吼一声，九鹏展翼钢拐举处，发出一招凌厉无俦的“独劈五岳”！

因为戚大招素以膂力称雄，见弘法真人不以武当剑法与自己过手，竟然改用紫藤杖，分明含有较量真功之意，故而浓眉剔处，在这第一招上，便蓄足了十一成劲力出手弘法真人果然不退不闪，双手一托紫藤杖，一招“双手擎天”，硬接戚大招的“独劈五岳”。

两般兵刃合处，未见任何巨震及明显的强弱形势，但“九首飞鹏”戚大招却知道弘法真人在内力方面仍比自己微逊一筹左右！

既已试出深浅，戚大招自然更逞豪强，狂笑起来，原式丝毫不变，又是一招“独劈五岳”，再度向弘法真人搂头盖顶砸下！

一连七招“独劈五岳”、“双手擎天”的硬接硬架以后，双方强弱渐明，“九首飞鹏”戚大招神威依旧，步步向前，弘法真人则在鬓角鼻凹之间微现汗渍，退后了数尺光景！

仲孙飞琼看到此际，也有点奇怪起来，低声自语说道：“弘法真人老前辈何苦要和戚大招如此强拼？”

夏天翔笑道：“我如今倒明白弘法真人老前辈的用意，他是想把戚大招活活累死！”

仲孙飞琼愕然问故，夏天翔又复笑道：“琼姊难道忘记了弘法真人老前辈曾经传授给我的‘紫阳神功’、‘大还真力’？”

仲孙飞琼恍然顿悟，“大还真力”的妙用在于能够生生不息，不断补充，较常人足可多支持一倍以上时间，目前弘法真人虽然略居下风，但到了最后紧要关头，吃亏的反是戚大招了！

他们思忖猜测，低声笑语之间，整个太白峰头的正邪群雄，均已紧张得个个屏息凝神，注视这场从来罕见的武林恶斗！

场中震天武当两派掌门，如今业已斗了三十回合，每次均是“九首飞鹏”戚大招用九鹏展翼钢拐施展“独劈五岳”猛砸，弘法真人用紫藤杖施展“双手擎天”硬接！

这种笨拙已极、毫无巧妙的打法，慢说见诸宗师身份的两派掌门，就是在一般武林俗手身上，也从未有过！

自第七回合开始，弘法真人便屈居下风，但他始终不肯示弱，都极为勉强地奋力接架！

“九首飞鹏”戚大招不信弘法真人能够支持太久，故而神威奋发，咄咄逼人地不断挥拐猛击！

举到第五十次上，虽已把弘法真人渐渐逼退了一丈有余，但戚大招也微微有些神疲力乏！

就在“九首飞鹏”戚大招微觉神疲的刹那之间，也就是弘法真人第五十次用紫藤杖施展“双手擎天”接住对方九鹏展翼钢拐“独劈五岳”的当头猛击以后，场中形势，蓦然一变！

弘法真人一声龙吟啸处，满面红光，疲乏之容全退，紫藤杖电疾翻起，照准戚大招当头猛砸，竟也用的是对方曾经连用五十次的“独劈五岳”！

弘法真人一用“独劈五岳”，逼得“九首飞鹏”戚大招不好意思闪身避

势，只好依样画葫芦地横举九鹏展翼钢拐，“双手擎天”，硬接一记！

暴风、骤雨、闪电、奔雷等语，正好用来形容弘法真人的紫藤杖势，在极短时间以内，他也砸了戚大招五十次“独劈五岳”！

第五十次紫藤杖出手以后，弘法真人蓦然收势，气定神闲，面不改色，向戚大招含笑说道：“戚掌门人，数十年威名，得来不易，你这根九鹏展翼钢拐，昔日已在夏天翔老弟的‘天禽五色羽毛’之下断过一次，今日何必再蹈覆辙？”

“九首飞鹏”戚大招如今业已心头狂跳，气散神浮，知道自己纵或仗恃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力，再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手中九鹏展翼钢拐却因纯刚不柔，至多再接十次，必被弘法真人所用刚柔并济的紫藤杖生生砸断！

故而闻言之下，重重一顿手中钢拐，飞溅起无数碎石火花，废然叹道：“承你手下留情，戚大招认输就是！”

弘法真人面容一冷，沉声问道：“戚掌门人既然认输，武当山天柱峰三元观中，连老带少七条人命的那笔血债，却是如何算法？”

“九首飞鹏”戚大招厉声狂笑答道：“戚大招早就说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尽管连本带利的算给我听便了！”

此语一出，震天群那一个个皱眉，但当着举世群豪，却又觉得无法抵赖！

弘法真人又是一声龙吟长啸，仰望云天，目含痛泪，悲声叫道：“弘光师兄等英灵不远，小弟总算中兴武当，为你们报了仇了！”

戚大招面寒似水，倚拐闭目，静待弘法真人下手！

谁知弘法真人向天祷告以后，目中泪光一收，脸上神色一雾，竟向“九首飞鹏”戚大招含笑说道：“戚掌门人听真，武当血债的七条人命，一笔勾销，换你个放下屠刀，解散震天一派！”

这几句话儿一出，太白峰头忽然静寂如死，听不见任何声息！

一刹那间过后，自各派群侠丛中，响起了暴雷似的喝彩之声，齐为弘法真人深仇不报的气度襟怀及悲天悯人的意念，赞佩无已！

连域外群凶中为首的“八莫妖王”轩辕烈也不禁暗暗点头，深觉中原武林人物的胸襟之高，委实不同流俗！

“九首飞鹏”戚大招何等凶狂？但在弘法真人如此仁慈宽厚的举措之下，也不禁默然垂头，愧恧欲死！

震天派副掌门人铁冠道长见戚大招似有听从弘法真人所言之意，急忙站起身形，厉声叫道：“戚掌门人，胜负乃是常事，震天派能手尚多，不可为了这一阵之败，便淡尽雄心，消磨壮志！”

“九首飞鹏”戚大招听得铁冠道长的话后，果然凶心又振，双眉一挑，向弘法真人说道：“震天派是由点苍、祁连两派合并，戚大招不能完全作主，最好是……”

弘法真人神色安详，含笑说道：“戚掌门人有何高见？尽管请讲！”

“九首飞鹏”，戚大招目光一闪，电扫在场正邪群雄，厉声狂笑说道：“武当派与震天派，包括双方乐意助力的友好在内，以十阵定输赢，败方任凭胜方处置！”

弘法真人目中神光一朗，遥注铁冠道长，发话问道：“铁冠道长，你不同意戚掌门人的这种意见”

铁冠道长知道弘法真人是要向自己把话扣死，遂厉笑连声，点头答道：“贫道完全同意！”

弘法真人闻言，向戚大招微笑说道：“既然如此，戚掌门人请回，方才这阵不算，我们重行开始！”

这位武当掌门的仁慈襟怀，豪迈举措，把凶名震世的“九首飞鹏”，戚大招压得毫无光彩，默然低头，退回本阵！

弘法真人则转身走向，对群侠深深稽首说道：“武当派昔日遭受突袭，仓卒之间，好手尽丧，元气一时难复，故而今日十阵定输赢，尚望诸位扶持正义，多赐鼎助才好！”

群侠异口同声，一齐允承，仲孙圣并向弘法真人含笑赞道：“真人仁心厚德，上格天心，中兴武当，必无疑问，对方集海内外绝顶魔头，我们遣人出阵之际，仍须多加慎重！”

弘法真人笑道：“仲孙大侠神功绝世，智慧如海，我们仍然奉你为全军主帅，听候调遣。”

仲孙圣目注“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头笑道：“我哪里敢当此任？厉兄及二位嫂夫人话犹未了，厉清狂便“哈哈”笑道：“仲孙兄不必谦光，你赶紧执掌帅权，发号施令，对方已有一位域外凶邪下场了呢？”

仲孙圣闻言，目光微注，见对方下场之人，身材极矮，服装诡异，双手执着一柄雪亮倭刀，遂向爱女仲孙飞琼低声问道：“琼儿，对方下场之人是不是‘东瀛三矮’的其中之一？”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这是‘东瀛三矮’中的金刀津二郎，上次与我们于六诏山飞魔壁相斗，曾在翔弟‘天禽五色羽毛’之下折刀饮恨！如今不知往何处又弄来一柄倭刀出阵，爹爹要慎派人选，他那能在盏茶时分内连发七十二招的‘旋风快斩’，威力颇不弱呢！”

夏天翔在一旁笑道：“仍由我出阵，把他这柄倭刀再给毁去如何？”

仲孙飞琼看了夏天翔一眼，含笑说道：“翔弟如今身受‘小转轮大法’脱胎换骨、易筋洗髓之惠，功力高出各派掌门，已是上将身份，必须留作大用，怎可在这种么魔小丑身上轻易暴露实力？”

仲孙圣微笑道：“琼儿既然这等说法，你有意中人选没有？”

仲孙飞琼笑道：“厉秀芸小妹似乎是适当人选？她那‘柄柳叶绵丝剑’及获得黄衣老人夏侯巽所传的一身绝学，克制这金刀津二郎定有余裕！”

仲孙圣听得爱女如此说法，向厉秀芸微笑说道：“秀芸贤侄女辛苦一趟如何？”

厉秀芸在仲孙飞琼推荐自己之时，便已跃跃欲动，如今既获仲孙圣命令，遂嫣然起立，莲步珊珊，走向场内。

金刀津二郎这次出场，本想搦战夏天翔，一消六诏之耻，但又不免对夏天翔那等惊人绝艺，有些胆怯。

他正在踌躇未决之际，忽然看见一位美秀绝伦的玄衣少女自对方缓步走来。

倭人多半贪淫好色，金刀津二郎此番便在倭刀柄内装了极上等的迷神媚药，故而一见厉秀芸下场，不禁心头暗喜，忖道自己若能生擒此女，不禁可为群邪方面一振声威，并可把她带回东瀛，

置为妾媵，好好消受。

但金刀津二郎的如意算盘还未打完，便已心头微愕。

因为他见厉秀芸珊珊举步，飘逸如仙，身边却未带任何兵刃。

金刀津二郎愕然之下，便一指手中精芒如电的上好倭刀，“咕咕呱呱”，说了几句倭语。

厉秀芸人极聪明，虽然听不懂金刀津二郎所说，但已猜出这位东瀛凶人是问自己何以不带兵刃？

这时因已走到场中，厉秀芸遂伸手入怀，取出“大别散人”所遗武林奇宝“柳叶绵丝剑”。

“柳叶绵丝剑”才出，便有两位凶人同时大吃一惊！

第一个吃惊的，自然是金刀津二郎，他在六诏山飞魔堡上，被夏天翔用“天禽五色羽毛”毁去倭刀以后，费尽苦心，才又觅得一柄好刀，如今忽见厉秀芸取出一柄由银丸变成的奇形小剑，怎不暗自惊奇，戒心大起！

第二个吃惊的，便是“毒佛”空空和尚，他忽见厉秀芸取出“柳叶绵丝剑”，自极诧异，伸手入怀一摸，方知怀中各物，竟已不知不觉，完全失去！

空空和尚这一发现失窃，“昆仑逸士”向飘然、“五毒飞尸”莫子京等也相继发觉怀内空空，但“五毒飞尸”莫子京却冷笑一声，嘱咐“昆仑逸士”向飘然及“毒佛”空空和尚静静旁观，莫动声色！

金刀津二郎起初轻视厉秀芸是位红妆弱女，但见她亮出奇形小剑以后，却已异常警惕！

他最得意的一套刀法便是七十二式“旋风快斩”，上次与夏天翔交手，正欲施展这看家绝学，倭刀已为“天禽五色羽毛”所毁，故而如今决不再蹈覆辙，在厉秀芸刚一献剑之间，怪吼连声，刀光电挥，便已抢先发出这套驰名东瀛的“旋风快斩”！

这套刀法，在中原奇侠眼中，招术并未见得若何神妙？得力之处，全在一个快字！金刀津二郎力猛刀沉，加上摄人心魂的不停怪吼，刀光闪闪，快如电掣，一刹那间，便向厉秀芸连劈七刀，倒也显得颇具威势！

厉秀芸尚是初与这个域外凶邪过手，敌势未明，不肯轻动，只倚仗绝世轻功，在金刀津二郎电掣刀光之中，宛如蝴蝶穿花般飘来闪去！

一开始的三四十招之间，厉秀芸因摸不透东瀛刀法究竟有何精妙？故而腾挪闪展之下，倒也险象横生，颇令夏天翔等为她暗捏一把汗。

但等到金刀津二郎把这七十二式“旋风快斩”施展过以后，厉秀芸发觉东瀛刀法除了“快狠”二字以外，在神妙方面，仍略逊于中原武林的上乘剑术。

“旋风快斩”接近尾声，厉秀芸“柳叶绵丝剑”猛挺，清叱连连，反守为攻，展开了峨眉剑法。

“千岩竟秀”、“万派朝宗”、“天河洗甲”等三招精粹绝学，在一刹那回环出手，剑光闪闪，剑影重重，金刀津二郎顿觉自己身外布满了弥天剑气！

同样的招术，因使用人的功力身法有异，威势自未尽相同。厉秀芸近获黄衣老人夏侯巽悉心秘传，一身武学突飞猛进，迥非昔比，这三招剑法才一出手，便使得同门师姊妹中的盛秀芝、秀圆道姑、秀朗道姑等人深深惊咋，知道一别多时，小师妹的功力进境，居然已与掌门师姊玄玄仙佬仿佛？

金刀津二郎果然觉得这回环三式威势太强，所蕴变化之妙，更非自己所能蠡测，遂施展东瀛特有的一种突围身法，刀光猛荡，足下轻旋，居然被他遁出了厉秀芸盘空错落的朵朵剑花之外！

厉秀芸一声清叱，玉臂微挺，随着金刀津二郎的身形追到，手

中柳叶绵丝剑森冷的剑锋，直指这位东瀛凶人的胸腹要害！

这招名叫“一苇渡江”，是黄衣老人夏侯巽所授有数几招绝学之一！

金刀津二郎也是驰名域外的厉害魔头，正欲再度闪避或是就势还招，但这招“一苇渡江”深藏奥妙，威力无穷，自己前后左右的丈余方圆，业已全在对方包围笼罩之内！

大惊之下，绝学频施，双手掣刀，凝立如山，对准厉秀芸那柄又短又窄的“柳叶绵丝剑”蓦然蓄力一震！

厉秀芸一声轻笑，神功暗凝，一柄中原名剑，一柄东瀛名刀，便告合在一处。

但兵刃虽合，却未听到丝毫金铁交鸣的声息！

金刀津二郎存心震剑，但不仅未把对方兵刃震开，反被厉秀芸将“柳叶绵丝剑”，贴在自己的倭刀之上。

厉秀芸真力暗吐，玉腕一翻，使“柳叶绵丝剑”的剑锋，与金刀津二郎的刀锋相触。

“大别散人”所遗的中原武林至宝，果然胜过东瀛岛国的百炼精钢，一阵清脆龙吟起处，金刀津二郎的倭刀刀身坠地，只剩得刀柄在手。

金刀津二郎顿足浩叹，厉秀芸娇笑连连，手中“柳叶绵丝剑”，顺势一招“萧何指路”，点中了这位东瀛凶人的胸胁部位。

“柳叶绵丝剑”是武林异宝，无坚不摧，照说金刀津二郎应该应剑而倒。

但宇宙间事变化无穷，眼看“柳叶绵丝剑”剑尖已贯对方衣裳，金刀津二郎居然只是眉头略蹙，厉秀芸反倒仆身倒地。

原来金刀津二郎自六诏挫败之后，深知中原武林人物难惹，故在今日出阵之前，已把那件“护穴龙鳞软甲”贴身穿好，以防不测！

厉秀芸一剑透衣，却透不过“护穴龙鳞软甲”，又因双方距离大近，中了金刀津二郎倭刀内所藏的极好迷香，以致神智立昏，翻身栽倒。

她身驱刚一倒地，两条比雷电还疾的奇快人影，便自正邪双方的坐处抢出，掠到场中。

一位是震天派护法，白骨双魔之一“白骨仙子”！

另一位则是厉秀芸的生身之母，“九天魔女”董双双！

“九天魔女”董双双一弯腰抱起爱女，并拾起厉秀芸神智昏迷后撒手坠地的“柳叶绵丝剑”，面寒如冰，向“白骨仙子”发问道：“这一场的胜负如何计算？”

“白骨仙子”笑道：“常言道，兵不厌诈，对手交锋，变化百出，谁若疏忽半分？谁就难免当场落败！”

“九天魔女”闻言，冷笑一声，双眉方挑，“白骨仙子”又复笑道：“金刀津二郎断刀虽在先，厉姑娘疏神倒地而后，胜负之数，颇难论断，似乎算个和局，比较公道？”

“九天魔女”点头说道：“就算和局，等我把女儿送回本阵，便请仙子赐教几手如何？”

“白骨仙子”笑道：“董道友是震天派前身护法，我是震天派现任护法，我们较量较量，倒是一场颇为有趣的护法之战！”

“九天魔女”遂冷笑一声，把厉秀芸抱回，请“商山隐叟”赛韩廉为她解除所中迷香毒力。

仲孙圣暗对“九天魔女”低声说道：“‘白骨双魔’的功力已到炉火纯

青之境，厉夫人虽然绝艺无双，但也请万勿疏神大意！”

“九天魔女”知道仲孙圣恐自己因爱女中毒之事有所激动，遂点头笑笑，缓步下场，向“白骨仙子”问道：“仙子打算怎样较量？是软硬轻功、兵刃暗器的斗它一个畅畅快快？还是……”

“白骨仙子”先因“九天魔女”董双双大动无名之火，定然气

机不纯，微觉驳余，颇喜自己有可胜之道！但如今见对方二度出阵，业已气定神闲，不由惊惕暗生，含笑答道：“以董道友与我这等年龄身份，恐怕不适合再比那些软硬轻功，兵刃暗器？”

“九天魔女”笑道，“仙子是要比较玄功？”

“白骨仙子”点头答道：“这次终南大会了后，我们纵或能逃劫数，恐也难再次相逢，故而不防生面别开，留些雪泥鸿爪！”

“九天魔女”笑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印雪泥。泥土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及东西？仙子此议绝佳，我听听你有什么生面别开的比斗方法？”

“白骨仙子”微微一笑，胸有成竹，缓缓说道：“我们互以玄功来比较‘酒色财气’四字！”

“九天魔女”听得大吃一惊，暗忖对方这种提议，委实生面别开，尤其是酒色财气中的“色”字“财”字，却如何比法？

心中虽颇惊愕，但脸上却仍神色不动，含笑说道：“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损身陷阱，气是惹祸根苗。莽莽人生，大千世界，无不笼罩在这‘酒色财气’四字之下，仙子毕竟高明，这个题目出得别致极了！”

“白骨仙子”微微一笑，扭头对待立场边的震天派门下弟子说道：“你们去取十斤坛的两坛美酒备用！”

武林豪客，多半非酒不欢，这太白峰顶广聚群英，并准备一面较技，一面同赏中秋月色，酒菜等物自是现成，展眼间，两坛美酒便告取到。

“白骨仙子”扫目四周，纵声笑道，“今日到场各位，哪位是用毒名家？”

夏天翔应声起立，手指“毒佛”空空和尚说道：“据我所知，是‘毒佛’最毒！”

“白骨仙子”目注空空和尚，含笑说道：“空空大师，请赐一些毒性强烈，入酒能溶的药物如何？”

空空和尚默然不语，扬手掷过一个白色纸包！

“白骨仙子”把包中强烈的毒药，极为平均地分倾两坛美酒之内，并向“毒佛”问道：“空空大师，这药分置两坛以后的毒力可达什么程度？”

“毒佛”空空和尚见问，只好应声说道：“这是‘七步断魂瘟皇散’，一包之量，足可毒毙十人，尤其化入酒中，毒性更烈，大概沾唇即死！”

太白峰顶群豪闻言之下，无不惊心怵目。

但“白骨仙子”却毫不在意，指着那两坛毒酒，向“九天魔女”董双双微笑一笑道：“地属终南绝顶，时为八月中秋，人物方面，更是海内外群英毕集，在这种美景佳辰之中，纵然是穿肠毒药，也应同谋一醉，董道友雅量如何？我们是否各尽一坛美酒，纪念今日之会！”

“九天魔女”哪肯示弱？神色自如地点头笑道：“须愁更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仙子此议绝佳，但恐十斤毒酒未必能使彼此尽兴呢！”

“白骨仙子”轩眉含笑，与“九天魔女”董双双同时目注两只酒坛，也

未见她们有甚动作，坛中毒酒便自化为两线酒泉，凌空而起，分投二人口内。

片刻以后，坛内空空，慢说不曾像“毒佛”空空和尚所说的入口断肠，甚至无法自“白骨仙子”或“九天魔女”董双双的脸上看出丝毫酿颜醉色。

太白峰顶群豪之中，最吃惊的便是“毒佛”，因为他自知“七步断魂瘟皇散”的毒力奇强无比，对方化入酒内，一饮十斤，毫无异状，内功之高，确已到了铜浇肝胆，铁铸心肠的地步！

两坛毒酒既尽，“白骨仙子”便向“九天魔女”含笑说道：

“酒字之上，双方无甚输赢，如今应该在‘色’字之上，比较比较！”

“九天魔女”董双双始终就未想出这“色”字究应如何比较，遂接口问道：“仙子打算怎样比较？”

“白骨仙子”失笑说道：“董道友，你我芳华早逝，如今俱是鹤发鸡皮，何不倚仗数十年辛苦修为？使岁月倒流，时光逆转？”

“九天魔女”哦了一声，微笑说道：“原来仙子是想暂时恢复一下你我数十年前的朱颜绿鬓！”

“白骨仙子”笑道：“人世本来如一梦，且从梦里忆当年，只可惜我们纵然仗恃玄功，使鸡皮再少，鹤发重玄，也不过仅能维持片刻光阴，无法久与天争，驻颜不老！”

“九天魔女”微叹道：“虽然红颜易老，白发催人，但我们倘把为了在武林中争名好胜所耗的心血完全用在内功修为方面，也许能与天争，保持个百岁朱颜，青春长驻？”

这几句话儿，听得“白骨仙子”亦复微生感慨，连连点头，与“九天魔女”董双双不再多言，均自就地盘膝而坐，垂帘入定！

欲用内家功力倒流岁月，逆转时光，暂时恢复数十年的朱颜绿鬓，委实是骇人听闻的武林创举，故而太白峰顶鸦雀无声，正邪群豪，莫不注目凝神地观看究竟！

两盏热茶的时分过后，“白骨仙子”与“九天魔女”的脸上果然渐起变化！

先是两人的脸色同时红润起来，皮肤也微现光致，转为细嫩，额头眼角及腮间的皱纹更复逐渐消失！

跟着又自两鬓开始，满头白发，渐转玄色！

不到半个时辰，“白骨仙子”与“九天魔女”互相睁目，一看对方，只见对面所坐之人，业已变成了一位三十一二，绿鬓如云，红颜艳绝的中年美妇！

两人对看几眼，居然谁也未曾现出丝毫笑容，反而前尘如梦，

触绪伤怀，眼角含蕴泪光地同声微叹！

就在这一声微叹之中，幻相消失，又归本来，“白骨仙子”与“九天魔女”竟于刹那之下，红颜无影，青鬓骤皤，恢复了鸡皮鹤发！

“九天魔女”董双双失声叹道：“绿鬓于今成泡影，红颜毕竟不重来。仙子，我们适才是作了一场梦么？”

“白骨仙子”也如梦初觉地长叹一声道：“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董道友，我要向你请教一声，我们究竟是刚刚入梦，还是已经自梦中醒觉？”

“九天魔女”笑道：“入梦，醒梦，全在仙子的灵台一念之间，局外人无从置喙！”

“白骨仙子”又复垂帘片刻，方自缓缓睁目，神色异常安详平和，向“九

天魔女”董双双微笑说道：“已自刹那参妙旨，如何再做梦中人？我想数十年来好胜争名的一场噩梦，应该醒了！”

“九天魔女”想不到“白骨仙子”竟会由此悟道，不禁喜出望外，微笑说道：“仙子既淡名心，我们所余的财气两阵，可以不必比了！”

“白骨仙子”笑道：“功夫可以不比，纪念却不可不留。董道友，我们合力施为，用适才所饮毒酒，在这终南绝顶的峭壁之上，留些雪泥鸿爪如何？”

“九天魔女”董双双点头笑道：“仙子此议绝妙，东坡居士曾云：人生若梦，一樽还酹江月。我们把它改作人生若梦，爪痕还留石壁便了！”

语音方了，两人同时一伸右手食指，自指尖上飞起一线带着浓冽异香的劲疾酒泉，射向青苍石壁！

酒泉射尽以后，石壁上现出了“人生若梦”四个鹤舞鸿飞的擘窠大字！

“白骨仙子”也不再回本阵，向“九天魔女”董双双含笑略一为礼，便即纵下太白峰头，飘然自去！

自从“白骨仙子”与“九天魔女”施展绝顶玄功，倒流岁月，逆转时光，使数十年前的绿鬓朱颜重作昙花一现开始，直到“白骨仙子”带着满面安详微笑离开太白峰头这段时间之中，周围静寂如死，包括正邪双方所有豪雄在内，谁也未发一声，未出片语！

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一种又似怅惘，又似悲哀的抑郁情绪！

“白骨仙子”一走，仲孙圣立即站起身形，向“八莫妖王”轩辕烈抱拳笑道：“轩辕法王，先贤说得好：“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形？又道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话犹未尽，“八莫妖王”轩辕烈便即摇手笑道：“仲孙大侠不要说教，此梦沉酣犹未醒，枉君苦口与婆心。终南大会刚刚开始，团圆好月未上中天，我希望你不要再说什么令人扫兴之语！”

仲孙圣早知这场终南大会决不会轻描淡写地善罢干戈，但不得不选择适当时机，想对“八莫妖王”轩辕烈劝说几句，以期略挽劫数！

如今听了对方这等说话，知道天心早定，在劫难逃，遂也不再多言，一笑归座。

“八莫妖王”轩辕烈环顾左右，含笑说道：“戚掌门人与对方订约，以十阵决定胜负以后，双方连斗两场上下未分，还有哪位自愿出场，一会中原高手？”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柳眉微剔，恭身说道：“弟子班碧玉想下场一会中原人物，不知法王意旨如何？”

“八莫妖王”轩辕烈深知班碧玉虽然曾受重伤，断去一臂，但身上功力仍远较“东瀛三矮”、“西域四天尊”、“身毒双怪”等人高明，遂点头笑道：“碧儿下场也好，但须特别小心，须知今日这

太白峰顶荟萃群英，诸凡四海八荒的武林高手莫不到场，你对敌之间务应勿骄勿馁，胆大心细！”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点头一笑，缓步走向场内。

夏天翔见班碧玉下场，遂向仲孙飞琼低声笑道：“琼姊，该你的啦！”

仲孙飞琼讶然说道：“翔弟，这是你新交的碧姊姊，你不下场与她一诉衷曲，却叫我去则甚？”

夏天翔苦笑低声说道：“我不愿和她多作纠缠，还是由姊姊出场，把这

位‘百毒美人奴’打发回去最好！”

仲孙飞琼听夏天翔如此说法，遂向仲孙圣笑道：“爹爹，由女儿出场，一会这‘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如何？”

仲孙圣点头笑道：“班碧玉虽残一臂，但神情不俗，显然身怀绝艺，琼儿既欲下场，不可对她轻视！”

仲孙飞琼恭身领命，正待下场，夏天翔忽又凑到她身边，低声说道：“琼姊，你与‘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动手之前，有三件事儿不妨先向她探询一下！”

仲孙飞琼目光微注夏天翔，失笑说道：“我知道你关心这位碧姊姊，三件事儿之中，必有一件是探询她何以断臂之故？”

夏天翔俊脸微红，一笑说道：“三件事儿全有关联，第一件探询班碧玉如何折臂？第二件探询‘金花圣母’为何不来？第三件则是探询黄衣老人夏侯巽已否去过八莫，及结果怎样？”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放心，我记下了，你替我凝神掠阵！”

夏天翔晒然一笑，摇头说道：“班碧玉虽然曾得‘八莫妖王’轩辕烈真传，武功不弱，但琼姊一身绝艺，制她有余，何况对方更新断一臂？……”

仲孙飞琼不等夏天翔话完，便自摇头说道：“翔弟，我要你凝神掠阵之故，并非注意‘百毒美人奴’班碧玉！”

夏天翔愕然问道：“琼姊，你与班碧玉动手，却叫我注意哪个？”

仲孙飞琼低声说道：“武林人物讲究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难道翔弟未曾注意到‘五毒飞尸’莫子京、‘昆仑逸士’向飘然等，脸上时露狞厉诡异的笑容，恐怕有甚重大阴谋即将发动呢！”

夏天翔目光一注莫子京等，冷笑道：“‘乾天霹雳’已被尉迟老前辈施展空空妙手盗来，他们还有什么花样好出？”

仲孙飞琼摇头笑道：“常言道得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自从芸妹亮出‘柳叶绵丝剑’后，对方均已发觉身边所携之物失窃，竟仍异常镇定，留此不去，足见必有使人意想不到的诡计凶谋！翔弟莫要骄矜托大，还是听我的话儿，对他们多加注意为妙！”

夏天翔听仲孙飞琼如此谆谆相嘱，遂也心中憬然，对“五毒飞尸”莫子京等的一切动作特别注意！

仲孙飞琼嘱咐夏天翔以后，缓步下场，向“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微笑说道：“班姑娘，六诏山一别多时，你怎么……”

班碧玉知道仲孙飞琼是探询自己为何断臂？遂不等对方话完，便自接口笑道：“仲孙姑娘不必惊奇，我这条手臂是断在一位动地惊天的人物手内！”

仲孙飞琼心中明白大半，含笑问道：“班姑娘所说这位动地惊天的人物是谁？是不是黄衣老人夏侯巽？”

班碧玉目中一亮，凝视仲孙飞琼问道：“仲孙飞姑娘，你认识夏侯老人？”

仲孙飞琼笑道：“夏侯老人性情孤高，一生之中，总以未逢敌手自恨，我遂介绍他去寻‘轩辕法王’互较上下！”

班碧玉哦了一声，脸上浮起异样的神情，缓缓说道：“可惜仲孙姑娘所愿未能实现，夏侯老人根本不曾与‘轩辕法王’过手！”

仲孙飞琼颇出意外，扬眉问道：“他们两人之中是谁怯战？”

班碧玉冷笑答道：“谁也不曾怯战，只是太不凑巧而已，夏侯老人不辞千里赶到万盘山接天宫中，恰好‘轩辕法王’不在宫内！”

仲孙飞琼颇惋惜地说道：“这样说来，夏侯老人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

返！”

班碧玉看了自己的断臂一眼，摇头说道：“这位老人虽未败兴，但也回不去了！”

仲孙飞琼听得失惊问道：“难道夏侯老人竟伤在班姑娘的手下？”

班碧玉摇头答道：“这位夏侯老人的性情暴躁已极，他以为‘轩辕法王’不是不在，而是不肯见他，遂怒发如狂地大闹接天宫，逼得‘金花圣母’忍耐不住，代表法王和他动手！”

仲孙飞琼见“金花圣母”未随“八莫妖王”轩辕烈一同参与这场八月中秋的终南大会，便已猜出几分光景，但仍继续问道：“结果如何？”

班碧玉微叹一声道：“斗了三日三夜，胜负依然未分，夏侯老人突似进入疯狂状态，甩开‘金花圣母’乱毁接天宫，把宫中所豢四禽四兽四大蛇虫一齐打死，我也断去一臂！”

仲孙飞琼听得眉头深蹙，班碧玉又复说道：“‘金花圣母’盛怒难遏，遽下辣手！赏了他九朵‘夺命金花’，但夏侯老人在绝命之前，又还了‘金花圣母’一记全力施为的‘诸天罡掌’，两位盖代奇人终于双双解脱在万盘山的千仞绝峰峰顶！”

班碧玉说到此处，在场外凝神倾听的厉秀芸，不禁“嚤”一声，凄然泣下！

夏天翔也欷歔不已，并向厉秀芸温言劝慰，说是夏侯老人虽遭不测，但已独毙接天宫中所豢的四禽四兽四大蛇虫，又复除去比“八莫妖王”轩辕烈更凶更毒的“金花圣母”，这场功德，业已泽及整个武林，非同小可！

仲孙飞琼问清旧事，转入正题，向班碧玉含笑问道：“班姑娘，你打算和我怎样动手？”

班碧玉看了对方两眼，傲然答道：“由你决定，无论兵刃掌法，暗器玄功，我是一律奉陪。”

仲孙飞琼眼珠微动，想了一想，微笑说道：“班姑娘如今只剩独臂，倘若较量兵刃暗器，或掌法之类恐有不便，我们还是互相略试玄功，留些雪泥鸿爪便了！”

班碧玉指着石壁上被“白骨仙子”及“九天魔女”董双双用酒泉镌出的“人生若梦”四字说道：“仲孙姑娘要留什么雪泥鸿爪？莫非想照此学步？”

仲孙飞琼摇头笑道：“前辈神功，不可企及，我们何必学步？但不妨为这‘人生若梦’四字润饰润饰。”

班碧玉点头笑道：“仲孙飞姑娘这种想法颇妙，但请你解释得明白一点，如何加以润饰？”

仲孙飞琼笑道：“两位前辈是把所饮毒酒自指尖飞出，化为一线酒泉，在壁上镌字留念。我们功力浅薄，难望项背，不如各用内家指力，一人为这‘人生若梦’四字续添片语，阐释其义，一人则为这八个字儿加道花边，留作太白峰顶的绝世奇景！”

班碧玉笑道：“仲孙姑娘打算添句什么话儿？”

仲孙飞琼应声笑道：“‘人生若梦’一语虽然高起浑涵，但意义略嫌笼统，我想添上‘名利浮云’四字！”

班碧玉赞道：“添得好，但不知我们谁来镌字？谁来镌上花边？似乎应该同时动手，才容易比较功力。”

仲孙飞琼因题目系自己所出，自应以较易施为之举留给对方，遂微笑答

道：“班姑娘请镌花边，我来添上‘名利浮云’四字！”

说到这里，手指石壁，继续笑道：“‘名利浮云’四字，是镌在‘人生若梦’之左，大小部位与前者完全相同，班姑娘若已准备停当，我们这就动手！”

班碧玉点头笑道：“仲孙姑娘请自施为，我无需作甚准备！”仲孙飞琼早知道这位“百毒美人奴”班碧玉身负绝艺，难斗异常，哪敢丝毫大意？遂暗凝少林绝学“一指禅”及爹爹新近参悟的“太乙天玄神功”，伸指遥向石壁，凌空镌字！班碧玉也面含微笑地一扬独臂，照样施为！

说也奇怪，两人同时施为，竟也不差分毫地同时住手！但一看施为结果，仲孙飞琼与班碧玉不禁互相敬佩地发出一种由衷微笑！

原来两人表面谦逊，实则谁都好胜心切，在所镌字迹及花边之上均加了花样！

仲孙飞琼所镌“名利浮云”四字，笔画本已不少，但她并未避难就易地运用草书行书，反而写的是铁线篆字！班碧玉所镌花边，则不仅整整齐齐地每边划了双线，并在四角之上添了四朵小小梅花！

这样一来，恰好功力悉敌，无法分出丝毫轩轻！

仲孙飞琼与班碧玉含笑一礼，各归本阵。

太白峰顶群雄，立即起了一种异口同声的纷纷议论！一般人物所议论的只是仲孙飞琼与班碧玉究竟谁的功力稍胜？

但“八莫妖王”轩辕烈与仲孙圣，则因对方爱女爱徒功力如此精深，暗暗加深了心中的警惕意念！

“九首飞鹏”戚大招侧顾铁冠道长，蹙眉低声说道：“一连三阵胜负未分，我们这次应由何人出手？”

铁冠道长浓眉双竖，站起身形说道：“‘轩辕法王’方面业已助阵两场，这次且由我出手一试！”

“九首飞鹏”戚大招道：“副掌门人小心，对方善者不来，凡是在这太白峰顶之人，全是出群好手！”

铁冠道长点头冷笑，缓步走入场中，目光一扫四周，傲然发话说道：“贫道铁冠，忝为震天派副掌门人，哪位下场赐教一阵！”

铁冠道长这一发话叫阵，群侠之中便有两位绝代奇侠应声起立！

一位是峨嵋掌门玄玄仙姥，另一位则是“龙飞剑客”司徒畏！

玄玄仙姥意欲出场之故，是要报铁冠道长率众偷袭峨嵋，火焚坤灵道院之恨！

“龙飞剑客”司徒畏则欲谴责铁冠道长残害师伯“慈心羽士”管三白、使点苍一派道统中绝之罪！

这两位武林奇侠，不约而同地同时起立，同时飘身，也同时到达场内！

铁冠道长一阵厉声狂笑，轩眉说道：“想不到你们这等看得起贫道？来来来，请亮兵刃，我要独战双雄！”

峨嵋掌门玄玄仙姥眉头微蹙，向“龙飞剑客”司徒畏苦笑道：“司徒大侠，我们怎的如此凑巧？是你让我一阵？还是我让你一阵？”

司徒畏目光注铁冠道长，微叹道：“仙姥寻他，是要报率众偷袭、火焚坤灵道院之仇！司徒畏则系要问他残害师叔管三白，及擅与祁连合并、中绝点苍道统、为祸江湖之罪！两者相衡，虽然轻重难分，但司徒畏宁愿礼让，以成全仙姥的复仇大愿！”

话完，向玄玄仙姥略一恭身，便即转回本阵！

玄玄仙姥扬声笑道：“司徒大侠相让的盛情，容我报仇以后再谢！”

铁冠道长探手肩头，拔出了青铜长剑，横在手中，厉声叱道：“老婆子不要过份骄狂，凭你那点能为想报火焚峨嵋之仇，简直是痴心妄想！”

玄玄仙姥深知不必再向铁冠道长这等人谈甚武林道义？遂也面含秋霜，拔剑在手！

双方均是一派掌门身份，也均是当世之中的用剑名家，既惜盛名，又蕴重恨，自然谁也不敢疏忽轻敌，心神稍懈！铁冠道长横剑当胸，玄玄仙姥则举剑斜指左方，两人全神凝注对方，相距四五尺远，缓步绕了三匝！

蓦然间，铁冠道长力贯剑身，一股锐啸剑风，横推而出！玄玄仙姥则一式“斜劈华山”，剑锋疾落！

两人发招竟然奇巧无比地是在同一时间！

两柄宝剑，自然一横一斜地在身前数尺处交触，发出一阵荡魄惊魂的龙吟虎啸！

但就此一声龙吟虎啸之后，双方奇招迭发，剑气如山，铁冠道长与玄玄仙姥的身形，渐为遽疾闪动的剑身寒光所掩！又过了一段时间，人影全沓，在场中电掣星旋，摄人魂魄的，只是一团森烈剑气！

铁冠道长虽然中绝点苍道统，但他所施展的仍是点苍派驰名江湖的“回风舞柳七十二剑”！

玄玄仙姥则施展的是峨嵋派最高明深奥的“天玄剑法”！但这时观战群雄，除了少数几人以外，已看不清他们所用的招术及身法变化！

四外的宁静程度，随着这场剑斗的激烈程度，相反加深！斗到酣时，一片沉寂！

再过了顿饭光阴，震天派群凶之中，起了一种由于关怀所生的不安嘈杂！

这种现象，显示铁冠道长已落下风！

震天派自震天大会以后，倚仗“白骨双魔”为助，袭武当，焚峨嵋，气焰高张，无往不利！

铁冠道长志得意满，眉飞色舞之下，虽然不曾搁下武功，但所进者少！

玄玄仙姥却因坤灵道院被焚，怒愤填膺，率领“峨嵋三秀”等人，忍气潜踪，埋头练剑，自然颇有进境！

一个所进者多，一个所进者少，这种区别，在百招以外，便见端倪！

“九首飞鹏”戚大招一见铁冠道长败象已至，正待寻人接替之际，玄玄仙姥矢志苦练，仗以复仇的杀手已发！

一道剑虹，绕空三匝，倏然飞起了大片血光，玄玄仙姥收手疾退，铁冠道长则斜肩带背，尸分两截，流了一地的心肠肝肺！

“龙飞剑客”司徒畏毕竟与他师兄弟一场，见状引袖障目，自然而然地垂落儿滴英雄珠泪！

罗浮掌门冰心神尼与铁冠道长深有夙仇，昔日在终南死谷之中险些被他诡计所害，如今眼见对方如此收场，不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口内低低说道：“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正邪双方定约以来，业已斗过三阵，阵阵成和，直到这第四阵上方始分出胜负！

玄玄仙姥一剑诛仇，消除当初峨嵋遭袭之恨以后，正待归座，蓦然一声无量佛号，有条人影飞坠场中！

来人正是白骨双魔中的“白骨羽士”，首先命人把铁冠道长遗尸搬走，然后向玄玄仙姥冷冷说道：“仙姥是否尚有余勇可贾？贫道也想领教领教你狠辣高明的峨嵋剑术！”

玄玄仙姥明知自己的功力尚逊“白骨羽士”一筹，但对方既已叫阵，怎好示弱不战，遂也冷然一笑答道：“铁冠道长率众偷袭峨嵋，火焚坤灵道院，狠心辣手在先，今日之事，不过冥冥上苍假我手内青锋显示天理昭彰，报应不爽而已！道长莫非怪我“白骨羽士”不等玄玄仙姥话完，便自阴笑几声说道：“贫道怎敢责怪仙姥？只是想你一并赐教！”

仲孙飞琼听到此处，暗暗推了夏天翔一把，压低语音说道：“翔弟，该你的了，玄玄仙姥一派掌门，成名不易，何况力斩强敌，未免神疲，不能坐视她把一世英名断送在‘白骨羽士’手下！”

夏天翔早就技痒难熬，见猎心喜，闻言之下，便向仲孙圣含笑问道：“老伯，我去会那‘白骨羽士’一阵如何？”

仲孙圣本想请“风尘狂客”厉清狂去把玄玄仙姥换回，如今见夏天翔自请出阵，知道他本已奇遇极多，再经“小转轮大法”脱胎换骨、易筋洗髓之后，更有大进！尤其年轻辈浅，胜固可喜，败亦无妨，确实是位理想人选，遂点头应允，含笑说道：“贤侄下场极好，但对方功力绝高，你火候经验又稍不足，千万慎重从事，不可恃强骄妄才好！”

夏天翔恭身领命，缓步走下场中！

这时玄玄仙姥已把刚刚入鞘的青锋剑，又复拔在手内！

夏天翔见状，笑着叫道：“玄玄老前辈，我与这位‘白骨羽士’尚有前帐未清，可否请你让我一阵？”

玄玄仙姥知道夏天翔是来替自己解围，遂好生感激地收剑飘身，含笑说道：“夏老弟小心，对方是当世武林的绝顶高手！”

“白骨羽士”既不便拦阻玄玄仙姥，又知夏天翔确不好斗，遂蹙眉冷然说道：“夏天翔，我前两次不过念你是朵资质极好的武林奇葩，不忍心加以摧残，才手下留情而已！但今日之会，却大不相同，你年岁轻轻何必找死？”

夏天翔笑嘻嘻地说道：“常言道得好：阎王注定三更死，决不留人到五更，能在你这等绝世高人手下返璞归真，倒也不错！”

“白骨羽士”摇头说道：“你最好回去，换‘天外情魔’仲孙圣或‘风尘狂客’厉清狂来和我动手！”

夏天翔轩眉笑道：“你是否觉得我年轻，辈份及功力方面有些不配？”

白骨羽士冷然笑道：“你倒颇有自知之明！”

夏天翔笑道：“有志不在年高，无才枉活百岁！这样好了，我们昔日在大雪山玄冰原头的三掌之约，尚有一掌未交，如今正好把这笔旧帐算清，你也便可知我有没有资格和你动手？”

“白骨羽士”本来未对夏天翔过份注意，如今听他话中有话，才细向对方凝目打量！

这一看之下，确把“白骨羽士”看得一惊，因为夏天翔神仪朗澈，岸立如山，尤其一双俊目之中，更有内功到了极高火候的宝光外射！

“白骨羽士”暗忖自己在北岳恒山绝顶，曾目睹夏天翔被“风尘狂客”厉清狂夫妇打得口喷鲜血、身受重伤，怎的竟会转祸为福？

夏天翔见“白骨羽士”目注自己，蹙眉沉吟，遂含笑说道：“士别三日，便须刮目相看，何况我们别已多时，我希望你这最后一掌，用足你傲视武林

的‘白骨摧心掌力’！”

功候到了“白骨羽士”这等地步，业已收发随心，不须预先提气聚劲，故在听完夏天翔的话后，微微一笑道：“我并未对你轻视，你且好好准备，我用十一成功力出手！”

夏天翔失笑说道：“你这两句话儿说得有点外行，我既敢向你挑战，内家真气自到收发由心的程度，哪里还用得着作甚准备？但我却要请教一下，你为何只用十一成力，而不用十二成力出手？”

“白骨羽士”因夏天翔神情虽然不傲，但语气却傲到极点，不禁勾动真火，冷笑一声说道：“你既如此自诩，我使用上十二成功力也好！”

“白骨摧心掌力”随着语音出手，果然凝聚了十二成功力光景，向夏天翔当胸涌到！

夏天翔一式“金雕展翅”，迎着对方来势，全力拍出！

两人身形全未稍动，但身上所着长衫，却均猛烈飘拂，石地被四散的气流卷起了一片飞扬的细粉，距离略近之人甚至必须暗施千斤坠，方不致为那令人窒息的劲气罡风逼得站不住脚！

“白骨羽士”见自己用了十二成功力，居然未使夏天翔稍受挫折，不由在脸上浮现一种异常惊愕的神色！

夏天翔则从这一掌之上，试出近来进境，也树立了可以战胜“白骨羽士”的信心，遂气静神宁地微笑道：“昔日旧帐已清，我们应该论论今日之事，你如今总知道我不会不配做你的对手了吧？”

“白骨羽士”在这刹那之间，心头盘算已定，点头微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毕竟英雄出少年！你确实进境飞速，有资格作我的对手了！”

夏天翔欣然色喜，含笑问道：“我们怎样打法？”

“白骨羽士”笑道：“我们要玩便玩得痛快一些，以两阵论输赢，第一阵比玄功，第二阵比内力！”

他这种说法，颇具私心，暗中占了绝大便宜！

因为“白骨羽士”对夏天翔所涵的功力已有了解，知道若比掌法？夏天翔的那些令人头痛、玄奇莫测的“蔷薇三式”、“度世三招”太以不好应付！

若比兵刃？则“天羽大师”唐一梦所赠夏天翔的“天禽五色羽毛”又复威力颇大，“天禽七巧招术”也极尽灵妙之能事！

避敌之长，攻敌之短，“白骨羽士”遂根据用兵原则，提出了内力、玄功两阵定输赢的比斗方法！

他认为在玄功一阵上，夏天翔最多能和自己拼个和局，但由于年龄火候关系，自己必能在持久强拼的内功一阵上获得胜利！

夏天翔也知道“白骨羽士”这种提议极为狡猾，遂故意替他叫破，“哎呀”一声说道：“这样一来，我最拿手的奇妙掌法及兵

刃四根‘天禽五色羽毛’，便均用不上了！”

“白骨羽士”脸上一红，暗咬钢牙说道：“你若认为那是你的拿手绝学，我们不妨把兵刃及掌法两阵也一并加上？”

夏天翔摇头笑道：“不必，不必，仅仅玄功内力两阵，便将占去不少时光，我们这才是第五阵呢！”

白骨羽士闻言，遂也并不坚持地点头说道：“不耽误旁人的太多时间也好，我们立即开始第一阵的玄功较量！”

夏天翔含笑问道：“我们怎样较量？”

白骨羽士笑道：“原则是我出的，细则应该由你决定！”

夏天翔眼珠一转，向“白骨羽士”笑道：“请你命人取两面混元铁牌备用！”

震天派弟子之内，恰好有人使用混元铁牌，闻言之下，遂把手中兵刃呈上！

夏天翔笑道：“你我各取一面混元铁牌，也在牌上留些纪念罢了？”

“白骨羽士”取了一面铁牌在手，向夏天翔问道：“题目时间怎样限制？”

夏天翔笑道：“我们各用掌力把这混元铁牌搓成圆形，再在上面留些纪念，谁先完成，便谁先缴卷！”

“白骨羽士”点头笑道：“题目不错，但总得限个时间才好！”

夏天翔闻言，回头向仲孙飞琼笑道：“琼姊，请你朗诵一遍文天祥的正气歌作为我们的限时标准！”

话完，又对“白骨羽士”笑道：“我仲孙姊姊的正气歌声一起，我们便开始行功，歌声一停，便告结束！”

“白骨羽士”点头笑道：“好，这种限时办法，倒也别开生面！”

夏天翔微笑挥手，仲孙飞琼便朗声诵读：“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仲孙飞琼这正气歌声一起，夏天翔与“白骨羽士”便双双盘膝静坐，各把绝顶玄功运往双掌，搓平混元铁牌的棱角！

夏天翔自经“小转轮大法”以后，功力进境委实惊人，居然与“白骨羽士”互相伯仲，轩轾难分，仲孙飞琼的正气歌声方吟到“……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乃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时，两人手中的混元铁牌均已棱角渐平，成了即将全圆的形状！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难以胜过“白骨羽士”，忽然灵机一动，竟凝聚功力，施展道家“天声心语”朗诵其余正气歌辞，刹那之间，这太白峰头便似笼罩了一层无形无质的浩然正气！

“白骨羽士”功力行已到炉火纯青之境，真所谓泰山于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惊于侧而目不瞬，故而仲孙飞琼运用“天声心语”所朗诵的正气歌对他未发生丝毫影响！

但这无形无质的浩然正气，对夏天翔却起了鼓舞作用！

夏天翔脸上祥光焕发，神与天会，竟在正气歌最后一句“古道照颜色”尚未出口之前，便把混元铁牌笑哈哈托在掌上！

“白骨羽士”则在正气歌刚刚诵完之际，恰好停手！

在时间方面，虽是夏天翔占先一筹，但胜负之分，仍在双方于混元铁牌上所显示的功力强弱！

两面混元铁牌均呈圆形，分不出丝毫异样。

“白骨羽士”与夏天翔并不约而同地各在铁牌之上用指力镌出八个字儿！

“白骨羽士”镌的是：“唯我独尊，雄霸天下！”

夏天翔镌的则是：“众邪俱灭，白骨为尘！”

字数都是八个，笔划却稍有不同！

夏天翔所镌的“众邪俱灭，白骨为尘”共是八十笔！

“白骨羽士”所镌的“唯我独尊，雄霸天下”则有八十三笔！

故而在时间上，夏天翔占优了刹那光阴；在笔划上，“白骨羽士”却比

他多划三指！

各有优劣之下，要想分出双方胜负，只得再从镌痕深浅论断！

双方交换混元铁牌，细一审视之下，夏天翔不禁轩然色喜！

原来自己如今真气内力方面，虽与“白骨羽士”不相上下，但多会一桩师门绝学“乾天指”却占了莫大便宜！

因为“乾天指”的威力强弱，全视本身功行进退而定，夏天翔脱胎换骨，易筋洗髓，结果功力大胜先前，“乾天指力”之威，自也远非昔比！

由于多擅这桩武林绝学，夏天翔那面混元铁牌上的镌痕，遂比“白骨羽士”深了一分左右！

夏天翔因这场胜利得来太以艰难，遂毫不客气地对“白骨羽士”一抱双拳，含笑说道：“在玄功方面多承见让，夏天翔侥幸一阵！”

白骨羽士在双方互接一掌以后，并未小视夏天翔，但认为他最多也不过能在这场玄功比斗中与自己秋色平分，战成和局，谁知竟在镌痕深浅之上，使夏天翔占了优势？

这种优劣形势，局外人虽暂时看不出来，但夏天翔却已当众叫明，“白骨羽士”只得怒在胸中，羞在脸上，点头冷然说道：“你别来进境，确实令人惊奇，我们且较量内家真力！”

夏天翔也是得意之下，傲性又发？竟轩眉微笑说道：“方才较量玄功的方法，由我决定，为了公平起见，如今该由你决定怎样较量内力！”

“白骨羽士”阴森地笑了一笑，片语未发，把只右掌缓缓伸出。

夏天翔吃了一惊问道：“你要贴掌较功！”

“白骨羽士”点头说道：“这样比法，全靠真实功力，丝毫无法取巧。”

夏天翔微怒说道：“谁又取过巧来？你以为我会惧怯这种拼命手段！”

一面发话，一面右掌也伸，与“白骨羽士”掌心互贴。

夏天翔与“白骨羽士”两人这一贴掌，仲孙飞琼便自秀眉深蹙，向仲孙圣低声说道：“爹爹，他们弄成这种不死不休的局面，却是如何得了？”

仲孙圣也微觉忧心，皱眉说道：“夏天翔资禀虽好，进境亦高，但火候毕竟尚差，他在耐战长力方面，未必能是‘白骨羽士’的对手？”

仲孙飞琼苦笑道：“爹爹倒不用为他的耐战长力担心，武当掌教弘法真人老前辈曾经传授过他‘紫阳神功’中的‘大还真力’！”

仲孙圣闻言喜道：“他若学会‘大还真力’，应该不会败了！”

仲孙飞琼摇头说道：“我不是怕他会败，而是觉得‘白骨羽士’盛名之下，决不肯轻易低头，双方拼到油尽灯干之际，败的一方固然心脉震断，顿时命赴黄泉，胜的一方也必脏腑重伤，魂游墟墓！”

仲孙圣瞿然失惊说道：“琼儿虑得极是！”

仲孙飞琼苦笑道：“爹爹千万想个法儿解开这场死斗才好！”

仲孙圣蹙眉思索片刻，摇头说道：“我一时还想不出他们停手之法，只好暂等一段时间，看看情形，再作道理！”

仲孙飞琼听爹爹这样说法，只好与厉玉如、厉秀芸姐妹怀着同样焦灼而关切的心情，凝神注视夏天翔、“白骨羽士”之间的情况变化！

第四十二章 乾天霹雳

这一场比斗拖延得时间极长，一会鲜红，一会绛紫，经过各种色彩幻变，终于成了灰暗色的天空之中，业已渐自东方升起了一轮中秋皓月！

开始合掌的半个时辰以内，夏天翔与“白骨羽士”不论在神情或动作上均平静无波，看不出正作殊死之斗！

但明月东升以后，两人已不能再像先前那般保持平静！

夏天翔首先鬓角见汗，胸前微微起伏！

片刻之后，“白骨羽士”也有了同样的现象！

这种情形显示夏天翔因火候修为有限，在耐战真力方面，果然尚逊“白骨羽士”一筹！

“九首飞鹏”戚大招等看到此处，愁眉方展，出了一口长气！

“白骨羽士”也知胜算已操，真力暗聚，掌上加功，把夏天翔逼得一颗颗的汗珠自鬓额之间不断滴落！

除了知晓夏天翔曾习“紫阳神功大还真力”的有限几人之外，连群侠方面也均认为夏天翔此阵必败！

但在“白骨羽士”真力频加，眼看夏天翔即将落败之际，蓦见夏天翔的俊脸之上泛起一片红云，剑眉轩处，败象全消，右掌连推，反把“白骨羽士”逼得汗如雨下！

“九首飞鹏”戚大招适才吃过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大还真力”

的苦头，见状之下，不由失惊怪叫道：“难道这夏天翔小鬼也学会了‘大还真力’？”

“白骨羽士”功力湛深，性情狠毒，果如仲孙飞琼所料，虽已败象毕呈，仍然倚仗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力，苦苦支撑，要与夏天翔拼个同归于尽！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两人均已汗湿衣裳，全身颤抖！

仲孙飞琼柳眉紧皱，向仲孙圣低声说道：“爹爹，你若再不设法，翔弟恐怕要毁了呢？”

仲孙圣摇头一叹，飘身而出！

“九首飞鹏”戚大招赶紧也自上前照拂！

夏天翔虽见仲孙圣赶来，却仍无法收手！

因为这种贴掌较功，除非双方同时卸劲之外，先收手的一方，极易遭受对方乘虚攻击的意外不测！

仲孙圣也懂得这种道理，遂目注“白骨羽士”，含笑说道：“白骨道友，这一阵算是平分秋色，你与夏天翔同时收手，另作比斗，或是换人再战如何？”

“白骨羽士”目中微闪凶光，摇了摇头，表示非分胜负不可，决不中途妥协！

仲孙圣早知必费唇舌，蹙眉说道：“夏天翔曾习‘紫阳神功大还真力’，耐战后劲极强，道友何必定欲……”

“白骨羽士”不等仲孙圣话完，便自厉声吟道：“不分胜负不住手，宁向泉台一路行！”

仲孙圣细察夏天翔脸上神色，知他真力所耗已多，再不及时收手，必然受损极重，遂双眉一蹙，向“白骨羽士”问道：“‘白骨羽士’既欲争胜，我命夏天翔认败如何？”

“白骨羽士”狞笑道：“这个还可以商量商量！”

仲孙圣闻言，对夏天翔沉声说道：“贤侄准备，等我下手为你们分解之时，便即收掌向‘白骨羽士’老前辈认败！”

已居胜面，反要认败，这是何等委屈之事？但仲孙圣身份不同，既是夏天翔的师门长者，又是他的泰山大人，如此神色郑重地发令之下，夏天翔也只好低头应命！

仲孙圣见夏天翔业已低头应命，遂向“白骨羽士”温言悦色地含笑说道：“夏天翔业已认败，白骨道友准备敛劲收掌，镇摄心神，我要为你们双方，下手解开这不了之局！”

话完，立即微凝“太乙天玄真气”，双手一分，便把夏天翔、“白骨羽士”两只已无法分离、非等到死方休的手掌，分开了一尺远近！

夏天翔与“白骨羽士”赶紧趁势收敛拼命外涌的真气内力，但他们一来业已耗到将近油尽灯干的地步，二来暮一收势，难免真力回撞，故而同自嘴角微甜，呛出了一口鲜血！

仲孙圣知道自己解围稍晚，夏天翔已受内伤，遂赶紧把他带回本阵，请“商山隐叟”赛韩康为之诊治内伤！

赛韩康细心诊察脉息之后，喂了夏天翔两粒灵丹，向仲孙飞琼笑道：“仲孙姑娘，夏老弟虽无大碍，但在这终南大会之上，千万不可再让他拼斗强敌，否则，一身功力可能从此废去，付于流水！”

仲孙飞琼听得好不骇然，赶紧把夏天翔拉到一旁，温言劝慰！

夏天翔与“白骨羽士”是以玄功内力，两阵定输赢，第一阵玄功方面，夏天翔占了上风，第二阵仲孙圣强迫认输，算来应该是场和局！

“八莫妖王”轩辕烈细一计算双方动手的情形，除了“九首飞鹏”戚大招与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之战不列入十阵之内以外，业已斗了五阵！

金刀津二郎与厉秀芸，“白骨仙子”与“九天魔女”董双双，

“百毒美人奴”班碧玉与仲孙飞琼，“白骨羽士”与夏天翔等四阵成和，铁冠道长则为峨嵋掌门玄玄仙姥所劈！

共斗了五阵，和四败一，毫未取得胜利，不由使得这位被域内外群邪推为魁首的“八莫妖王”眉梢连轩，有点按捺不住胸头的盛气！

“九首飞鹏”戚大招见“白骨羽士”退回，正在思忖应派何人出阵时，“八莫妖王”轩辕烈却向他低声说道：“戚掌门人，你等对方有人下场以后，再料敌派将，务期胜回一阵，拉成平局，其余四阵则由我一人包办，岂不便可稳获胜利？”

“九首飞鹏”戚大招听得连连点头，遂静看群侠方面是由何人出阵？

仲孙圣目光一扫群侠，罗浮掌门冰心神尼微笑说道：“仲孙大侠，贫尼出阵如何？”

仲孙圣深知群邪方面尚有“身毒双怪”、“西域四天尊”及“八莫妖王”轩辕烈等好手未出，唯恐冰心神尼万一失手，有损罗浮威信，遂婉言笑道：“冰心大师出手，自然再好不过，但群邪因一场未胜，脸上神色无不狞恶异常，似应在小辈人物之中选一能手出阵，或胜或负，不系于怀者，方较为妥当！”

冰心神尼自是绝顶聪明人物，闻言之下，立即体会出仲孙圣不愿自己以一派掌门的身份冒险出阵之本意，遂不再坚持，一笑而罢！

厉玉如听仲孙圣要选小辈能手出阵，遂站起身形，含笑问道：“仲孙伯

父，侄女可否下场与对方人物一会？”

仲孙圣考虑厉玉如坠崖重伤，新近痊愈，宜否出阵迎敌？故而略作沉吟，未即答复！

厉玉如见状，柳眉双挑，微笑说道：“仲孙伯父，我琼姊芸妹双双出阵之际，你均未曾阻拦，怎么单单对我……”

仲孙圣摇手笑道：“贤侄女休要误会，我是在想……”

“风尘狂客”厉清狂在一旁接口笑道：“仲孙兄，我这玉儿的性格向比芸儿骄纵，且让她去吃点苦头，只不要吃得太大即可！”

仲孙圣闻言笑道：“玉如贤侄女身兼家传绝艺及昆仑秘学，成就亦颇不弱，我只是顾虑她腿伤初愈，宜否劳动而已？厉兄既然如此说法，我们同为玉如贤侄女掠阵便了！”

厉玉如见仲孙圣已允自己出阵，遂面含微笑，缓步走向场内！

“八莫妖王”轩辕烈侧顾戚大招，低声问：“戚掌门人，这女娃是何来历？”

戚大招答道：“她叫厉玉如，是‘风尘狂客’厉清狂与‘绛雪仙人’凌妙妙所生之女，并得昆仑掌门知非子七成真传，功力算得上是上中之选！”

“八莫妖王”轩辕烈微一沉吟，把“西域四天尊”中的“大力金刚常胜佛”元智和尚叫到身边，低声嘱咐道：“元智大师，这场由你出阵，对方身是女子，先天禀赋定然较弱，你不必与她斗智斗巧，干脆地以专长制胜！”

元智和尚点头一笑，步入场中，因厉玉如这时业已报过姓名，正在搦战，遂合掌当胸，含笑说道：“厉姑娘，贫僧元智奉陪一阵！”

厉玉如目光一注，轩眉问道：“大师可是‘西域四天尊’中的人物？”

元智和尚微笑说道：“说来惭愧，因西域一带的化外野人所见者少，才送了贫僧一个‘大力金刚常胜佛’的外号！”

这时群侠阵中，服了赛韩康灵丹、精神略为恢复的夏天翔，剑眉深蹙，向仲孙飞琼说道：“琼姊，这‘大力金刚常胜佛’元智和尚的‘大手印’掌力极强，玉妹恐非其敌，却怎生是好？”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放心，已斗的五阵之中，我们净胜一阵，故而这阵纵败，也无大碍！”

夏天翔摇头说道：“我不是关心胜败，而是顾虑玉妹安危！”

仲孙飞琼失笑说道：“有她爹爹与我爹爹一同凝神掠阵，难道还会让玉妹吃甚大苦不成？”

夏天翔听仲孙飞琼这样说法，遂也不再多为厉玉如担忧，静看双方如何交手？

厉玉如听“大力金刚常胜佛”元智和尚报出来历以后，遂轩眉笑道：“大师既有‘大力金刚’之称，是否想与我一较掌力？”

元智和尚因已奉“八莫妖王”指示，遂毫不做作地点头接口道：“元智边荒野僧，除‘大手印’一技以外别无专长，厉姑娘倘若同意，我们便划地较力，各接三掌，岂不省时省事？”

厉玉如暗忖自己所擅“昆仑云龙掌力”亦是威震武林的内家重手，未必就会弱于这元智和尚的西域“大手印”，遂应声点头，微笑道：“厉玉如敬遵大师所命，我们便划地较力，各接三掌！”

元智大师听对方同意自己所说，遂微凝功力，在石地上踏出两只深约半寸的脚印，含笑说道：“厉姑娘！我们就站在这脚印之中，互接三掌，谁若

移动分毫？便算败阵！”

厉玉如听完元智和尚这几句话以后，便知这场比斗自己业已占了七成输面！

因为对方谈笑之间，竟把石地踏陷半寸，自己则凝足功力，也不过踏出了四分脚印！

这种情势，显示出“大力金刚常胜佛”元智和尚，在真气内力的造诣方面，确比自己胜了一筹！

但事到如今，话已出口，不能说了不算，只得在自己所踏出的足印之中，静气宁神，巍然山立！

元智和尚含笑说道：“厉姑娘请发招，我们互接三掌，小试功力！”

厉玉如点头一笑，左右手连环疾翻，“云龙探爪”、“毒龙卷尾”、“天龙抖甲”，在刹那之间，发出三记昆仑重掌！

这份迅疾，这份威势，看得胸蕴莫大阴谋的“昆仑逸士”向飘然都连连点头，暗忖无怪师兄知非子要把这厉如玉视为衣钵传人，倘在火候方面再稍精纯，委实足为昆仑放一异彩！

元智和尚也想不到厉玉如有如此功力，丝毫不敢怠慢，僧袍大袖连挥，发出十二成力的“西域大手印”，与厉玉如硬接三掌！

他外号“大力金刚常胜佛”，掌力之雄，自在域外诸邪之内，足称翘楚！

第一掌铢两悉称，功力相当，但双方经过这一掌相接之后，厉玉如便自知不出三掌，非被对方震得退出脚印之外不可！

在这种必败的形势之下，厉玉如灵机忽动，想使自己败得略为好看一些！

智珠既定，遂把所有功劲，完全贯注在第二招“毒龙卷尾”之上，全力发出！

这样拼命一来，第二掌又告秋色平分，但“大力金刚常胜佛”元智和尚尚有余贾可买，厉玉如却已成了强弩之末！

元智和尚厉吼一声，右手五指齐张，凝足“西域大手印”功力，三度拍出！

厉玉如则把第三招的“天龙抖甲”收敛得只剩对成功力！

两掌才接，群邪阵中一片欢呼，只见厉玉如被震得轻飘飘地向空中斜飞出丈许以外！

元智和尚一来试出厉玉如功力，知道自己最多能把对方震退半步，决不会震出如此之远！

二来第三掌相接之际，觉得对方掌力太虚，根本不似与自己互拼，遂猜出其中必有花样！

果然厉玉如矫躯飘出丈许以后，竟在空中施展昆仑派最擅长的“云龙身法”，双足微一屈伸，双手微一摆动，便似一条夭矫神

龙，飞了个大半圆弧，依然落于当地！

不仅落于原地，厉玉如的一双玉足，并丝毫不错，恰恰落在她所踏出的那两只纤纤脚印之内！

三掌业已接过，厉玉如仍在原地，倒弄得“大力金刚常胜佛”元智尚疑惑非常，不知能不能算是自己得胜？

厉玉如落得漂亮地抱拳笑道：“大师名不虚传，果然是位‘大力金刚常胜佛’！”

对方如此客气，元智和尚倒也不能不谦虚几句，遂合掌当胸，微笑答道：

“厉姑娘连接三掌，身形仍在双方事先限定的脚印之中，怎能算是贫僧获胜？”

厉玉如早就猜透对方必有此语，遂狡黠无比地接口娇笑道：“既然大师认为不能算你获胜，便算双方和局好了！”

语音了处，娇躯已腾，轻盈曼妙无比地回归本阵，把位上了当、气得发昏的“大力金刚常胜佛”元智和尚，独自留在场内！

厉玉如归座以后，向“风尘狂客”厉清狂得意笑道：“爹爹，有力使力，无力使智，你看那位‘大力金刚常胜佛’，还呆立在场中，全身发抖，快被我气死了呢！”

厉清狂眉头微蹙，看了这位调皮促狭的爱女一眼，站起身形，向尚在场中气得发抖的元智和尚叫道：“元智大师请回，这一场算你得胜，厉清狂代我女儿认败就是！”

“八莫妖王”轩辕烈唤回元智和尚，亲身下场，向群侠微笑说道：“十阵之数，已斗六阵，结果恰巧成和，如今由轩辕烈下场，哪位愿意见教？”

仲孙圣见对方主帅“八莫妖王”轩辕烈亲自下场，遂向“风尘狂客”厉清狂含笑问道：“厉兄，我们对这老魔头怎样应付？”

厉清狂因经南岳、中岳、东岳等三次相斗，知道仲孙圣与自己功力仍在伯仲之间，遂微笑答道：“仲孙兄先问问这老魔头，他

打算怎样斗法，我们再决定由谁出手！”

仲孙圣点头一笑，飘身下场，对“八莫妖王”轩辕烈微抱双拳，蔼然问道：“轩辕法王打算显示什么绝世神功？”

轩辕烈微微一笑，屈指说道：“轻功、内力、掌法、暗器四者！”

仲孙圣听得微皱双眉，深知由“八莫妖王”轩辕烈这等绝世魔头所提出的这四项平凡较技名目，其内容必然不平凡到极点！

就在仲孙圣沉吟思索之际，“八莫妖王”轩辕烈又复笑道：“我所提出的这四桩较技，不是一阵，而是包括了双方十阵决定输赢的其余四阵！”

仲孙圣哦了一声，心想这老魔头委实狡狴绝顶，他一人包办其余四阵，群侠方面却是如何争取胜利？

“八莫妖王”轩辕烈又笑道：“故而仲孙大侠请回阵去，在‘轻功、内力、掌法、暗器’四者之上，选派四位造诣最精之人下场，与轩辕烈分别交手，因为这四场的结果，不仅关系双方十阵之约的胜负，我并想在每一场上加点点小小彩头，提高兴趣！”

仲孙圣含笑问道：“轩辕法王打算加点什么彩头？”

轩辕烈笑道：“令媛所豢的白猿有件‘护穴龙鳞软甲’现在‘东瀛三矮’手中，第一阵不妨以它作为彩头，你们如胜，当场原璧归赵，轩辕烈如胜，便请令媛对这‘护穴龙鳞软甲’永远割爱的了！”

仲孙圣点头笑道：“如此甚好，第二阵呢？”

轩辕烈笑道：“第一阵的‘护穴龙鳞软甲’本是令媛之物，用作赌注彩头，我们似乎稍占便宜，故而第二阵的彩头，理应由轩辕烈捐出！”

说到此处，语言微顿，自怀中取出一柄长才盈尺的小刀，但精芒夺目，冷气森肌，持向壁上轻轻的一挥，便削落一块拳大的山石！

仲孙圣赞道：“这是锋芒绝世、断玉截金的‘昆吾刀’！”

轩辕烈点头笑道：“第二阵的胜者，便是这柄‘昆吾刀’的永久主人！”

仲孙圣连连点头，表示钦佩说道：“轩辕法王安排得极为公平合理，但

不知第三阵又以什么作为赌注？”

轩辕烈笑道：“第三阵我们不妨赌得大些！”

仲孙圣心中一惊，扬眉问道：“怎样大法？”

轩辕烈微笑说道：“赌一个二十年匿迹潜踪，也就是败的一方，须立誓绝迹江湖二十年，不准从事任何活动！”

仲孙圣想了一想，毅然点头答道：“仲孙圣代表中原武林各派，承认这项赌注，第四阵呢？”

轩辕烈笑道：“第四阵赌一个‘八荒霸主、武林至尊’的美号！”

说完，手指场中那尊颈悬“敬以此佛赠与天下武功第一之人”的白玉古佛，又复笑道：“赢得‘八荒霸主、武林至尊’的称号之人，也就是这尊白玉古佛的自然得主！”

仲孙圣目光微注白玉古佛，点头笑道：“我完全同意‘轩辕法王’所提的四项赌注，并这就回阵派人下场请教！”

轩辕烈笑道：“轻功、内力、掌法、暗器等四阵的颠倒顺序，由你们任意安排，反正你们派出一人，我就领教一桩武学便了！”

仲孙圣默然回阵，向群侠告以各情，商讨怎样应敌方是妥策！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凛然说道：“这四阵关系中秋大会成败及整个武林祸福，我们必须慎选对‘轻功、内力、掌法、暗器’四项武学有特别擅长之人，与‘八莫妖王’轩辕烈孤注一掷！”

仲孙圣微笑说道：“最慎重之道，莫如逐名推选，诸位请先考虑轻功出众之人！”

峨嵋掌门玄玄仙姥目注“风尘狂客”厉清狂，含笑说道：“厉大侠的‘摩空十三翻’及‘凌虚步法’大概要属当世翰楚，足可

与‘八莫妖王’一较上下！”

群侠闻言，一齐赞同，厉清狂也慨然说道：“诸位既然如此推重，厉清狂何惜半世微名，‘轻功’一阵，由我应敌便了！”

仲孙圣笑道：“由厉兄出阵，自是最佳人选，诸位请再考虑‘掌法’精奇之人！”

少林护法净觉禅师笑道：“老衲建议在罗浮掌门冰心神尼、雪山掌门申屠神君及‘绛雪仙人’凌大侠中任选其一！”

冰心神尼首先逊谢笑道：“贫尼的‘般禅掌力’火候尚差，倒是少林‘十八罗汉掌’或者是‘痛禅八法’妙用无穷……”

话犹未了，夏天翔忽然摇手说道：“诸位老前辈莫再谦虚争论，夏天翔有一得之见！”

少林护法净觉禅师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尘世新人换旧人。夏老弟请抒高论，也许你这年轻俊彦的想法，会比我们老朽之辈更进一步！”

夏天翔微笑说道：“据晚辈与群邪接触的闻见所及，‘八莫妖王’轩辕烈一身功力委实绝世超凡，诸位前辈之中，除了仲孙老伯及厉老伯或可略与颉颃以外？平心而论，皆非其敌！”

群侠知道夏天翔所说乃是实言，一齐默然不语！

夏天翔剑眉双轩，脸上神光湛然，含笑说道：“轩辕烈恃技欺人，独自包办其余四阵，情势确极险恶，但常言道得好：‘千算万算，不如苍天一算。’冥冥中似乎果有威灵，使夏天翔从轩辕烈所提的四项较技条件之中，听出破绽！”

雪山掌门申屠亥颇为关注地接口问道：“夏老弟听出了什么破绽？”

夏天翔得意地笑道：“轩辕烈骄狂之下，随口发言，未曾深思，以致被我寻出弱点！”

群侠皆知事关重要，一齐屏息静听夏天翔发表他的得意高论！

夏天翔目光一扫群侠，缓缓说道：“对方的弱点，就是可以使我们采取不必顾及全面的胜负、只抓重点的策略！”

语音略顿，续道：“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可以在第一阵中输掉‘护穴龙鳞软甲’，在第二阵中放弃赢取‘昆吾刀’的机会，甚至可以在第四阵中让‘八莫妖王’轩辕烈获得‘八荒霸主武林至尊’的美号及那尊代表‘天下武功第一’的白玉古佛！但第三阵却不能不胜，因为胜了第三阵后，可以使海内外群邪在二十年间潜踪匿迹，不能做任何危害世人的活动！”

“冰魄神君”申屠亥双翘拇指，向夏天翔赞道：“夏老弟所说，委实是绝妙高论，至理名言，目前虽然群邪势盛，但除了一个‘百毒美人奴’班碧玉外，根本后起无人！只要能使他们暂遏凶锋，则二十年之后，夏天翔老弟、仲孙飞琼、厉玉如、厉秀芸等三位姑娘以及各派秀出弟子，定有大成，何愁吾道之不昌，群邪不灭！”

群侠闻言，一齐对夏天翔夸誉备至！

仲孙圣也向夏天翔含笑问道：“贤侄既然有此高见，对于这四阵的次序安排，出阵人选及第三阵的制胜手段，有无妙计？”

夏天翔笑道：“对于第三阵，我觉得已有八分以上的制胜把握，但必须有两位前辈肯牺牲多年盛誉，方可达到目的！”

“风尘狂客”厉清狂笑道：“为了整个正邪兴衰，武林祸福，便牺牲性命，亦所不惜，慢说是身外虚名，干脆这最后四阵，便由你作主帅，调度一切，我们齐听差遣便了！”

群侠闻言，一致赞同，毫无异议！

夏天翔也并不推谢，一双俊目之中，神光微闪说道：“依照我的计划，这最后四阵，应该排列为‘轻功、掌法、内力、暗器’的顺序！”

群侠虽然猜不透夏天翔的心意，却知他决非随意安排，定有微妙打算！

厉秀芸向仲孙飞琼低声问道：“琼姊，你知不知道翔哥哥葫芦之中卖的什么药？”

仲孙飞琼含笑不答，摇手示意厉秀芸静观究竟？

夏天翔继续笑道：“其次谈到人选问题，第一阵‘轻功’，由厉老伯担任，第二阵‘掌法’，由‘武当’掌教弘法真人老前辈担任……”

弘法真人闻言，双眉一蹙，刚想发话，夏天翔业已向他含笑说道：“弘法老前辈莫要推托，我请你担任此阵之故，并非认为你的功力高于罗浮、雪山两位掌门及‘绛雪仙人’厉伯母，而是因于‘武当太极掌’极富软劲，老前辈又复精擅‘紫阳神功大还真力’！”

弘法真人哦了一声笑道：“老弟是要我与‘八莫妖王’轩辕烈作持久战？”

夏天翔目光一注“风尘狂客”厉清狂，点头含笑说道：“不仅‘掌法’一阵要作持久战，连‘轻功’一阵也要别出心裁，尽量与轩辕老怪对耗体力！总之，这第一第二两阵的最高战略，不是求‘胜’，而是求‘累’，因为自己若‘累’？对方必亦消耗了相当功力，我们才能在第三阵上，以逸待劳，一举而克敌！”

“风尘狂客”厉清狂听得连连点头笑道：“你这主意的确不错，我与弘

法真人定然遵从帅令，牺牲性地出阵便了！”

夏天翔笑道：“因为‘八莫妖王’轩辕烈功力过高，虽在一两阵之上，使其尽量消耗，但第三阵仍非绝世能手无法取胜，故而‘内力’一阵，我想请仲孙老伯担任！”

仲孙圣含笑不言，厉清狂却接口说道：“夏贤侄派得对，定要他施展‘太乙天玄神功’，才有希望胜过‘八莫妖王’轩辕烈！”

夏天翔微笑道：“轩辕烈第三阵若败，必在第四阵上拼命出手，企图赢得‘八荒霸主，武林至尊’的美号，略挽颜面！诸位前辈

或为一派掌门，或为当代大侠，均不必以一世英名与之相拼，就由我用那三根‘天禽五色短羽’，和这老魔头象征性地比划比划便了！”

厉秀芸失惊叫道：“翔哥哥，赛老前辈不是说过你不能再用力么！”

夏天翔笑道：“芸妹放心，比赛暗器哪里会用过多真力？各位老前辈不惜牺牲半世英名，难道我就不该略尽绵薄？”

“商山隐叟”赛韩康也向厉秀芸含笑点头，表示夏天翔倘若只与“八莫妖王”轩辕烈用暗器较功，则并无大碍！

计较既定，“风尘狂客”厉清狂遂首先缓步下场！

“八莫妖王”轩辕烈知道对方是声誉功力远在各派掌门之上的中原奇侠，自也不敢过份托大，微抱双掌，含笑问道：“厉大侠打算赐教什么功力？”

厉清狂微笑道：“我打算在轻功之上，领教领教‘轩辕法王’的旷世绝学！”

轩辕烈笑道：“我们怎样比法？”

厉清狂想了一想，含笑说道：“我们就以上下太白峰来小试身手好么？”

轩辕烈知道太白峰高耸入云，上下不易，但哪肯丝毫示弱？遂目注厉清狂，含笑问道：“我先请教一下，厉大侠打算施展什么轻功身法？”

厉清狂笑道：“我下峰施展‘摩空十三翻’，上峰则施展‘凌虚步’！”

轩辕烈失惊道：“这是轻功身法之中的两大绝技！”

厉清狂也向“八莫妖王”轩辕烈问道：“‘轩辕法王’如何？”

轩辕烈双眉一挑，傲然笑道：“我也东施效颦，同样施展‘摩空十三翻’及‘凌虚步’便了！”

厉清狂闻言，好生惊佩，点头笑道：“这样作法，委实公平已极！”

轩辕烈招手叫来金刀津二郎，索过那件“护穴龙鳞软甲”放在一方大石之上，向厉清狂笑道：“厉大侠，我们同以‘摩空十三翻’下峰，再同以‘凌虚步’上峰，谁先回到这太白峰头，谁就是这件‘护穴龙鳞软甲’永远的主人！”

厉清狂目光一注龙鳞软甲，微笑道：“好，我们一言为定！”

交代既了，两位绝代武林奇客同时引吭长啸，同时电疾飘身，施展“摩空十三翻”的极上乘轻功，向太白峰下驰去！

夏天翔点头得意笑道：“厉伯父这个比赛题目，出得极好，上下太白峰头，必需腾身数百丈，最少也要耗去‘八莫妖王’轩辕烈一成以上的真力！”

仲孙飞琼忽把夏天翔拉过一旁，低声问道：“翔弟，你不要得意高兴，我却仿佛觉得有场惊天动地的浩劫奇灾即将发作！”

夏天翔听得大吃一惊问道：“琼姊怎会有此感觉？”

仲孙飞琼低声说道：“‘五毒飞尸’莫子京、‘昆仑逸士’向飘然等为何迄今毫无动作？”

夏天翔哦了一声，笑道：“琼姊这才是白担心思，‘乾天霹雳’已被尉迟前辈施展空空妙手盗来，他们自然不敢再有什么阴谋诡计！”

仲孙飞琼摇头一晒，冷然笑道：“翔弟目光怎的如此肤浅？自从芸妹亮出‘柳叶绵丝剑’后，莫子京等必已发觉失窃，他们明知我们放他不过，却既不悄悄溜走，又如此神色镇定，显然尚有什么杀手可恃？”

夏天翔被仲孙飞琼一言提醒，愕然说道：“琼姊说得不错，凭他们那点技艺，在我们手下简直宛若网中之鱼，怎的不在发觉‘乾天霹雳’被窃以后悄悄逃走，还泰然自若地留在此地，想捣什

么鬼呢？”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请想，情势如此反常，岂非象征着必有非常祸变！”

夏天翔点头说道：“如今连我也深有如此感觉，琼姊既然洞烛机先，能否断定‘五毒飞尸’莫子京人等还有什么恶毒花样？”

仲孙飞琼笑道：“这倒不易断定，但我总认为莫子京会不会仿造一颗假的‘乾天霹雳’，让‘三手鲁班’尉迟前辈盗来，以松弛我们的防范之心，然后却出其不意地施放真的‘乾天霹雳’！”

夏天翔想了一想，摇头说道：“琼姊这种想法颇妙，但有两点不合实际！”

仲孙飞琼看了夏天翔一眼，夏天翔遂继续笑道：“第一点，‘五毒飞尸’莫子京似乎不会预料到我们会请一位妙手空空在接客迎宾之际把他们偷得干干净净！”

仲孙飞琼不同意夏天翔这种见解，摇头说道：“莫子京虽料不到我们会偷，却未必料不到他们会搜查呢？”

夏天翔笑道：“就算琼姊说得有理，但‘三手鲁班’尉迟前辈下手之际，业已密搜群凶，根本未曾发现第二颗‘乾天霹雳’！”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这点事实，确把我认为极可能的猜测推翻，也使我无法再对‘五毒飞尸’莫子京等的阴谋毒计预加断定，我们只好极度小心地注视一切情况，临机应变的了！”

又过片刻，太白峰顶的正邪群雄，均已听得“八莫妖王”轩辕烈与“风尘狂客”厉清狂施展“凌虚步法”登向峰顶的轻微声息！

两人来势，仿佛不相上下，一般快速！

这种情形，使群雄无不暗地猜测，这两位绝代奇客之中，究竟谁能略占优势，先到太白峰之顶？

眨眼之间，声息越来越近，即将抵达峰顶，但来势仍是半斤

八两，难分轩轻！

夏天翔向仲孙飞琼低声说道：“想不到厉老伯功力如此精纯，竟与‘八莫妖王’轩辕烈拼了个铢两悉称？”

话音刚了，两条宛如绝世飞仙般的飘飘身影，已上峰头！

两人虽是几乎同时到达，但却让“八莫妖王”轩辕烈的右足足尖，先点太白峰顶！

“风尘狂客”厉清狂双眉略皱，但立即恢复了自如的神色，目光一注大石上的“护穴龙鳞软甲”，向“八莫妖王”轩辕烈抱拳含笑说道：“‘轩辕法王’的绝艺神功，使厉清狂佩服万分，这件‘护穴龙鳞软甲’今后便永远属于你了！”

轩辕烈笑道：“厉大侠说哪里话来？我这一场只是偶然侥幸而已！”

厉清狂一笑归坐，摸着灵猿小白的头顶，向仲孙圣愧然笑道：“仲孙兄，

我已尽力而为，想替灵猿小白保存‘护穴龙鳞软甲’，谁知却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说到这里，又向灵猿小白笑道：“小白不要太泄气，我答应好好教你几手功夫，作为赔偿我替你输掉的‘护穴龙鳞软甲’！”

灵猿小白闻言，竟异常高兴地跪倒身形，向“风尘狂客”厉清狂连连合掌膜拜！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由于预定策略，不愿使“八莫妖王”轩辕烈休息过久，遂缓步走入场内！

“八莫妖王”轩辕烈笑道：“武当掌教真人居然也来赐教，但不知是要和我比较什么项目？暗器、内力，抑或掌法？”

弘法真人稽首为礼，含笑说道：“‘轩辕法王’神功绝世，贫道所学浅薄，其他功力不敢妄窥高明，只想在掌法之上略微请教！”

轩辕烈因弘法真人神色谦和，礼节周到，遂点头微笑，由怀中摸出那柄“昆吾刀”来，脱手一掷，便自刀锋没石，仅留刀柄

露在峭壁之上！

弘法真人目光微注，含笑赞道：“这柄‘昆吾刀’锋芒之利，委实不下于‘鱼肠古剑’！”

轩辕烈笑道：“我们互相过掌，真人只要百招不败，便尽管把这柄‘昆吾刀’取下，永为己有！”

弘法真人听“八莫妖王”轩辕定出百招之数，便知对方并未持技骄狂，小看自己！

遂长眉微扬，含笑问道：“轩辕法王，你真要用这柄罕世异宝作为彩头么？”

轩辕烈点头笑道：“在武林中混到我们这等身份，难道还能说话不算，出尔反尔？”

弘法真人闻言笑道：“既有重彩，应出全力，贫道有桩要求！”

轩辕烈含笑问道：“什么要求？”

弘法真人缓缓说道：“我要求‘轩辕法王’把方才所定百招之数，增加三倍！”

轩辕烈仔细把弘法真人打量几眼，微笑问道：“掌教真人有此自信能接得住我三百招么？”

弘法真人含笑说道：“武当‘太极拳法’以‘柔韧’二字见长，贫道忝任掌教，对此自然浸淫较深，两百五十招之内，必可应付，胜负谁属？大约非到最后五十招中才会决定！”

轩辕烈静静听完，并不矜持，微笑说道：“掌教真人既然这等说法，轩辕烈恭敬不如从命的了！”

交代既毕，太白峰顶之上，立即起了一场好看煞人的龙争虎斗！

“八莫妖王”轩辕烈步步主攻，攻势宛如天风海雨，电击雷奔！

弘法真人则步步防守，守得风雨不透，四平八稳！

若论两人功力造诣，弘法真人委实应在第七八十招之间便将落败！

但他倚仗所擅“紫阳神功”中生生不息的“大还真力”，安后转危，危后转安，足足撑持了二百六十余合！

到了两百七十合上，弘法真人筋疲力尽偶一疏神，右半身道袍下摆，被

“八莫妖王”轩辕烈的掌风截去一块！

这场比斗结束，胜利虽属轩辕烈，但也把这位“八莫妖王”足足消耗了两成以上真力，感觉得有些疲累！

十场比斗，前六场秋色平分，但由于“八莫妖王”轩辕烈连胜两阵，业已成了对于群邪绝对优势的五胜三败的局面！

这一来，自从“九首飞鹏”戚大招以下的震天群邪无不兴高采烈，“白骨羽士”并亲自下场敬了“八莫妖王”轩辕烈三杯美酒！

轩辕烈连败一位绝代奇客，一位武当掌教，自然也有些志得意满！

就在海内外群邪一个个眉飞色舞之下，青袍飘处，人如天降，仲孙圣业已气定神闲，在轩辕烈身前面含微笑，卓然而立！

轩辕烈何等人物？忽见劲敌当前，赶紧平心静气，把适才那种沾沾自喜的得意之念，完全抛撒到九霄云外！

仲孙圣微抱双拳，含笑说：“恭喜‘轩辕法王’连胜两阵！”

轩辕烈摇头一笑，面带愧色说道：“第一阵与厉大侠互较轻功，赢得太险！第二阵也在第二百七十招上才胜了武当掌教一掌，胜负之间，所距极微，哪里还敢当仲孙大侠盛赞？不知仲孙大侠是要与我较内力，抑或在暗器方面加以指教！”

仲孙圣成心把话扣死，遂笑而不答地反向轩辕烈问道：“请问轩辕法王，这第三阵赌的是什么彩头？”

轩辕烈双目一张，应声笑道：“赌的是二十年匿迹潜踪，仲孙大侠会不会嫌这赌注太大一些？”

仲孙圣听出对方言语之中所含的傲气，遂摇头微笑说道：“这赌注极其理想，因为胜了不淡，万一真个落败，二十年匿迹潜踪，也会对自己的灵性修为大有裨益！”

轩辕烈笑道：“仲孙大侠既然赞同，我们却怎样交手？”

仲孙圣含笑说道：“我想在内力之上向‘轩辕法王’领教，但不妨略候片刻，再复出手！”

轩辕烈讶然问道“为何要略候片刻？”

仲孙圣笑道：“因为‘轩辕法王’连拼强敌，难免真力微耗……”

轩辕烈在未闻此语之前，确实微感疲累，颇想略微休息，但如今听了仲孙圣这样说法，却不禁轩眉笑道：“仲孙大侠的磊落襟怀，轩辕烈极为佩服，但我既定四阵之数，不会自不量力，还请仲孙大侠赶紧命题动手，否则便取消此约！”

仲孙圣闻言，目注“九首飞鹏”戚大招，含笑叫道：“戚掌门人，请借两根镔铁齐眉棍一用！”

戚大招虽然猜不透仲孙圣的用意，也只得命人把两根镔铁齐眉棍送到场内！

仲孙圣手持一棍，向“八莫妖王”轩辕烈含笑说道：“轩辕法王，我们虚立棍头，互接十掌如何？”

轩辕烈也手持一根镔铁齐眉棍，应声笑道：“若在地施为？确实难分胜负！但如今是大家虚立棍头上，全力进手，有十掌之数，也就可以判出该谁匿迹潜踪二十年了！”

话完，仲孙圣身形微闪，青袍一飘，便自单足轻点棍头，站在那根齐眉棍上！

既称齐眉，则棍长定有五尺以上，又未凝聚功力，把棍头插入地中，只在石上单摆浮搁，山风稍微劲急之下，仿佛吹得摇摇欲倒！

“八莫妖王”轩辕烈哪甘示弱？也自照样闪身，单足点棍！

仲孙圣双拳一抱，道声有僭，轻飘飘地连发十掌！

轩辕烈也随意挥手，神态从容地加以堵截！

外人看来，形如儿戏，其实这十掌相交，掌掌都使神号鬼泣，石破天惊！哪一掌不是内家绝学？哪一掌不含蕴千钧神力？

展眼之间，十掌已毕，两人均自纹风不动，原式未变，卓立齐眉棍上！

仲孙圣一抱双掌，含笑说道：“少时这场大会了后，仲孙圣便恭送‘轩辕法王’大驾！”

“八莫妖王”轩辕烈面色微沉，点头答道：“仲孙大侠放心，今日一别之后，你们在二十年间，决看不见轩辕烈这边的任何人物从事任何江湖活动！”

戚大招闻言，自然大吃一惊，不知“八莫妖王”轩辕烈究竟败在何处？

原来石破天惊的十掌相交过后，双方虽然均未震落齐眉棍下，但轩辕烈足下所立的那根铁棍却已有二三分许陷入山石！

仲孙圣见他坦然认败，不禁好生佩服地含笑说道：“轩辕法王，磊落光明……”

轩辕烈不等仲孙圣话完，便即摇手说道：“仲孙大侠不必多言，请赶紧派人较量第四阵，因为轩辕烈虽然即将遵照所约，一隐二十年，但在未曾归隐之前，我还要夺一夺‘八荒霸主，武林至尊’的美号！”

仲孙圣听对方这样说，自然只好立即归回本阵！

群侠方面，因仲孙圣这一阵之胜关系太大，故而无不起身迎接，纷纷道贺！

仲孙圣面带愧色，摇头叹道：“我生平作事无不光明，但这次为了对方太以厉害，及顾虑整个武林祸福，却不得不略施诡计，未免惭愧万分！”

仲孙飞琼讶然问道：“爹爹用了什么妙计？”

仲孙圣蹙眉答道：“我在出场之时，自己先点了自己的‘三元大穴’！”

这句话儿，听得群侠无不悚然，因为自点“三元大穴”之举，虽可使本身功力提高两成，但无论是胜或负，均会使脏腑之间蒙受重大损害！

夏天翔首先急得叫道：“仲孙老伯……”

仲孙圣嘴角已现血丝，但仍指着“商山隐叟”赛韩康苦笑道：“贤侄不要担心，有赛韩康兄如此神医在侧，我还死得了么？你赶紧出阵，用‘天羽大师’唐一梦所赠的‘天禽五色羽毛’和轩辕烈较量暗器，以结束这场中秋大会！”

赛韩康赶忙递过两粒灵丹，仲孙圣服下以后，感觉精神较好，又向夏天翔低声嘱咐道：“贤侄生平好胜，但这一阵却许败不许胜，我要在‘八莫妖王’轩辕烈归隐之前，送他一个“八荒霸王，武林至尊’的美号称呼，这样他心中才会好受一点，我心中也可略减几分惭愧！”

夏天翔点头领命，刚待飘身，仲孙圣又复强打精神，向他含笑说道：“贤侄注意，与‘八莫妖王’轩辕烈这等绝世高人动手，想胜固然难若登天，但想败亦非易事！必须败得丝毫不露痕迹，否则等于当面羞辱，比杀他还要难过！”

夏天翔口内唯唯，一面转身下场，一面暗付“风尘狂客”厉青狂，武当

掌教弘法真人与“八莫妖王”轩辕烈，两度较功，消耗了对方两成真力，仲孙圣自点“三元大穴”，又增加了两成功力，如此情形之下，也不过幸获小胜，可见这老魔头真有通天彻地之能，一身武学到了不可思议之地步！

对方既然这等厉害，自己岂不毫无可胜之机？为何仲孙圣还要“许败不许胜”地一再嘱咐！

夏天翔疑惑万分，但仲孙圣却心头雪亮，知道自己适才凝足“太乙天玄神功”的十招猛击，已使“八莫妖王”轩辕烈与自己情形相同，脏腑之间受伤不浅！

夏天翔走到场中，傲然卓立，向轩辕烈抱拳为礼！

轩辕烈咦了一声说道：“夏老弟，是你代表中原各派与我较量暗器？”

夏天翔点头笑道：“因为我对这尊白玉古佛颇为喜欢，又对那‘八荒霸王、武林至尊’的美号颇有野心，才自告奋勇，请一干老前辈们派我出阵！”

轩辕烈双眉一挑，发话问道：“你用的是什么暗器？”

夏天翔自怀中取出那三根短短的“天禽五色羽毛”，托在乎上，含笑说道：“我用的就是这三根‘天禽五色短羽’！”

轩辕烈闻言微吃一惊，问道：“‘天禽五色短羽’？是不是昔年‘天羽大师’唐一梦威震天下之物？”

夏天翔点头笑道：“正是‘天羽大师’所赠，但大师赠我一长三短四根‘天禽五色羽毛’，并略传手法以后，便告功行圆满，证果西归！”

轩辕烈微叹一声道：“我久闻唐一梦之名，可惜始终无缘一会！想不到在我赌输东道，必须一隐二十年以前，在他功力圆满，证果西归以后，却还能够与这曾经震慑乾坤的‘天禽五色羽毛’周旋一二，也见上一见！”

夏天翔笑道：“请教‘轩辕法王’，你用的是什么暗器？”

轩辕烈一伸左手，把食、中、无名三指之上所戴的三枚白玉指环缓缓摘下，摇头笑道：“我用的暗器就是这‘夺命三环’，但数十年未曾施为，手法可能略微生疏了呢！”

夏天翔目光略注轩辕烈手中三枚白玉指环，含笑问道：“‘轩辕法王’打算怎样指教？”

轩辕烈笑道：“我们先不计胜负地略试手法，然后再请无关利害的第三人出题较量便了！”

夏天翔知道轩辕烈要先试手法的用意，是认为自己功力薄弱，不配作他的对手，遂点头一笑，接口说道：“可否请‘轩辕法王’把你手中这三枚白玉指环，抛起四丈？”

轩辕烈闻言，微微一笑，手掌略扬，那三枚白玉指环，立即平平稳稳地飞起四丈高下！

夏天翔目光略闪，三根“天禽五色短羽”合成一道彩虹，也自冲天飞起！

彩虹去势，竟比白玉指环还疾，但眼看即将追上之时，却突然由合而分，化成三线细细的彩光，分投三枚白玉指环之内！

等到轩辕烈伸手接回三枚白玉指环，每枚指环之中，均插着一根“天禽五色短羽”！

这种手法业已极难，但更难的是“天禽五色短羽”洞金裂石，无坚不摧，如今分穿三枚白玉指环之内，却使指环丝毫无损，足见在劲力敛放之上，已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轩辕烈“哈哈”一笑道：“无怪你能与‘白骨羽士’道友秋色平分，确

实是我生平仅见的武林奇材，罕世美质！”

夏天翔被这位“八莫妖王”夸赞得俊脸一红，颇觉羞窘！

轩辕烈递过“天禽五色短羽”，又向夏天翔笑道：“夏老弟请你用‘回旋飘飞九天舞凤’手法，把这三根‘天禽五色短羽’向空中发出！”

夏天翔如言施为，立见三根“天禽五色短羽”腾空旋回飘飞，幻做一天彩影！

轩辕烈的三枚白玉指环，也化作三圈环飞白虹，电疾出手！

白虹停飞，彩影停幻，夏天翔收回三根“天禽五色短羽”，却见均有一枚白玉指环，套在其上！

双方试手，功力相当，一个是由合而分，手法极妙，一个是在漫天乱飞之下，见准极难，致使观战群雄只有暗中佩服，却无法为他们分出优劣轩轻！

轩辕烈自夏天翔手中收回白玉指环，目光一扫群雄，微笑说道：“如今我要与夏老弟正式较技，请哪位与胜负利害无关的武林高朋出个题目如何？”

正派群雄与震天群邪均因利害有关，不便应声！

“东瀛三矮”、“身毒双怪”、“西域四天尊”等也有同样顾虑！“五毒飞尸”莫子京遂站起身形，怪笑几声，缓缓说道：“我来效劳如何？”

仲孙飞琼见是“五毒飞尸”莫子京答话，便向仲孙圣柳眉深蹙，瞿然说道：“爹爹注意，这等险恶奸人突然出头，定然含有什么极为恶毒的凶谋诡计？”

仲孙飞圣点头说道：“琼儿猜得有理，我们且听他怎样说法？再作计较！”

夏天翔瞥见答话人竟是“五毒飞尸”莫子京，不由也略感惊讶厌恶地皱眉说道：“你要为我们现出题目？”

“五毒飞尸”莫子京阴沉沉地说道：“你们两人，一个是代表峨嵋、少林、武当、雪山、罗浮等派及中原群侠，一个是代表震天派及海外群雄，无论是谁赢了这场比赛，荣任‘八荒霸主，武林至尊’，都与莫子京毫无利害关系，我岂不是最理想的出题之人？”

夏天翔冷笑着说道：“你不要在表面说得冠冕堂皇，其实却是黄鼠狼替鸡拜年，不怀好意！”

轩辕烈因从未与这奸刁凶恶无比的“五毒飞尸”打过交道，故而闻言之下，便对夏天翔摇手笑道：“夏老弟放心，大概还无人敢在我轩辕烈的面前玩甚花样？”

说完，立即向“五毒飞尸”莫子京问道：“莫朋友，你打算为我们出的是什么题目？”

“五毒飞尸”莫子京冷然说道：“‘八荒霸主，武林至尊’之号是何等荣誉？我不能让你们轻易获得它！”

轩辕点头笑道：“对极，对极，你把题目出得越难越好！”

莫子京说道：“我要出三个题目，一个比一个难，叫做‘步步高升’，让你们赢也赢得过瘾，输也输得心服！”

这几句话儿，不但使“八莫妖王”轩辕烈连连点头，连夏天翔也听出兴趣来，轩眉问道：“第一个是什么题目？”

莫子京伸手自头上拔下一根角质发簪，微笑说道：“夏天翔用三根‘天禽五色短羽’先行由合而分，再复由分而合地，代替我头上的发簪地位！轩辕法王则用三枚白玉指环，套在我衔于口中的发簪之上！”

轩辕烈颇为失望地蹙眉问道：“这个题目不难，第二个呢？”

莫子京指着地上那尊白玉古佛说道：“第二个题目是出在这尊白玉古佛身上，你们两人，由夏天翔打右眼，轩辕法王打左眼，必须异常明显地击中，并把古佛击得略微移动，但却不许在白玉古佛之上留有任何痕迹！”

夏天翔点头笑道：“这个题目，倒还有点意思，第三个题目又是什么？”

莫子京得意笑道：“第三个题目难于登天，恐怕你们两人都无法做到！”

轩辕烈听得心痒难骚地急急问道：“快说，快说，究竟难到什么程度？”

莫子京摇了摇头，冷然说道：“我不愿给你们在心理上预作准备，故而必须等第二个题目比完，才宣布第三个题目的内容！”

夏天翔因与“五毒飞尸”莫子京打过交道，精出对方在第三个题目之上，必定有阴谋鬼计！

轩辕烈则艺高胆大，无甚机心，向夏天翔微笑说道：“夏老弟，我们赶紧施为，把前两个题目缴了后，才好知道莫朋友所说难于登天的第三个题目是否名实相符？”

夏天翔略一点头，手中三根“天禽五色短羽”便与轩辕烈手中三枚白玉指环，同自疾飞而出！

仲孙飞琼静观至此，向仲孙圣低声说道：“爹爹，‘五毒飞尸’莫子京所出的前两个题目似乎无甚破绽，毛病定在故作神秘的第三个题目之中，你看‘昆仑逸士’向飘然，‘毒佛’空空和尚以及‘矮脚驼龙’鲍一飞等，都有些表面镇定、内心慌张的神色了呢！”

仲孙圣点头说道：“我们在第二个题目比完，第三个题目即将开始之际，特别加以注意，防范任何突变便了！”

说到此处，遥远的天空中传来几声奇异的鸟叫！

太白峰顶的群雄，均注目凝神地观看夏天翔与“八莫妖王”轩辕烈互相比较神奇绝世的暗器手法，大都未对这几声遥空的鸟叫有所注意！

只有“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抬起头来，向鸟声传来的西北遥空看了一眼！

这时，夏天翔的“天禽五色短羽”，在经过分合变化之后，业已三根合一，插在莫子京的发髻之上！

轩辕烈的白玉指环，也套在莫子京口中所衔的发髻之上，尚自不停地旋转！

莫子京取下这两般暗器，神色冷漠地缓缓说道：“夏天翔的分合手法与轩辕法王的旋飞巧劲，恰好旗鼓相当，第一阵轩轻不分，你们再比第二阵吧！”

话完，便把“天禽五色短羽”及白玉指环掷回，转身走向岩边，与“昆仑逸士”向飘然等站在一处，静观究竟！

夏天翔与轩辕烈二度出手，两人俱怀的同一心思，施展了特殊巧劲，要使“天禽五色短羽”及白玉指环，先于空中尽量回旋飘飞，在其势将尽之际，方打中那尊白玉古佛左右双眼！

谁知他们的“天禽五色短羽”与白玉指环刚一脱手飞起，“五毒飞尸”莫子京便发出一阵异常得意的“哼哼”冷笑，立即偕同向飘然、空空和尚、鲍一飞等，闪身纵下太白峰顶！

他们这一逃走，仲孙飞琼不禁恍然顿悟，向仲孙圣失声叫道：“爹爹，大事不好，我们把对方计划整个料错，那尊白玉古佛定是莫子京遣人交与大黄带来，真正的‘乾天霹雳’便藏在古佛腹内，尉迟前辈所盗的那颗，则是

对方故意仿造的感人耳目的假货！”

仲孙圣闻言，知道滔天浩劫即在眼前，遂只得奋不顾身地提气纵向场中，扬手劈出一股“太乙天玄神功”所化的罡风，企图不令“天禽五色短羽”及白玉指环打中白玉古佛的左右双目！

但无论他应变多快，终嫌稍迟，在仲孙圣所发的罡风尚未到达之前，三根“天禽五色羽毛”及三枚白玉指环便已打中了“五毒飞尸”莫子京事先指定的部位！

眼看得平地焦雷立炸，太白峰顶群雄，无论正邪，不分派别，全将在“乾天霹雳”之下化作劫灰！

但鸟啸又起，当头一阵疾风，半空中扇下一只硕大无朋、举世罕见的金色鸟翼！

这鸟翼一扇之力，何止千钧，慢说那尊白玉古佛被扇得飞出十数丈外，随在“五毒飞尸”莫子京等人身后，坠往峰下，连仲孙圣若非及时施展“大力千斤坠”的“金刚拄地”身法，也难免被风力卷落太白峰顶！

这罕见硕大的金色鸟翼，是只大鹏金翅鸟所有，鹏鸟背上，并纵落了两名众所熟悉的正派侠士！

一位是疏狂绝世的“雪山冰奴”冷白石，另一位则是断了一

足、手拄钢拐的“万梅老农”秦乐圃！

秦乐圃身形落地，不暇与群侠寒暄，便自把手一挥，招呼众人齐往岩边赶去！

众人才到岩边，峰下业已响起了一声震动千山的强烈霹雳！

原来仲孙飞琼所料不差，“五毒飞尸”莫子京果然费尽苦心，另外铸造了一颗假的“乾天霹雳”，而把真的“乾天霹雳”藏在白玉古佛腹内，派人交由异兽大黄，携来太白峰顶！

古佛腹内并有特殊构造，只要把双日眼珠略击，便等于动手将“乾天霹雳”天璇星位上的那根小小黑刺拔去！如今三根“天禽五色短羽”、三枚白玉指环，分别打中白玉古佛的左右双眼，“乾天霹雳”自然立起变化！

莫子京、向飘然、空空和尚、鲍一飞等四位穷凶极恶的绝代凶人，正往太白峰下亡命飞驰，这尊无殊催命阎罗的白玉古佛，即被大鹏金翅鸟的铁翼罡风扇得随在他们身后，凌空直落！

莫子京以为自己这桩毒计绝无人知，峰顶群雄，定当尽罹劫数，转瞬之间，便将不劳而获地成为武林霸主。

方自想得得意已极，忽见一丝白光，由峰顶坠下，正是那尊立将爆炸的白玉古佛！

这一来，莫子京心魂俱颤，万念齐休，知道冥冥上苍毕竟不贖，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震天霹雳一响，连太白峰顶都有些摇摇欲坠，首当其冲的莫子京等，自然肉如血酱，骨化飞灰！

峰顶群雄见了这惊心荡魄的场面，不由把满怀的雄心壮志，冷却不少！

因为倘若不是“雪山冰奴”冷白石、“万梅老农”秦乐圃乘着那只大鹏金翅鸟及时赶到，则这整个太白峰顶，如今将成了一副什么模样？

成了罗刹屠场？成了阿鼻地狱！

在一声霹雳之下，不分正邪，不分武功高低，“天外情魔”仲孙圣也好，“八莫妖王”轩辕烈也好，全将与“五毒飞尸”莫子京等命运相同，骨化飞

灰，肉如血酱！

夏天翔惊魂甫定，目注冷白石、秦乐圃，含笑叫道：“冷大哥，秦老前辈……”

秦乐圃摇手笑道：“夏老弟先与‘轩辕法王’交代完毕以后，我们再细叙别来经过吧！”

夏天翔闻言，遂向“八莫妖王”轩辕烈微笑问道：“轩辕法王，我们这场暗器比赛，是否还继续举行？”

轩辕烈“哈哈”笑道：“不必，不必，我们把那八字尊号，两两平分，我做‘八荒霸主’，你做‘武林至尊’，不也颇为过瘾的么？”

语音了后，又向仲孙圣含笑说道：“仲孙大侠，轩辕烈遵守赌约，从此归隐，二十年中，如见今日在场的我方诸人从事任何江湖活动，便请通知‘八莫接天宫’，由轩辕烈负责处置之！”

说完，袍袖一展，便即率领群邪，退下太白峰顶！

仲孙圣等群侠；深觉“八莫妖王”轩辕烈不失为磊落光明，遂一齐含笑相送！

夏天翔静等群邪走会，才向秦乐圃、冷白石畅叙彼此之间的别来情景！

一番寒暄过后，仲孙圣向群侠扬声正色说道：“今日这场中秋大会，虽然侥幸功成，二十年后，仍有无穷隐患！诸位务宜好自修为，并善督门下，方足永制群魔，发扬正义！”

群侠闻言，无不极端戒惧，连连应诺，“太白峰”顶，笼罩着一片祥和之气。

（全书完）

